武俠世界

第33年

35

$15.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撰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海陸空行動」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故事中的英雄人物馬獅龍是一個機智、勇敢而充滿傳奇的人物，每每在緊要關頭，出其不意地扭轉局勢，制敵致勝，大快人心！今期的「海陸空行動」內容更爲精彩，過程緊張刺激，故事由鬧市中發生連串劫案開始，匪徒在行動中使用最新式武器，使警方大家震驚、棘手，請來馬獅龍和卓麗展開調查，他們機巧地引出了哥頓黃，發現打劫背後牽涉着國際買賣軍火的大陰謀，使案情更爲複雜，幾經曲折，終於捕得悍匪，追回一批軍火……

* * *

石磊先生所著兩期完短篇故事「湖海潛龍」；麥化先生所著「雛鳳鳴江湖」均在今期刋出，佳作當前，不容錯過！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楊柳青先生所著「笑傲花林」，另有霍驚覺先生所撰寫的「魔心冷劍」；伴霞樓主的「巫山雲雨」，請拭目以待。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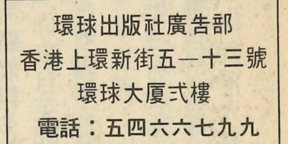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35期
（總號168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海陸空行動

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連環械劫　警方棘手

五個持着機關槍的匪徒，連環打劫五間金舖，一路上像銀幕上的「藍保」開槍掃射。

不幸之中的大幸是，只有流彈傷及幾個路人，並沒有死亡事件。

這件案轟動了整個城市。

馬獅龍也沒有例外。

使他想不通的是：這麼張揚打劫，對那些匪徒有甚麼好處？

但壞處是數之不盡。

第一、賍物當然更難脫手。

第二、這手法迫使警方全力對付。

第三、其他打劫集團均會虎視眈眈。

第四……

有道是：賊公計、狀元才。

沒有一個賊是蠢人，如果他們蠢，也不會有膽量去開槍行劫。

那麼，他們的目的是甚麼？

最大的目的，並不是在金飾。

他們有千百個方法打劫，可以掠取更多賍物，而不用張揚，也不用浪費這麼多彈葯。

最大的目的是甚麼？

馬獅龍想了很多天，也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

＊　＊　＊

事發後的三個星期。

馬獅龍在家中接到勞局長的電話。

勞局長是一位資深的警務人員，他與馬獅龍並不相熟，只不過是在一些普通場合中見過面。

勞局長以平淡的聲音在電話中說道：「馬獅龍先生，我們想請你幫助我們……」

他似乎是不願說下去。

馬獅龍道：「勞局長，有甚麼事，不用客氣。」

「我想請你來談談！」他仍然不想說出來。

「與甚麼有關？」

「械劫案！」

「三個星期前那宗？」

「是的！」馬獅龍的語氣，表示，他有興趣。

勞局長道：「你來嗎？」

「不是你的邀請？」馬獅龍道。

勞局長沒有說話，只是支支唔唔。

「誰？」

「你來後便知道了！」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他心中盤算着，這件事為甚麼勞煩到局長親自打電話來。

警方一向有他們自己的尊嚴，雖然出名如馬獅龍，他們也不會願意邀請他協助。

這無疑是承認了他們的無能為力。

不過，由勞局長親自出馬，自然有其原因。

馬獅龍到了警署。

他向當值的警官說出他要見局長，那警官便道：「他們正在等你！」

馬獅龍往局長室。

他還沒有啓門，門已打開，是勞局長親自開門，並道：「請進！」

局長室內還有一個人。

是位打扮得有點像男孩子的女人，不是那種令人討厭的女扮男裝，而是她為了工作方便，把頭髮剪短，穿上短褸長褲。

她的臉孔十分漂亮。

她爽朗之中也帶了一點嬌柔。

勞局長道：「你的偶像來了！」

那女孩子站了起來，上前，伸出了手，道：「馬獅龍先生？」

馬獅龍道：「我們見過？」

「沒有，也許是有的。」她似乎有些緊張。

勞局長道：「讓我來介紹。」

馬獅龍打斷他的話，道：「讓我先來猜猜。」

局長沒有說話。

馬獅龍再多看那女孩子一眼，道：「你來自英國，蘇格蘭場？」

那女孩子沒有說話，但一臉訝異。

她沒有說話，但她的表情已是一個最佳的答案。

「你對軍火有特別認識！」馬獅龍道。

那女孩子又再現出驚奇的表情。

這也是一個默認的答案。

那女孩子想說話。

勞局長說：「你也聽着我打電話的，我沒有說過半句有關你的話。」

「那麼，你……」

「我只是在猜！」

「沒有理由憑空而猜的。」

「對，第一，你可以命令……或者我用另一個詞語，要求局長打電話給我，你一定是官階比他更高！」

「這點可以說是順理成章。」

「第二，你的打扮！」

「男仔頭？」

「那只是證實我的推想，你的確是警務人員。」

「還有其他線索？」

「有，你的格仔上衣，是著名的蘇格蘭絨，這幾乎成了來自蘇格蘭場的一個標誌。」

「這點是你觀察力强！」

「你的鞋，質地極佳，並不時髦，英國特色！」

「好極，你看得出我們外表，也並不是甚麼特別能力，但我不明白，你怎知我對軍火有認識？」

「不僅是有認識這麼簡單，而是軍火專才！」

「你誇奬？」

「不，這一條線索，應該是勞局長給我的！」

勞局長道：「我沒有……」

「你沒有直接，但在電話中，你提及那是與械劫案有關，那次的械劫案，機關槍子彈滿街飛，這是特色！」

「那表示甚麼？」

「那表示我們這裏的警方需要一位對軍火極有認識的人，來協助調查這案件，而你來了，當然對軍火極有認識！」

那女孩子道：「佩服！」

「還有一點，我只是猜，沒有絕對把握！」

「說出來聽聽。」

「你到過愛爾蘭！」

「是的，我對付過那些獨立份子！」

勞局長道：「好了，馬獅龍，我給你介紹，卓麗！」

「卓小姐！」

馬獅龍與她握手，她的手掌很小，但非常有力，是個非常有決斷的人。

勞局長道：「你是她的偶像！」

「我不是歌星！」馬獅龍笑道。

「不，你眞是……」卓麗認眞地道。

「我值得嗎？」

「絕對值得，那時我只是一個小記者。」

「因此你見過我。」

「是的，我那次是隨着幾個師哥，追查你所查的大毒案，我對你極爲佩服。然後，我決定不再作記者！」

「爲甚麼？」

「因爲我要學你，做個俠客！」

「現代俠客，這只是個開玩笑的外號，而今一切講求法理，一切都要按本子辦事！」

「不，我知道，有很多事情，並不一定！」

這時，電話响了。

勞局長拿了電話筒，聽了一會，道：「那裏？」

然後，他又再聽了一下，道：「我馬上來！」

卓麗問：「甚麼事？」

「跟我來！」

他已向外面走去，卓麗與馬獅龍，亦步亦趨。

勞局長下了停車場，他們一起上了車。

勞局長道：「他們發現了一輛車。」

「在那裏？」

「在河底！」

「河底？這裏並沒有太多河，而且河也不大！」

「是最大那一條！」

當他們到達現場，那處已圍了一些人。

一座相當大的起重機，正在河裏吊起一輛私家車，那車子是紅色的，車身相當新。

當車子吊了起來，圍觀的人都哄動起來。

因爲車內似有人。

勞局長、馬獅龍與卓麗都走近。

水從車子的四面流下來，濺濕了附近的地方，有警察把那些人叫開。

馬獅龍問勞局長道：「這失踪車子與你們所關心的那件案子有關？」

「是的，據說那次出動打劫的那輛車子是紅色，那是用來接載人的，但後來失踪了！」

「警方怎知道？」

「在這河附近的人，今天一大清早，聽到有河水濺起的聲音，便報警！」

這時車子已被放了下來。

車門並不能打開，因爲裏面是上了鎖。

有兩個機械技師上來，他們弄了幾下，車門便開了，他們都上前看。

車內是一個男人，被水浸了一段時間，有些浮腫，不過面目仍沒有多大改變。

他的衣服十分光鮮，是出名洋服店所縫製的。

警方已通知了驗屍官來。

馬獅龍向卓麗道：「驗屍官未來到之前，你看到了一些甚麼？」

卓麗看了一下，道：「他是個推銷員，一個非常出色的推銷員！」

「從那裏得知？」

「簡單來說，這一身光鮮衣服、手錶，還有一個小型的手提電話在他衣內……」

「大老闆不可以嗎？」

「有可能，他這種經紀人，也是推銷員，根本上也是老闆！」

「爲甚麼你這麼肯定他是推銷員！」

「你看……」

他看到是那死者內衣露出的一張紙的紙面，上面似有很多人名地址。

卓麗道：「如果他是老闆，他不用與這麼多人接觸，他一定是高級打工仔！」

「還有嗎？」

「他可能在死了以後，才被放入車內，然後再被推入水中！」

「爲甚麼？」

「因爲車在裏面反鎖！」

「那證明了甚麼？」

「他被放下水時，還有知覺的話，他一定可以弄開一個鎖，最起碼他身旁一個鎖，但他沒有！」

「你的觀察力也是十分精細入

微！」

馬獅龍再去看車子，車子是經過改裝，從車輪至廢氣喉，都有明顯的改裝痕跡。

這種車子，外表看來沒有特別，但比起一般私家車快得多，用來快速趕路是上乘之選。

警方已派了蛙人再入水底，看看還有甚麼東西發現，結果是甚麼也沒有。

不久，驗屍官來到，他們拍了照之後，又攝了一些指紋，左弄右弄，已到了中午。

那驗屍官並沒有甚麼表示，他是個沉實的人，不想作任何猜度，不過，他答應會盡快把報告交回警局。

勞局長道：「一切都要等，卓麗，你剛來，對這城市不熟悉……」

「熟悉！爲甚麼不熟悉？我也是在這地方長大的！」

「你離開了多久？」馬獅龍問。

「五年！」

「以前人說，十年人事幾番新，而今五年人事也有十番新了！」

勞局長道：「馬獅龍，你們會有一段時間合作，好好招呼她一下！」

「好極！」

卓麗與馬獅龍並沒有跟勞局長回警署。

勞局長把一輛車子交與卓麗。

卓麗上了車，對馬獅龍道：「你有甚麼提議？」

「去那裏？」

「我不是遊客！」

「那麼，你自己提出！」

「我剛回來一個星期，休息了兩天，因爲要習慣時差。另外向上頭報告，做了一些資料工作，其餘也沒有到過甚麼地方，不過，我仍有一處地方極想去！」

「立即去！」

「好！」卓麗並沒有說出來。

不過，她既然認識這個城市，馬獅龍也沒有多問。

卓麗駕駛技術非常好，並不是她駛得快，而是非常有準繩，在這個城市駕車，技術稍差，也是寸步難行。

她無論在過線，過交通燈都非常技巧，既快捷也非常安全。

汽車駛入了鬧市。

不一會，馬獅龍發覺她是向那件械劫案的地點而去。

「怎麼？還是想着工作？」馬獅龍問。

「不是想着，而是想實地觀看一下。」

「你沒有到過現場？」

「沒有，一切都是紙上談兵，因此，我一定要看看現場情形，對了解整件事情，定有幫助！」

「好極，你是個實事求事的人！」

不久，他們已到了那處發生械劫案的地方。

那地方實在是車如流水。

卓麗道：「這麼旺盛的地方，竟然發生劫案，眞是不可思議！」

「爲甚麼這麼說？」

「如果我是匪徒，我不會在此下手！」

「爲甚麼？」

「我第一件事想到的，便是如何撤退，你看，這裏人多車多紅綠燈也多。」

「但當槍聲一响，我想這地方立刻改變了樣子！」

「人車走避？」

「是的。」

卓麗突然道：「你到過紐約嗎？」

馬獅龍點點了頭。

「我記得我在紐約實習的時候，鬧了一個笑話。」

「甚麼笑話？」

「紐約的繁忙，與這裏差不多，有一次，我在街上走，突然，我聽見了一响槍聲，我立刻蹲了下來，找尋掩蔽的地方！」

「你做得沒有錯！」

「是的，但我附近所有的人都笑了起來！」

「爲甚麼？」

「因爲他們都繼續走路，並沒有像我那麼緊張、敏感，那次我實在窘極了！」

「不，爲了自己的安全，紐約實在是個可怕的地方！」

他們的車子已到了械劫的現場。

馬獅龍道：「你看，這邊一共有五間金鋪，匪徒就是從這裏開始，首先開槍警告，然後衝入第一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搶走了十多盤金飾，然後又再出來，以爲他們立時逃走……」

「他們到另外一間！」

「在這短短的路途上，他們又再用槍掃射！」

「這一邊還有很多子彈洞！」

「是的，他們到了另一間，又照樣行事！」

「沒有人報警？」

「當然有，而警方到來之時，他們已到了第三間，負責把風的人，尤其可惡！」

「他亂掃人？」

「不，他一見警察便狂掃！」

「只有幾個警員受傷！但並不致命！」

「你以爲那賊人，是有意或無意？」

「我看他們有自己一套的計劃，照理，在這麼多人的地方，亂開槍掃射，定然會傷很多人！」

「那麼，那些人是有高度射擊技巧。」

「我想是的，後來，根據有些報章的報導，在這些大厦上面，有人從高處望下，形容那個掃射機關槍的人，用槍手法純熟，拿槍的手勢更是有型有款！」

「警方也有還擊的！」

「我想他們都穿有避彈衣！」

「匪徒的裝備已是大大升級了。」馬獅龍嘆了口氣，道：「一切都在進步，包括匪徒在內！」

他們的車子駛過第四間金舖。

馬獅龍道：「他們在這裏脅持人質！」

「我記得是個看更的阿伯，這人非常合作！」

「是的，這也難怪他，這裏的人都知道，只有與歹徒合作，才可保命！」

卓麗笑道：「合作可保命，還算歹徒有人性！」

「紐約不是？」

馬獅龍知她想說紐約的回憶。

卓麗道：「有一次，我在紐約看戲，看的是中國功夫片，那些戲院當然不是一流的！」

「外國人也有看？」

「不多，有黑人，或是波多黎各的人，他們也十分喜歡我們的功夫片，還有越南人也很多，自然，我們龍的傳人也不少！」

「發生了甚麼事？」

「是越南人，他們實在可怕，有一個人，看完了一套戲，到厠所去，這地方的戲院，通常是從頭看到尾的，一張戲票可以連看兩套，中間有十分鐘休息，那人去完厠所，回來的時候，發覺他原來所坐的地方有人坐了，他要那人離開！」

「戲院滿座？」

「不，戲院有幾百個座位，但看戲只有十多個人，換句話說，每一個人可以自己坐全排，可是，那人却坐着不站起來！」

「結果是大打出手？」

「不，那人一聲不响，拿出槍來，向那人的頭部發射，那人來不及表示恐懼，他的頭已開了花！」

馬獅龍聽了，也實在覺得可怕！

「然後，那人從容逃去，我們當然是走了，翌日報紙，我們找了又找，竟然發現不到這新聞！」

「從此可知，紐約殺人事件，無日無之。」

卓麗道：「紐約是個可怕的地方，不過，本市也正向着這可怕的途徑而去！」

馬獅龍道：「是的，人口帶來繁榮，繁榮也帶來罪惡。這是一個可怕的循環！」

這時，他們來到第五間金舖。

卓麗道：「我們下去看看，好嗎？」

馬獅龍並沒有異議。

卓麗泊好了車子，往那間金舖走去。

他們仍可以看見，金舖門口及舖內仍有一些子彈孔，不過，舖內仍然熱鬧。

有很多客人在選購金飾，而舖內金飾仍然很多，存貨充足，所有的人，都好像不知道幾日前在這裏發生過打劫似的。

卓麗與馬獅龍在店內慢慢走了一個圈。

店員用燦爛的笑容來招呼他們。

他們步出了金舖。

卓麗道：「我看過，這舖內防盜措施也足夠！」

「是的，那些玻璃飾櫃，都是不碎玻璃所做，想不到也不敵匪徒所為！」

他們回到泊車的地方。

忽然，馬獅龍看見一個人，市井模樣的人，在他們的車子附近。

在另一邊，不遠之處，有一個負責抄牌的政府人員，正在遠去。

卓麗道：「糟了，我們只有十分鐘的時間！」

「抄牌？」

他們迅速走上前去。

擋風玻璃上却沒有牛肉乾（告票）。

卓麗舒了一口氣。

馬獅龍看着那吃角子機，道：「還有半小時！」

「沒有理由的！」卓麗道。

有人插口道：「當然有理由！」

兩人回首，說話的正是那市井模樣的人。

「甚麼理由？」馬獅龍問。

那人滿臉笑容道：「是我替你們入錶，幸好跑得快，否則你們要破財了！」

「謝謝你！」

那人攤開了手指。

卓麗並不明白。

馬獅龍從袋裏拿出了二十元，交了給他。

那人笑着道：「謝謝！」並且道：「小姐，你一定來這裏不久，不知這裏的規矩！」

那人笑着走了。

卓麗上了車，道：「甚麼規矩？」

「這是個大城市，找錢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門的！」

卓麗還是有點不明白。

他們上了車之後，馬獅龍解釋道：「這些人生活在附近地方，非常熟悉附近環境，他們便在幾條街道，看看有沒有人泊車而過時，他們便會先為車主入銀，然後車主回來，打賞一二十塊！」

「車主沒有理由不給的！」

「不會的，一張泊車告票要百多元，給那人一二十塊，上算！」

「那實在是個好辦法！」

馬獅龍道：「你還想看甚麼？」

「想你指點一下，匪徒逃走的道路！」

馬獅龍道：「我也記不得多少了！」

卓麗從手袋拿出了一張剪報。

那是新聞記者為了把整件劫案報導得更為有聲有色而繪的圖。

馬獅龍道：「好極，我可以沿路指引給你看！」

卓麗雖然道路不熟，但在馬獅龍的領引下，走過了地圖上所繪的街道。

卓麗道：「這些都是非常繁忙的街道，匪徒的選擇，眞是出乎人的意料。」

馬獅龍道：「新一代的匪徒，完全與舊日的不同，他們有自己的一套！」

「你的見解怎樣？」

「人多的地方，警方顧忌一定大，而他們也可以隨時抓到人質，對他們來說，只有利之極！」

「對！」

「另外還有一點！」

「這些匪徒可能不是本地的匪徒！」

「省港旗兵！」

「這個名字，你也懂得？」

「在英國的時候，我也看過這套電影！」

「原來這個名字，全世界也知道！」

「本市雖然是一個小地方，但新聞却是很快便傳遍了整個世界！」

「是的，我找不到甚麼地方沒有中國人的！」

汽車回到另一邊鬧市。

「我們怎樣？」

「應是吃飯的時候了。」

「明天有甚麼行動？」

「暫時沒有。」

這時汽車內的電話响了。

卓麗拿起了電話。

「甚麼時候行動？」

「直升機已經起飛了？」她頓了一頓，道：「好，我讓馬獅龍與你談。」

馬獅龍接過了電話，那是勞局長的聲音，「是八仙嶺一帶，有人發現有幾個可疑男子，你指導卓麗同來，可以嗎？」

「好極！不過，我們也需要一段時間！」

「沒問題，我看這個行動，也要一段時間才可以完成，不過，你們小心點！」

「我明白！」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

「八仙嶺！」

「很遠的地方？」

馬獅龍道：「以你的駕駛技術，一個小時之後，便可以到達的了！」

她踏下油門，汽車飛馳而往。

四十五分鐘之後，他們已到了現場，那是幾輛車子在那裏，作為一個臨時指揮總部。

勞局長也在那裏，見了他們便道：「他們快回來了！」

「誰？」卓麗道。

「我是指直升機。」

這時，上空直升機盤旋，不久，直升機降落，一個警探從機上下來，向勞局長報告。

看來他們並沒有甚麼發現。

勞局長聽了，道：「還有汽油嗎？」

「有……」

馬獅龍忽然走上直升機處，那個直升機機師竟然是馬獅龍所認識。

這直升機是隸屬警署，是他以前曾經與他辦過一些案件的，那人也認得馬獅龍。

馬獅龍道：「沒有發現？」

「沒有！」

「你們還有甚麼任務？」

「我看是沒有！」他看着他自己時間表。

卓麗也走上前，向馬獅龍道：

「我得到局長批准，由我們去巡邏一次！」

「沒問題！」

卓麗道：「其實我是想盡量了解一下附近的環境，這對我將來的工作，會有幫助！」

馬獅龍道：「好極，我也有一段時間沒有坐過直升機，遊飛機河也好！」

卓麗往勞局長處說了，他們同上直升機。

他們向勞局長揮手。

直升機開動，緩緩上升。

八仙嶺這一帶地方，算是山嶺重疊，並沒有甚麼開發，仍然是一個旅行遠足的好地方。

因此，他們在上空向下望，只見山頭上有一組一組的人在爬山，好像一些螞蟻。

機師道：「這邊是發現可疑人物的地方！」

他飛過了山嶺的另一邊，那邊山崖陡峭，並沒有爬山旅行遠足的人。

「報告是怎麼說的？」卓麗問。

機師道：「有些鄉人看見幾個陌生人，他們並不是去旅行的，就在下面這一帶！」

馬獅龍道：「這一帶很少人來？」

「是的。」

「有沒有建築物？」

「沒有甚麼……對，有一間小

屋，也不算是甚麼屋，是以前舖設電纜之時，一些簡單的設備，供給工人躲避風雨的！」

卓麗問：「在那裏？」

「那邊……」

機師把直升機轉向西邊去，緩緩向下。

「你們看！」

兩人向下望，那的確是一間非常簡陋的屋子，已相當破爛。

馬獅龍看清楚附近的形勢。

直升機又向下降了一些。

那地方十分險峻，一面是一個懸崖，另外一邊便是那小屋子。

「根本沒有人會來到這邊的。」機師道。

就在這時，突然一陣閃光。

機師十分機警，已把直升機轉向上。

那是一响槍响，子彈在直升機的旁邊擦過，假若不是機師手急眼快，他們可能已中彈。

直升機再急速的上升。

又一顆子彈向上射來。

不過，子彈又在另一邊擦過。

直升機再急速向上升去，又另一顆子彈向上而來。

三顆子彈都沒有命中。

這時直升機已離開了那火力範圍，機師揑了一把汗道：「怎會這樣的！」

馬獅龍道：「那裏有人已是奇蹟，而且有人會襲擊我們，更是奇蹟中的奇蹟！」

卓麗道：「那麼，報告是沒有說錯！」

機師已與勞局長那邊用無線電話聯絡，他簡單的報告了情況。

機師道：「我們要先回去！」

直升機向臨時指揮部回去。

勞局長正在調動他的手下，並且要求加强人手協助，然後，他上前問道：「事情怎麼發生的？」

卓麗詳細說了一遍。

勞局長道：「沒有人知道你們來的？」

「沒有！」

「我們這輛直升機，也沒有警方的特別標誌，那又爲甚麼要襲擊你們！」

馬獅龍道：「我想也想不通。」

勞局長道：「我們決定登山搜索！」

「那裏地勢非常險峻，並不容易搜索！」

勞局長嘆了口氣，道：「上面壓得很緊。」

「我明白。」馬獅龍道。

卓麗道：「我們也登山上，協助搜索！」

勞局長道：「卓小姐，我看你不必去，因爲這地勢非常險峻，我們這次登山的，是特別要求穿山甲部隊的協助，他們慣於登山搜索，這比較……」

卓麗明白，道：「我明白！」

勞局長道：「你們出來已有一段非常長的時間，你們先回去休息一下，一有消息，我會通知你們！」

兩人點頭，走回車內。

他們上了車之後，卓麗沒有立刻開動車子。

「你在想甚麼？」馬獅龍問。

「沒有理由。」

「甚麼沒有理由？」

「歹徒明知開槍，會暴露他們的身份，但他們仍開槍，這表示甚麼？」

「這表示他們確知道我們在機內！」

「我們？他們怎知道？」卓麗道。

馬獅龍道：「你等一下。」

他下了車。

馬獅龍在車子的周圍，走了一個圈，然後他蹲了下來，小心的望向車底。

忽然，他在車底處，拿了一些東西出來，然後上了車內，對卓麗道：「原因找出來了！」

卓麗望着馬獅龍手上的東西。

那是一個小型的儀錶，一邊有磁性，可以附在汽車的金屬板上。

另一邊是個收聽器似的東西，非常精緻。

卓麗立即開動了車子。

馬獅龍問：「你想到那裏？」

卓麗道：「今早泊車的地方！」

卓麗果然是個非常聰明的人，這錄音追踪器，便是知道他們往八仙嶺的原因，而能把這個錄音追踪器放在車上的人，只有一個可能。

是替他們入吃角子機的那個人。

他們在那區都是生面人，而且很可能是給了錢那人，在注意陌生人出現。

他們一直在區內慢慢巡察，早已被歹徒注意到，他們利用那專替人入吃角子機的人，把錄音追踪器附上，實在是神不知鬼不覺的行動。

馬獅龍道：「這是他們知道我們往八仙嶺的原因，而我們上直升機時，他們早已得知！」

卓麗道：「其實我們一直被監視！」

「沒有監視那麼嚴重，不過……」

「我們立即去抓那人！」

車子一直往市區去，不久便到了劫案現場處。

卓麗把車子泊在今早泊過的地方。

他們下了車，因爲開始入黑，街道上的人，都是匆匆而過。

他們在附近走了一個圈，也沒有發現那人。

卓麗道：「怎麼找他？」

「我看他是這地方的地頭虫，但而今天色已晚，他可能回家，或者在附近陋巷，不過，這麼大的地方，也很難找，你也餓了？」

卓麗點點了頭。

「你以前在本市，試過吃大牌檔？」

「試過，不過，我回來之後，看見那些大牌檔都拆了，很少再有！」

「是的，政府爲了市民健康，和整頓市容，却把大牌檔拆了，不過，這裏還有一處。」

「好極，我也想回味一下！」

馬獅龍雖然不是這地方的地頭虫，但附近的環境也熟悉，他帶着卓麗，往一處橫巷走去。

橫巷外面，烏燈黑火。

可是，一入橫巷，轉了一個彎，却見燈光明亮，並傳來陣陣香味。

那是食物煎炒的香味。

原來這橫巷之內，是一個大牌檔的集中地，足有十間不同種類的大牌檔。

馬獅龍隨便找了一個位子坐下。

「你要吃甚麼隨意挑！」

卓麗也坐了下來，道：「我最喜歡吃一種叫『柯煎』的，有沒有？」

「當然有！」

「既然你是喜歡這種東西，那麼韮菜豬紅，鹵水大腸這些東西，你一定想吃！」

「是的！」

有伙計上前，爲他們寫下菜單。

他們閒談了一陣，食物便來了，卓麗是吃得津津有味。

「好吃？」

「好吃之極！我在英國、美國，吃過很多所謂正宗的中國食物，全不對胃口！」

「這裏？」

「當然是不同凡响！」

馬獅龍一邊吃，一邊看這裏的各式人等。

這個後巷，幾乎是本市唯一剩下的大排檔集中地，因此，很多人都慕名而來。

有很多名貴私家車，也是泊在巷外。

因此，那泊車仔應該是在這地方出現的。

忽然，馬獅龍道：「你不要回頭看，那邊，幾個人在賭啤牌，其中一個，便是今早泊車的人！」

卓麗喝了一口茶，然後慢慢轉身，望過馬獅龍所指的地方。

果然，四個口含香煙的人，正在聚精會神的賭啤牌。

馬獅龍道：「吃完之後，我們再找他。」

「他不會走？」

「不會的，這地方是他地頭！」

兩人吃了個飽，馬獅龍付了賬。

馬獅龍道：「你先回車上！」

「不，我要親自去捉他！」

「那並不太方便！」

「不會的。」卓麗說完，一直走向那幾個聚賭的人。

四人還沈迷於啤牌內。

忽然，卓麗把那人手上的牌，一手搶了。

那人非常愕然，昂頭一望，只見卓麗已奔向了另一條後巷。

那人怒極，道：「甚麼傢伙？」

其他三人也同道：「整蠱我們？」

四人起來，追向那巷。

卓麗以爲那是通向外面的另一條巷。

但馬獅龍一見她奔向那巷，心中便暗暗叫苦，因爲已來不及通知她，這邊的一條巷子，是條死巷。

卓麗實在有點魯莽。

不過，這一點也怪不得她，因爲她不熟這地方，一直都似被人玩弄於股掌之間的感覺！

馬獅龍也追了上去。

卓麗入了巷口，才知道自己犯了錯誤。

不過，她也沒有驚慌，巷內有一處汚穢的空地，燈光掩映，大家都可以看清楚對方的面孔。

卓麗在死巷盡頭處站着。

那人追趕上前，似乎有點意外，道：「是個女人？」

「那又如何？」卓麗道。

「甚麼料？」

「我問你才對，爲甚麼放個追踪器在我車上？」

那人有些愕然，道：「原來是你的車子！」

「誰叫你做的？」

那人並沒有回答。

卓麗知道先下手爲强，她閃身，然後一脚飛起。

那人誤會那閃身便是前來襲擊，所以也閃身，但下一脚才是正式招式，因此，他硬生生的吃了一脚。

這一脚把他向後踢退了幾步，可想而知，卓麗的腿是勁道十足。

那人十分惱怒。

他站定之後，翻身用勁，他也踢出了一腿。

卓麗閃開，然後一手把他的腿兜住。

「要托大爺的脚？」那人得意地說。

不過，他知道說錯了話，因爲卓麗一個手刀劈下。

劈中的地方，正是他那腿的上

五吋下五寸地方。

那人狂叫一聲。

卓麗仍然用手捏着他的小腿，道：「快說，誰叫你這樣做的?」

那人叫道：「你先放了我才說。」

卓麗放手，那人迅速急退。

他當然不會說，因爲他三個同伴已來。

「大鼻强，連一條女也吃不開!」

三人口中雖是如此說，不過，他們其實也是知道厲害，三人同上。

卓麗並沒有驚懼的表情。

三人攻上，卓麗飛身，迴旋中一腿倏忽的伸出，把三個人踢中，他們都按着肚子退後。

她目的是那個叫「大鼻强」的人，因爲他是替他們入吃角子機的人。

因此，她又撲上。

這一撲却幾乎撲出了一個禍，因爲那半坐在地上的大鼻强，已看準卓麗的來勢。

卓麗一近，他的刀子已出。

馬獅龍及時趕到，在驚險的一刹，他的脚也踢在大鼻强的手腕，刀子飛出。

卓麗看見白光一閃，才知道危險。

另外三人見馬獅龍加入，也不甘後人。

馬獅龍道：「走!」

卓麗走向巷口。

三人窮追不捨，那個叫大鼻强的，也隨後而來。

馬獅龍也知道，一定要抓住大鼻强，才可以有進一步的線索。

他慢了一下脚步，三人追近，馬獅龍兩拳同時打出，這「雙龍出海」，勁道十足。

兩人被擊中，馬獅龍衝向前，再踢出另一脚，第三個人也被踢了開去。

馬獅龍一手抓了那人，反手把那人扣住，道：「你要命的，叫他們停手!」

大鼻强叫道：「停手!」

三人根本也不想再上，便停住了手。

馬獅龍道：「不關你們的事，我只想找他!」

卓麗回來，叫道：「你們走!」

三人仍不想走。

馬獅龍用力一扭大鼻强的手，大鼻强狂叫一聲，道：「走，快走!」

「我們不能……」其中一人道。

「我叫你走便走!」

三人似是無奈的退出，但心裏却是十分歡喜。

馬獅龍道：「誰叫你做的!」

「做甚麼?」

卓麗道：「你仍裝模作樣?那個錄音追踪器!」

「甚麼?」

馬獅龍又再大力扭了他一下，他的骨骼發出「咯咯」的聲音。

大鼻强叫道：「我說!」

馬獅龍稍爲放鬆了一下。

大鼻强道：「我也不認識他們，你們都知道，這地頭甚麼人也有，那人只是給了我三百元，叫我把那東西貼在車的底部!」

「爲了三百元，這麼簡單?」

「小姐，三百元在你來看是很少，不過，在我來看，也不少的了!」

馬獅龍知他在撒謊，又再用力一扭。

大鼻强道：「好……好……那人給了我一千元，那人十分高大，操外省口音。」

「還有呢?」

「只知道這些!」

「我不信!」卓麗道。

「小姐，我們在這地方，日夕出現，知道事情太多，並不是好事!」

馬獅龍道：「我也可以給你錢!」

「有錢?」

大鼻强的眼，似乎會爲錢而張開。

「是的，假如你再見那人，即刻通知我們!」

「沒問題，問題是多少錢!」

他人落在別人的手中，仍然問價，實在是個見錢開眼的人，這種人在本市是正常的。

「一千元，你可以打這個電話。」

大鼻强接過，馬獅龍也放了手，他一看，道：「是個大哥大電話!」

「你不要理會!」

「怎樣付款?」

馬獅龍索性拿出了五百元，道：「這是訂金，找到了他，我自然會付你。」

大鼻强收了錢，道：「對，大爺!」

卓麗道：「你對給你錢的人，便稱大爺?」

「是的，我這麼辛苦也是爲錢，因爲有錢給我的人，便是我的老闆，我便叫他大爺!」

這是都市流氓的一貫作風，不知是他們做人樂趣，還是做人的悲哀。

馬獅龍與卓麗離開那巷子，經過仍然非常熱鬧的大牌檔，回到他們的停車處。

卓麗四處小心一看。

馬獅龍道：「沒有甚麼?」

卓麗搖搖頭。

他們上了車，卓麗發動了車子

，道：「我先送你回去，好嗎?」

「那太麻煩你!」

「你不用客氣，我今天已麻煩你透頂了，而且以後，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向你學習!」

「你太客氣，不過，本市環境實在複雜，好像剛才那種死巷，還是不入爲佳!」

「是的，我以爲這邊一條巷子可入，自然是那邊一條巷子可出!」

「千萬不要靠估!」

車子上路，馬獅龍指引着她。

* * *

翌日一早，馬獅龍便接到卓麗的電話。

卓麗道：「昨日的大搜索，仍然是無功而返。」

「完全沒有東西留下?」

「有，有些彈殼!」

「有沒有特別?」

「有，那些都是非常先進的彈葯。」

「我來看看!」

「好極，其實我還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向你報告，不過，你來了，大家一起研究!」

馬獅龍到了警署。

勞局長很忙，因爲他要參加記者招待會，解釋一下這些劫案和破案的進展。

馬獅龍直接進入了卓麗的辦公室。

她正在看一些文件。

卓麗見了馬獅龍，立即道：「你看這個彈葯的報告!」

馬獅龍接過來看，上面寫着很多有關軍火的專有名詞，不是人人能懂。

不過，後面有些按語，寫着：「這些彈葯，在東南亞一帶未曾發現過，也沒有匪徒在犯案中用過，非常厲害的彈葯，不應該會出現，因爲這全是中東戰場所用的子彈!」

中東戰場所用!

這次中東海灣之戰，除了地對空飛彈，或是那些飛毛腿飛彈，或是愛國者飛彈之外，還有非常厲害的陸軍武器，據說那些步槍亦已進入一個新紀元。

以前有分機關槍與普通步槍，機關槍一按掣，可發出一分鐘六十發，即一秒一發；但而今的機關槍，既可連珠炮發，也可一顆一顆的發。

戰爭其實是一個試驗新武器的大場合。

「這些軍火來頭並不簡單!」馬獅龍道。

「是的，我們的直升機，幾乎被擊中!」

他們二人想起來，也覺心悸。

「還有這個報告!」

馬獅龍接了過來，道：「有甚麼特別?」

「那個死者，被證實是一個高級的推銷員!」

「推銷甚麼?」

「甚麼也推銷，不過，都是非常貴價的東西，由先進的電子儀器，到石油工業器材!」

「是一個打工皇帝?」

「他也是爲自已打工的，換句話說，他也是老闆，他是被窒息而死。」

「表面是，但驗屍官認爲，他是被人打死之後，移入汽車，然後推下河中!」

「姓名地址可查到?」

「我相信應該可以查到，不過，要我們動一些腦筋，一會再弄!」

「可以去查吧!」

「可以了!」卓麗把文件放入了抽屜。

「往那裏去?」

「交通部!」

「爲甚麼?」

卓麗道：「我已打了電話往交通部，那人的車子在本市並不多，很易查到!」

兩人到了交通部。

那邊的工作人員，早已把一切資料從電腦的影印機印了出來。

那車子價值接近一百萬元，是美國車，本市並沒有太多人喜歡，因爲又長又費油。

本市共有三輛，其中兩輛是外國一些使館人員擁有，餘下的一輛是一個中國人擁有，那一定是死者。

他的名字叫鍾康。

地址是新界一處富有人士的高尚屋邨，每座起碼是三百萬。

鍾康的公司在中區一間非常著名的商厦，公司的名字十分簡單，便叫鍾康投資有限公司。

這種公司的名稱，十分普遍，但單從名字，你是無法知道他們是經營一些甚麼。

可能是財務的，也可能是船務，也有可能是地產的。

他們決定先到那公司看。

出乎意料之外，那間公司並不大，只有三百方呎，有一個秘書，另外便是鍾康自己的房間。

秘書沒有上班，因爲鍾康早已放了她假。

卓麗是以警探身份叫管理員開門，她入內找到那秘書的地址，但打電話去，並沒有人聽，可能是去渡假了。

他們謝了管理員，便直接往鍾康的寓所。

那地方十分偏僻，並沒有公共汽車可到。

在這裏住的人，非富則貴。

屋門前有花園，打理得非常美麗而整齊，還有花朵正在開放。

馬獅龍道：「在外國，這種花園式屋子並沒有甚麼特別，在這裏則普通人不易擁有！」

「鍾康的確是一個有成就的人，我的意思是指在金錢方面！」

卓麗笑道：「這正是本地人量度一個人是否成功的標準！」

門不能開啓。

馬獅龍道：「進去？」

「不，我們還是先依法行事，如果將來有需要，再另作打算！」

卓麗對警探的工作，是充滿理想的。

既然不入內，在四週看了一番，也沒有甚麼值得再看，他們便離開了那高尚屋邨。

在回警署的半途中，卓麗的無線電話響了。

「誰？」

「想收錢的人！」

卓麗連忙把電話放在擴音器上，使馬獅龍也可以聽到。

「收甚麼錢？」

「你們不是說過，有線索再給我五百元！」

「對，是你！」卓麗是故意如此，道：「甚麼線索？」

「那個人又再來！交了一個與上次差不多的錄音器！」

「要你放在那裏？」

「我不能告訴你太多！」

「好，我立即來，你在甚麼地方等我？」

「那後巷！」

「好極，不過……」

「我不會通知任何人，這麼少錢，我不會再叫人來，使我分薄！」

這話可信。

卓麗飛車到了巷口。

馬獅龍仍然害怕其中有詐，道：「讓我先入內！」

那時是上午十時多，裏面的大牌檔並沒有開，因爲他們主要的生意在晚上。

巷內十分寂靜。

馬獅龍走入死巷，他已小心戒備。

沒有甚麼事情發生，也沒有人在內。

馬獅龍叫道：「有人？」

沒有人回應。

他再叫了一聲，突然，一個竹籮自動開了，竟然是大鼻強。

「怎麼？」

「那位小姐沒有來？」

卓麗入內，道：「當然有來。」

「快告訴我們甚麼事？」

「錢！」

馬獅龍道：「你先說。」

大鼻强依然攤開了手板，道：「如果你們不先給，你們不要怪我，我也不告訴你們！」

馬獅龍知他刁鑽，不過，這人無非爲了錢。便把錢給了他。

大鼻强道：「他們叫我把一個圓型的東西，放在那輛一三八的私家車內！」

「一三八？」卓麗問。

「是的，那東西與你們那個有些不像，你們那個，一邊有一些網，像個咪，但這次他要我放的，並不是這樣，而是兩面都是密封的！」

卓麗道：「一三八，是勞局長的車！」

馬獅龍道：「他們還有甚麼說呢？」

「沒有！」

卓麗已一手拉了馬獅龍出去。

「勞局長來了這附近？」

「是的，他今早對我說過，要帶幾個太平紳士，或一些議員來看這個劫案現場！」

「現在的議員甚麼也管！」

「我看有點不對勁？」

「甚麼？」

他們出了巷口，上了車，卓麗道：「我有點不祥的預感！」她沿着街道，看着兩旁的車輛。

馬獅龍道：「勞局長的車子不會泊得那麼遠，一定是在金舖的那邊！」

卓麗把車子駛向大街。

果然，他們遠遠便看見局長的「一三八」車輛。

局長仍在車內。

他們趕快下了車，跑上前去。

卓麗道：「局長，你先下車來！」

「甚麼事？」

馬獅龍已在車子四週檢查，他蹲了下來，看着車底的四週。

果然，那下面近後輪的防撞欄處有一顆圓型鈕扣似的東西，馬獅龍拿了出來。

一拿上手，他便覺得不對。

這不是一個跟踪錄音器，因爲這鈕扣十分重，是個小型的炸彈。

他不想驚動其他的人，因爲附近街道十分繁盛，很多行人，熙來攘往。

馬獅龍小心看看，發現上面有一個圓洞，並有一塊蓋掩蓋着似的。

他試圖用手推開，他用手指一推，那蓋子開了，上面是液晶體跳字。

因爲在日光之下，不能看得清楚，但他已可以肯定一點，這一定是個計時炸彈！

不過，還有一大段時間，他看看手錶，是上午十時三十分，而炸彈應該在一小時之後爆炸。

馬獅龍向卓麗道：「我們不要驚動局長，不過，我們一定要找個軍火專家！」

卓麗會意，問局長道：「我們可否找個軍火專家？」

「找來這裏？」

「不，」馬獅龍道：「我想在四十五分鐘之內，到那個軍火專家處！」

「很容易。」局長上車，撥了電話。

局長道：「從這裏往軍人練靶場，只需四十五分鐘，軍火專家也在那邊，而且那裏有一切儀器！」

「好極！」

局長道：「究竟是甚麼事，這麼神神秘秘？」

卓麗道：「我們回警署再談！」

馬獅龍道：「今日你要招呼那些大人物，我想你多派一些人手比較好些！」

局長也明白，大概他們有特別的情報。

卓麗道：「走！」

卓麗的駕駛技術又再一次發揮，本來是須四十五分鐘的路程，只要二十多分鐘。

練靶場並沒有太多的人。

軍火專家是個外國人，濃眉、大鬍子，下頷的鬚却剃得乾乾淨淨。

「我叫唐瑪士。」

馬獅龍道：「你見過這種計時炸彈嗎？」

唐瑪士接了過來，他是個專家，自然有專家的風範，他先看那個洞，再看手錶，道：「快要爆炸了！」

「不，還有半個小時有多！」卓麗道。

「先引爆了再說！」

馬獅龍道：「有沒有其他辦法？因爲這是證物之一，一經爆炸，甚麼也沒有剩下來！」

「你們跟我來。」

他迅速出了建築物，來到戶外一處堆滿沙包的地方，看來是引爆炸彈的地方。

唐瑪士道：「我不敢肯定，能否在那時間截停了下來，我也不想把它引爆，因爲這是最新的計時炸彈類型，我也想研究一下！」

他從袋裏拿出一包小螺絲批，他弄了幾下，竟然可以把那像鈕扣的東西分開了兩邊。

但並不是完全的分開，中間有些電線似的東西糾纏着，看來唐瑪士是有辦法把這東西弄開。

唐瑪士道：「你們仍是躲在沙包後面比較好些！」

「你呢？」

「我要保存這東西，一定要冒險！」

唐瑪士有相當的專業精神。

他集中精神，用小螺絲批弄着，可是那幾條小電線，好像很簡單，但弄了十五分鐘，仍然是藕斷絲連。

「快爆炸了！」卓麗道。

「不用擔心，他比我們更緊張！」

終於，唐瑪士發出了一聲歡呼。

「出來！」他叫道。

那東西果然被他弄妥了，那液晶體跳動字已除了下來，電線亦分開了。

唐瑪士舒了一口氣，道：「到我辦公室，我們一起談談！」

「好極！」

兩人進到他的辦公室，才知外面是非常熱，但剛才他們一點也不覺得，因爲他們精神集中在炸彈上。

有人送上咖啡。

他們喝了幾口，心才舒服下來。

唐瑪士道：「那裏來的東西！」

「局長的車上！」

「甚麼？如果爆炸，他還有命麼？」

「究竟是甚麼類型。」

「不知道！」他從抽屜裏拿了一份文件出來，道：「上月在愛爾蘭爆炸過的，相信是這類型炸彈！」

「有甚麼資料？」

「沒有，一切都炸碎了，不過，他們形容，這東西雖小，但威力之大，從未見過！」

「你認爲可能就是這只？」

「是的，我在最新的軍事雜誌上看過，外型並不一樣，但裏面裝置及炸葯威力，如出一轍！」

「還有呢？」

「炸彈最重要還是炸葯，這種壓縮炸葯，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爲甚麼會在本市出現？」

唐瑪士道：「這個問題，倒要問你們了！」

卓麗道：「還有一樣東西請教你。」她從手袋拿出了一個彈殼。

唐瑪士道：「這也是最新式的。」

他又打開一個抽屜，拿了一本精美雜誌出來，翻開其中一頁，拍着道，「新槍，新子彈！」

馬獅龍道：「卓麗，你是否覺得，這件大型的金舖劫案，似乎是變了質！」

「甚麼？」

唐瑪士並沒有聽到他們所說，他在集中精神研究，與雜誌對證。

馬獅龍道：「多謝你幫忙，我們都把這些東西留下，你有新發現，請立即通知我們，好嗎？」

「好極！」唐瑪士放下雜誌，道：「你們若有這些新式彈藥武器，也不要忘記找我。」

兩人走出練靶場，上了汽車。

卓麗道：「馬獅龍，你剛才提出的一個問題，我也有些同感。」

「是的，你看，這次打劫了幾百萬金飾，吸引我們注意的，是我們被不同的新型武器所襲擊，也許是我多疑，我只感覺到，整件案件，軍火問題比打劫問題更爲重要似的。」

卓麗開動了車子，道：「既然如此，我們可以向兩個不同方向着手。」

「一個是打劫，另一個是軍火，是嗎？」

「是的，在軍火方面，我們已有一個概念，但在打劫方面，却是一無所獲。」

「你有沒有特別的想法？」

「這次，五個人出手，劫走近千萬元金飾，這麼大數目，如果要出售，一定會驚動一些大阿哥。」

「暫時他們不敢動，因爲風聲太緊。」

卓麗道：「他們有了這麼大數目的金飾，與軍火方面又有甚麼聯繫？」

「我有一個假設，歹徒是利用這個機會，顯示出他們軍火的厲害，使買家更具信心。」

「換句話說，幕後策劃打劫行動的，目的是看看軍火的威力。」

「那些賊人也爲了說服買家，來一次轟動的表演。」

「如果他們眞是這樣，那實在是目無法紀。」

「匪徒幾時有過法紀的存在？」

「那便形成這次劫案了。」

「好了，我們已大約可以肯定，那些歹徒並不是本地人，可能是省港旗兵，他們的手法俐落，訓練有素，不過，策劃此次行動的一定是本地人。」

「爲甚麼？」

「他們逃走的路綫，你也看過，如果不是十分熟悉這一帶地理環境的人，那會有這麼大膽的設計？」

「大膽的設計？」

「是的，如果你是賊人，打劫得手後，你會走甚麼路線逃離現場？」

「當然是找些人少、沒有人跟踪得到的路綫。」

馬獅龍道：「可是，他們並非如此，而是找一些大路，人多的路，一方面既可以使警方有所顧忌，另一方面可以隨時劫車，挾持人質，這樣的逃走計劃實在是大膽而新鮮。」

卓麗想起來，也有同感。

車子向市區方面駛去，卓麗目的是返回警局。

馬獅龍也沒有甚麼意見。

卓麗道：「好了，打劫行動已結束，如果你是匪徒，你的第二步行動是甚麼？」

「我想，如果這一批打劫的匪徒，打算自己出賣贓物，我們便不會遇到兩次可怕的襲擊。」

「爲甚麼？」

「因爲他們會忙於接觸買家，那有閑情作弄我們？」

「他們不想我們繼續查下去。」

「是一個可信的理由，不過，你想想看，盡快把贓物脫手好，還是再殺人好？」

「當然是收錢爲上算！」

「因此，我們可以下一個結論：出賣贓物的人，應該是幕後策劃人。」

「對，那麼我們應該找那些人？」

車子已到達警局。

他們上了卓麗的辦公室。

卓麗追問道：「你認爲應該追查甚麼人？」

馬獅龍道：「我心目中有一個人。」

「誰？」

「是個黃金大王，不過，他已經沒有做這些買賣很久了。」

「那麼，他如今做甚麼？」

「也是黃金，不過是紙黃金。」

「甚麼是紙黃金？」

「那是以金作爲存款，實際上並沒有黃金。」

「那是黃金買賣合約，是正當生意。」

「當然！」

「比眞正的黃金好得多？」

「好得多，因爲眞正的黃金，數目有限，而紙黃金却是無限量的。」

「無限？」

「只要有人相信你，你說多少便多少。」

「是的，那的確比眞黃金要好得多了，你懷疑那人？」

「金算盤！」

「是個甚麼人？」

「他以前專門收購黃金賊贓，不過，他已成爲正當商人，不再與三山五嶽的人來往。」

「金算盤這外號如何得來？」

「他的腦袋靈活，記性也極佳，關於黃金的數目，買賣計算，他的腦袋便如一個算盤般，如果以現代術語來說，他是個電腦。」

「還有其他原因？」

「他的西裝襟上，別着一個金算盤，小小的飾物，用來裝飾的。」

「啊，原來如此！」卓麗頓了一頓，道：「怎麼找到他？」

「很容易，他便是黃金世紀的大老闆。」

「黃金世紀的大老闆是姓黃的。」

「你聽過？」

「聽過，這個世界知名的人，我知道他的英文名字是哥頓。」

「飛俠哥頓？」馬獅龍打趣地說。

「哥頓黃，」卓麗拿起了電話，對她的秘書道：「你替我找哥頓黃，黃金世紀的老闆。」

外面的秘書答應了。

卓麗加上一句道：「一直找到他爲止。」

馬獅龍道：「我可以跟你打賭，今天之內，一定無法與他接觸。」

「爲甚麼？」

「他是個大忙人，一般約會安排會在三個月內。」

「三個月內才可找到他？」

「是的，他手下猛將如雲，一般事情也不用經過他，因此，他盡量不會自己接見客人的。」

「那怎樣才可以見到他？」

「一時之間，我也沒有辦法。」

馬獅龍想了一下，道：「以我的經驗，要這麼一個人注意你，你一定要有一些東西，吸引他的注意力。」

「好極！他也要吃飯的？」

馬獅龍奇怪卓麗爲甚麼會提出這個問題，他只是點點頭作爲回答。

「在甚麼地方？」

「聽說他那間黃金大厦，有他私人的長期貴賓房。」

卓麗道：「我們立即去。」

「以警務人員身份？」

「不，先回家，換過衣服。」

馬獅龍也十分欣賞卓麗這種坐言起行的工作態度，他看看手錶，接近晚餐時候。

卓麗道：「先到我家，我換過衣服，一起上黃金大厦，這是一間極爲高貴的酒樓，也作爲我請你吃一頓，答謝你多日的幫忙。」

馬獅龍道：「不用客氣。」

潛入賭船　尋找線索

卓麗雖然是個女孩子，她也像其他女孩子一樣愛穿美麗的衣裳，也喜歡打扮一下，不過，她的動作極快。

他們到了卓麗的家，那是一間半酒店式的公寓，不用半個小時，她已作了另一種漂亮的打扮。

馬獅龍的衣着一向也很講究，因此，他不用回去換衣服，也足以與卓麗配合。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一般去吃晚餐，去一些高級場所的話，女性大多穿裙子，但卓麗並不是，她穿了一套襯衣長褲，有女性的溫柔嫵媚，也有女强人的感覺。

她自然有她自己的一套想法。

馬獅龍負責駕車，很快到了黃金大厦。

那裏有專人代客泊車，有非常美麗的女招待來迎接他們。

「有沒有訂位？」

卓麗道：「是黃哥頓先生約我們來的。」

「啊！」那女招待似乎更加殷勤了。

馬獅龍心中暗暗佩服，卓麗的確是與別不同。

他倆被引領到一間貴賓房。

一個部長上前，道：「兩位，我可以爲你們通傳一下，黃先生暫時有客人。」

想不到在酒樓也要通傳。

卓麗道：「我姓卓，是『黃金』雜誌的。」

「好極！」

「我沒有帶卡片，不過，黃先生是知道我來的。」

「好極。」

那部長走出外面，不久便回來，道：「卓小姐，黃先生請你們先吃過晚餐後再說。」

「好極。」

馬獅龍道：「你喜歡吃甚麼？」

卓麗打開餐牌，她似乎沒有甚麼主見。

那部長道：「兩位，黃先生說過，他可以爲兩位提供一些菜式，保證你們滿意。」

卓麗有些詫異道：「好極！」

部長也沒有說甚麼，便離開這貴賓室了。

卓麗道：「馬獅龍，我根本沒有約過他的。」

馬獅龍笑道：「我知道，不過，這不失爲一個好方法，否則，三個月後也見不到他。」

他們閒談了一會。

卓麗實在非常渴望見到這個「金算盤」。

不久，精美的菜式來了，全是非常名貴的。

兩人吃得非常愉快。

當兩人吃完飯，部長送上非常特別的甜品。

卓麗問道：「黃先生甚麼時候接見我們？」

「啊！他沒有說，不過，他已經走了。」

「走了？」

「是的，也許他有要緊事吧！」

卓麗實在很不高興。

那部長道：「黃先生實在太忙了！」

卓麗道：「這人……」她不再說，因爲她不想給部長留下一個壞印象。

當部長走出房間，卓麗道：「他怎會這樣？」

馬獅龍笑道：「他對你已經十分客氣，你根本沒有約過他，他怎會見你？」

卓麗道：「不過，他又招呼我們？」

「那是他處事圓滑的手法。」

「他不好奇？」

「我想他也好奇，不過，太多人要見他，他再好奇也漸漸覺得一切平凡。」

「好，我一定要想辦法見到他，我們走吧！」

馬獅龍叫了部長進來，道：「請替我們結賬。」

「不用了，黃先生已結了賬。」他遞上一束玫瑰花，對卓麗道：「黃先生臨走之前，叫我們送上這束玫瑰花，表示他不能見你的歉意。」

卓麗接過花束，她實在迷惑，哥頓黃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他們走出門口。

車子已泊在門前，司機恭敬的遞上車匙。

在車上，卓麗仍然滔滔不絕的談論着這個人。

馬獅龍道：「你可得再想一個方法，去見見他的眞人，那才再作研究。」

* * *

轉眼過了三天，事情仍然膠着，並沒有甚麼特別的進展，卓麗與馬獅龍雖然在各方面仍積極找尋資料，但整件事情並無寸進。

卓麗道：「我想一定又要再向哥頓黃着手。」

「想到了好計策？」

「是的。」

「說來聽聽。」

「不，這次我單獨行動，明天，或者大後天，我一定有辦法去見哥頓黃。」

「不用我了？」

「不用，不過，我去見他的時候，却一定與你一起去的。」

「那麼，我這兩天休息一下，等你電話。」

卓麗點點頭。

她這次是單獨行動。

她又再一次往黃金酒樓，再用同樣的方法去見「金算盤」黃哥頓。

結果，她得到同樣的招呼與對待。

不同的，這次送來的並不是玫瑰花，而是一束五顏六色的鬱金香。

她仍然沒法見到黃哥頓。

她並沒有氣餒。

她在附近的停車場守候了一段時間，果然見到有人出來，那人的西裝上綴了一個小小的「金算盤」。

他是單獨一個人。

不過，當她想走近時，不知從那裏來的人已團團地把「金算盤」黃哥頓包圍了。

她又再一次幾乎可以接近他了。

卓麗是個非常倔强的人，她決定了的事，似乎沒有甚麼可以改變她。

已是第三天了，她仍然無法接近黃哥頓。

她十分心急，但表面上却平靜如昔，她還打了一個電話給馬獅龍，說她即將可以與黃哥頓直接說話。

馬獅龍沒有催促她。

那日，卓麗換了一套好像男孩子的衣服，把頭髮束了起來，並戴上一頂帽子。

驟眼看來她變了一個小孩子似的。

那套衣服是黑色的，看來有些污穢破爛。

她走到黃金酒樓，潛入了停車場。

黃哥頓的「平治」轎跑車泊在那裏，銀光閃閃，眞有飛俠哥頓之勢。

她等了很久。

那是下午時份，卓麗已查到，他這日下午一定要出去，並不是公幹，而是去打哥爾夫球。

這「金算盤」也懂得享受。

在停車場處，卓麗仍然沒有辦法近前去，不過，她早有準備，叫了一輛計程車在外面。

她知道沒法靠近黃哥頓，便登上了計程車。

她吩咐司機跟踪着黃哥頓的車。

車子駛往淸水灣一個私人俱樂部。

這次是黃哥頓的私人約會，因此車上沒有其他人，他親自駕駛。

卓麗知道，這樣跟着也不是辦法，因爲那是一所私人俱樂部，計程車是不能進入的。

卓麗在半路上，道：「司機，你的駕駛技術實在不錯。」

那司機道：「差不多。」

「我給你一個挑戰。」

「甚麼挑戰？」

「你可以越過前面那輛車子嗎？」

「沒問題。」

但他並沒有加速越過。

「爲甚麼不採取行動？」

那司機道：「我有甚麼好處？」

卓麗道：「五百元。」

「那容易……」他要加速。

卓麗道：「不，我再加五百元。」

「做甚麼？」

「我要你在加速之後，想辦法突然停下來，但又不要發生交通意外，然後你停下來跟他理論。」

「這個提議難度極高……」

「酬金也不薄，一共一千元。」

「好！」

「你輸了又怎樣？」

「我這程車資全免。」

「好極，不過，如果你成功的話，再回來時不見了我，車上便有一千元。」

「你可說眞的？」

卓麗立即拿出一千元，放在座位上。

那司機一腳踏下油門。

其實他的車子性能萬萬不及黃哥頓那一輛，但黃哥頓並不心急，因此見有車子想越前，他反而放緩一些，讓那計程車前去。

過了不久，計程車突然停了下來。

黃哥頓被迫停下。

計程車是突然煞車的，黃哥頓也被逼煞掣，幾乎撞到計程車，不知是司機計算得好，還是哥頓黃的駕車技術一流。

計程車司機下了車。

他走到車尾，只見還有半寸便接觸到。

但司機仍然是惡人先告狀的口脗，上前道：「你怎麼駕車的？」

黃哥頓道：「這句話我問你才對。」

「你撞人還如此說？」

「我沒有撞到你！」哥頓黃拿起了他的手提電話，欲按號碼。

計程車司機道：「算了，算了。」

哥頓黃放下電話，道：「開車走吧！」

計程車司機見這人態度並非友善，心想也要作弄他一下。

他開動車子，向前駛去。

這時，他已不見卓麗在車上，但座位上放着一千元，他也不再理會甚麼。

車子向前駛了十多米，突然煞停。

這次，哥頓再避無可避了。

他的車子的防撞欄撞入了計程車的尾部，損毀程度並不大，但凹陷了一些。

司機下了車，準備大發雷霆。

可是，當他走近黃哥頓身旁，他却不能發怒。

因爲黃哥頓已遞了一張一千元紙幣在窗口，他只是用手指指。

計程車司機當然明白，這小小的意外，賠償一千元，實在是上算。

其實黃哥頓早知他在有意作弄，他不想多言。

他要讓那張「金牛」說話。

「金牛」永遠可以打動人的心。

司機拿了，回到車上，駕車離去了，他知道不用再跟下去，轉回市區了。

卓麗去了那裏？

原來她趁他們擾攘之際，用一條汽車百合匙，開了黃哥頓的車尾廂，躲了入內。

車子一直向前駛。

果然是一間金碧輝煌的俱樂部，保安嚴密，雖然是黃哥頓著名的車子，也要審查證件才可以進去。

卓麗慶幸自己選用這方法，否則她會被拒於門外。

黃哥頓下了車。

卓麗心想，這樣下去，一定把她當作賊。」

她暫時不敢動，仍然躲着，她從裏面向隙縫中看出來，只見他進入了俱樂部。

不久，有幾個球僮搬了一些球棒出來。

黃哥頓與另一個人上了一輛哥爾夫球的電動車。

卓麗心生一計。

她悄悄下了車，並不由正門進入俱樂部，而是由那些球僮休息室去。

那是球僮的地方，裏面有些運動衣，也有很多載滿了球棒的球袋。

卓麗換了一套球僮衣服，背了一個球袋出去。

有球僮進來，但沒有理會她。

她走出外面去，有人正駕駛着一輛電動車，那是另一個球僮，看來是高級一些的。

卓麗道：「請載我往黃先生處。」

「黃先生？」

卓麗點點頭。

那人不再說甚麼，示意她上來。

接近黃哥頓時，卓麗道：「我下車走過去，免得他知道我遲到了。」

那人笑了一笑，讓她下車。

卓麗走進那些球僮行列，哥頓黃派頭也大，別人只有一個球僮，他却有四個。

加上卓麗，已成了五個。

其他球僮用奇怪的眼光望着她，但她却裝成不以爲意，十分自然。

黃哥頓向他的對手道：「我一定來。」

「一來慶祝我開張，二來又可完成一宗大交易。」

黃哥頓一棒打出。

那對手又道：「我來接你？」

「不用，我自己有快艇。」

「那好極！」

「這些年來，我實在不想張揚……」

對手笑道：「你當然不想，但你的一舉一動却十分引人注意。」

那個對手十分健碩，似乎是一個運動健將，不過，他打哥爾夫球的技術並不好。

一連揮了兩棒都落空。

哥頓苦笑道：「老曾，你要多練習一下了。」

老曾笑道：「你要多請我來打一下。」

「沒問題，只要你介紹一筆交易成功。」

「一定成功。」

兩人呵呵的笑起來。

卓麗發現，在這個場合，她是無法與哥頓黃說一句話，球僮也被限制，她不能走前半步。

當她越前了一些，那爲首的球僮已喝令道：「你新來的嗎？不懂規矩！」

卓麗不敢再上前。

突然，哥頓黃一個不小心，踏下了一個草洞，整個人仆向前，幾乎跌倒。

卓麗眼快，一竄上前，扶住了他。

哥頓並沒有跌下，向卓麗道：「謝謝你！」

「黃先生，小心！」

「沒有甚麼！」

卓麗又被逼退了回來。

打哥爾夫球十分悶，但卓麗依然忍耐着，直到最後一個洞，黃哥頓道：「今天便打這九個洞好了。」

姓曾的也如獲大赦，看來他也不想打，只不過有事要跟黃哥頓商量，才勉爲其難。

他們商談的事情早已解決。

卓麗只聽到最後的幾句。

她回到球僮室，換回衣服，她摸摸口袋，黃哥頓的一個輕便銀包已在她手中。

她進入廁所，打開來看。

裏面有身份證、車牌，還有一些信用卡和千多元現款。

這個超級富豪與一般人其實沒有甚麼分別。

她拿出身份證一看，笑了出來，因爲黃哥頓的中文姓名十分好笑。

他的名字單名一個鷄字。

黃鷄，可笑的名字。

她又發現了一張卡片，上面寫着：南海博彩娛樂船。

是一間公海開賭的船。

卓麗收好了這些東西，換回衣服。

這一次行動，收穫實在不小。

相信黃哥頓，不，黃鷄，比鷄還要不耐煩。

那知道黃哥頓的車子已離去。

卓麗無法，從一條小路鑽出大路，在大路上，幸好找到另一部計程車，回市區去。

有了這些東西，一定可以與黃哥頓說話了。

而且他一定會立刻接見自己。

翌日，卓麗一早便撥了一個電話給黃哥頓的總寫字樓，仍然是女秘書接聽。

一樣是要求她安排一個接見的日子。

卓麗道：「我留下口訊可以嗎？」

「可以，請說。」

「我姓卓，我拾到一個銀包，是一個叫黃鷄的人的，如果有興趣，請立即覆電話。」

卓麗留下了電話號碼。

未到九時，電話鈴響了。

但不是黃哥頓親自來電，仍然是女秘書的聲音，不過黃哥頓並不是不心急想找回自己的銀包，因爲他要在九時半後想見卓麗。

卓麗依時到了黃金大廈。

她立即上了總辦公室。

那女秘書認得卓麗，因爲她在幾天前要求見黃哥頓的，道：「原來是你！」

卓麗道：「這次黃先生不用我排期了？」

女秘書道：「請你沿着這走廊，走到盡頭便是。」

卓麗沿着走廊走，這一條走廊十分長，沿途兩邊都是不同的辦公室，而且進出的都是些非常忙碌的人。

終於走到了盡頭。

卓麗輕輕敲門，裏面傳出聲音。「請進！」

辦公室內，一張桃木包皮的大辦公桌，後面一張高背皮椅，坐着哥頓黃，襟上果然綴着「金算盤」。

「我姓卓……」

「卓小姐，請坐，你……」

「我拾到一個姓黃名鷄的人的銀包，因爲另外幾張卡片上，有黃哥頓的名字，所以我找你。」

哥頓黃看了卓麗幾眼，道：「卓小姐，有點面善。」

「是嗎？」

他仍然望着卓麗。

這使卓麗有點不好意思。

卓麗一時之間，不知所措。

半晌，哥頓黃才道：「你想把銀包交回給我？」

卓麗點點頭。

「銀包呢？」

卓麗沒有動。

「你想要多少酬勞？」

卓麗也沒有回答，因爲她實在不知如何刺探黃哥頓。黃哥頓的確是一個與別不同的人，他有一種特殊的威嚴，一種不怒而威的威嚴。

「要多少？」他頓了一頓，道：「我記得我銀包內有千多塊錢，你全要了吧！」

卓麗道：「你小看我了！」

「對不起，卓小姐，你要求甚麼，不妨直說，我有很多事要辦。」

卓麗道：「其實我是想藉這機會與你見面。」

黃哥頓有點詫異，望着卓麗，道：「甚麼事？」

「你是黃金大王？」

「只是外間戲謔之言。」

「我想在你工廠內，訂一個大金佛。」

「大金佛？」

「是的，一個大金佛！」

「多大？」

「二百斤！」

這實在是一個不小的數目。

哥頓黃道：「二百斤，三千多兩，以昨日黃金收市價來說，是一千萬元。」

哥頓黃的計算黃金價格，的確是快而準。

「是的，我的身份不准揭露。」

「這麼大的生意，我不能與一個來歷不明的人交易。」

「沒關係，你交貨，我交錢。」

「爲甚麼你不直接找一間黃金鑄造廠來做？」

「你不做？」

哥頓黃笑了起來，道：「小姐，你所有的資料，相當過時，因爲我再沒有經營黃金鑄造，你知我現在做的是甚麼？」

「黃金。」

「當然是黃金，不過，已有了很大的分別，我做的是紙黃金。」

卓麗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對答。

「紙黃金？」

哥頓黃道：「這種黃金比眞正的黃金還要好，因爲眞正的黃金，也要有一定的質量，是一種有形的貨物，但我的紙黃金，要多少有多少。」

卓麗道：「你也要用眞金作爲信用。」

「我的信用有多少？在本市內我的信用如何？」

「我相信你的信用一定是無限量。」

「對，那麼我的紙黃金便是無限量。」

卓麗眉頭一皺，計上心頭，道：「也正因爲這樣，我才找你。」

「你找錯人了。」

「爲甚麼？」

「因爲我根本不再鑄造。」

卓麗感到這句話是謊話，不過，他是說得那麼有力，眼前的情形，是使人不能不信。

卓麗感覺上是矛盾的，但事實却是如此。

「那麼，我再沒有甚麼好說，我告辭了。」

「卓小姐，多謝你走了一遭。」

卓麗站起想離開。

哥頓黃道：「卓小姐，你忘記了此行最重要的目的。」

「甚麼？」

「我的銀包。」

「啊！」卓麗道歉地說道：「我幾乎忘記了。」

她遞上了銀包。

哥頓黃接過，打開一看，見還有千多元在，便拿了出來，道：「這是你的酬勞！」

卓麗沒有接過。

哥頓黃道：「卓小姐，請你等一下。」

「甚麼事？」

哥頓黃迅速從身上取出支票簿，寫了一張支票，遞給卓麗，道：「這裏是五萬元。」

「我不值得那麼多酬金。」

「值得，原因是我黃鷄這個名字，並沒有甚麼人知道，我也不想有人宣揚出去。」

「沒問題。」

「你收了支票，是表示你的誠意。」

哥頓這麼說，卓麗想不出推搪的藉口，因爲如果不要，豈不是表示自己可能會四處宣揚！

「好極，再見！」

卓麗回身，走出辦公室。

哥頓道：「啊，原來是你！」

卓麗回過頭來，道：「甚麼事？」

「你沒有交代過，你在那裏拾到銀包的。」

「在哥爾夫球場內。」

「是你，當時你是球僮，趁我一跌之時，已伸手入我懷內拿了。」

卓麗一時之間，啞口無言，因爲他提出這件事是那麼突然。

既是如此，她把心一橫，道：「你又怎會認得我？」

「我一直都認不出，直至你轉身……」

「爲甚麼？」

「你的背影使我想起那球僮。」

哥頓黃實在是一個非常細心的人，沒有甚麼事情可以瞞過他。

卓麗見被他說穿，也不想再躭下去。

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子，對着一個身經百戰的人，根本沒有招架的餘地。

卓麗道：「多謝，再見。」

「我想我們眞的要再見。」

卓麗離開了他的辦公室，仍然聽見這最後的一句話。

* * *

卓麗回到辦公室，立刻打了一個電話給馬獅龍。

「我見了哥頓黃。」

「有收穫嗎？」

「有，五萬一千多元。」

「甚麼？」

「他是一隻老狐狸，我說不過他。」

「是的，我也有這種預感，我想你接觸過他，一定有些東西，可以……」

「你快來，你輸了給我，因爲我無論用甚麼辦法，也已親身見到

了哥頓黃。」

「好極，我認輸，我請你吃飯。」

「不，我也不用你請，我有這五萬多元，請你吃甚麼都可以。」

「好，我立刻來。」

馬獅龍對卓麗見哥頓黃這事，感到非常有興趣，在他心中，有一個奇怪的預感，這件事——包括械劫、新式軍火，與哥頓黃是有一定關係。

不過，這只是一種不知從何而來的預感。

馬獅龍自己也無法解釋。

他立即驅車到了卓麗的辦公室。

卓麗正在接聽一個電話，她臉色凝重，她一見馬獅龍，道：「先生，你慢慢說。」

她把電話放在一個擴音器上，這樣馬獅龍也可以聽見。

「卓小姐，你不用再諸多掩飾，你的名字是卓麗，並不是甚麼訂造金佛的代理人，你是個警察，一個剛從英國回來的警探。」

「甚麼？」

「你不用再多說，我已掌握你足夠的資料，對於我的事，你不用多查，而事實上，我也沒有甚麼事可以給你查的。」

「我不是查……」

「你也不用再分辯，我只是希望你能遵守諾言。」

「甚麼諾言？」

「你不是這麼善忘的嗎？五萬元的諾言！」

「沒問題。」

電話已掛斷了。

馬獅龍明白其中一些，但大部份也是一頭霧水。

卓麗把見到哥頓黃的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馬獅龍聽完，想了一下，道：「你鬥不過他的。」

「是，我承認。」

「不過，你此行並不是完全沒有收穫。」

「你說那五萬一千多元？」

「不，你知道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甚麼事情？」

「哥頓黃原名是黃鷄，這名字不雅，他不想給人知道，你認爲是嗎？」

「不，不是不雅這麼簡單。」

「對，這一個名字對他來說，十分重要，他實在不想再有人提起。」

卓麗皺了一下眉頭。

「甚麼事？」

「他這人實在厲害，我從他辦公室回來，只是半個小時，他已查清我的底細。」

「對，他已知道你是個警務人員，這點對我們查案有點不大方便。」

「我害怕的是，他的消息來源這麼快而準，對我的安全是一大威脅。」

「那不用怕，本市是個法治之區，而你也是執法者，小心一點是少不了。」

卓麗道：「對，還有一點，他說明了他不再做黃金鑄造的事情。」

馬獅龍道：「這一點也是他的破綻之一。」

「破綻？他也有破綻？」

「其實你也應該想到，不過，你只是當局者迷，他那麼鄭重告訴你，他不做黃金鑄造，但一口却計算得那麼清楚，這只是一個欲蓋彌彰的說法。」

「是的，他不做，也沒有必要向我諸多解釋，換句話說，他仍有做的。」

馬獅龍道：「因此，我們以後仍然可以循這個方向查下去。」

他們又說了一些有關哥頓黃的事情。

忽然，馬獅龍想起了一個問題，問卓麗道：「你在哥爾夫球場上，聽見過他與另一人說話？」

「是的，那人是邀請他去參觀開幕禮。」

「甚麼開幕禮？」

「我聽不到，不過，我記得那處要用快艇去的。」

「用快艇去的？是甚麼東西開幕？」

卓麗道：「可能是一隻賭船。」

「賭船？」

「還有，我從哥頓黃銀包內發現一張卡片，我已交回給他，不過，我有影印本。」

卓麗從一個檔案找了那份影印本出來。

「是一間快要開張的賭船，近日報紙也有刋登廣告。」

馬獅龍道：「我們假設那人是邀請哥頓黃前去，那麼，他們之間是甚麼關係？」

「好朋友，有商務來往。」

「賭？」

「現今世界，賭也是一種賺錢的業務，多少人靠賭發達，但當然不是賭仔。」

「是那些賭場大老闆。」

「是的，不過……」卓麗有點不清楚的回憶，道：「他們似乎在進行一筆交易！」

「甚麼交易？」

「我記不清楚……事實上他們只提過交易兩字，內容完全沒有提過。」

「要哥頓黃親自出馬的交易，實在不小。」

卓麗道：「那麼，我們也去賭



馬獅龍被船上四個保鏢圍攻。

船？」

「好主意，不過，那個開幕典禮，據說別開生面，是慈善性質，一早已把入場券賣光。」

「我想總有人有辦法的。」

馬獅龍撥了兩個電話。

然後向卓麗道：「有了，兩張入場劵，你可以找到晚禮服嗎？」

「沒有問題。」

「你要化裝一下，不是普通的化粧，而是改變一下容顏，免致哥頓黃認出你來。」

「我盡力而爲。」

「明天晚上，八時要抵達那艘小型遊艇，然後再乘那遊艇出發往賭船。」

「好極，馬先生，我想你也要準備一下。」

「我明晚七時三十分來接你。」

* * *

馬獅龍沒有立刻回家，他去了那位讓出門票給他的老朋友處拿票子，並且刺探了有關那賭船的事情。

那位朋友主要業務是辦旅行社的，常常要招待不同的賓客，因此，他有票子往賭船觀看開幕盛典。

據他說，這艘豪華賭船，是所有已營業的賭船之冠，包括了設備、裝修、財力、物力，都是同類之中最大規模的。

那個叫老曾的人是邀請哥頓黃前往的人，但馬獅龍知道他是老闆之一，却並非最大的老闆。

馬獅龍謝過那位老朋友，回到家裏。

他找出了多年未穿的晚禮服，拿去乾洗，又預備了一些小巧的武器。

他害怕這次的開幕典禮會帶來一些風波。

當他十分忙碌之時，接到勞局長的電話，他只是向馬獅龍吐些苦水，因爲這件大械劫案，加上槍械的問題，上至督爺，下至署長，都給了他不少壓力。

馬獅龍安慰了他一會，並且告訴他，他會參加賭船的開幕典禮，希望有新的線索。

勞局長謝過了馬獅龍。

不過，馬獅龍並沒有太大把握，這件大案，不合理的地方太多。

當然，表面的不合理，並不是眞正的不合理，只要有辦法解決了這些不合理，那自然有頭緒，或者便是掌握破案的時機。

開幕典禮那天，晚上七時半，馬獅龍穿了衣服，駕車到卓麗住所樓下。

他事先已致電給她。

她爲了爭取時間，她會在樓下等他。

馬獅龍的車子準時到達。

當他停定車子，便有一個身穿

長裙晚禮服的人走近，馬獅龍看去，却不像是卓麗。

那漂亮的女人仍然向着他的車子走來。

「馬獅龍，爲甚麼不開車門？」是卓麗的聲音，却不是卓麗的臉容。

卓麗的化粧術實在高明。

馬獅龍爲了安全，道：「你是卓麗？」

「你這問題給了我更大的信心，你認不得我，我相信哥頓黃更加認不出我。」

馬獅龍開了車門。

卓麗上了車，近距離的看，她當然仍保持着原來的輪廓，不過，遠距離一點，而且驟眼看去，是無法認得出。

馬獅龍道：「你的化粧術高明之極！」

「仍有破綻？」

「說話。」

「對，這是無法化粧的，不過，我會盡量少說話。」

馬獅龍開動了車子。

車子準時到達了遊艇俱樂部，已有專人請他們上了一艘中型的遊艇。

這遊艇可以載百多人。

不一會，遊艇宣佈開航。

月亮已升了上來，自海港駛出，賓客們大都在甲板上享受清風，欣賞明月。

所有的人都是衣冠楚楚，其中有部份是名流。

其中當然沒有哥頓黃，因爲他是超級名流，而且他早已說過，他自己有快艇。

卓麗一直觀察着。

他們扮作一雙情侶，在甲板上走了一遭。

馬獅龍發現了一些可疑人物，不過，在他們的禮服掩飾之下，很難辨認。

卓麗道：「有一個人……」

馬獅龍道：「我也覺得，不過，轉眼又不見了。」

這時，他們已看見在海上一艘非常光亮的大船，不用說那是新賭船。

遊艇泊近。

人們開始魚貫上大船。

馬獅龍與卓麗也跟着隊伍上船。

船上的措施十分好，一條寬闊的過船通道，兩邊都有工作人員，非常恭謹有禮的護着人們過船。

在甲板上，有另外一班女性工作人員，請他們入內，甲板上鋪的是紅地毯。

非常隆重的歡迎。

船上所有人都是衣香鬢影，因此，他們兩人都很輕易混了過關。

當時，人們都集中精神在看那開幕的儀式，馬獅龍與卓麗已從人羣走出，看看船上一切設施。

這艘果然是一艘設備豪華的賭船，除了幾個大賭房之外，還有夜總會、卡拉OK的房間，甚至還有一個兒童休憩室，使那些携帶孩子的父母可以把孩子放在兒童室內，讓他們玩各種遊戲，而自己也可以去賭一下。

兩人行動迅速，當他們在船上轉了一週回來之後，那個開幕儀式差不多完成了。

忽然，卓麗推了馬獅龍一下。

馬獅龍依照她的示意，往海上望去。

只見這大賭船旁邊，泊了一艘非常豪華的快艇。

馬獅龍知道，這一定是哥頓黃的快艇，他說過會乘自己的快艇前來的。

可是，艇上却仍沒有見到哥頓黃的出現，看來，他是來了，並不聚在這開幕典禮人叢中。

一陣掌聲之後，有人開香檳，一時之間，必必卜卜，喜氣洋洋，十分熱鬧。

馬獅龍與卓麗也接過了香檳。

揚聲器傳出聲音。「開幕典禮完畢，請各位嘉賓盡情玩樂。」

人羣開始散去。

馬獅龍與卓麗在人羣較多的地方看着，仍然沒有發現哥頓黃的踪影，至於那個是賭船主人，那個姓曾的，除了開幕典禮時出現之外，也失去了影踪。

馬獅龍不想太過礙眼，讓船上的工作人員注意他們，他對卓麗道：「我們也再到各賭室看看。」

兩人隨着人羣而去。

經過了五個賭室，都是人頭湧湧。

好賭似乎是人的天性，無論是販夫走卒、達官貴人，都是如此。

他們仍沒有任何發現。

馬獅龍道：「有一處地方，我們還沒有去過。」

「甚麼地方？」

「這賭船的辦公室。」

「對，曾先生接待哥頓黃，辦公室是最理想的地方。」

快走近辦公室時，他們已被工作人員禮貌地請他們不要接近該處。

馬獅龍道：「保安如此森嚴，看來他們一定在裏面。」

卓麗道：「但我們無法入內一看。」

馬獅龍想了一下，望着卓麗，道：「你想冒險一下嗎？」

「好極！」

「你如今的面貌，哥頓黃與姓曾的都無法認出，那麼，唯有你才可以混進去。」

「你呢？」

「我會嘗試用其他方法。」

「那你提議我怎樣入內？」

馬獅龍沒有回答，拉着卓麗走往下一層，這一層有好些房間，是供客人休息的。

因爲今天是開幕日，賭船停在公海只是十多小時，因此沒有人會使用這些房間。

在一列休息房間之前，有一個侍應室。

因爲沒有人使用這些房間，侍應室也沒有人，不過，却有幾套侍應人員的衣服。

卓麗立即明白，她要換了這些衣服入內。

馬獅龍道：「有了這些衣服，你可以混進去，但不能躭得太久，他們也會趕你出來的。」

「我會隨機應變。」

馬獅龍道：「有沒有消息也好，我們在這兒會合。」

「好極！」

卓麗從手袋裏拿出兩柄短刀，把其中一柄交給馬獅龍。

「你要小心！」

卓麗道：「這小刀不單是自衛武器，而且是一個通訊器，我們可以互通消息，在這艘船的範圍內，是沒有問題的。」

他們試了一下，卓麗並且說出一些調校這通話器的方法，馬獅龍也暗暗佩服卓麗是個非常有心思的警探。

馬獅龍道：「我先出去。」

馬獅龍離開了這一層，再走回賭室。

這一次，他看到人羣中，有一些非常陌生的臉孔。所謂陌生，並不是那些來賭博湊熱鬧的人。

那些人好像是負有任務的。

他們並沒有賭博，只是在人羣中走來走去。

沒有人注意他們，除了馬獅龍。

船上本已有足夠的保安人員，再加上這些人，看來是太多了。

可是，馬獅龍回心一想，知道這些並不是保安人員，而是保鏢。是黃哥頓的保鏢。

但他一個人也用不着這麼多保鏢，換句話說，應該還有更重要的人物到來。

姓曾的賭船老闆、黃哥頓，還有一個，或者一個以上的重要人物到來，這代表甚麼？

馬獅龍決定不再瞎猜，他要採取行動。

他走進一間廁所，把自己的禮服翻轉了，變成一件深色的西裝。

然後又換了領花，結了一條十分普通的領帶，再加上臨時的標準化粧，他立時變成了那些保鏢的模樣。

不過，化了保鏢的裝也沒用，因爲那些大人物在開會，也用不着保鏢。

但穿上了保鏢的服裝，行動比較方便，船上的侍應人員似乎有了默契，沒有干涉他的行動。

本來，機房是不可以進入的。

但馬獅龍進入了其中一間機房，雖然有工作人員看見他，但也沒有阻止。

他閃身入內，發現了一個窗，那個窗並不能看到外面，但却可以感到一些風正吹進來。

這是一個風口。

船上的通風設備，便全靠這些風口，當然，那些重要的房間另外設置冷氣系統。

不過，相信這些風口是可以互通的。

馬獅龍爬上了其中一個。

可惜，馬獅龍却估計錯誤了。

他一直爬過風口，那風口並不是引進辦公室內，反而是引出船外。

幸好他身手敏捷，否則他眞的要滑下去而跌進海中。他在出口之處，發現下面是海，旁邊有一些一格一格的鐵框，是釘在船邊的。

看來這些一格格的鐵框，是給維修工人在船身上攀爬上落的。

馬獅龍往上望去。

上面一層有一個窗口，如果依照剛才他的計算，這個窗口應該是賭船的辦公室。

他決定爬上去看看。

外面有相當强勁的海風，下面是拍船的海浪，稍一不留神，便會跌下去。

他小心的攀着，一步一步移上去。

船身十分新，因此不會太滑。

他快接近窗口了。

這個窗口相當大，是圓形的，馬獅龍爬近，向內窺看，發現這窗口果然可以望向裏面，正是賭船的辦公室。

這個窗並非與室內的人平排，而是高高在上。

這窗的好處是室內的人不會發覺窗外有人。

馬獅龍穩定了身體，把耳朵貼在窗上，他用心聆聽，半點聲音也沒有。

爬來這裏只能看見裏面，却不能聽到聲音。

大辦公室內坐着三個人。

當中一個，就是姓曾的賭船老闆，馬獅龍認得此人，因爲最近報章宣傳賭船，所以他的相片常常見報。

另外一個是黃哥頓。

這人也是常常見報的名流，很容易認出來。

另外一個人却是完全陌生的。

這人穿了一套禮服，但禮服使

他不大自然似的，因此，他把禮服拉開了一部份，看來這樣會使他舒服一點，他的動作也不大雅觀，一隻脚翹起的。

他們正在談話，可惜的是一句也聽不到。

馬獅龍心裏着急。

他們可能是談論着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也許是非常秘密的事情，否則怎會連保鏢也遣開了。

他忽然碰到那柄刀，是卓麗交給他那柄。

他開了那通訊器，本來是想與卓麗通消息，可是，刀柄上已傳來聲音。

不是卓麗的聲音，而是那三個人的聲音。

馬獅龍立時明白，卓麗已想到辦法，潛入了他們的辦公室內，然後開了那個通話器，讓馬獅龍也可以聽到他們的談話。

馬獅龍小心聆聽着。

老曾道：「我只是一個中間人，你們之間的要求，不妨說出來。」

黃哥頓道：「我們上半部的協議也差不多完成。」

那陌生人道：「好極，黃先生，你滿意嗎？」

「滿意，但太轟動！」

「不轟動，怎能完成任務，以及表現出我們的武器的厲害？」

老曾道：「這些人也實在了得，開了這麼多槍，却沒有人死亡。」

陌生人道：「他們都經過特別訓練的。」他頓了一頓，道：「這一次也證明了一件事，只要你們付款快，我們是有能力把你們想要的東西安全付運。」

黃哥頓道：「這點我相信。」

陌生人道：「好了，這是我們劫來的東西。」

馬獅龍心中一涼，自忖道：「劫來的東西？」

那陌生人在他身旁拿起了一個占士邦式手提箱，打開之後，內裏是一片眩目的、黃澄澄的黃金。

老曾與黃哥頓站了起來。

黃哥頓是個天天見慣黃金的人，這時也站起身來，可想而知，這數目的巨大。

他拿了一把，道：「這東西不錯！」

老曾也道：「實在不錯！」

陌生人道：「我只想立即換錢，依照協議所言。」

「我們是需要時間的。」

「我知道，但外面風聲實在太緊，而上面也需要我們工作，因此，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說！」

「本來是美金一百三十萬，但我們要快，只收一百萬便了。」

哥頓黃想了一下。

那陌生人又道：「這次的折扣，也可以使我們下一次的交易更爲順利。」

哥頓黃仍然沒有出聲。

馬獅龍明白，他是在計算，他是一個非常有數學頭腦的人，自然有他的一套。

老曾道：「我想黃老闆是沒有甚麼問題的。」

哥頓黃道：「你們要快也可以，不過，我如今只帶了五十萬美金來，這是我們協議的一部份。」

那陌生人道：「是的，這只是我一個特別情形之下的要求。」

「你先收五十萬，然後，甚麼時候……」

「明天。」

「那太快了！」

「一個星期之內。」

「這可以，不過，我要其他人力物力的配合，因此，我想……」

那人非常機靈，道：「說一個價錢出來。」

「再少十萬！」

那人呆了一會，想不到黃哥頓會有這麼大的另一次折扣，但他隨即作出反應道：「可以，但如果超過一天，也不能再談，下一次的交易也不再……」

「當然，」黃哥頓道：「我答應過你，一定準時，我定下一個時間……」他想了一想。

忽然，這時通訊器發出一些沙啞的聲音，黃哥頓說出了時間，但馬獅龍却無法聽到。

當聲音再恢復時，他們已站起。

黃哥頓道：「你們交貨的日期一定要準。」

「當然準！」

「我說得清楚一點，如果交換時間一失準，我大有機會，一支也不要。」

老曾道：「老黃，爲甚麼這樣緊張？」

「當然，這些東西，只有這個時候有用，如果遲了一些，他們和平計劃一生效，我們便得物無所用。」

「和平？」那陌生人笑道：「我想還有一段時間，不要太相信美國人，他們的計劃，都是一廂情願的。」

馬獅龍心中疑惑，自忖道：「爲甚麼會談到和平？美國？這些東西與他們所幹的非法勾當，似乎又攀不上甚麼關係？」

忽然，外面一陣大風吹來，帶着一些海浪，濺濕了馬獅龍的衣衫。

他忍不住咳了一聲。

這一聲似乎驚動了裏面的人。

馬獅龍望着，只見他們三人都站了起來，向外面走出去，而馬獅龍手中的接收器也再沒有聲音傳出。

看來，卓麗已把通訊器關了。

這可能是卓麗遇到了危險，她的行踪被人發現了？

馬獅龍決定先爬入船內那風口。

他再度進入機房，從機房走出，外面人影綽綽，那些保鏢模樣的人似在找人。

馬獅龍躲在一角，開了通訊小刀，過了很久，仍然沒有任何訊息。

馬獅龍不再等了，他仍然把通訊器開啓，然後往船上搜索。

他先上船面，賭房之內，仍然熱鬧非常，而且賭客們似乎也多了，本來那些不大賭的，只是陪朋友而來的人，到了這個時刻，船上甚麼也玩膩了，因此，他們也參加了博彩，因此人客也多了。

馬獅龍一望沒有看見卓麗。

他曾向卓麗呼喚了幾次，也沒有回音。

有一次，卓麗叫了一聲「馬獅龍」，突然又靜了下來。

看來，她現在的情形一定相當危險。

忽然，有人喝道：「馬獅龍！」

馬獅龍機警，沒有回過頭來，但那四個人已圍了上來，並且要拘捕他似的。

馬獅龍道：「甚麼事？」

四人已如狼似虎的撲上來。

馬獅龍連忙出拳，一個轉身，雙腿齊飛，把那四人踢了開去。

但四人又再迅速的圍攏上來。

馬獅龍爲求盡快脫身，施出渾身解數。

那四人並非馬獅龍敵手，三個早已被踢倒，另外一人依然頑强的貼着馬獅龍。

馬獅龍覺得這人夠勇，通常這種人容易被利用。

他晃了一個虛招，那人却以爲是大好機會，竄身而近，馬獅龍一手搭着他左手，再一轉身，已把他扣着。

「發現了甚麼？」馬獅龍問。

那人不答。

馬獅龍用力一扯，那人狂叫，馬獅龍再一拳打在他腰間氣門上，那人痛不成聲。

「發現甚麼？」

「一個女人。」

「在甚麼地方？」

「在辦公室內，但走了出來。」

馬獅龍道：「這船有沒有救生艇？」

「有！」

「在那裏？」

那人不答，馬獅龍又再打一拳他的氣門，這地方是人身最弱而最

痛的地方，不是骨骼與身體的痛，而是內裏的痛，實在難受。

那人道：「在船尾。」

「你帶我去！」

那人無奈，一直帶馬獅龍往船尾，他們兩人並行，好像老朋友似的。

兩人走到船尾，那裏果然有一些救生艇。

忽然，有人叫馬獅龍，是女人的聲音，原來卓麗已躲在救生艇的帆布下面。

馬獅龍向那人道：「你懂游水？」

那人猶豫道：「怎樣？懂又如何？不懂又如何？」

馬獅龍道：「不懂便太可惜了……」

他話未完，一手已推了那人近船舷，那人掙扎一下，却仍被馬獅龍推下海中。

「嘩啦」一聲，很多人，尤其是那些保鏢都發現了，船上立刻發出警號。

那警報並不是給一般客人聽的，只是那些工作人員聽到，有人拋下了救生圈。

行踪暴露　機智逃生

卓麗已爬了出來。

她一手拉着馬獅龍，往另一邊跑，他們一直來到船尾，眞正的船尾。

卓麗指指下面，作勢欲跳。

馬獅龍一手拉着她，道：「跳下去？」

卓麗點點了頭。

馬獅龍道：「跳下去也沒有……這是公海地方！」

卓麗依然拉着馬獅龍，道：「下面可以逃走，唯一逃走的地方！」

馬獅龍看不見下面有些甚麼，因爲船尾離水面十分高，卓麗先跳了下去。

馬獅龍再沒有別的選擇。

他也躍下。

當馬獅龍再浮上水面時，他也看到卓麗。

卓麗正游向一艘小型快艇，想不到這船尾處竟有這樣的東西。

馬獅龍也游近。

卓麗身手敏捷，先上了快艇。

馬獅龍去解開綁着鐵錨的繩索，然後扯着繩索，上了快艇。

卓麗已把快艇開動。

而兩邊已有人游來，看來那些人已發現了他們的行動，幸好他們比那些人快一步，否則，後果堪虞。

卓麗把快艇駛向北邊，然後一個大迴旋，改向西邊，她這一個大迴旋，雖然是慢了一些，但有另外一個大作用，是嚇走那些要追上來的人。

賭船上面，已有射燈照下。

接着又有快艇的機器發動聲。

馬獅龍往後望，道：「他們已發現我們，快！」

卓麗開足了馬力，想不到卓麗原來是一個開快艇的好手，在很短時間內，已把快艇升至高速。

快艇在水上顛簸着的向前去。

後面的快艇已追來，速度驚人。

馬獅龍道：「可以更快嗎？」

「最快了！」

「那麼，我怕是逃不了……」

後面的快艇馬力非常强勁，轉眼已及。

當時的海面十分黑暗，不過，他們已有探照燈射過來，有人用播音器大叫：「快停下來！」

卓麗當然不理會。

那人又再叫：「停下來，否則開槍！」

卓麗道：「馬獅龍，你來……」

馬獅龍接過了軚盤。

卓麗伏在船尾，她手上已拿了一把槍，她瞄準着，射出先發制人的一槍。

「砰」的一聲。

那快艇的探照燈立時熄了。

然而，那邊也向他們這邊開火。

「伏下……」卓麗大叫。

馬獅龍也伏了下去，雙手仍按軚盤，因此，快艇依舊開得非常穩定。

「你怎會有槍？」馬獅龍問。

「爲了防衛，我也要破例帶槍。」

馬獅龍道：「我仍然沒有破例！」

卓麗又伏在船尾上瞄準，因爲沒有燈光，那邊的人也有了多少顧忌，不敢追近。

馬獅龍道：「他們馬力比我們强，我看我們不能支持到入海港之內！」

卓麗道：「我看看有沒有其他辦法！」

馬獅龍道：「看看有沒有後備汽油。」

卓麗在後面搜索了一會，高興道：「有一箱……看來應該是……」

馬獅龍道：「我引他們追上來，你倒燃油入海，在適當時機，開槍引火，使他們陷入火海！」

「好辦法！」

於是，馬獅龍把船停了下來。

那駛近的艇，也不敢立時迫近。

當馬獅龍把快艇打圈，他們更不敢走近，因爲他們都知道，這兩個人並非易與之輩。

「倒好油沒有？」

卓麗道：「倒好了！」

馬獅龍道：「當我駛過那邊，他們會很快的跨過這個圈，當他們一入油圈，你放槍。」

「好極！」

馬獅龍又再把艇開至最高速。

正如他們所料，那追來的快艇以直接追來，自然是駛入了他們的油圈之內。

「砰」的一聲。

這一槍已使整個海面着了火。

而敵人的快艇正是陷於火海裏面，兩人都舒了口氣。

馬獅龍把快艇保持最高速度，一直遠離火海，並返回海港去。

當他們接近海港，有水警輪截查。

卓麗表示了身份。

水警邀請他們上船，馬獅龍心想：「這也是一個擺脫他們追踪的好方法。」他道：「這艘快艇是娛樂船的，也可算是罪證之一，請你們保管一下。」

船上警長道：「沒有問題，我們把它泊在水警總部，你們甚麼時候要回都可以！」

那時天已漸亮。

兩人望着東方，紅日初升，光彩滿天。

馬獅龍道：「好險！」

卓麗道：「我看更兇險的還在後頭！」

「是的。」

「我在他們的辦公室內，偷聽他們的說話，當時你在哪裏，聽到了沒有？」

「有，我是爬在船的外面，想爬入內，可是那些窗門都異常堅固，幸好你的通訊器把聲音傳了出來。」

「你既然聽到了他們的對話，那不用我再多解釋，看來這次械劫的勾當，內容相當複雜……」

「是的，打劫金鋪的事並不是簡單的事，是牽涉了他們之間軍火的交易……」

「可惜在最緊要的關頭，發生了變化，否則我們會完全明白他們之間的交易。」

「我看當時我們即使完全聽清楚也沒有用，當他們發覺我們知道了事情的眞相，他們會把計劃更改的。」

「是的，以後我們還有更多事要辦。」

這時，船已泊岸。

上了岸，只見一輛警車泊在不遠之處。

勞局長已得到了船上通知，竟然親自駕了警車來接他們，馬獅龍望望卓麗，心中有異。

勞局長一見他們，已立刻下車趕前。

卓麗道：「勞局長沒有理由來接我們！」

勞局長已來到他們前面，道：「快上車。」

「發生了甚麼事情？」

「另一宗劫案！」

「甚麼時候發生的？」馬獅龍問。

「你們在昨夜出海……黃昏時份，在新界發生的！」

「情形怎樣？」

「情形壞極！」勞局長嘆了一口氣，道：「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請先上車再說！」

馬獅龍心裏明白，勞局長害怕他們經過一夜辛勞，會立刻回家休息。

但事情緊張，他却又希望他們兩人立刻開工，因此才會親自出馬，接他們回警局去。

他們上了車，勞局長道：「其實我不應這麼快便要你們工作，但事情變化的急劇，我想早來一刻，會多說一點事情，因此……」

卓麗道：「我明白，局長，我們是做警察的，二十四小時也是當值時間！」

「你明白最好……」勞局長轉向馬獅龍，道：「但打擾了你……」

馬獅龍道：「我雖不是警探，但天生有好奇的細胞，客氣話不必說了，你把事情說說吧。」

「昨天黃昏又來一宗連環劫案！」

「連環？多少間金鋪？」

「這次不是金鋪！」

「是甚麼？」

「銀行！」

卓麗立刻開了收音機，收音機每半小時即有一次新聞報告，看來一定有詳細的情形。

勞局長道：「我們並沒有向報界公開！」

「這樣大的事情，怎能隱瞞報界！」

「不是我們故意隱瞞，而是事情發生得太快，我們不知如何向報界發表。他們知道的只是知道銀行劫案！」

「事情是怎樣？」

這時，他們已到了警局。

勞局長道：「我們上去再談。」

他們一直上到勞局長私人大辦公室，在經過二樓三樓的時候，馬獅龍發現，所有警員都十分緊張，走廊之間，往日是你一言我一語，十分嘈雜，但今日却是沒有甚麼聲音，氣氛有凝重的感覺。

局長的辦公室，分作兩個部份。

一入內是一個會客室，再從會客室進內，是局長私人辦公室。

平日，這會客室並沒有人，因爲這其實也是局長的辦公室一部份。

不過，而今這個會客室已有了十多人，他們臉色十分疲倦，也十分緊張。

當他們見了局長回來，再度提起了精神。

局長道：「卓麗、馬獅龍。」他向各人介紹了，續道：「劉警司，你再把事情說一遍！」

劉警司站了起來，道：「昨日黃昏，六時三十分左右，在沙田的新廣場內，五間銀行連環被劫！」

卓麗忍不住問道：「多少間？」

「五……間！」劉警司鄭重地重覆。

劉警司續道：「那地方的情形較爲特殊，新廣場內大部份是一間百貨公司，然後其他部份是不同的商店，在另外一邊，是寫字樓，既是百貨公司的寫字樓，也是另外一些公司的辦公室。

「那些辦公室分作兩翼，東翼是寫字樓，西翼是醫生樓，那是十多間醫務所，而醫務所下面的鋪位，是一連五間本市最大的銀行！」

卓麗道：「他們便先打劫下面五間銀行？多少人？」

「人數並不多，只有三人！」

馬獅龍道：「劫了多少？」

「二百一十多萬現金，平均每間被劫去四十多萬！」

勞局長道：「數目並不算大，但手法驚人，劉警司，你說下去！」

「三人便劫去二百多萬，自然有他們的一套，他們沒有開過槍，但手槍是有的。他們是用一個手榴彈威脅銀行職員，第一間銀行損失三十萬，然後，他們迅速闖進了第二間，同樣用一個榴彈，也劫去二十多萬！」

「手榴彈？甚麼手榴彈那麼厲害？有沒有爆炸？」

「沒有，他們一進銀行，用非常熟練的手法，把兩個守衛員的槍繳了械，又把監視錄影機封了，然後向在場職員解釋，說他們手上有一個集束手榴彈！」

「甚麼手榴彈？」

「集束手榴彈！」

「甚麼意思？」

「集束炸彈聽過了沒有？」

卓麗搖頭。

「集束的意思是，一大個裏面包含無數的小個，上次波斯灣戰爭，非常有效地使用，然而，這炸彈還會擴散無數小炸彈，這些小炸彈，有些會立即爆炸，也有一些，會過了一段時間再爆！」

馬獅龍也聽過這種新式武器。

劉警司道：「這集束手榴彈有這樣的作用，若這個大手榴彈一炸開，便會擴散很多小炸彈，在這間銀行不及一千呎的面積內，假若炸開，沒有一人有機會倖免！」

「沒有顧客嗎？」

「當時已收工，只有職員在結帳！」

「職員相信？」

「有人表示不相信，但他一動，已被其中一匪徒打昏了！」

「爲甚麼職員會相信？」

「我們事後問過口供，他們一致的說，他們的口脗非常嚴厲，像軍官向下屬解釋，不由你不信！」

馬獅龍道：「結果他們從容拿錢？」

「是的，他們只拿現金，那些全新的有號碼連續的鈔票，他們竟能忍手不要，第一間銀行內，有大約一百萬這樣簇新的鈔票！」

馬獅龍聽了，也不禁慨嘆起來。

「接着，他們帶了那銀行主管人和鎖匙，鎖上了銀行大門，留下了手榴彈，然後綁着那銀行主管作人質，到隔鄰那一間，又用大約同樣的手法，又劫去了二十多萬！」

勞局長道：「一連五間也是如此？」

「是的，完全一樣，手法一模一樣，後來的兩間，用的時間更少，因爲在最後一間，他們手上已有了四個人質，四間銀行的主管，其實他們都認識，這樣，他們更易得手。」

「他們怎樣逃去？」

「逃去也是神奇之極！」

「怎麼神奇？」

「一般打劫，都會有汽車在外，接應劫匪離開，但在附近，完全沒有汽車停下來等人的踪影。」

「你們怎麼知道？」

「如果有汽車等着他們，不一定有人看見，但地上的車輪痕跡一定不會少的！一輛汽車，由靜止而突然加速，一定有車輪痕留下！這是我多年來偵查過的打劫案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線索！」那是另一個警官說的。

馬獅龍明白他所說的，但仍然問道：「那麼，他們是怎樣逃去？」

劉警司道：「說出來也不相信，他們一出門便不見了，眞的不見了！」

卓麗道：「飛天遁地？」

「我們派了一連的警察，把現場包圍，兩個小時地毡式搜索，甚麼也沒有，匪徒便像消失了一般！」

衆人都沉默下來。

馬獅龍問道：「眞的甚麼也沒有留下？」

「有，一個集束手榴牌！」

「已送往化驗！」

「是的，初步結果是正如匪徒所言，是一個集束炸彈，一個大炸彈內，有無數小炸彈。」

「軍火專家的意見怎樣？」

「他慶幸沒有把它引爆，否則，後果……連他也不敢想像！」

「這種手榴彈已流行使用？」馬獅龍頓了一頓，道：「我的意思是十分普遍？」

「不，只是波斯灣戰場用過。」

「效果如何？」

「使用的是伊拉克方面的軍隊，他們已是戰敗，沒有人知道效果如何！」

「他們怎會有這種這麼先進的武器？」

「他們有錢便買得到！」

勞局長道：「這件案發生半個小時之後，五個銀行主管才致電報警，因爲事件中沒有傷人，也沒有牽涉客人，爲了銀行聲譽，也爲了使市民安寧，我們決定把事情暫時不向報界發表，不過，這事情實在太嚴重，我看我們保持緘默的時間不會太長！」

劉警司道：「兩位，你們都是負責五間金鋪連環械劫案件的，你們聽了五間銀行連環械劫，你們有甚麼想法？」

卓麗道：「手法不盡相同，但實質是有點相同！」

「例如？」

「連環械劫，沒有傷人，手法迅速！」卓麗道。

馬獅龍道：「武器新式，計劃週密！」

「是的，這一切都是有關連的，因爲這兩件大案，我們不敢肯定有否關連，我們與局長商議過，決定兩組人共同努力！」

衆人都附和。

劉警司又道：「不過，太多人工作，也有壞處，我想用一個折衷的辦法，把這兩個大組再分成若干小組，我們以勞局長作爲通訊中心，合力而爲！」

衆人都贊成。

卓麗與馬獅龍是順理成章的成爲了一組。

既是兩大劫案合而爲一，卓麗也報告了有關械劫案之事，並且簡單的透露，這件事可能與賭船、軍火交易等都大有關係。

她回答了衆人一些問題之後，會議也終結。

卓麗與馬獅龍回到辦公室。

卓麗問：「有甚麼計劃？」

馬獅龍道：「沒有……我想要好好休息一下，才能有充沛的精力去想這件事，而且，我們隨時會被黃哥頓或老曾派人追殺！」

「我會換過另一間公寓式的酒店，你先回家，我們再聯絡！」卓麗道。

馬獅龍回家，沐浴一番之後，眞的好好睡了一覺。

他是被他身邊的無線電話所吵醒的。

是卓麗的聲音：「我已換了酒店，地址是……」

馬獅龍用紙筆記錄了下來。

卓麗續道：「他們眞是先知先覺！」

「誰？」

「他們……我相信是黃哥頓的人！」

「他們怎樣？」

「我一醒來便發覺有人在外面守候着！」

「你敏感？」

「不，我接過一些打錯的電話，目的是證實我的聲音，我打電話問過樓下櫃枱，說有人查過我的名字。」

「多少人在下面守候？」

「兩個或者三個，他們是輪班的！」

馬獅龍道：「你無論如何暫時不要離開，我盡快趕來，我想他們是一條好線索！」

卓麗答應了。

馬獅龍走出自己的寓所，從窗簾窺視出去。

沒有人，沒有監視他的人。

也許這地方比較偏僻。

馬獅龍決定先會合卓麗，他迅速梳洗，然後駕車到了卓麗的新地址。

馬獅龍並沒有由正門上。

他與一班工人，從送貨電梯上到卓麗的住所。

馬獅龍按了電鈴。

卓麗很小心的從防盜眼看了一眼，才開了門。

馬獅龍道：「沒有甚麼事情發生？」

「沒有，你在路上呢？」

「也沒有甚麼。」

「你來看！」

馬獅龍隨着她來到那陽台。

下面有一個戴太陽眼鏡的人站着，那模樣就像電影中跟踪人的偵探一模一樣。

馬獅龍道：「他們守候着你的住所，目的是……他們遲些會採取行動！」

「我想我們該先下手爲强！」

「好極，我也不喜歡守候悶葫蘆！」

「我們走……」

馬獅龍輕聲道：「你的車子？」

「在停車場！」

他們步往停車場。

馬獅龍一路小心着，他是預料有人會來襲擊。

可是，他們一直來到車輛前面，一切都平靜。

反而，當他們上了車，那監視他們的人也上了車，並且先發動了車子，向出口而去。

「他們放棄追踪我們？」馬獅龍問。

卓麗道：「那我們跟踪他們！」

車子駛出停車場。

那人的車子已在路上，方向是朝着北部，速度相當快，轉眼已進了新界地區。

車子再轉向西，那是一處比較荒僻的地區，到了一個路口，車子轉入山路。

「他們在設陷阱捉我們？」卓麗道。

馬獅龍想了一下，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他把車駛入那條山路。

馬獅龍道：「以我記憶所及，這地方是通往一間規模相當大的鐵廠。」

「本地也有個鐵廠？」

「不是那種規模非常大，而是利用一些廢鐵，再翻鑄成爲一些建築用的鋼材！」

「規模也不小！」

「在本地區來說是，不過，與眞正的鋼鐵廠，那是小巫見大巫。」

一條彎彎曲曲的路，他們不敢太快。

不過，再轉一個彎，已不見了那輛車子。

馬獅龍開快了一些，不久，已見到那間工廠的門口。

沒有人，只有一輛車停在門前。

馬獅龍不敢駛近，不過，等了很久，仍然沒有甚麼動靜。

卓麗道：「進去看！」

「小心一點！」

車子直向大門而去，當他們停定，等了片刻，仍然沒有人出現。

他們實在忍不住，下了車。

卓麗道：「那邊似有聲音！」

兩人隨着聲音而去，那不是人聲，而是機器的聲音。

馬獅龍停下了腳步，看一個木牌，上面貼有一些通告似的，但因爲日久，已有部份脫落。

卓麗也回頭來看，道：「這間工廠已停工了！」

「是的，而且停了半年有多！」

「那麼，還有甚麼人在工作？小心，這一定是一個陷阱！」

他們明知這是陷阱，也決定進去。

這工廠因爲廢棄了達半年之久，因此，通道裏的東西非常凌亂，加上一些舊機器發出一陣一陣生銹的氣味，十分難聞。

走了不久，他們感到一陣熱氣攻來。

除了熱氣，他們還聽到「隆隆」的聲音。

再走，他們已看見一個有火光閃着的烘爐。

「有人工作？」卓麗問。

「看來是煉製金屬品！」

這烘爐附近，仍然沒有人。

這工廠的上蓋是一個鐵皮頂，非常高，在右邊角落地方，有一間閣樓似的。

那邊突然有强光閃了幾下。

「請上來！」

聲音是熟悉的。

他們走近，只見上面那個閣樓，向着烘爐的一邊，是用玻璃製的，另外三邊是金屬所製。

這閣樓並非建造在上面，而是有鐵軌在旁，可以升上去或降下來。

這時，整個箱子似的東西，是升到了上面。

上面站了一個人，非常齊整的西服，赫然是黃哥頓。

「是你？」卓麗道。

「卓小姐，應該是沒有甚麼值得驚異的了。」

「黃先生？」

「你們都想知道我的事情，那麼，你們上來吧，一一爲你們解釋清楚！」他哈哈地笑着。

那箱子慢慢的降了下來。

馬獅龍望了周圍一下，本來是空無一人的工廠，現在已站了幾個人。

每個人手上都有一支非常新式的機關槍。

那箱子已降在他們前面。

他們再沒有選擇。

兩人從容的進內。

外面是熱烘烘的，但一進到這箱子裏面，却是清涼的，是有空氣調節。

「請坐。」哥頓黃竟然客氣地招呼他們坐。

這箱子之內，有舒適的椅子，兩人坐下。

「喜歡喝些甚麼？」

這裏面不只有熱咖啡，還有冰箱。

卓麗道：「正如你所說，我們來這裏，目的是希望知道你的事情！」

「好極！你們想知道甚麼？」

馬獅龍道：「下面的熔爐在燒甚麼？」

「你知我從事甚麼金屬的工作？」

「黃金！」

「那麼，下面當然是熔黃金的了！」

卓麗道：「這個本來是熔鐵的，而今是用來熔黃金，不太適合吧？」

哥頓黃道：「並不太適合！」他頓了一頓，又道：「容器太大，而火力不夠猛，因此，我也費了很多財力物力來加以改裝！」

「而今這裏有多少黃金？」

「三千兩，約是二百斤左右。」

這個數目，似乎有點熟悉。

馬獅龍心下自忖：「最近甚麼時候提起過這個數字？」

卓麗與馬獅龍同時發出一聲驚嘆。

「你說。」馬獅龍道。

「五間金鋪的連環劫案！」

馬獅龍道：「全都在這裏？」

哥頓黃得意地點頭，停了一下，才道：「如果不是這樣，我們怎能這樣大量出手！」

兩人默言無語。

哥頓黃道：「這裏的熔爐，把所有金飾熔掉之後，便會傾進另一個機器之內！」

他一邊說，一邊竟然駕駛這個箱子。

他並不是用軚盤駕駛，而是拉着他座位旁邊電控杆子，一放一鬆，一拉一推，這箱子竟然動了。

箱子靠着上面的軌道，一直滑過另外一邊。

「這一邊是個鑄造的機器，半自動化，要用一點人手，你們看……」

下面果然有幾個工人，他們都穿着一些耐熱的衣服，頭上戴了一個頭盔兼面罩。

只見其中一人拉了一個漏斗似的東西，開了一些掣，有些紅色的液體流下。

這些液體流入了一個上面一格一格的東西，就像人們用麵粉做夾餅一般。

歌頓黃道：「熔了的黃金，傾入這個鋼模之內，成了一塊一塊的金磚！」

不久，那人把鋼模打開，果然是一塊一塊的金磚。

哥頓黃續道：「這些工序並沒有完，經過打磨之後，最重要的一個工序……」

他又拉了幾下電控。

整個箱子又移動，移到另一個房間，下面有幾個工作人員，把一塊一塊的黃金，拿在手上，小心的看了一會，那些金磚已是打磨了。

一塊一塊，金是閃閃，眩人眼目。

然後，完全沒有瑕疵的金磚，送到一個機器之下。那機器是一個啤機，壓上了黃哥頓公司的印。

黃哥頓道：「這是個金漆招牌，無論世界上那一個地方，看見了我的印，都知道我們貨眞價實，童叟無欺！」

馬獅龍噓了一口氣。

一個世界性的金融機構，它竟然是非法的勾當。

卓麗沒有馬獅龍的修養，諷刺地道：「童叟無欺？你欺騙了世界上所有的人！」

哥頓黃道：「這個世界，根本就是一個你騙我，我騙騙你的鬼地方！」

卓麗道：「黃先生，我眞不明白，以你今時今日的地位，你今日的家財，爲甚麼你還要做這些見不得光的事情？」

哥頓黃聽了，沉然了一會，變得嚴肅起來。

他過了半晌，才道：「這有甚麼不對？」他頓了一頓，又再問：「賺多一些錢，有甚麼不對？」

他這句話不知是反問自己，還是問卓麗與馬獅龍。

卓麗接口道：「沒有甚麼不對，這對於普通人來說，你的金錢，已是天文數目字！」

「有甚麼了不起，如果我和英女皇比較，我算得了甚麼？」他嘆了口氣。

原來他是與英女皇比較，據世界財經雜誌的統計數字，英女皇的財富，也只是名列全世界第四。

馬獅龍心念一動，這是一個好機會，一個問他有甚麼辦法賺更多錢的好機會。

馬獅龍道：「英女皇也算不得甚麼，她只是全世界排名第四！」

「是的，我知道，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財經雜誌『財富』發表的數字，最大的富翁，那是在東南亞，婆羅州一個小國汶萊的皇帝，他才是全世界富翁之中的大哥大大！」

他似乎是十分崇拜這人。

「你也想做他？」馬獅龍問。

「我沒有這麼大想頭！」

「你想做誰？」

「我只想排個第二也不錯！」他大笑起來。

哥頓黃鄙屑地道：「這算得甚麼？」

「這筆黃金生意可以？」

「也可以在你的銀行存款之內，加上三幾個零！」

「是的，但要達到我的理想，我還要多賺很多很多個圈！」

「這有甚麼意義？」卓麗問。

哥頓黃瞪了卓麗一眼，道：「這種滋味，你一輩子也不會明白！」

馬獅龍道：「我知道，這宗買賣是你賺一次大錢的一個序曲！」

哥頓黃道：「是的，還是馬獅龍見過世面！」

「老會是你們這次大買賣的中間人？」

哥頓黃愕然，但隨即表示明白，道：「對，你們跟踪過我那賭船，偷聽過我們說的話！」

卓麗道：「那是甚麼買賣？」

「你們不用心急，其實，我這次邀請你們來，目的也是把我這次大買賣告訴你們……」

他頓了一頓，似乎在整理一下心中想說的話。

「馬獅龍，你認爲現今世界上，最賺錢的生意是甚麼？」

馬獅龍道：「以我所知，是毒品！」

「對，我也聽說過，你與毒品是勢不兩立？」

馬獅龍斬釘截鐵道：「是的！」

「不過，我認為你這個想法已落後！」

「落後？」

「毒品無疑是一項好利錢的生意，而且源源不絕，一個吸了毒的人，一輩子也是我的顧客！」

卓麗道：「你也從事毒品的生意？」

哥頓黃並沒有回答她的問題，續道：「不過，這種生意，由種植、製造、運送、批發、零售，一連串的工序都是犯法，世界上幾乎每一個地方都不容的！」

「那麼，世界上真有另一種生意，比毒品更好賺？」

「有……」

「甚麼生意？」

哥頓黃故作神秘，道：「你們想知道？」

「當然！」

「想分一杯羹？」他高聲大笑。然後，他望着兩人，道：「不過，你們沒有機會，世界上也沒有多少人有這個機會！」

卓麗心急地追問：「甚麼生意？」

哥頓黃坐了下來，慢慢的說出：「軍……火！」

「軍火？」

「是的，軍火，各式各樣的殺人武器！」

「我們這地方需要軍火嗎？」

「當然需要……你可知道一年之內，有多少軍火流入這地方？」

「越來越多，無論一支槍如何貴，你賺不到多少！」

「這個當然，本地只是一個小到不可再小的市場，但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需要大量的軍火！」

「那裏？」

「你沒有聽過游擊隊？」

「游擊隊？甚麼地方有？」

「歐洲、中東、美洲……哪一個地方沒有？」

馬獅龍明白，這實在是一宗難以想像的買賣。

哥頓道：「軍火這種東西，比起世界上任何商品都不同，軍火既可以用來殺人，也可以用來保護人，還有一個特色，它是不斷的改進，日新月異。

「最奇怪的是，很多時候，人們生產了這些軍火之後，又不能使用，一旦過了期，就完全沒有用……不過，如果你不太苛求，也有用的！」

馬獅龍道：「我知道世界上軍火商並不多！」

「是的，我剛好是其中一個。」

「你往那裏買軍火？」

「本來這是我的商業大秘密，不過，我而今告訴你，也沒有甚麼問題！」

這話有弦外之音。

「世界上有很多窮的地方，窮的國家，連食物也沒有，却有充足的軍火供應！」

卓麗並不明白，道：「哪裏？」

「那個大北極熊的國家！」

卓麗點點了頭。

「不只這個大國，還有新興的國家，譬如……」

馬獅龍與卓麗都明白。

「我知道他們供應我的軍火，非常有威力，不過，我是個小心的人，我一定要看實際的情形，如果你想知道軍火的厲害程度，你會怎樣去試？」

「練靶場！」

「不，沒用，小兒科的地方。」

馬獅龍道：「戰場！」

「那當然最好，但戰場有危險，連看的人也有危險，我不想……」

馬獅龍實在想不到，還有甚麼更好的地方。

卓麗突然叫道：「打劫？」

哥頓黃微笑。

馬獅龍聽了，起初並不明白，但一想到最近五間金鋪的連環劫案。

他想起那個在車上伸出頭來，拿着機關槍縱橫掃射，這豈不是一個很好的示範機會？

「那麼，你承認兩個星期前的劫案，是你做的？」

「不是我做，但那的確是一次真正顯示軍火實力的好辦法！」

「為甚麼要打劫金鋪？」卓麗問。

「除了試試軍火的威力之外，我是向那些執法人作一次警告，不要亂動我的東西，我的東西比起他們身上配帶的，高出幾倍！」

馬獅龍道：「我看不只是這些！」

「你真聰明！」他看看手錶，道：「為了節省時間，我還是告訴你們吧！訂軍火是要用大筆金錢，大量收購美金並不安全，會引起人們注意，因此，我們需要黃金！」

「哦！」

「我一向經營黃金，最近我有了這個地方，不用再出公海去熔金，因此……」

這是他們打劫金鋪的第一個原因。

哥頓黃續道：「這班亡命之徒，不用我付甚麼錢，他們劫到多少，便有份數！」

原來他是利用那些亡命之徒。

「最後，我翻鑄了這批黃金，便可以購到一批人人都知道厲害的武器！」

「人人都知道？」

「這段連環打劫的消息，全世界的通訊社都把它當作花邊消息發放出去！」

「好絕的一條橋段！」

哥頓黃被馬獅龍一讚，表情是有點飄飄然。

卓麗道：「我仍是不大明白！」

馬獅龍道：「黃先生，讓我來解釋一下，好嗎？」

「好極！」

「黃先生要購買這一大批軍火，例如是機關槍、集束手榴彈，第一，一定要明白這批東西的性能，他不能相信練靶場上一顆一顆子彈的發射，因此，利用這一場打劫，看看軍火性能如何！」

卓麗點頭表示明白。

哥頓黃也微笑。

「好了，這次打劫，目的有二：第一，是讓這批人，為他劫取了一大批黃金回來，黃先生可以用低價收購，那些人不必再冒險出貨！」

「你真明白我！」哥頓黃笑道。

「第二個目的，他可以利用這一大批黃金，翻鑄之後，成了金磚，作為購買軍火的訂金也行，貨款也好！」

「是的，為甚麼我不知道你的頭腦也可以和我的頭腦相比？」哥頓黃道。

卓麗道：「那你真是無本生大利！」

「是的，只有無本的生意，才會賺大錢！」

卓麗道：「既是如此，他們不再用再劫五間銀行！」

卓麗如此說，其實目的在試探。

他們一直認為，金鋪劫案與銀行劫案，是同一幫人所為。

「那是節外生枝而已！」

卓麗心頭一震，這話無疑又再承認，銀行劫案也是他們所做。

「甚麼節外生枝？」

「他們認為我買他們的黃金價錢不弱，我說，本市銀行有很多錢，遍地都是錢，因此……」

「因此他們用集束手榴彈打劫？」

「是的，他們收穫也不錯，三二百萬，當他們回到他們原居地，足以雄霸一方！」

「好了，你一切計劃都如願以償。」

「不……」哥頓黃道。

「有甚麼阻滯？」

「有，便是你們兩人！」

馬獅龍道：「我們對你暫時也沒有甚麼辦法！」

「當然，不過，你們也如願以償！」

「甚麼如願以償？」

「要知道我的秘密，要了解我整個動機，甚至我怎樣把我的夢想變為事實！」

「那又如何？」

「因此，你們兩人也要在我這個大計劃中消失！」

「消失？」

馬獅龍已躍起。

他快，哥頓黃更快，因為這一切都在他估計之內，他在身旁按了一個電鈕。

「卡喇」一聲。

哥頓黃所坐的地方，本來是這個玻璃箱子的一部份，但想不到，一按電鈕之後，他坐的這一部份，竟然可以脫離整個箱子！

馬獅龍也想不到會如此。

他一直在想：「為甚麼他不害怕我們會擄他！」

原來他早有準備。

哥頓黃已坐着他自己的一部份，沿着鐵軌到了下面，而馬獅龍與卓麗的箱子，仍在半空。

三面是鋼鐵的，無法可出。

前面是玻璃，但這種玻璃雖是透明，却比鋼鐵還要硬，無法打開。

他們都聽到哥頓的笑聲。

當哥頓的箱子到了地面，他走了出來，向上面說道：「卓小姐、馬先生，其實，你知道了我所有秘密，你們亦應早有心理準備！」

卓麗拿起了棒子，撞向玻璃。

馬獅龍道：「沒有用的，冷靜一點，看他用甚麼手法對付我們！」

卓麗道：「這個魔頭！」

哥頓道：「我從小行走江湖，也是如此，當有人在我眼前阻着我的去路，我一定要掃平他們，不過，我習慣使他們死得心服口服！」

馬獅龍並沒有激動的表示。

哥頓黃道：「馬先生，你知道你快要離開這可愛的世界，難道你不緊張？」

馬獅龍道：「我緊張……」

「我知道，你慣見大場面，並不害怕，不過，讓我先告訴你，你會怎樣死去！」

他頓了一頓。

卓麗畢竟是初出茅廬，無法鎮定下來。

她又再用棒子撞向玻璃。

哥頓看着她的反應，似乎是十分滿意，道：「你不用再撞，浪費氣力。」

卓麗無奈的靜了下來。

哥頓道：「你們下面便是黃金熔爐，烘火仍然十分猛烈，我早已把你們的箱子，加添了一條軌道……」

馬獅龍昂起了頭，果然發現一條新軌道。

哥頓又從身上拿出了一個遙控器，道：「你們站穩……」

他一按遙控器，馬獅龍與卓麗所在的箱子立刻移動，並納入了那條新軌道。

那條新軌道是在黃金熔爐之上。

「我已設計好這一個非常有趣的遊戲，你們所處的箱子，正慢慢的沿着軌道下降，半個小時之後，你們的箱子便在火爐之上，再過半小時，你們箱子便會因抵受不住熱力而熔，你們在這半小時之內，也會慢慢變成一副，不，是兩副，燒焦的屍體！」

兩人都已感到那火爐的熱力。

但他們的心是冷的，死亡的寒意。

哥頓續道：「當整個箱子也受不住這個熱度的時候，便會像冰一般的熔下，而你們兩副屍體，跌下火爐，那比火葬還要清潔……」

他大笑，笑聲震撼了整個工廠。

「因爲，你們連灰也沒有剩下來！」

他並沒有誇大，這火爐可以熔化黃金，大約會在六百度以上。

六百度，黃金也可熔掉。

人的屍體，眞會連灰也不能剩下來。

馬獅龍也忍不住的發出顫抖。

死亡，無論是大英雄、大豪傑，也不能不懼怕。

卓麗道：「馬獅龍，怎麼辦？怎麼辦？」

馬獅龍不言。

卓麗仍然叫道：「怎麼辦？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

「死？我不想死！」

「我也不想！」

卓麗歇斯底里地哭泣起來。

馬獅龍道：「冷靜，冷靜一點！」

卓麗沒有辦法控制她自己的情緒，她站了起來，以自己的身體撞向玻璃。

那玻璃當然是絲毫無損。

她退後，又再想撞上去。

馬獅龍一手拉着她，她用力甩開，又再奮力向前撞去，「砰」的一聲，玻璃仍然無恙。

馬獅龍看着她，知道再叫下去也是無用。

他一手再度拉着她，然後一巴掌打在卓麗的臉上。

卓麗呆着。

馬獅龍怒道：「這樣下去，你未燒死，先已撞死！」

卓麗似乎因這一巴掌而較爲平靜下來。

「慢着，我們還有半小時……」

哥頓在下面，笑道：「你們死前的恐怖情況，我也不想看了！」

他離開了這熔爐工廠，不知去了那裏。

下面本來有一些持槍的保鏢，也失去了踪影。

馬獅龍拉了卓麗，坐在那箱子的地板上。

「你感到熱嗎？」卓麗問。

「感到！」

「我們眞是坐在這裏，等着被熔死？」

「當然不是。」

「你有沒有辦法？」

馬獅龍搖搖了頭。

卓麗又似乎再度激動。

「還有半小時，你不用緊張！」

卓麗默然，坐了下來。

馬獅龍問：「你如果眞的在這刻死了，你會覺得怎樣？」

「不甘心！」

「甚麼不甘心？」

「我剛讀完書沒有多久，我甚麼也不懂，我對人類還沒有貢獻！」

「你眞偉大！」

卓麗反問道：「你的感覺又怎樣？」

「沒有甚麼。」

「爲甚麼？」

「因爲我遇見過很多這樣的場面，每一次的感覺不同，次數越多，反應越是呆鈍！」

「你不怕死？」

「怕，肯定的怕！」

「但你無動於衷，怎可能的！」

「人生是過客，我死了，離開這地方，可能是進入另一個空間，另一個世界！」

「就像銀行。」

「有點像，我不知道！」

忽然，馬獅龍看見卓麗衣衫之內，有些閃光似的東西，一閃一閃。

那是鑽石。

一顆梨形的鑽石，在火光下閃耀。

「看我的甚麼？」卓麗問。

「眞的鑽石？」

「這顆？」她把鑽石提了出來，「是眞的！」

「那要看看我們壽緣是否已盡！」

「怎麼？」

「脫下來！」

卓麗依言，把那鑽石鍊墜脫了下來。

「很貴的？」

「也值不少，是父親送給我十八歲生日禮物！」

「很有紀念性！」

「是的，我父親而今不知在做些甚麼。」

「打爛它有沒有問題？」

「如果我死在這裏，要鑽石也沒用。」

「是的，鑽石經過了高熱，只會變成一顆炭！」馬獅龍頓了一頓，道：「讓我試試！」

他用力把那鑽石擲向玻璃。

「噹」的一聲，十分清脆響亮。

「怎麼？」

「鑽石是比玻璃硬的！」

「那又如何？」

「我不是要這鑽石打爛玻璃，我只希望，用鑽石擲向玻璃，可以弄到一個小小缺口！」

「那又如何！」

「只要那塊玻璃上有一個缺口，一個較爲薄弱的地方便有希望了！」

他又再把鑽石擲向玻璃。

鑽石反彈回來，覺得玻璃有損傷。

卓麗也有興趣，她也拾起來，向玻璃擲去。

「叮」，極高頻率的聲音。

馬獅龍立時上前去看。

他看到一個小缺口，是鑽石擲在上面，那玻璃表面碎了一些。

馬獅龍道：「有了缺口！」

卓麗又再拿起了椅子，舉起椅子，向缺口鋤去。

「轟」的一聲，椅子反彈，玻璃依然無損，她又再試，仍然同一效果。

「沒用！」

馬獅龍也接過椅子，用力鋤向玻璃。

但只覺自己的虎口極痛，玻璃仍然不破。

「沒用！」馬獅龍也覺得氣餒。

「難道我們眞的要在這裏灰飛湮滅？」

卓麗又再激動起來。

馬獅龍心想：「唯一的辦法也無效！」

忽然，卓麗激動起來，用腳踢向玻璃。

她的鞋是半踭的，踢在玻璃上面，鏗鏘有聲。

馬獅龍道：「慢着……」

卓麗停了下來。

「脫下鞋子！」

「甚麼？」

「你的鞋子的踭，十分堅固。」

「是的。」

馬獅龍接過她的鞋，發覺那踭的部份是用金屬做成，他拿着鞋頭，走近玻璃。

他先輕力一敲，玻璃聲音異常。

馬獅龍再小心瞄準，用陰力敲下。

天！這一敲，整塊玻璃立時裂了，那些裂痕像無數的樹根，也像蛛網的散開。

「行了。」

「是的！」馬獅龍把鞋子還給她。

想不到這陰力一敲，竟有如此功效，這種玻璃非常硬，但也是非常脆。

並不是普遍的脆弱，而是整塊玻璃中，有一兩處地方是脆弱的。

他是先用鑽石製造了一處脆弱點，用以鞋踭一擊而把脆弱的地方擊中。

卓麗穿回鞋子，歡喜若狂。

馬獅龍道：「小心，如果一讓他們知道，我們一樣是跑不掉！」

這時，他們才注視到外面的情形。

那箱子已沿着軌道，到了火爐處一半，他們爲了打爛玻璃，已用了廿分鐘。

因此，他們的位置是在火爐與他們原來的位置中間，下面沒有甚麼可以承接他們。

這樣跳下去，一定會有危險。

馬獅龍道：「讓我先下去。」

他小心拔下了一些玻璃，一拔下，其他碎玻璃已是「嘩啦嘩啦」而下。

馬獅龍恐怕這聲音會驚動哥頓黃。

他不再理會，一躍而下。

馬獅龍以背着地，然後順勢借力，翻滾了幾下，停了下來。

他感到有些疼痛，但沒有折骨。

他立刻一個鯉魚翻身，站了起來。

「跳下來！」

卓麗却有些害怕，她想跳，但無法克服心理恐懼。

馬獅龍在地上放了一堆爛布。

「跳下來！」

卓麗果然跳了下來，她落在爛布之上，雖有疼痛，但並沒有受傷。

「走！」

一時之間，他們實在不知應該往那裏跑。

如果跑向進來的地方，可能有非常嚴密的守衛，馬獅龍決定反其道而行。

他往鐵廠裏面走。

這時，忽然有一陣低沉的聲音，迴響在整間廠內。

那是一種警告系統發出的聲音。

接着，四處都是人聲。

馬獅龍一把拉了卓麗往一排喉管處躲了下來。

「轟」的一聲，震耳欲聾的聲音，因爲這廠房內，到處都是金屬，迴響非常厲害。

「不准開槍！」赫然是黃哥頓的聲音。

馬獅龍與卓麗都不敢昂出頭來。

黃哥頓道：「馬獅龍眞有辦法

，這樣一個籠子，他居然也有辦法弄開，佩服、佩服！」

原來哥頓黃早已把那個箱子當作籠子，用來捕捉兩人。

「馬獅龍，馬獅龍！」哥頓黃叫道。

馬獅龍當然沒有回答。

「卓小姐，卓小姐！」

也一樣沒有回音。

哥頓黃道：「你們躲在這裏也不會太久，倒不如立即出來，免却皮肉之苦！」

他們依然躲着。

哥頓黃等了一會，道：「你們眞的不出來？」

他又再等了半分鐘之久。

「好極，各位，當他們一出現，格殺勿論！」

這話說得非常嚴厲。

卓麗望了馬獅龍一眼，馬獅龍一笑。

他們所躲在地方，外面實在不易找到，因爲那些喉管錯縱複雜，一排一排似的，實在像個八陣圖。

不一會，他們聽到了一些狗吠聲。

馬獅龍心內一凛……

卓麗道：「他們放狗進來，我們逃不了！」

這的確是一個絕招。

馬獅龍道：「看清楚來勢再說！」

狗吠聲漸近。

不是一隻，而是一羣，狗隻聲音宏亮，當然不是普通的小狗。

卓麗從喉管間望出去，道：「狠狗，還有……」

「還有甚麼？」

「德國的都伯文！」

馬獅龍道：「糟糕！」

狠狗可怕，都伯文更加可怕，因爲牠們都是一咬到人或物，沒有主人吩咐，是不會放的。

卓麗望着馬獅龍，眼中充滿恐懼。

「你害怕？」馬獅龍問。

卓麗點點了頭。

「害怕死？」

「不，我怕狗！」

馬獅龍聽了，有點愕然，然後忍不住笑。

「你還笑甚麼？」

「沒有……無論怕不怕，我們也要好好應付。」

馬獅龍把外衣脫了，用力一扯，一分爲二。

他把一邊交與卓麗，道：「用這衣服裹着右手手臂，萬一狗兒撲過來，牠一定見東西便咬，你便讓牠咬着你用這衣服裹的手臂！」

卓麗害怕得顫抖起來。

其實馬獅龍也有些怕，那些白到發光的狗牙，連想想也不寒而顫，更何況眞的出來。

狗聲更近。

狗的嗅覺極爲靈敏，一進來差不多已知道他們的位置，一排有十隻狗，後面有八個人。

他們都手持厲害的手槍。

狗兒有性，牠們因爲看不見敵人，也有些害怕。

忽然，其中一隻撲起。

那狗的翻騰力極大，一撲上來，已過了馬獅龍與卓麗所躲的地方。

牠已看到了人，牠不再猶豫，一落下，便張大了口，白森森的牙齒向着馬獅龍。

卓麗非常害怕，躲在他的背後。

馬獅龍再無選擇。

他舉起了裹着衣服的手臂，那隻狠狗一口便咬着，馬獅龍被那狠狗撲下的力量，幾乎扯了出來。

不過，他馬步極穩。

他與狠狗鬥力，然後用手臂一甩，他本來是想甩開牠，那知那隻狠狗咬得非常緊。

馬獅龍本是甩開的力量，却把那隻狗兒拉起了，因爲狗口咬着手臂，並沒有甩開。

狠狗被舉上了半空。

一連五聲槍响。

那狠狗身上五個窟窿，血像水柱般標出來。

那狗立刻命喪，不過，牠仍然是咬着馬獅龍的手臂，死了也不放。

馬獅龍用左手，加上卓麗的幫忙，才把那狗牙甩開，而另一隻狗又撲來。

這次方向是在卓麗那一邊。

她見過馬獅龍對付狠狗的辦法，她照辦。

她舉起右手，讓狗咬着，她不再掙扎，而是利用臂力，把狗甩向半空。

狗並沒有放開。

狗的身體在半空，又惹來一陣槍响。

狗血濺下，像缺了堤，弄得卓麗滿臉是血。

馬獅龍道：「逃！」

她本想問：「怎樣逃！逃往那裏？」

只是馬獅龍已雙手擁着那狠狗的屍體，在那些喉管間滾動。

那狠狗身體極大，這時狠狗已死，四肢鬆開，馬獅龍是躲在狠狗的胸腹之間，形成了一個很好的盾牌。

他擁着狗屍，滾向下邊而去。

槍聲又响。

子彈打中了狠狗的身體，馬獅龍並沒有損傷。

想不到狠狗的屍體，成了他的擋箭牌。

卓麗見他如此，也只好照辦，

她本來害怕狗兒，這滿身鮮血的狗屍，更爲可怕。

爲了逃命，她不再怕。

有甚麼東西，比失去自己的性命更爲可怕？

她擁着狗屍，滾向馬獅龍那邊。

又是一連串的槍聲，卓麗不知道有沒有打中狗屍，她只知自己並沒有受傷！

馬獅龍已滾得相當遠。

外面的狗並沒有迫近，雖然牠們都知道馬獅龍與卓麗的位置，可能是物傷其類，一時間不想，也不敢走近。

馬獅龍再多滾幾下。

這時，他看見地下有一個鐵蓋。

這鐵蓋像街道上的下水道入口，馬獅龍見這鐵蓋有點不同，他先用手摸了一下。

鐵蓋是暖暖的。

上面並且有一雙手挽的地方，照常識估計，這是一個蒸氣喉的入口或出口。

馬獅龍心想：「如果是蒸氣喉便好。」

他甩開了狠狗，雙手撬起那鐵蓋。

他的運氣仍然很好。

果然是一個蒸氣喉，一時之間，蒸氣上湧。

馬獅龍一手拉了卓麗，往另一邊跑去。

這時，蒸氣已迅速上湧，眨眼之間，白濛濛的一片，他們看不到哥頓黃那邊的人與狗。

同樣，哥頓黃那邊的人也看不見他們。

馬獅龍拉着卓麗走，他已不辨方向，只是向前走去，他們出了這個熔爐廠房，却又入了一個貨倉似的地方。

馬獅龍不想進入一處可以被包圍的地方，可是，却無選擇，因爲狗聲又起。

牠們雖然被蒸氣搞得亂作一團，不過，這地方仍然是牠們的地方。

牠們熟悉一切。

馬獅龍是有路便走。

狗聲人聲又近。

馬獅龍道：「卓麗，假若我們被分開，你不用理我，回去找幫手！」

卓麗道：「我們生死與共！」

「不用那麼表示！」馬獅龍笑道。

他們已走入了另一廠房。

這廠房並不凌亂，放滿了鐵枝及鐵板，看來這地方是鋼鐵廠的貨倉。

一疊一疊的巨大鐵板。

馬獅龍道：「躲在後面，他們奈何不了我們！」

卓麗跟着他走入一堆鐵板之後。

海空合擊　匪徒落網

鐵板之後有一組一組已紮好的鐵板，有長有短。

馬獅龍在一紮較鬆的鐵枝內，抽了一支，作爲武器，卓麗也抽了一支。

兩人走入鐵枝與鐵板之間，這裏不像個八陣圖，却像個迷宮，好像小孩子玩的迷宮。

兩人躲了一會。

狗聲又近。

卓麗道：「再不能等他們攻進來！」

「沒有辦法！」

「牠們一定發現我們的！」卓麗頓足。

「隆」的一聲，馬獅龍聽到卓麗脚下所踏的地方，與其他地方並不相同。

他蹲下來，伸手摸了一下。

是一個鐵蓋，又是另一個救命的鐵蓋。

不過，這鐵蓋並不是熱的。

馬獅龍道：「試試開了它！」

兩人用鐵枝插入蓋上的孔洞，用力一抽，鐵蓋開了。

下面有微弱的光線，不知是燈光還是甚麼光線。

狗聲人聲更近。

「他們在那裏？」

「小心鐵枝鐵板！」

「先放狗！」

那些狗看見同伴死亡，不敢以大無畏精神前行，只是步步爲營。

馬獅龍道：「卓麗，我們再賭一次運氣！」

「下去？」

馬獅龍點了點頭。

卓麗也立刻行動，她鑽了下去。

馬獅龍並沒有立刻下去，他先在附近把一些較爲細紮的鐵枝推下，那些鐵枝互相碰撞之下，把附近的通路阻塞了一些。

然後，他才下那地洞。

下了地洞之後，他把蓋子蓋上，當他一蓋上之後，便聽到一些「隆隆」的聲音，相信是另外一些鐵枝鐵板塌下的聲音。

馬獅龍沿着地洞牆壁的鐵梯一級一級下去。

他看不見卓麗。

他試叫了幾聲：「卓麗！卓麗！」

「我在這裏！」

他並沒有看見卓麗，只聽到聲音，聲音是自下面傳上來的，馬獅龍迅速下去。

下面燈光更亮。

不久，已到了地洞的盡頭似的，下面是一層樓宇似的地方，馬獅龍跳下去。

只見卓麗已站在下面。

這地方極靜，完全聽不到上面的聲音。

「我們終於安全了！」卓麗見了馬獅龍。

「希望是。」

他們向周圍望了一下，這地方相當大，可惜只有微弱的光線。光線並非自然光，而是電燈。既然有電燈，是人工建造的地方。

他們慢慢走向外面。

那是一處相當大的地方，好像倉庫，但暫時仍不見有甚麼貨物。

卓麗有些害怕地道：「我們又再進入了另一個陷阱？」

「是也沒有辦法！」

不過，他們在這大地下室內走了幾分鐘，依然沒有人追下來，看來這一次比較好運一點！

這時，光線已比較光亮一點。前面有一個大軚。

是的，是一個大軚，就像車輛上的駕駛盤。

「這是甚麼？」馬獅龍自言自語。

「是個保險庫！」卓麗道。

一言驚醒夢中人。

馬獅龍上前，想轉動那大軚盤，他只是順手的扭一下，這麼重要的地方，沒有理由可以開動。

又再出乎意料之外。

軚盤可以扭動，轉了幾下之後，竟然可以開啓，他用力拉開，卓麗也協助的加了一把勁。

門開了。

那門足有兩呎厚，怪不得要兩個人才可以拉開。

拉開了大約呎多，一個人已可以側身入內。

卓麗心願是想進內。

馬獅龍道：「慢着！」

他再用力拉開了一點。

一陣金光閃出，耀眼的金光。

兩人用手遮住前額，看了一會，裏面全是黃金，甚麼形式的黃金都有，金磚是一疊一疊的。

另外還有一些金佛，金菩薩。

一尊一尊的站在那裏。

他們倆眞以爲在做夢，怎麼會鑽進一個黃金洞？

做夢也想不到會到這麼多黃金的地方！

兩個人呆呆地，一步一步地走進洞去。

原來人類見了黃金，眞是口定目呆，不知所措。

尤幸馬獅龍仍有半點清醒，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再揑痛一下自己，他的確身在現實中，並非做夢。

他俯身把附近一塊木板阻着大門，以免它關上。

「進去看看！」

兩人進內，只見到處都是金光閃閃的東西。

卓麗道：「這個黃金倉庫，比我們想像的大得多，而哥頓黃的生意也比我們想像大得多！」

「是的，一個人有了這麼多黃金以後，他還會做些甚麼？錢對他已完全失去了意義。」

「他追求更多，更多，沒有目的的更多！」

「沒有意義！」

卓麗突然道：「你看……」

她指着牆上一個閉路電視的鏡頭，道：「這地方是有人監視的！」

「我正在奇怪，爲甚麼黃金倉庫的保安這麼鬆散！」

「他們有人在工作，不過，可能是緊急訊號召了他們上去，因而留下未上鎖的大門。」

「他們有這麼多黃金，竟這麼大意？」

「這地方理論上是沒有人會來，而且英雄慣見亦常人，黃金多見也是一樣！」

他們走了一圈，這個金庫的黃金，應該比本地銀行金庫的總和，不違多讓。

馬獅龍道：「黃哥頓的確是買賣黃金，這些都是他的貨物而已！」

卓麗道：「我們還是快走！」

「是的，如果再被困，不可能可以再逃出！」

他們迅速出了這黃金庫。

他們剛剛離開，裏面便有一些機動的聲音，牆上的閉路電視攝影機也開始動了。

當他們一拉開那頂着鐵門的木塊，那門也自動關閉起來。

原來這裏的一切都是遙控的。

卓麗忽然要走回金庫裏面。

馬獅龍道：「你發瘋啦？」

「不，馬獅龍，你看，那疊金磚散落來了……」

馬獅龍望去。

果然，有一疊金磚散了下來，露出一些黑色的東西！原來在這裏，並非所有都是黃金！

「那是甚麼？」

「槍械！」

馬獅龍也要往金庫內走，不過門已自動地關上，因此，他們無法再進去。

他用力推着門。

卓麗已機警閃身入內，並且拿了兩挺機關槍及幾大串子彈出來。

當馬獅龍幾乎耗盡氣力，卓麗已閃身出來。

馬獅龍放開了手。

門立刻自動掩上，並發出一些電波似的聲音。

卓麗把一挺機關槍和一串子彈

交給了馬獅龍。

馬獅龍一向不喜歡使用武器，不過，到了這個時候，也沒有其他辦法。他向着大門掃射。

這挺機關槍非常厲害，破壞力極强。

馬獅龍先掃開了那門。

忽然警報聲响起。

卓麗再進入金庫之內，她拿出來的並非黃金，而是子彈，她把幾串子彈套在馬獅龍的頸上。

卓麗道：「馬獅龍，這次我們一不做，二不休，假若讓他們有機會逃去，想再抓到他們的機會也極微了！」

馬獅龍也覺得，卓麗的話實在有理。

而外面已傳來人聲與脚步聲。

馬獅龍與卓麗一同用機關槍向外面掃射，這時，外面人聲稍停，代替的是一些回敬的機關槍聲。

卓麗道：「他們來了！」

馬獅龍道：「看來我們不能硬闖，看來勢如何，再作打算。」

他們沒有再開槍。

外面傳來揚聲器的聲音：「卓麗，馬獅龍，你們乖乖地走出來投降，否則我們會爆破這地方……」

兩人並沒有答話。

揚聲器又傳來聲音：「你們肯定逃不了，我只不過是給你們一點恩惠，使你們不用死得那麼慘！」

頓了一頓，又傳來聲音。

這聲音並不是直接傳入揚聲器，道：「快準備毒氣燃燒彈！」

卓麗緊張地道：「毒氣燃燒彈？」

馬獅龍大聲道：「我們只要與哥頓說話！」

「我是哥頓，你們想怎樣？」

「我們投降出來也行，你可要保證我們安全！」

卓麗望着馬獅龍，臉上充滿詫異的表情，這實在不像馬獅龍的作風。

哥頓黃道：「當然可以，你們兩個都是人材，我現在正需要人材的時候，只要你們投靠了我，榮華富貴的日子，便在你們面前！」

馬獅龍道：「我們見過這麼多黃金，實在忍耐不住。」

「這絕對是正常的反應，只要你順從我們，一切都容易商量！」

馬獅龍向卓麗輕聲道：「一出去，便想辦法控制哥頓黃！」

卓麗點了點頭。

馬獅龍知道，他們是會放入燃燒彈的，因爲這些黃金不怕火燒，而那些槍亦是精鋼所造，燃燒一下，並沒有甚麼問題。

守在這裏，是死路一條，因此，他才採取這個投降的辦法。

「你們高舉雙手出來。」

馬獅龍與卓麗都抛下了機槍。

兩人都把手放在頭上，然後慢慢的走出去。

外面足有一連人在那裏，他們都枕在機關槍上，而哥頓黃在他們之間。

馬獅龍心往下沉，在這情形之下，如何可以抓到哥頓黃？

他們慢慢的走着。

哥頓黃在人羣之中站了起來，道：「好極，好極，我曾經誇下海口，沒有人可以逃出我設計的那個熔爐上的大箱子，而你們居然可以。」

哥頓黃又走前一些。

他有足夠的信心，兩人都是莫奈他何。

他是以一個勝利者姿態站在他們面前的。

「卓麗小姐，你年薪多少？」

卓麗沒有回答。

哥頓笑道：「我這樣問你，實在沒有禮貌，不過，我是想讓你明白，你的投誠，可以得到超過你年薪十倍以上的待遇！」

卓麗仍然不語。

哥頓黃轉向馬獅龍，道：「馬獅龍，你幫助警方破獲無數毒品案件，你有甚麼好處？」

馬獅龍苦笑，道：「沒有！」

「你沒有酬勞，怎可生活？」

「我有貿易公司！」

「啊，你也是個做生意的人，好極，我也要與你談生意，我下一批軍火來，你佔其中一成！」

「一成？」

「你的貿易公司一年的生意額是多少？一千萬？」

馬獅龍沒有甚麼表示。

「一成純利，也有一百萬！」他頓了一頓，問他身旁的一個人道：「這一批軍火，全數值多少？」

那人道：「八億！」

「一成是多少？」

馬獅龍道：「八千萬！」

哥頓大笑起來，道：「那麼你的意思怎樣？」

馬獅龍嘆了口氣，道：「我沒有甚麼話好說了！」

「好極，歡迎兩位！」

哥頓黃一向相信金錢的力量，他認爲眼前這兩個人也不例外。

可惜他的估計錯誤。

馬獅龍突然伸手向衣領處。

哥頓黃還以爲他在搔癢，而電光一閃。

一支飛鏢已出。

哥頓黃連詫異的表情也沒有出現，他已中鏢，鏢尖插在他的前額。

而卓麗也實在機警。

她已一竄上前，反手扣着哥頓黃的手臂。

旁邊兩人想放槍。

馬獅龍比他們更快，分別是左

右兩支飛鏢，兩人痛極，連槍也拋在地上。

馬獅龍竄身上前，拾起了其中一支，指向哥頓黃。

本來其他人都有些蠢蠢欲動，但在這情形之下，沒有人敢再動。

馬獅龍道：「哥頓，叫他們離去，讓我們好好談一下！」

哥頓道：「好極，好極……」他這時已是血流披面，他回過頭來，衆人都驚退。

不過，他其實傷勢並不太嚴重，他從容道：「你們退下，我有辦法應付！」

馬獅龍已看到他在向手下打眼色。

衆人開始退下。

馬獅龍不想再生枝節，道：「帶我們離開！」

哥頓道：「你也讓我抹一下臉！」

馬獅龍道：「走！」

哥頓伸手抹臉，馬獅龍並不以爲意，那知道，哥頓身手與頭腦仍是敏捷，他一揩臉之後，已順勢把額上的鏢拔下，而且一手把鏢插向拗着他手的卓麗。

卓麗大叫一聲。

馬獅龍欺身上前，眼前白光一閃，他迅速閃身避過，原來是哥頓黃把鏢擲回馬獅龍。

他的手力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强勁。

馬獅龍是擲鏢的高手，當然沒有那麼容易被人擲中，他迅速閃開，飛鏢已插在牆上。

這時候，哥頓黃已窺準了時機，他一手把卓麗推向馬獅龍，然後向前奔去。

馬獅龍無法不接着卓麗。

兩人站定以後，哥頓已跑向另一個廠房。

他們兩人自然不會放過他，拚命追去。

哥頓黃此時已是亂了陣脚，他見路便跑，心裏只想先擺脫了這二人再說。

因此，他並沒有計劃的跑，向前跑，只要有路便跑。

他跑入了那熔爐的廠房。

馬獅龍與卓麗分別包抄而追至。

哥頓被追得氣也喘不過來，忽然，他見那個鐵箱子在一角，便跳了上去，並且按動了一個掣。

那鐵箱子前面的一塊玻璃，可以清楚的看到外面，馬獅龍與卓麗也曾被囚在內。

想不到這鐵箱子可以自動操作。

馬獅龍不想讓哥頓黃有喘息的機會，他撲上前去，抓住那鐵箱子。

他也閃身進了鐵箱子之內。

哥頓黃厲聲道：「馬獅龍，不要逼人太甚！」

馬獅龍道：「我不是逼你，你投降吧！」

哥頓黃冷笑。

而那鐵箱子已緩緩的向上升去。

馬獅龍站定，哥頓黃似已回過氣來，他突然撲向馬獅龍，目的是推他撞向玻璃處。

馬獅龍閃開，哥頓黃推不倒他，反而是自己撞向玻璃，他感到一陣暈眩。

馬獅龍見他不動，叫道：「卓麗，你在那邊用那幾條拉杆控制這箱子，讓我們下來！」

卓麗在下面，本來是看着二人打鬥，不知如何是好，經馬獅龍一喝，才如夢初醒。

她想起，當他們兩人被囚時，哥頓黃是利用那小箱子內的幾條拉杆，控制箱子在上面沿着軌道移動。

她立刻往那小箱子處。

她試試推動那幾條拉杆，上面的鐵箱子果然緩緩移動，並向熔爐那邊移去。

卓麗記起，那鐵箱子移近那高溫大熔爐時，是可以把箱子底部打開了，讓裏面的人或東西一起掉下來，掉入熔爐裏面，上次他們兩人幾乎從那箱子掉了下去的。

可是她並不懂得控制。

她胡亂地推動那幾條拉杆。

哥頓黃與馬獅龍仍在鐵箱子之內，你一拳我一脚的對打着，因爲箱子的移動，使他們的打鬥成了斷斷續續。

忽然，整個鐵箱子震動，然後停下。

哥頓黃想走，他按了一些掣，但完全沒有效果，他大叫道：「馬獅龍，你不要再打了！」

馬獅龍停了下來。

哥頓黃道：「卓麗，你不要再亂動，否則我們便會墜入熔爐之內！」

卓麗停了下來。

這一叫反使馬獅龍心生一計，叫道：「卓麗，你不用理會我，把我們掉下熔爐吧！」

哥頓黃叫道：「馬獅龍，你想死，但我仍不想！」

馬獅龍道：「快把我們移往熔爐上，快，快……」

卓麗依言，鐵箱子又再移動，已接近熔爐。

哥頓黃這時變得有點瘋狂，他是設計這箱子的人，自然知道掉下熔爐便是萬劫不復。

他又叫道：「卓麗，你別亂來！」

馬獅龍却道：「快推動那使箱子脫落的拉杆！」

這次，卓麗却實在不敢妄動。

哥頓黃道：「馬獅龍，快叫她開門！」

「開門？」

「我們裏面再不能控制了！」

馬獅龍道：「你自己叫！」

哥頓黃並沒有叫，只道：「我不相信你不想活！」

馬獅龍道：「我的身價，怎能與你相比？」

他的態度是好整以暇，好像把自己的生死看做毫不足惜似的。

哥頓黃聽了，突然發狂似的撞向馬獅龍，馬獅龍閃避不及，被他推向鐵箱子的牆上。

「砰」的一聲。

馬獅龍竟然被這一撞而暈倒了。

哥頓黃一手拉起了馬獅龍，把他抱向玻璃處，他把馬獅龍的臉壓向玻璃。

哥頓黃叫道：「卓麗，你開門！」

這時，馬獅龍的臉是看得到卓麗，卓麗也看到馬獅龍，而哥頓黃是看不見馬獅龍的臉。

本來，馬獅龍的臉是閉上了眼睛，但這時却睜開了眼睛，而且連連向卓麗作了幾個表情。

卓麗並不大明白馬獅龍的意思，但畢竟她與馬獅龍也相處了一段時期，她估計馬獅龍是叫她暫時開門，他定然有辦法控制哥頓黃。

卓麗試圖推了其中一條拉杆。

鐵箱一邊一道小門竟然開了少許。

哥頓黃道：「對了，再推多一些！」

卓麗看着馬獅龍的臉，只見他又再做了一些表情，卓麗只覺得，他是證明自己的做法是對的。

她又再推那拉杆向前。

上面鐵箱子的門又開多一些。

「再推！」哥頓黃狂叫。

卓麗仍然慢慢推。

當門可容一個人的時候，馬獅龍突然閃身出外，這一下子實在使哥頓黃愕然，因爲他一直以爲馬獅龍是暈倒了。

馬獅龍閃身出了外面，叫道：「關上！」

卓麗立時把拉杆反推。

門又關上。

馬獅龍已出了箱子之外，他沿着箱底一些可以攀手的地方，轉眼下了地面。

而上面那門已完全關上。

馬獅龍躍到卓麗處，自己去控制拉杆，他對控制這些拉杆有些經驗，很快便掌握了控制這箱子的方法。

哥頓黃在箱子之內狂叫。

馬獅龍迅速把箱子滑到那熔爐之上，叫道：「哥頓黃，你的性命已掌握在我們手上，快命令你們的人投降！」

哥頓黃本來是勝劵在握，而今却是因爲錯估了馬獅龍而落得一敗塗地，他頽喪地道：「好，我投降！」

「快通知你的手下投降！」

哥頓道：「我在這裏怎樣通知？」

「你當然有方法！」

「我在這裏甚麼也不能做！」

「好，你不通知，讓我們通知吧！卓麗，你把那最末一支小杆子推下！」

哥頓黃聽了，狂叫道：「不，不，我會通知！」

他從口袋裏拿出一個小型的對講器，說了幾句話。

不一會，廠房響起了一陣低沉的警報聲，然後，外面傳來雜沓的人聲。

那些人已從各個門口衝進來。

卓麗道：「讓他掉入熔爐？」

「不，他是個重要人證，而且他做了這麼多壞事，不能讓他白白死去，要讓他受到法律制裁！」

人們都挺着機關槍進來。

馬獅龍見形勢不對，拉了卓麗掩護物躲避。

一排子彈已掃射過來。

想不到本來已可以控制的局面，又再被哥頓黃的手下控制了。

哥頓在箱子內大笑起來。

可是，他的笑聲突然終止了，因爲有幾個人，看到馬獅龍與卓麗閃避入一列機器後面，便開槍掃射，但那連串子彈射不到馬獅龍與卓麗，却破壞了那拉杆。

那鐵箱子本已在熔爐之上。

拉杆破壞，整個箱子失去了控制。

衆人看着哥頓黃發狂地撞向玻璃，但一切都已太遲了，箱子落入熔爐內。

一陣煙霧昇起。

他們再也看不到那鐵箱，更永遠看不到哥頓黃……

有人亂槍掃射了一會之後，忽然有人叫道：「黃金！」

這兩字實在有無比的魔力。

轉眼之間，所有人都離開了這廠房。

馬獅龍道：「他們是去搶黃金！」

卓麗道：「我們通知局長！」

馬獅龍嘆了口氣。

卓麗道：「你歎息甚麼？」

「我嘆息的是哥頓黃做了一個大陷阱來對付我們，結果是爲他自己掘的墳墓！」

「因果報應！」

「你也相信這一套？」

這時，他們已跑出工廠，馬獅龍找回汽車，就用無線電話通知勞

局長。

勞局長的手下已在警局中候命，一接到這消息，立刻趕來這廢棄的鋼鐵廠。

卓麗道：「他們衝出來，我們怎樣辦！」

馬獅龍道：「我可以擔保，在這半小時內，他們都不會出來！」

「為甚麼？」

「因為黃金是取不完的！人們的慾望無沒窮盡的。」

這時遠處已响起了警號，照常理推斷，裏面的人聽了警號，應該是會撤退。

可是，並沒有人走出來。

卓麗非常奇怪，她正在非常擔心這難以控制的局面，但正如馬獅龍所料，並沒有人走出來。

「這個時候，他們眼裏只有黃金，其他甚麼也聽不到，看不到！」

警車已迅速包圍了整個廢棄的工廠。

勞局長終於也出現。

卓麗簡單的報告了事情的經過。

勞局長道：「你們參觀過那艘豪華賭船的開幕？」

馬獅龍道：「主要的線索也是從那賭船得到的，咦，發生了甚麼事？」

「我剛剛接到水警方面的通知，幾艘賭船都一齊趕回本港水域！」

「甚麼事？」

「我不清楚，但是為了趕來現場，我沒有再聽下去！我看這邊的情形更需要我！」

馬獅龍道：「我們回警局看看，因為我們這裏已找到主謀的人，但那幾個行劫的悍匪，我們仍沒有任何線索，那曾先生是中間人，一定有線索！」

卓麗道：「局長，這裏一切有你也可以了！」

勞局長點點了頭。

馬獅龍先在勞局長的汽車裏面與水警總部通了電話，知道幾艘賭船，因為在公海上遇到了海盜，所以為了安全，已在半夜前提早回本市水域。

受創最厲害的一艘，是最新的那一艘。

馬獅龍立即追問船主是否姓曾。

那位水警督察道：「是的，他受傷十分嚴重，被送入醫院！」

卓麗也聽到了，已去預備汽車。

他們直接去了醫院，經過一番查探，他們終於發現那姓曾的，全名是曾幹，他除了是這賭船的船主之外，還有一間投資公司，這種形式的投資公司，其實是甚麼生意也可以做。

曾幹正在醫院的手術室內。

卓麗以警務人員的身份，也要幾經辛苦才查到，曾幹是受了槍傷，而且子彈仍在體內，他正在手術室內。

看來找他問話現在不是時候。

於是，他們各自歸家，經過這一連幾天的工作，加上在廢棄的鋼鐵廠內拚鬥，他們衣服及身體都非常骯髒。

馬獅龍好好的睡了一覺。

他被電話吵醒，是卓麗的聲音：「馬先生，曾幹已醒了，我看從他口中，可以知道那幾個悍匪的消息。」

馬獅龍也希望可以立即找到那幾個悍匪，因為這幾個悍匪是本市開埠以來，最可怕的一羣。

他們同時到達了醫院。

曾幹已完全清醒，他卧在床上。

卓麗道：「曾幹，記得我們嗎？」

曾幹睜開了眼睛，沒有說話。

「你們的快艇也真厲害！」馬獅龍道。

曾幹道：「你們是……」

卓麗把警察証件在他面前揚了一下，道：「你們襲擊警務人員。」

曾幹道：「我們……」

卓麗道：「過去的事，我們不追究，我只是希望你可以把你遇到的海盜情形告訴我們！」

曾幹道：「沒有甚麼，只是……」

馬獅龍道：「虧你說得出口，你真想子彈穿過你的心臟你才說真話？」

卓麗道：「我們有足夠的資料，知道襲擊你們賭船的，與打劫金舖的，全是同一夥人，哥頓黃已死了！」

這話使曾幹更精神起來。

「你再沒有人依靠，哥頓連自己也保不住了！」

曾幹道：「其實，我只是一個中間人！」

「我知道，哥頓才是主謀，不過，他死了，他們的一切都要找你這個中間人的了！」

曾幹道：「他們昨晚幾乎要了我的命。」

「他們劫去了金錢？」

「不算太多，不過，他們說過，一定要再來找我的！」

「你怎辦？」

「我暫時不開船！」

「這也不是一個辦法，他們不在公海找你，也一樣會來醫院！」

「他們不敢！」

卓麗道：「他們是爛命一條，有甚麼不敢？」

馬獅龍道：「哥頓吞了他們的黃金與槍械，他們是死路一條，他們怎麼會放過你？」

曾幹道：「我幫了你們，你們會……」

馬獅龍道：「而今你不是幫我們，而是幫你自己，如果你躺在這裏，我看你過不了明天！」

曾幹早已有驚懼，而今更是驚上加驚。

卓麗道：「你是穿針引線的人，我會盡量替你求情。不過，最重要還是找到那幾個悍匪，否則，一切都全落在你的身上。」

曾幹道：「昨晚他們上船，要我交出那一批最新式的機關槍，我答應過他們。」

「那批槍械在那裏？」

曾幹有點猶豫，但最後也下了大決心，道：「在港口一個魚排處。」

「魚排？甚麼魚排？」卓麗問。

馬獅龍道：「是水上人家所說的魚排？」

曾幹道：「是的，是三姊妹魚排！」

「哦！我可以找個船家帶我們去，你們的約會是怎樣的？」

「我答應交回槍械，他們便會自動消失！」

卓麗道：「你說過你是中間人，為甚麼你又知道哥頓黃的槍械？」

曾幹沒有答話。

卓麗道：「其實你也是其中一份子！」

曾幹道：「我想你們還是快點去，否則……否則他們前來，我害怕連醫院也會被炸掉！」

馬獅龍與卓麗都知道曾幹的話並沒有誇張，這些悍匪，亡命之徒，甚麼事不敢做？

他們離開了醫院。

馬獅龍往找一個漁家，問清楚他們水上人所謂的魚排，其實那些漁排，並非人工所做，而是海上一些小島嶼，生成一個天然屏障，而很多魚也在這個屏障掩護下生活，因此做成一個較為多魚出沒的地方，也成為釣友的好去處。

卓麗另外要水警提供一艘快艇。

他們在水警總部下快艇之前，得了一個壞消息，曾幹在醫院中失踪，有跡象顯示，他是被人綁架走的。

馬獅龍與卓麗都知道，那一定是那羣悍匪所為，本來他們兩人想冒充曾幹的身份，與匪徒交易，而希望利用機會，把他們全部抓回來。

看來這個願望已是落空。

卓麗把他們預算出海的途徑告訴了水警總部，並且約定他們派人前來協助。

馬獅龍與卓麗開了快艇，直駛往魚排。

出海一個小時之後，已是海天一線。

不久，他們便看到遠處一個小島，那時風浪極大，附近並沒有其他船隻。

馬獅龍把快艇加速。

這時，一陣烏雲從東面被吹過來，轉眼之間，一陣急雨灑下，海和天都暗了下來。

忽然，卓麗道：「有船來了！」

馬獅龍接過了她的望遠鏡，只見一艘「大眼雞」正在西面，而且他們也是向魚排駛來。

他停了快艇。

不一會，漁船更近。

馬獅龍本想停在附近，看清楚這船上的人會採取甚麼行動，才決定怎樣對付。

可是，當漁船快要接近時，船上發出一下火光。

兩人正在猜疑之際，一個炮彈便在他們快艇之前爆炸起來！

卓麗叫道：「大砲！」

炮彈並沒有命中他們，在他們不遠的前面爆炸，掀起了三十米高的浪。

他們的快艇並不大，也隨着大浪拋起。

當他們在半空，還未落下，另一個炮彈又再响起。

這次炮彈爆炸的海面更接近他們，快艇沒有隨浪落下，又再被拋起。

這一次力量更大。

馬獅龍與卓麗都無法抓緊船舷。

當快艇再度落下，他們都已各自被拋出了艇外。

馬獅龍聽到卓麗的叫聲，但已看不到她的踪影，他自己隨着海浪下沉。

這一刹那急速的改變實在令他們措手不及，馬獅龍落在水裏，喝了幾口海水。

不過，他仍然十分鎮定，放鬆了身體，讓自己隨着海浪拋上跌下。

過了一會，浪也靜了下來。

馬獅龍浮上了海面，只覺强光耀眼。

當他睜開了眼睛，才發覺强光來自那艘漁船之上。

有人從船上拋下了救生圈。

馬獅龍抓了一個，暫有了喘息的機會。

船上傳來說話：「馬獅龍，你的朋友已落在我們手上，你要命的便聽我們的吩咐！」

那是半鹹半淡的廣東話，帶有濃重的外省口音。

馬獅龍向上望去，射燈光線强烈，不過，他仍然可以看到，卓麗

是被控制着。

在她身旁有五個人，其中一個是拿着揚聲器。

聲音續道：「馬獅龍，你既然對我們的事那麼有興趣，我們便讓你清清楚楚的看一趟！」

馬獅龍道：「你先放開卓麗再說……」

他的話只有他自己才聽到，因爲海浪聲大，而且他離大船相當遠。

那人續道：「槍械都在魚排下面，我們放下潛水用具，由你去把所有槍械運上來！」

這時，大船已在另一邊放下一只小艇。

馬獅龍並沒有移動。

那人又道：「如果你不去，這位小姐便先遭殃！」

不一會，那人續道：「曾幹也在我們手上！」

馬獅龍知道，他們已有足夠的力量控制自己，自己已沒有選擇的權利。

那艘放下的小船已近。

船上放着一雙氧氣筒，並有潛水衣，馬獅龍爬上那小艇之上。

他休息了一會，艇上有槳，他把船划近了一點。

他大聲叫道：「我可以替你們把槍械運上來，不過，你要保證我朋友的安全！」

上面那人，而今可以看清楚，只見他滿臉于思，頭髮鬈曲而蓬鬆，態度十分强暴。

那人道：「我們目的在槍械，你做得妥當，我自然會放了她！」

馬獅龍明知這是謊話，不過，在這個時候，相信不相信，已不重要，反而希望在潛水去取那些槍械之時，有機會扭轉局勢。

馬獅龍在艇上，換上了潛水衣。

上面又傳來另一把聲音，道：「你在前面潛下，下面有個山洞，洞內便是槍械！」

馬獅龍道：「你們找個人下來幫我一下！」

「我們不會派人下來！」

馬獅龍無奈，只有自己下水。

當他下水之時，他忽然想起剛才那句話，他們不會派人下來。爲甚麼？這是他們心中的財寶，比他們的命還重要，爲甚麼不派一兩個人下來監視？

其中定有原因，不過，馬獅龍這時，仍未猜到其中原因，他只好往下潛去。

他開了面罩上一盞燈。

果然，山石下面，離水廿米左右的地方，有一個山洞，但看不見洞內有甚麼。

洞外有些海草，但看樣子曾被人劈開。

馬獅龍慢慢游近。

山洞並不深，只進入一兩米，便見一包一包的東西疊在那裏。

他游上前去，拉起其中一包。

那長長的一包，是用膠布裹着，形狀便像一柄機關槍，馬獅龍粗略估計一下，一共有一百挺以上。

另外，再進一點，是一箱一箱的東西，外面用防水膠布裹着。

他把其中一箱抽出來，用刀削開，竟然是一個一個的手榴彈，一共有廿箱，每箱如果有十二個的話，共有二百四十個，如果讓這些手榴彈爆炸，足足可以毀滅一個屋邨，假若是集束手榴彈的話，那更厲害。

每一個手榴彈，又另外有防水包裝。

馬獅龍忽然想起，他們不派人下來，定然是沒有足夠的人手，而他們五個悍匪，都生長在內陸，非常怕水。

這是他們一個致命的弱點。

如果爆破了大船，他們再兇悍便也沒有用！

想到這裏，馬獅龍立即把兩個手榴彈插在身上。

他再度游出，把其中一包槍械送了上去。

那些人在上面等了這麼久，看見馬獅龍把第一包槍械送上了小艇，他們都歡呼起來。

「你繼續搬上來！」那人命令道。

當馬獅龍再潛下去，他發覺上面已有人下來，他們都是穿了潛水衣，游泳身手也極爲矯捷。

原來他們並不是沒有人手，而是害怕哥頓黃收藏這批槍械時，佈下了炸彈或其他陷阱，他們是利用馬獅龍作開路先鋒，有甚麼事情發生，就讓他做一個替死鬼。

那幾個人，都幫着搬那些長形的機關槍盒上去，多了五個人，轉眼已裝滿了一艇。

其中一人上了小艇，把小艇駛近大船，上面已垂下吊鈎，把機關槍吊了上去。

另外四人，在四方圍着馬獅龍，提防他逃走，或者出甚麼蠱惑招數。

然後，他們又示意馬獅龍潛下。

這種水底搬運工作，非常疲累，而且需要時間，不能急，幸好在天亮時，已搬了一半。

馬獅龍自忖，當所有槍械搬完，那便是自己死之時刻，那五個悍匪無論如何也不會放過自己，或是放過卓麗與曾幹。

他們計劃下來商議賣軍火，但結果賣不成，反而是被人騙去打劫黃金，這一來一回，他們損失實在太大，而今搶回槍械，在他們而言

，是不幸之中的大幸，總算有一些東西向上頭交代。

他們可能便要坐着這艘漁船北上，有可能仍然脅持他們，而且最終到了他們地頭之內，三人也難免一死。

可是，在這水中，實在無法可想。

若要爆炸船隻，卓麗一定沒命。

曾幹有份參與這事，死有餘辜，但馬獅龍不能讓卓麗殉職。

他一定要想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忽然，他靈機一動。

他突然向上升，去勢非常急。

那幾個人也十分機警，見他迅速向上升去，其中一人問道：「你想走？」

那人腰間已有一支魚槍，他已把魚槍指向馬獅龍。

「你不想走？」馬獅龍反問。

那人不知如何作答。

馬獅龍叫道：「鯊魚！」

這兩字一出，其餘四人，早已游向小艇。

那剩下的一人，也不落後。

他雖然沒有見到鯊魚，不過，他也是聞鯊色變。

事實上並沒有鯊魚。

馬獅龍只是趁着這機會，游出了他們監視的範圍，而且游向船尾。

船上五個悍匪，見他們這樣倉皇逃命，其中一個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有鯊魚！」

當他們都上了小艇，却不見了馬獅龍，而附近也風平浪靜，他們知道上當。

上面那悍匪道：「快把馬獅龍抓回！」

五人再跳下水，找尋馬獅龍，不過，他們心中都有了鯊魚的陰影，都不敢游開，只在水底馬馬虎虎的搜了一下，當然發現不到馬獅龍。

他們浮上水面道：「不見了他。」

那五人看看機關槍的數目，道：「你們還是先搬回槍械與手榴彈再說，這位小姐在我們手中，他也不敢放肆！」

馬獅龍已游近船尾。

在車葉之處，他把兩個手榴彈縛近車葉。

他爬上了大船。

船尾沒有人，他上船之後，直往船頭。

五個悍匪仍然指揮着那幾個人搬那些槍械上船。

他們都拿着機關槍，如果這麼衝出去，未說話身上已變成黃蜂巢一樣。

馬獅龍遇過很多不同的場面，可是，在這個情形之下，他實在無計可施。

卓麗在他們手上，是一大顧忌。

當他猶豫之際，已有人發現他的踪跡，並且大叫：「馬獅龍！」衆人的機關槍口已指住了他。

馬獅龍高舉雙手，叫道：「我身上綁有手榴彈，你們射我，是自取滅亡！」

他們聽了，都沒有行動，但槍口仍然對準馬獅龍。

馬獅龍道：「老大，你的目的是在槍械？」

「那又如何？」

「我的目的你們也知道，不過，你們形勢强，我也知道對付不了你們，我們來個交易！」

「交易？你有資格和我談條件？」那個老大道。

「有，當然有……」馬獅龍道：「第一，我身上綁有手榴彈，你們射我，手榴彈自動引爆，你們也知道這種集束手榴彈的厲害！」

那些人都噤聲。

「第二，」馬獅龍續道：「我在這船身藏上了手榴彈……」

他們都有些哄動。

「你射殺了我，找不到手榴彈，我可以肯定，你們未離開公海，已經船毀人亡！」

馬獅龍環視周圍，道：「我的要求極爲簡單，我請你們釋放卓小姐，另外把曾幹交給我！」

老大道：「對我們有甚麼好處？」

「我知道你們的目的是收回軍火，回到內地向上級交代，我明白這點，也不會阻撓你們！」

「要曾幹作甚麼？」

「我們也要向這邊的市民，這邊的警察及有關部門作出交代，只要你們返回了內地，不再出來，我看是一點問題也沒有，老實說，你們第二次的打劫，已足夠你們下半輩子的生活費！」

老大鐵青着臉。

然而，其餘四人，均已意動。

馬獅龍再賣弄如簧之舌，道：「如果你們堅持，我是打算捨命陪君子！」

老大道：「你有甚麼保證？」

「很簡單，你把我們三人放走，我用我們的快艇回去，你把貨物點齊，那麼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大家互不相干！」

「但船上手榴彈？」

「我自然會告訴你！」

「如果……」

馬獅龍道：「我們上了快艇，仍然逃不過你們那等大砲的射程範圍，你有大把機會置我們於死地！」

老大想了一下，道：「好，你們站開，讓我們先把所有貨物搬了上來！」

「你可以先放卓小姐嗎？」

老大示意他的手下，放了卓麗。

馬獅龍看着他們把槍械搬上來，仍有三支機關槍是指着他們。

馬獅龍低聲道：「卓麗，我們要博一博！」

卓麗道：「怎樣博？」

「你懂游泳？」

「懂！」

「那好極，我們一起跳下去！」

「但我們怎能脫身？」

馬獅龍看着手錶，道：「勞局長與水警方面的人，都應該在途中！」

「假如估計錯誤？」

「這也沒有甚麼大不了，我們這樣留下，他們一樣也不會給我們好結果！」

這的確是道理。

留下來是死，博一博還有一些生存機會。

馬獅龍道：「那邊是快艇，我們一跳下去，便潛往快艇，我掩護你上艇，你一到了艇上，便發動引擎。」

卓麗點了點頭。

馬獅龍再等了一會，撲身出了船舷，跳出了船，卓麗也用最快的速度，跟着馬獅龍躍下。

機關槍聲已起。

他們都已躍入水中，卓麗已一早看清楚快艇的距離，潛泳過去。

馬獅龍從身上拉出那手榴彈，拋向海中。

「砰」的一聲，爆炸起來，那海水湧起，像一片水牆，卓麗趁這機會上了船。

不過，那情形實在危險，她拚命抓着船舷，否則早已被拋出外面。

大船上的人已亂作一團。

當海浪靜下來時，船上已再沒有人。

他們都正在奇怪，爲甚麼一個人都沒有了？難道他們都被拋下海了？

不一會，船上有一個影子。

那人慢慢的起來，竟是曾幹。

曾幹伏在船舷上，叫道：「救我，快救我！」

「他們呢？」

「他們都進入了船內。」

卓麗道：「他們又弄一些甚麼玄虛？」

「不知道！」

忽然，他們都聽到了引擎聲，但並不是大船開動，而是從另一邊傳來的。

卓麗也發動了引擎。

他們已看到了，在大船船尾之處，有一塊板伸出，情形便像海軍陸戰隊那種登陸艇一㨾。

一艘快艇從大船處沿着那大板滑了出來。

一隻有四個引擎的特快快艇已出來。

船上坐了那五個悍匪。

四個引擎都已開動，快艇便像一支箭似的向前標去。

馬獅龍的快艇，和這艘四個引擎快艇相比之下，簡直不可以再稱快艇。

那快艇上的老大，回首向大船發射了一連串的子彈，大船便接着發生了爆炸。

曾幹在船上大叫：「救我，救我！」

可是船已着了火，他身上也着了火，不過，他仍然沒有勇氣跳下來。

又再一次轟耳的爆炸聲，這大船已半沉，而甲板上已全燃着火。

火海之中，再看不見曾幹。

馬獅龍道：「原來他們早已有逃走的方法，我以爲用炸彈威脅他們，那知他們自己早已將炸彈安在上面。」

「爲甚麼他們要這樣做？」

「我想，他們眞的是要把這些槍械運回去，否則，他們實在無法背起這一個黑鍋！」

「我還不明白！」

「這些軍火，並不是普通的軍火，也不是普通劫匪可以拿來用的，他們只是利用在本地打劫，來一次示範，告訴所有想購買軍火的人，他們的東西是確實厲害的！」

「那麼甚麼人會買？」

「你以爲？」

「游擊隊？」

「對了，全世界都有游擊隊，他們有無數的買家！」

「可是，他們又爲甚麼要急於運回去？」

「哥頓黃是個軍火經紀，他死了，再沒有接頭人，暫時，他們生意是做不成了，但這些可以說是貨辦，却一定不能留下。」

「爲甚麼？」

「國際間軍火是有協議的，並不是可以隨便買賣，很明顯，他們並不是依照國際協議做生意的。」

「你的意思是他們怕留下證據？」

「是的，有這些證據，整個國家都會受到制裁的！」

「怪不得他們丟了命也要將之運回去！」

他們一邊談話，快艇仍然是追着前面而去。

一陣槍聲傳來。

「咦，水警來了？」卓麗問。

「大有可能！」

卓麗加足了馬力。

他們都看見了六艘水警輪，他們本都是朝馬獅龍與卓麗這個方向而來，但而今却分開向左右而去。

當中是一條白浪，那是匪徒的快艇。

這一帶水域並不是公海，而且離開內地的水域仍有一段距離。

馬獅龍道：「快追上水警輪！」

卓麗開足了馬力。

不一會水警輪已發現了他們追上來，開始的時候，他們分不清楚是友是敵。

幸好馬獅龍懂得燈號，利用一把强力的電筒，通知了水警輪上的工作人員。

其中一艘水警輪慢了下來，他們上了水警輪。

卓麗介紹了自己的身份。

水警輪上一位督察對卓麗道：「我護送你們回去！」

卓麗道：「不，我們繼續追上去！」

本來是六艘水警輪一齊追上去，但這一艘爲了接載他們，慢了下來，一時之間，也無法追上。

那位郭督察道：「我看我們是無法追得上他們了！」

「爲甚麼？」

「因爲他們的速度比我們快得多！」

馬獅龍道：「我見他們有四個引擎！」

「是的！」

卓麗道：「近日走私也是用這種？」

「是的，不過，他們設計更爲先進，一艘快艇，四個引擎放在後面，但他們這一艘，平日只有一個引擎在船尾，另外三個不用，有事的時候，才放下來，這樣使得水警或其他追他們的人，措手不及！」

馬獅龍道：「我實在不服氣，這樣白白讓他們把這些軍火証據運回去！」

「他們有軍火？」

「是的，非常厲害的軍火！」

郭督察道：「那麼我要通知他們，否則，他們發現追不上那艘賊快艇，不理一切開槍的話，那便有極大的危險！」

「是的！」

郭督察通過無線電話與其他水警輪聯絡。

他說了一陣，才放下對講機，鬆了口氣道：「幸好你們告訴我，否則一定不堪設想！」

馬獅龍道：「我不敢肯定，那些一箱一箱的炸葯，不知是否集束手榴彈，你曾經聽說過那種手榴彈的厲害嗎？」

「最近打劫金鋪的？」

「他們正是那夥人！」

卓麗道：「讓他們一進入內陸水域，我們便無可施其技，眼睜睜看着讓他們逃了！」

郭督察道：「裏面的公安會抓他們！」

「他們早已接通天地線！」

忽然，天空出現了一架直升機。

郭督察道：「那是你們勞局長的，他要親自來看這追捕行動！」

卓麗道：「讓我與他通話，可以嗎？」

郭督察把通話器交與卓麗。

卓麗首先簡略地把事情報告了一遍。

勞局長道：「他們離內陸水域不遠了，我們實在不能讓他進入內陸水域，否則，我們日後的治安更是不堪設想了！」

馬獅龍把對講機拿了過來，道：「局長，你可以讓我上直升機嗎？」

「可以！」

馬獅龍道：「那麼，迅速行動！」

他放下了對講機，向郭督察道：「你們最厲害的槍是甚麼類型？」

「只有這衝鋒槍！」

那是一柄來福槍，可以一發一發的射出子彈，也可以一排子彈以每分鐘二十顆速度射出。

馬獅龍道：「爲我預備好子彈！」

這時，直升機已在水警輪上盤旋，並且放下了一條繩索，並示意馬獅龍上去。

卓麗道：「馬獅龍，你自己要小心！」

馬獅龍道：「你不用擔心，我會盡力把這些人擒下來！」

他迅速上了直升機。

勞局長見了馬獅龍，問道：「你有甚麼打算？」

「我們不能用槍對付那快艇，因爲我害怕這艘快艇一爆炸，會造成對附近海域和水警輪的禍害太大。」

「那你想用甚麼辦法？」

「我們趕快追近那快艇再說！」

機師開足了馬力，不一會他們已追近。

只見下面，五艘水警輪已落後很遠，看來是無法追上，而艇上的人，還是枕槍以待。

馬獅龍道：「可否下降一些？」

機師把直升機下降些，馬獅龍已經可以看清楚艇上的情形，一共是五個人，他們分別枕在快艇的邊緣，手指扣着機關槍，蓄勢以待。

忽然，「啪」的一聲。

直升機機師迅速使直升機上升。

那是一顆子彈，在直升機旁邊掠過。

機師道：「我們不能再降低！」

馬獅龍問：「還有多遠便入內

陸水域？」

「不遠了，五海哩左右！」

五海哩，馬獅龍心想：「一定要速戰速決！」

「開機艙，並且通知水警輪不要再追！」

機師依言，只見水警輪都慢了下來。

馬獅龍趴在機艙開口處，手握來福槍。

又一顆子彈向直升機打來，機師害怕，又再把直升機向上升了一些。

馬獅龍瞄準着，可是一直沒有開槍，他心中希望可以射中快艇的引擎，免致全艇爆炸。

他開了一槍，完全落空，因爲直升機顛簸不定，而下面的快艇也是起伏不定。

下面的匪徒，見直升機有子彈射下，也一齊舉槍，向直升機射來。

機師更加害怕，再度把直升機升起。

馬獅龍道：「你可否下降一些？」

機師道：「不能……不是不能，我不想殉職！」

恐懼死亡是人之常情，馬獅龍實在也沒有辦法强迫他下降一些。

馬獅龍又問：「還有多少海哩？」

「兩海哩！」

這時，下面的快艇，因爲沒有水警輪的追趕，因此都齊舉着槍射擊直升機，形成了一個火網。

幸好直升機飛在射程之外。

馬獅龍仍然瞄準着。

他一咬嘴唇，開了一槍。

他的槍法一向奇準，這一次又再顯神通。

「辟」的一聲，下面水花濺起，但船並沒有甚麼，只是速度慢了一點。

但快艇上的人都非常緊張，盲目的向上掃射。

機師又不自覺的把直升機升高。

馬獅龍道：「好了，這地方他們是射不到我們的，我只有一個要求，你把直升機就在這個地方穩定下來，盡量不動！」

機師把直升機穩定。

馬獅龍又再開槍，一連三槍。

三槍都各自中了一個引擎，引起了一陣小火，不過，快艇本是高速向前駛着，突然沒有了引擎的推動，竟在水中旋轉起來。

「快通知水警追上！」

機師通知了落後的水警輪。

馬獅龍道：「慢慢下降！」

直升機慢慢下降。

馬獅龍用機關槍向快艇兩邊掃射了一輪，透過揚聲器道：「你們聽着，快棄械投降，否則我射向炸藥，你們中間沒有一人可以倖免！」

五個匪徒都知道馬獅龍所言非虛。

勞局長道：「馬獅龍，你的槍法眞好！」

「過奬，只是夠運，幸好我們在上，否則，射程不夠，也無法毀滅他們的引擎。」

忽然，快艇上的人有所行動，他們並不是開槍，而是把一包一包的炸葯，棄入海中。

馬獅龍道：「他們要毀滅證據！」

勞局長道：「不用怕，掉在海裏，我們有足夠的人力物力，打撈回來！」

這時，水警輪已趕近，喝令他們停止。

可是，他們仍然把炸藥往海中抛去。

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馬獅龍又再開一槍，這一槍打中了那艘快艇的邊緣，原本那是一艘橡皮快艇，當然不是一艘普通的橡皮，不過，橡皮穿了，快艇迅速下沉。

這時，五個匪徒都舉起雙手。

原來，他們都是居住在內陸的人，並不懂得游泳。

卓麗從無線電話傳來聲音：

「馬獅龍，你的槍法眞好！」

馬獅龍道：「是你洪福齊天！」

勞局長道：「這一次你幫助了本地不少！」

「不用客氣，我也是本市的人！」

他們飛返直升機場。

＊　＊　＊

這件打劫與軍火買賣的案件，並沒有轟動這個城市。因爲這並不是一件單純的事件，而是一件與政治有關的交易，因此，卓麗並沒有被授權繼續追查這事，不過，那五個悍匪已被秘密遣送回內地。

但願他們永不再來！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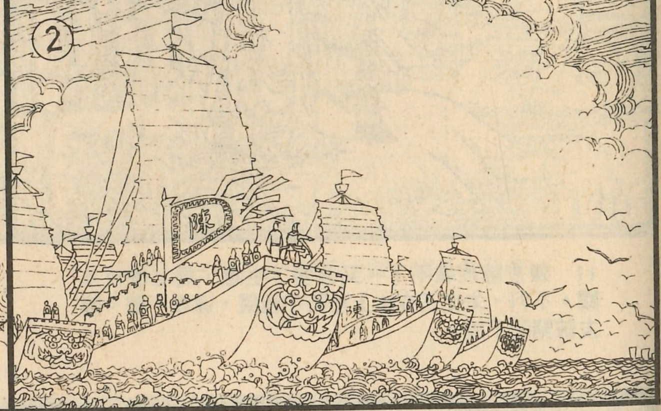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七

鄱陽湖大戰（一）

張龍・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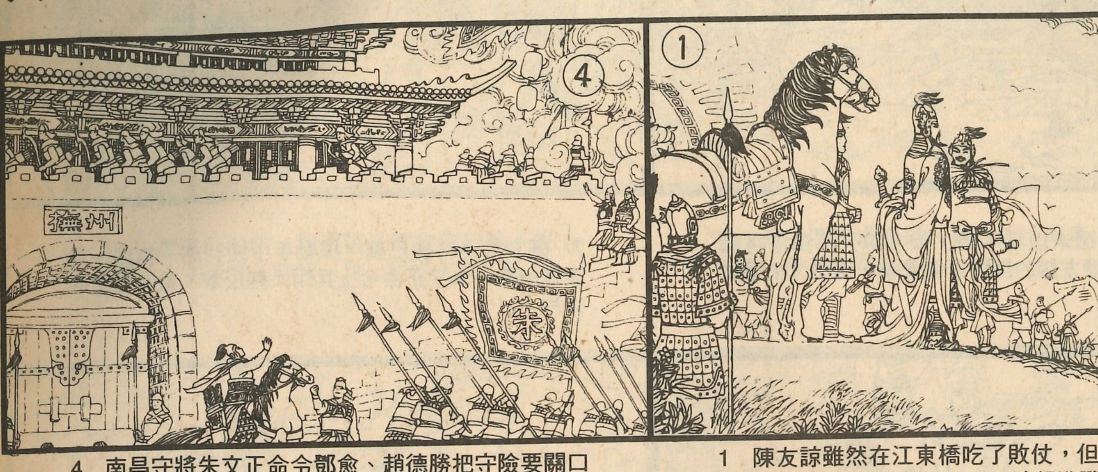
1　陳友諒雖然在江東橋吃了敗仗，但心裏却不服氣。因此，他逃到武昌以後，一邊趕造戰船，一邊招兵買馬，積極準備與朱元璋決一死戰。



2　不久陳友諒趁張士誠正同朱元璋在南豐打仗的機會，決定即刻出師，先拿下南昌城，再圖東進。於是，他親率大軍，架起高船大艦，直往南昌城進發。



3　靠近南昌，陳友諒棄舟登岸，親自督戰，猛攻南昌撫州大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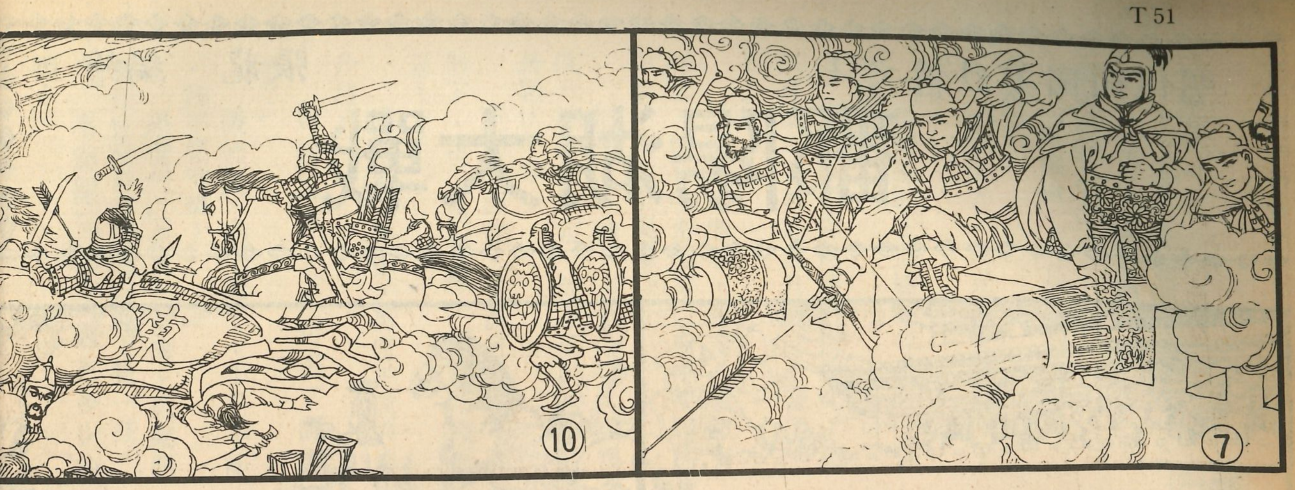


4　南昌守將朱文正命令鄧愈、趙德勝把守險要關口撫州，然後親自率領兩千精兵，來回支援、策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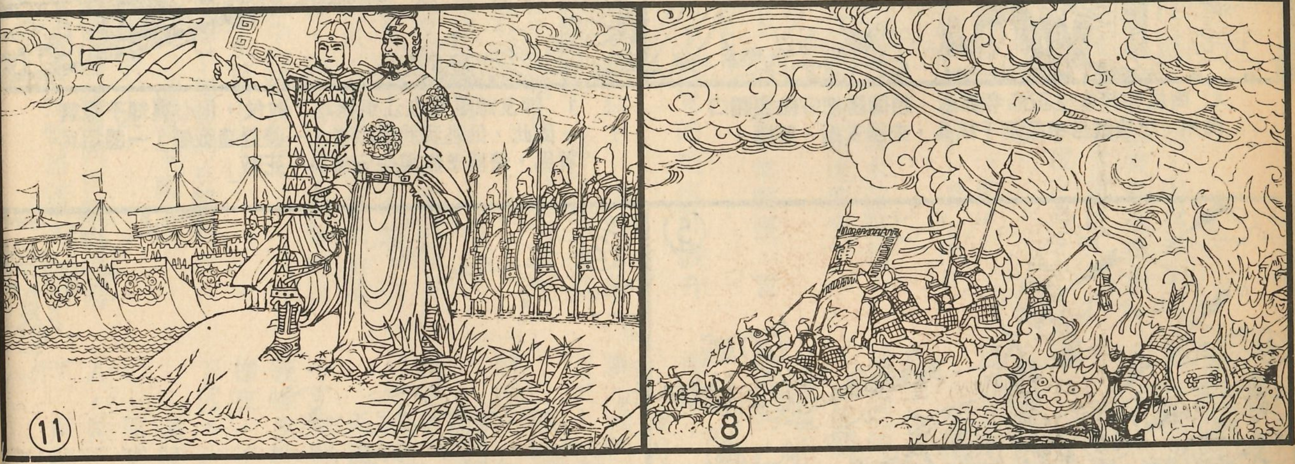
5　陳友諒見强攻不下，立即改變戰術，命令士兵用竹器製作盾牌遮住射來的箭頭和打來的石塊，在城墻下掘土挖洞。

6　不多一會兒，突然一聲巨响，烟塵滾滾，城墻炸塌了個二十多文的大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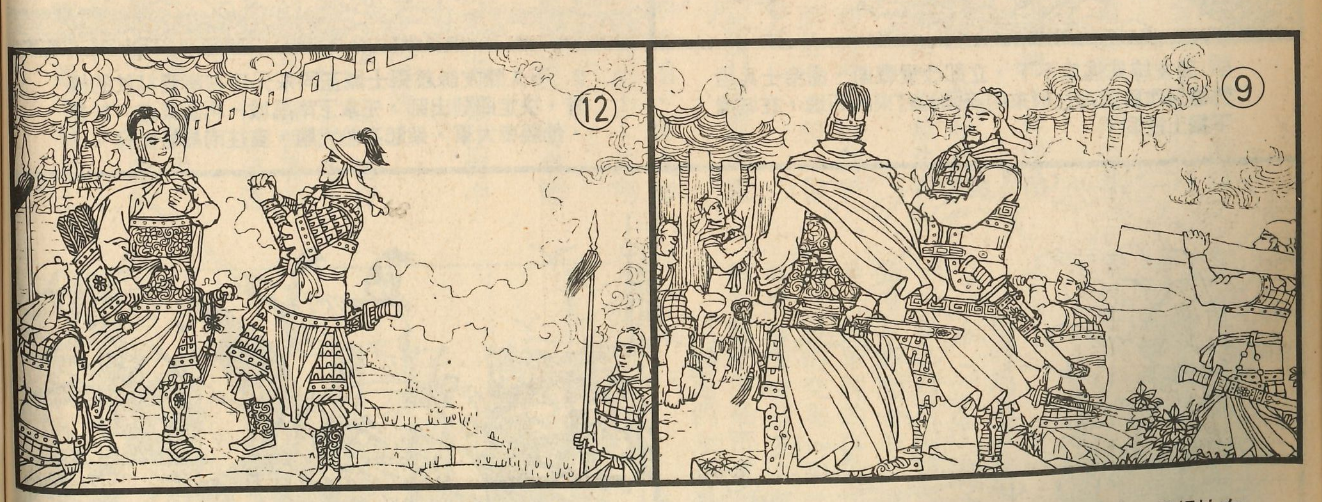
7　陳友諒見時機已到，揮動手中的利劍，指揮士兵衝進城裏。朱文正命令士兵用大炮反擊，敵兵倒下一大片。

10　那知鄧愈還未埋好木樁，陳友諒又指揮部隊輪番衝殺上來。陳友諒的部隊死傷纍纍，但仍沒衝進城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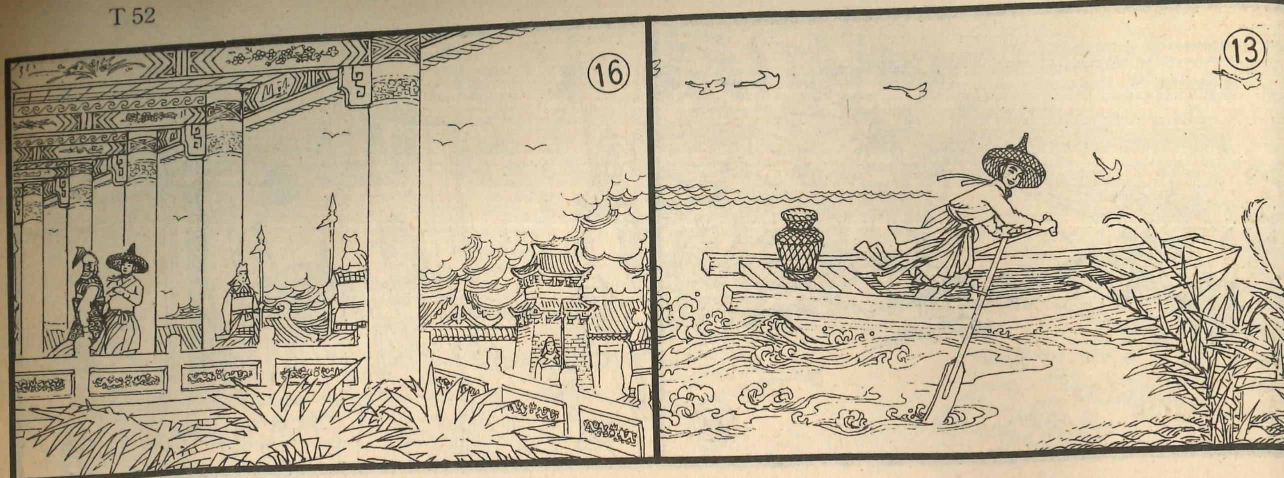
8　陳友諒命令士兵用盾牌遮蓋，但盾牌是竹製品，見火就着，死傷更大，陳友諒只得急忙撤兵。

11　陳友諒攻城不下，又改變了主意，馬上改攻水關。不料，朱文正在水上也防守極嚴，連攻不破。陳友諒緊圍不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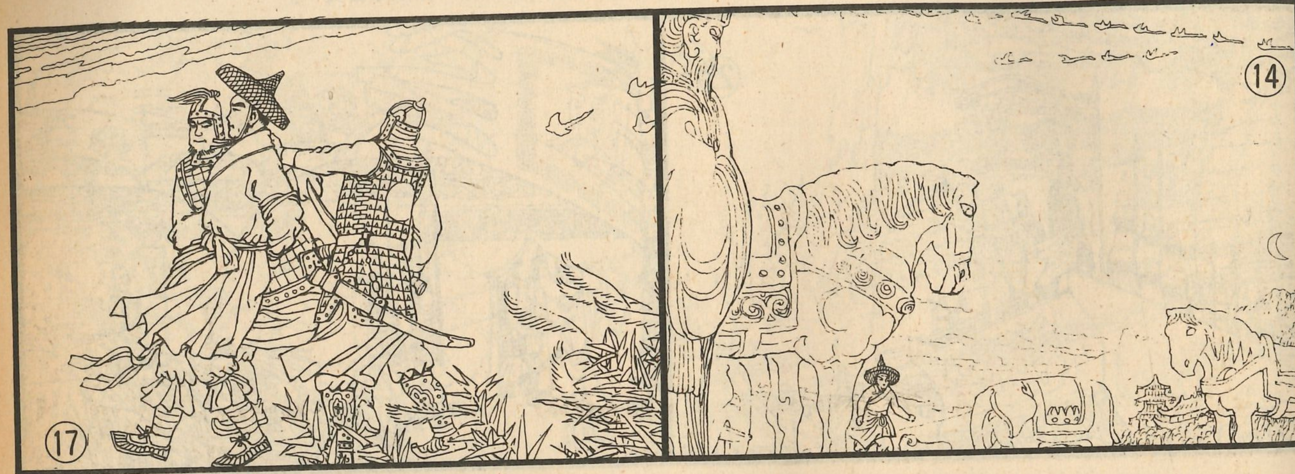
9　陳友諒一撤兵，朱文正、鄧愈就命令士兵趕快在塌牆的缺口豎樁立柵，設置障礙。

12　陳友諒長期圍城不走，形勢十分吃緊。朱文正一面假裝向陳友諒求和，一面派軍官張子明去金陵告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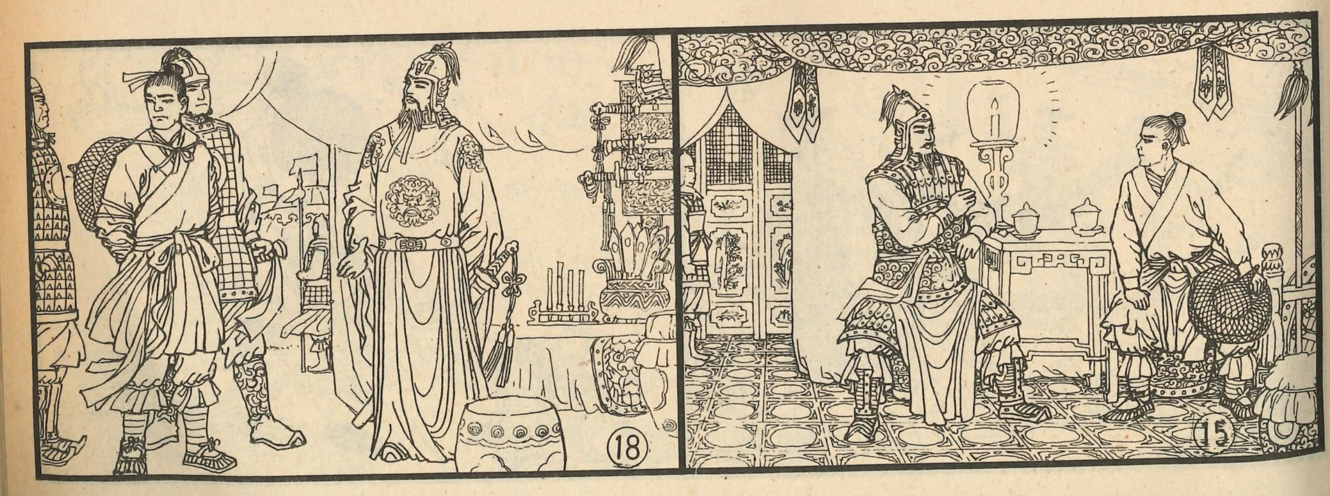
13　張子明扮成漁民，搖着船，唱着漁歌，偷越過水關，向金陵奔去。

16　朱元璋沉思半晌，親送張子明來到殿外，說：「你先回去，告訴文正堅持一月，我親自率兵破之。」



14　張子明日行夜止，趕到金陵，來見朱元璋。

17　張子明乘船返回南昌途中，不料在湖口被陳友諒的巡邏兵抓住，送到了陳友諒跟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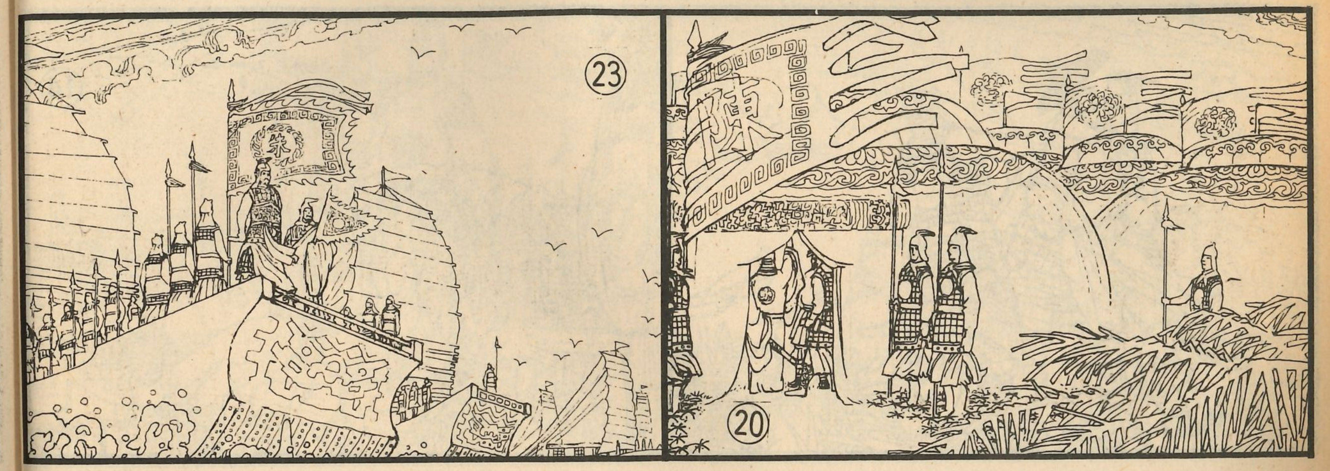
15　朱元璋問陳友諒兵勢如何？張子明答道：「友諒傾國而來，死傷很多，况他駐兵日久，糧草漸缺；此時又値枯水季節，船大水淺，主公破他必成！」

18　陳友諒問他是甚麼人，竟敢擅自闖關口？張子明十分坦然地說：「我是張子明，到金陵求援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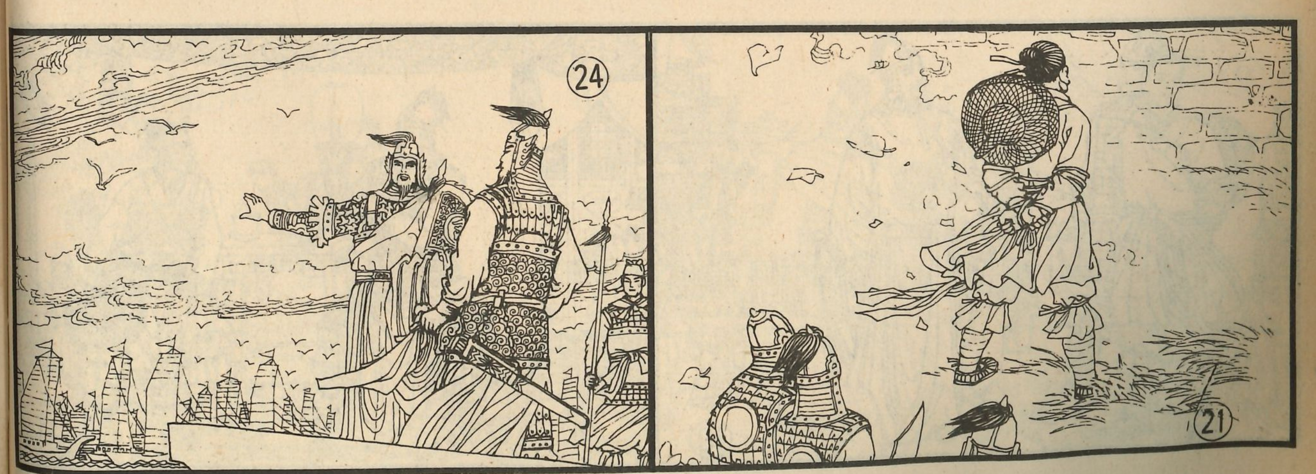
19 陳友諒見他答得如此乾脆，又問道：「朱元璋何時來援？」張子明答道：「很快就到。」陳友諒說：「你告訴朱文正，朱元璋自顧不暇，不能來援，請朱文正來降，我保你一世榮華富貴！」

22 陳友諒聽了，十分惱火，揮手一刀，把張子明殺死在城下。



20 張子明眼珠一轉，驚喜道：「眞的？」陳友諒指天發誓地說：「我絕不食言。」

23 果然，張子明被害不到二十天，朱元璋便分兵來到南湖嘴和武陽，切斷了陳友諒的退路，然後，和徐達乘船去解南昌之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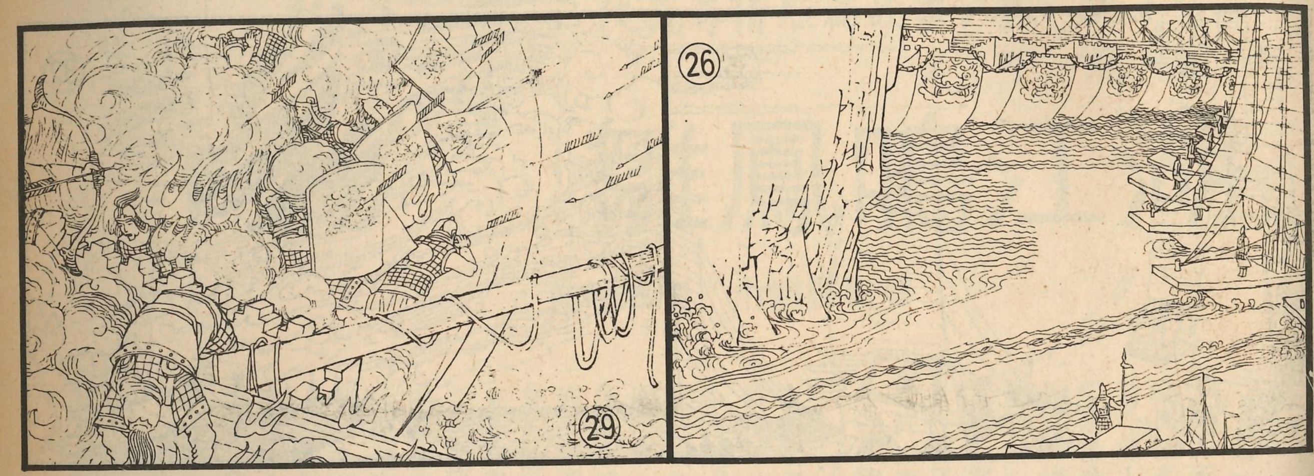


21 陳友諒命令士兵把張子明押到南昌城下，張子明大聲喊道：「朱文正將軍聽着，主公讓你堅持守城，援軍不日就到。」

24 這天，朱元璋、徐達率領戰船從松門駛入鄱陽湖，只見湖面桅桿如林，船成一片，好不威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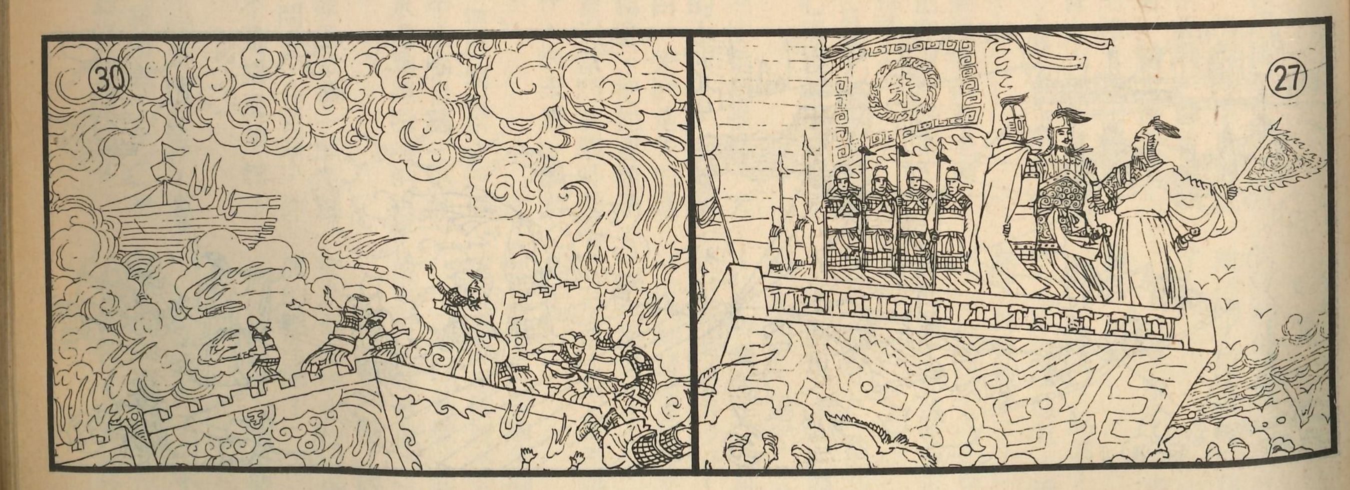
25 原來，陳友諒得到朱元璋來援的消息後，竟放棄南方，與朱元璋到鄱陽湖決戰來了。

28 徐達按照朱元璋的意思，把所有的戰船分成二十個船隊，每條船上載着火器和弓弩，向敵船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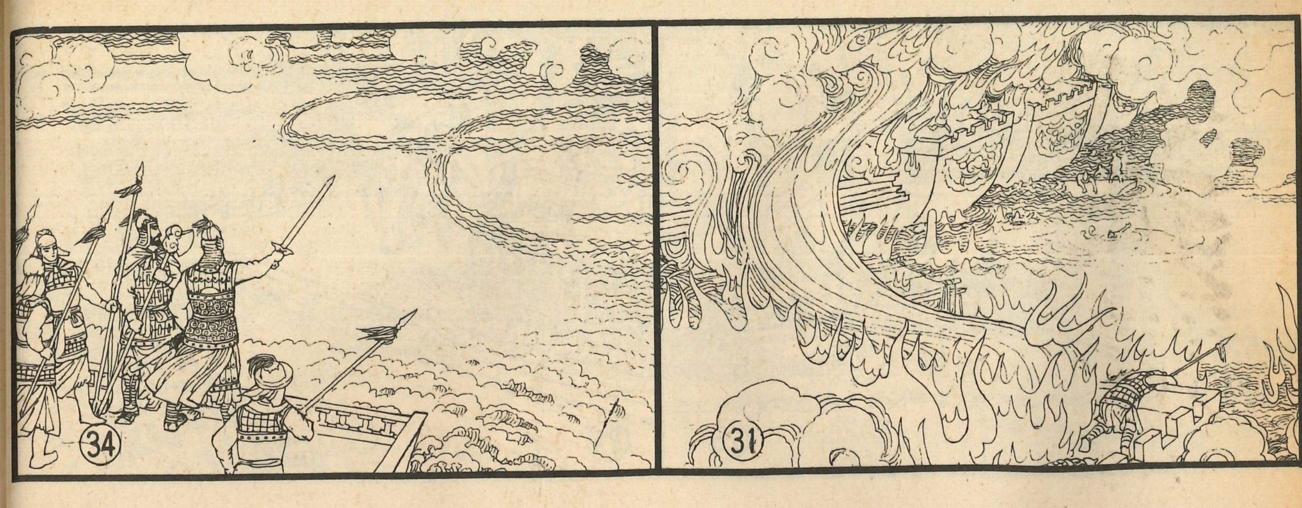
26 朱元璋手下的幾員將領見陳友諒戰船甚多，佈陣嚴密，神色不免緊張起來。朱元璋道：「敵船首尾連接，氣勢雖盛，但進退不便，不難打破。」

29 朱元璋的二十個船隊衝入敵陣，先放火，再放箭，打得敵人措手不及，狼狽不堪。



27 徐達插嘴道：「最好用火攻。」朱元璋高興地說：「我倆不謀而合。」接着，朱元璋如此這般地說出了自己的打算。

30 徐達更是身先士卒，帶着身邊的幾個士兵跳上敵人一條大船，點着火向別的敵船投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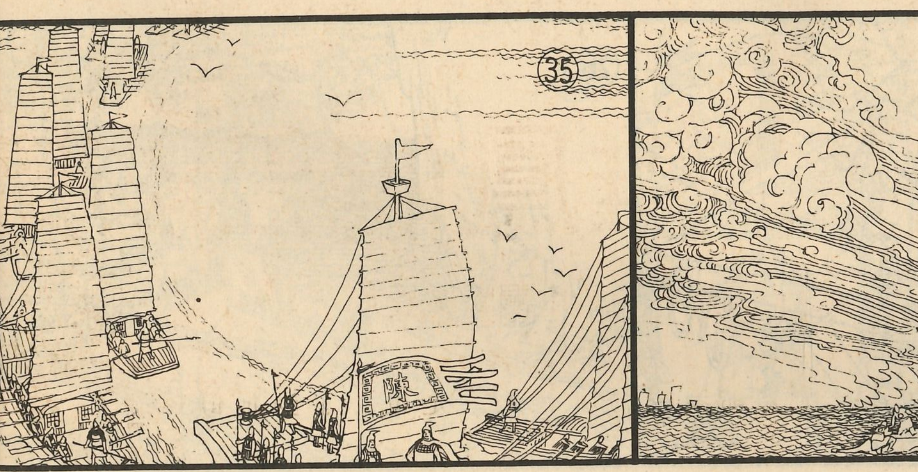
31　頓時，火乘風勢，越燒越旺，向四處擴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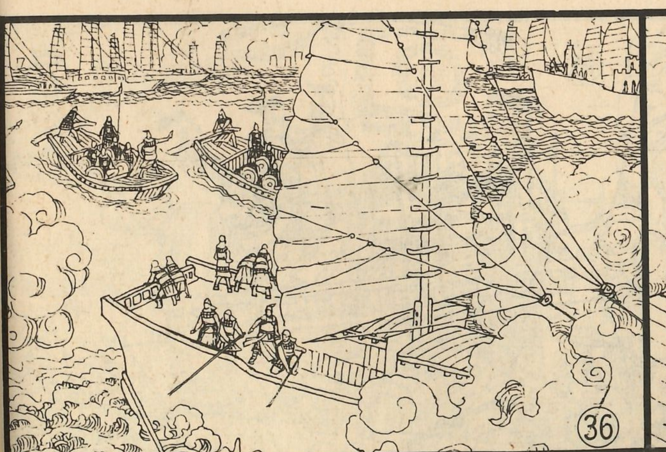
32　不一會，前後左右的敵船，多半被燒着了，火勢很猛，二十多隻敵船，頃刻之間化爲灰燼。

33　徐達正乘勝殺敵的時候，突然連自己乘坐的大船也被燒着了。他連忙命令士兵撲滅火焰，奮力再戰。

34　朱元璋惟恐徐達有失，驅船去救。徐達得到支援，更加威風抖擻，奮勇殺敵。



35　沒想到這時敵人却避開徐達，集中全力向朱元璋圍攻而來。



36　朱元璋見圍過來的敵船越來越多，急忙揚帆督戰，但船行不遠，忽然被絞住了。

（待續）



俠義奇情短篇故事／麥化・文　可飛・圖

雛鳳鳴江湖

正義尅邪魔　巾幗勝鬚眉

這一天是中秋過後不久，八月下旬，天色很好，傍晚時候，有一騎黑驢從萬寶山下經過，驢背上馱着一個人，他伏着，驢走得很慢，似乎是走了很多的路，現出疲態，牠在河邊喝水，背上人却不言也不動，不知是病了、傷了、還是死了？沒有人知道！

背了一捆枯柴返家的郭老頭，也許出於好心，也許由於好奇，他走近黑驢，查看牠背上的人。

「唔！還有一口氣！」郭老頭臉上出現了笑容，心情也似乎輕鬆了許多。

驢子馱來的一位年紀很輕，大約只有十七八歲的小伙子，手腳都受了傷，面色蒼白，大約是失血過多吧，老人慈悲爲懷，把他連驢子都牽了回家。才看到家門就嚷叫起來，他說：「老伴，快去燒一鍋水來，有客人來了！」

「甚麼客人？這麼緊張！」一個老婦在一間茅屋中喃喃自語，但她說是這麼說，開水還是照吩咐的去燒了。

當他看到老頭子牽着一頭黑驢回來，便驚奇地問道：「老頭，你說的客人呢？不是指這頭驢子吧？」

「當然不是，妳看清楚點，客人可闊氣啦，他騎着驢子來。」老頭心情極好，說話也輕鬆得很。

經他這麼一說，也由於雙方距離近了，老婦也發現驢背上的客人了。

「他怎麼了？」老婦神情焦急地問。

「他受了點傷！失血過多，暈了，妳去給他煮一碗熱的薑湯來，喝了就會沒事了！」

「你呀！怎不早說呢？人都快要死了，還這麼慢吞吞的，眞是老油條！」

「妳放心，他死不了！」

「別說，去宰頭鷄來！我先替他止血。」過了一會兒老婦出來了，他叮囑丈夫：「她剛醒了，又睡了，你別過去吵她！」

「妳替他換過衣服了？」

「換過了！」

「妳！怎麼不讓我……唉，眞是！」

「你怎麼啦？幾十歲人，還不正經？你想挨罵是不是？」

「妳說甚麼？我不正經？我看妳有神經病才眞！」

「除非你瞎了眼睛，怎麼連人家是個姑娘也沒有看出來，不會是眞的吧？嗯！」

「甚麼？她是個姑娘，不是小子？」

「誰騙你了？不信，等一會你自己問她去吧。」

午夜，公鷄啼了，那位姑娘才

清醒過來，張開眼皮細望，凝神沉思了片刻，陡然坐了起來，驚惶地問：「這是那裡？」

「姑娘，妳總算醒過來了！現在覺得怎樣？渴不渴？喝點水好不好？」

「謝謝你，老人家，這是甚麼地方？」

「妳放心，我們不是壞人，喝吧，喝了就會快好的。」老婦把留下來的鷄湯遞到姑娘唇邊，姑娘嗅到一陣强烈的薑味，喝了一口，皺起眉頭道：「噢！好辣喲！」

「當然辣，這是老薑煮鷄湯，妳受了傷，流了許多血，伏在驢子上昏迷了，我老頭子看見了，把妳接了回來。姑娘，妳在這兒也歇了半夜啦，快喝吧！趁熱喝，再睡一會，明天醒來，就沒事了。」

「老人家，我現在已經沒事了！哎喲！」她話聲未完，手一伸，牽動了傷口，痛得皺了眉頭，但她十分倔强，不理老婦勸慰，便問：「我的小黑驢呢？牠沒事吧？」

「妳放心，牠沒事。」

「謝謝你老人家，請你替我把牠牽了過來，我該走了！」姑娘想下地，老婦按着她的胳膊，勸阻道：「妳要到那裡去？黑天半夜，妳又人生路不熟，怎麼走得了？」

「老人家，我不是想走的，但不得不走！你們一片好心，又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忍心把你們牽入漩渦，累你們受害了？」

「姑娘，妳不說我們也猜出妳不是個普通人，妳改扮男裝、騎驢、受傷，這都說明妳不是普通人！妳是受到敵人的追擊，還是別有原因？」

「我是受人所托，去找人的。」

「妳受甚麼人所托，去找甚麼人？能說給我聽聽嗎？或者我可以幫妳一點忙？」

「老人家妳……」

「我年輕時也喜歡舞劍，趁熱鬧的，只是現在老了，已經快二十年沒有動過刀槍了！姑娘，妳如果信得過我，就說給我聽聽吧！」

「我當然信得過你們。我姓方，叫少眉，我外公祝青，原是個務農爲業的，不知怎的得罪了一個當地的惡霸，竟要把我外公一家趕走。連祖墳也掘掉了，我爹爹自然不答應，找姓林的惡霸理論，那惡霸說我外公不走也可以，有兩條路選擇，一是把所有耕地送給惡霸；另一條是不用耕地，只要把我表妹給惡霸做第七房侍妾就行了。

「那姓林惡霸今年已五十六歲，我表妹才只有十六歲，怎可以做他的第七房侍妾？所以我爹一口拒絕他，還警告他，假如他傷害我外公家的一豬一鷄，也要找他算賬。他不聽，竟然叫莊丁護院毆打我爹，結果我爹雖然打傷了他們十多人，衝了出來，自己却也受了傷。這一來，他怕我爹眞找他算賬，倒不敢過份迫害我外公。

「但這只是表面的，暗地裡却向外邀請武林中敗類，要對付我爹。我爹也有一羣好友，都願意相助。不料上個月有個消息傳來，不知姓林的用甚麼方法說動了江標，大約下個月就可以到達，到時，將會由林家擺設擂台，由江標和他的朋友爲台主，公開約我爹挑戰，我爹自知決非江標對手，所以也請他的朋友去約人來相助。我奉命去青龍溝去見袁大俠夫婦，希望他們能來相助。

「我爹說，若果請得袁大俠夫婦相助，就不怕江標了，不料我在路上跟林家的人碰了頭，他們當然不會放過我，合力襲擊我，結果我受了傷，在昏迷中，便來到了這裡了。」

「嗯！江標，他確是一個人物，我早年也聽說過這個人，人倒是不壞，壞就是壞在爲人好勝，有人把他稱讚幾句，他便連祖宗姓甚名誰也忘記了，他這次肯爲林家出力，想必也是受了別人矇騙而所致。

「至於姓袁的，年來也少到江湖走動，妳去找她，只怕不易請得動，你爹爹怎麼不自己去，却要妳去請？這一點，我不大明白。」

「是這樣的，我小時候很得袁大俠喜歡，他說過要收我做乾女兒的，所以爹叫我去！」

「哦！原來你們是認識的，這就怪不得了！你們是世交？」

「我娘是他的師姐，我叫他師叔！」

「哦！原來你是袁大俠的師姪，妳大約可以請得動她了！」

「我希望他們還能記得我！」她回憶地說：「我和師叔已經有十一年不曾見面，不知師叔還記得我這個師姪嗎？」

「記得的，妳放心去吧！我也許久不曾到外面走動了，到時，老頭肯陪我一起去，我或者也會去看看這一場熱鬧。」

「老人家如果肯來，那就太好了！我要好好陪妳老人家到處走走，看看。」方少眉興奮了，但掩不了困態，一個呵欠，引起老婦注意，她打一下自己前額，帶笑自責道：「我眞是老糊塗了，忘記妳要歇息，姑娘，妳睡吧，天亮之後，我會來叫醒妳！」

翌日，天微亮，方少眉便起來了，她急於要上路，連早點也不想吃了，老婦那肯答應，她先替方少眉檢查傷口，認爲並未復原，不準她走，要她多躭擱一天，她却不肯，兩人在爭持中，老頭出來打個圓場道：「姑娘，這樣吧！妳不必急

，就多留一天，明天，妳上路的時候，我給你寫封信給袁大俠，他即使沒有空，也不好意思不來了！逗留一天，換取一封信，你願意不願意？」

方少眉聽得他如此說，怕他不高興，也希望他夫婦將來眞能去參加，使他爹爹這一方增加聲勢實力，所以她不想令他們不高興，於是答應了！

方少眉在郭老頭夫婦苦苦挽留之下，多住一天，然後帶了郭老頭給她那封信上路，直上青龍溝，這一段路，倒是非常平靜，輕易便到了青龍溝。

青龍溝的一切都顯得十分平靜，恍如世外桃源。

方少眉對眼前的風景甚感興趣，不免勒住黑驢慢慢的欣賞一番，她想想青龍溝所以如此寧靜，大約是因爲有袁大俠住在這裡，外邊宵小之輩，不敢來犯，內裡的人又生活過得安定，不做作奸犯科之事，所以變得平靜了。

方少眉這時又回復了男裝，是一個眉目清秀、神態瀟洒、容貌俊逸的青年。

她的出現已經引起別人注意，她勒住黑驢欣賞風景，更引起別人的警惕，覺得她形跡可疑，因此，當她向人家打聽袁大俠的住處時，有個女人就說：「小伙子，你來得不巧，遲了，如果你早來三天，還能見到了袁大俠，現在，他只怕已在百里以外了！」

「大嬸，你是說袁大俠出去了？不在家中？」

「怎麼，袁大俠不能出去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有重要事情要找袁大俠，希望能見他老人家！」

「一年中要見袁大俠的人多着呢！也不止你一個，你回去吧，袁大俠出門了，誰也說不準他甚麼時候回來！」

「怎麼，袁夫人呢？她也出門了嗎？」

「你想見袁夫人，袁大俠不在家的時候，她從不接見客人！」

「這麼說，袁夫人是在家了？」

「妳少給她找麻煩吧，她年來身子不太舒服，不見客！」

「大嬸，我可能是例外的一個！」

「你會是例外？怎麼說？」

「這個，妳叫我怎麼說呢？大嬸，請妳給我引路，假如袁夫人說不見我，我也祇好認命，死了這條心，請你老人家行行方便吧！」

「唉！你這小子倒眞會纏人！」

那個大嬸引着方少眉走了一段路，來到了一間屋子門口，說：「這就是袁大俠的家了，你叫甚麼？你自己對着門內說吧！我陪你來，沾上了一點關係，得在這裡陪你，若是袁夫人不見你，你就得跟我走。」

看門的那個老頭，見方少眉好端端一個少年却起了一個少女的名字，心中先自奇怪了，再細看之下，他也看出了眉目，知道她是女扮男裝的，別看他年過五旬，有點老態，其實却是十分精明幹練，他的老態，純粹是裝出來的！

他叫方少眉在門外等一下，他去通報，請她到門邊椅子上坐，歇歇息。

「謝謝你老人家，不用客氣了，我等你回音。」方少眉也客氣地道。

看門人見方少眉態度十分安詳，像極有信心可以見到袁夫人似的，心中頗爲奇怪，他代不少人通傳，那些人都是焦急不安的，甚少有這份安詳，所以不敢怠慢，急急向主人通報。

「甚麼事？洪伯！」一個漢子的聲音突然從房中傳了出來。

洪伯就是看門人，他在走廊經過，正要直入後堂，並未留意到書房有人，聽得呼喚，立停下來，恭恭敬敬地答道：「老爺，有個人……」

「有人要見我？你告訴他我出去了！說不定那一天才回來！」

「我早說過，全館的人都知道。所以，他要見夫人！」

「甚麼？他要見夫人？你不是不知道，夫人不輕易見客的。」

「我說了，她說她會是例外的，要求我通傳，假如夫人不見，她馬上就走。」

「嗯，有這種事！他是怎麼一個人？」

「他是個少年，但我看得出是女扮男裝的！」

「易釵而弁？多大年紀？」

「十六七歲！」

「叫甚麼？」

「方少眉！」

「方少眉？那裡人？她說了沒有？」

「萬年縣石鎮！」

「萬年縣石鎮，方少眉，你快去請她進來，我去通知夫人！」

「是，老爺！」洪伯轉過身，已聽到老爺高興地叫道：「小鳳，快出來，有客人來了！」

小鳳就是袁夫人的小名，只有袁大俠一個人叫的，他們在家往往是互相以名字相稱的。

等待的時間是特別長，雖然洪伯只入屋了片刻，方少眉也覺得是很久了，那位大嬸更安慰她，叫她不必灰心，許多人都見不到袁大俠的，見袁夫人更難，見不到嘛，算是白走一遭就是。

但方少眉十分有信心，她反過

來安慰與多謝那位大嬸，說祇要袁大俠或袁夫人在家，必然會接見她的。正說間，門開了，出來的竟不是洪伯，是一個中年婦人，那位大嬸愕然一怔，脫口叫了一聲：「袁夫人！」

「大嬸，妳也在這裡？」袁夫人向大嬸打了個招呼。

「少眉叩見嬸嬸！」方少眉向袁夫人行禮，又轉對袁大俠說：「師叔，我以爲你眞的出門去了呢？」方少眉見到了袁大俠時開心極了，連行禮也忘記了！

「我原是要出門去的，後來心血來潮，知道妳要來，所以祇好留在家中等妳！」

「你怎知道我會來？我不信，你騙人！」她嬌態的望着袁大俠。

「誰不知道袁大俠是個信人，說一句，是一句，怎會騙妳？」袁夫人笑睨了丈夫一眼。

「我就是不信，嬸嬸，妳偏心，幫着師叔！」方少眉顯得十分熟絡，大膽、佻皮，和小時候一模一樣。

袁大俠夫婦就喜歡得哈哈大笑，連隔很遠的洪伯也聽到笑聲，分享了歡樂。

方少眉隨身帶着一套衣服，是在那對老夫婦處帶來的，袁夫人却給她換上一套黃紅的便服，再梳洗一下，當堂變了樣，美極了。

袁夫人連連稱讚，袁大俠也看得呆了，頻說：「女大十八變，越變越漂亮，這話眞不假，想不到當年的小丫頭，會變成這樣的一個美人，小鳳，我們行走江湖，見過的女孩子也不算少了，像少眉這樣漂亮的，還眞是少見了！」

「是啊，我的乾女兒，還能輸給了人家！」袁夫人一怔抱住了方少眉，親了她一下。

方少眉觸景傷情，在歡笑中突然淌下淚來，雖然急急抹去，未爲袁夫人所覺，但却已瞞不過袁大俠，被他看在眼內！

「少眉，妳不要瞞我了，妳這次來，到底有甚麼事？妳快說給我和嬸嬸聽，如果能幫得妳忙的，我一定幫的，快說吧！」

袁夫人聽得丈夫這麼說，知道必有原因，也放開抱住少眉的手，對她說：「妳有甚麼事嗎？說吧！說給嬸嬸聽，有誰欺負妳？」她見方少眉淚湧而出，便替她揩抹，安慰她，叫她說出來，有她和師叔作主，決不叫她吃虧。

方少眉自己抹乾了眼淚，把來意盡說了，却沒有立即拿出那郭老頭寫給袁大俠的那封書信。

袁大俠正在沉思，袁夫人也在默默地想，三個人誰也沒有出聲，方少眉的心向下沉，對師叔嬸嬸倆的看法有點變了！

過了一會，袁夫人先開口道：「志雄，你怎麼了？這件事，我們不能不管啊！」

「管是當然要管，但該怎麼管，我却一時想不出辦法！下個月中，再除到石鎮去的路程，留下祇有二十三天左右了！」

「你計這時間做甚麼？」

「我在想辦法，妳和少眉回房去聊聊，我自己靜靜的想想！」

「志雄，我們近年是少管江湖中的事了，但這是有關你師門的榮辱，也關係少眉的一家人的，你可不能再忍啊，別人全無關係，只爲了幾兩臭錢也肯出頭，我們是沒有道理不出頭的，我話說在前頭，到時你就是忍得了，我也受不住，我會自己陪少眉去石鎮的！」

「小鳳妳眞是，我的性子別人不了解，難道妳也不知道？我幾時說過不管？但我們與江標的關係妳不是不知道，打起來誰勝誰敗是另一件事，但不管是勝是敗，都會惹人笑話，是必然的。所以，能避免跟他正面衝突總是最好的，眞是避不了，那就顧不了許多啦，可是今天，我們還有時間，應該想個更好的辦法。」

「好，你想吧！我陪少眉到花園去走走！」

「好的，妳最好也想想，想到了甚麼，晚飯時，我們再商討研究一下！」

方少眉聽了袁大俠夫妻的話，心中泛起了陣陣疑雲，萬萬想不到袁大俠和江標之間竟然似有特殊關係。她巧妙的向袁夫人探詢。袁夫人倒是坦率，她告訴少眉，袁大俠與江標曾有同門之誼，後來，因爲離開了師門，轉投與方少眉媽媽同一師門。

在江、袁同門之時，感情極好，分手後，仍有來往，直至袁大俠聲譽日隆，蓋過江標之後，江標受人挑撥，才對袁大俠有意見，但表面上仍然有往來的，而且，他有幾次遇到困難，都由袁大俠暗中代爲解圍的，他事後才知道，所以對袁大俠的意見也消除了。

但江標爲人雖不算是壞，却剛愎自用，身邊又有一羣興風作浪的小人，便漸漸使江標的名聲損壞。他們借江標的名四出爲非作歹，江標受到矇蔽，却要承擔罪名，因此時日一長，江湖上便把江標看作是一個壞蛋。

俠義道恥之遠之，黑道人物則諂媚阿諛，他自己却懵懵然以俠者自居，走進匪人安排好的圈套中，做了壞事還以爲立了功德！袁大俠曾修函勸告，要他自己親自調查一下自己的言行，他却不聽，反說袁大俠有妒忌之心，怕他名頭超過自己，可把袁大俠氣壞了！

方少眉聽了之後，也爲江標惋惜，認爲江標少了一個值得敬佩的人在身邊直言提醒，否則，不會有今天。

袁夫人喟然道：「話是這麼說，須知忠言逆耳，讒言悅耳，聽忠言，辛勞多而享受少，聽讒言，辛勞少而歡樂多，兩者之間相距甚遠。惟眞英雄才能聽忠言，其受辛勞無怨，但世上眞英雄實在太少了，也不好做，所以，江標之有今天，他自己當然責任最大，但也有可原諒之處。」

方少眉不知道師叔想到了甚麼辦法，所以在晚飯前總是悶悶不樂。

距離晚飯尚有一段時間，袁大俠突然把妻子與方少眉叫到後園，方少眉這一次前後三個時辰之內，第二次到這後園來了。

但她心情却和先前一次不同。她不知道師叔叫她到後園作甚麼。袁夫人也不知道，因爲她一直和方少眉在一起，根本不曾見過丈夫一面，無從猜測，唯一可以想像到的是與對付江標的問題有關。

方少眉與袁夫人來到了後園，袁大俠已經先到了，他的表情很輕鬆，看來他是想到了應付的辦法了，袁夫人笑問道：「看你這麼開心，可是想到了辦法了？」

「辦法是想到了，還得跟妳商量，徵得妳同意才行！」

「你說吧，只要不是忍讓，我都同意了，你可以放心啦！」袁夫人說。

「妳最好先別同意得這麼快，聽了我的再表示意見。現在，我想先看看少眉這幾年來練了些甚麼好功夫，看看師姐教了她一些甚麼。」

「那也好，我也想知道我們的乾女兒的身手到底怎麼樣？少眉，妳就練給乾爹看看吧；他看了，總不好意思是白看的了！」

「哎喲！妳這個做乾娘的，怎麼偏偏幫着乾女兒？這成甚麼道理？」

方少眉領會袁夫人的心意，立即下場演了一套拳，再練了一趟劍，袁大俠看得皺了眉頭道：「怎麼，妳娘就教妳這麼多？」

「是！就是這兩套了！」

「這麼說，師姐是太老實了！」

「志雄，你這話怎麼說？」袁夫人有點不明白，自然，方少眉更加不懂，兩個人都注視着袁大俠。

袁大俠似是要找尋適當的字眼，想了一想，然後道：「我記得離開師門時，師父曾說：本門功夫，未得掌門許可，不能私自傳予外人！師姐大約也聽到這一句，所以不敢把本門的功夫傳給少眉，其實，師姐是太過呆板了，所謂外人，當然是指無關係之人，更是指壞人，要是遇上了好人，遇上了對國家民族，對天下人都有大利之人，那就當作例外。至於父母、子女，乃是骨肉至親，豈屬外人？再者，武功固足以强身，也可以助人，師姐是應該參透這一句了。少眉，妳娘是太遵守師門的教訓了！」

袁夫人一直都信服丈夫言行，想不到他竟是如此豁達，把師門的教訓如此參透活用，對丈夫更有進一步的了解。

袁大俠說出這一番話之後，走了過去，站在方少眉身旁道：「少眉，來，妳用足全力打我兩掌，或者兩拳，讓我試試妳的功力怎樣！」

方少眉不敢動手，袁夫人催她，她看看他，仍不敢動手。

袁夫人說：「少眉，妳照他的意思去做好了，他是受得起的，不要怕！」

「嬸嬸！」

「動手呀！別怕，沒事的。」

「師叔，我動手啦！」方少眉突然衝前，一掌擊在袁大俠左胸上。

袁大俠兩臂一張，臉現驚異之色，叫她再來，她又一掌擊在袁大俠的右脅，袁大俠身子一晃，足下沉低近寸，臉上又現出了詫異之色，道：「行了，這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志雄，你沒事吧？」袁夫人頗爲焦急的問。

因爲她看見丈夫足下沉下近寸，臉上又有驚異之色，知道少眉的功力必出他意料之外，所以關懷地問。

她這一問嚇壞了方少眉，她驚急地問道：「師叔，你怎麼啦？」

「沒有事了，你們放心！」袁大俠說：「不過，少眉，看妳剛才練拳練劍，甚爲平常，但這一拳一掌，却極具勁道，是怎麼回事？」

「師叔，早先練的是我娘教的，剛才這兩式是一位師太教的。」

「她教妳練些甚麼？妳都練一趟給我看看。」

「她總共教了我十三招！不是一下子教的，我有時替她挑水，替她燒飯，她高興了就教我一招，是不能成套練出來的。」

「妳練過內功麼？妳娘有教過妳嗎？」

「沒有，那位師太教過我坐禪吐納功夫，我爹說是內功！」

「妳說說，是怎麼樣坐禪吐納。」

方少眉說了，袁大俠道：「這麼說，她似乎是屬於密宗派，不過，不管怎樣，對妳都有好處，好了，該吃飯了吧！吃飽了再說吧！」

方少眉去洗澡的時候，袁大俠和妻子詳細談了，並且很快就決定

了一件事，要在這短短的二十三日裡把夫妻二人所學的都傳給方少眉，讓方少眉代表他去對付江標。

這個計劃原定第二日開始的，但袁夫人却提前當晚就開始了。

在方少眉來說，這當然是辛苦了，但也是高興的，她專心一意的學，進度甚速，還在袁大俠夫妻預計之上，所以教得也十分開心。

方少眉在袁家是開心的，但她的爹爹方大元就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了！

這一天，距離比武的日子祇有五天了，再過五天，比武就要開始了！

方大娘原是患了病的，這次一急，急出了幾身冷汗，病反而不藥而愈，康復了！方大元當然十分高興，但一喜一憂，都是抵消不了。

日子過得眞快，轉眼又過了兩天，距離比武日期更近了，只有三天就到了。

江標已經到了林家，在石鎭唯一的食肆出現了，這消息很快就傳到了方大元耳中，方大元心急了。

他這一邊也有十來個朋友，但都是同級的高手，出類拔萃的却沒有一個可以稱得起，對方的人物中到底有多少高手到來也未清楚。最少有一個江標就不是他們所能應付得了的，這怎麼辦？只有三天就開始比武了，女兒方少眉還沒有回來，連消息也沒有，怎不叫方大元擔心？

「大元，你看少眉怎麼了？袁志雄不管肯不肯來，她自己都應該回來呀，少眉也眞是，不會出了甚麼岔子吧？她還是第一次出門遠行呢。」方大娘向丈夫嚕嗦了數句，做丈夫的除了加以安慰之外，還能怎麼樣呢？

一天又過去了，距比武日期只有兩天了，方少眉還沒有回來，晚上，却來了敵人，當方大元等人發覺，一柄明亮亮的短刀已插到桌上，各人追出去時，來人已不知去向了！

敵人飛刀留柬，上面寫得明白，叫方大元先預備棺木才好上台，免得臨時周章。

方大元看了這留柬，當然氣得五內生烟，兩眼冒火，每個人都緊握拳頭，表示決心，發誓要拚個死活不計，但各人可都心中有數，這一拚嘛，實在難以佔得便宜。

睡覺之前，方大娘悄悄地問丈夫：「嗯！你對這次比武有甚麼把握嗎？看情形，少眉和袁志雄未能及時趕回來，你打算怎麼樣？」

「還能打算怎麼樣？朋友都這麼熱心，我總不能矮人一截，臨陣退縮呀，少眉也眞是，就是袁志雄不來，她自己也應該趕回來！」

「我就是怕她師叔外出，她在等他，一天一天的等，結果……」

「妳以爲無此可能？」

「不是沒有，是很少有此可能！」

「那麼，不會是眞的中途出了岔事嗎？」

「唉！誰知道呢，大約敵人不會再來了！」

＊　＊　＊

方大娘第二天起來，丈夫已經出去了，她經過女兒房門口，聽得房中有異聲，大感奇怪，正考慮應該如何查看，忽然聽得房內傳出低微的歌聲，一聽，正是女兒方少眉的聲音，不禁嚇了一跳，以爲女兒在途中出了事，鬼魂回到家裡來，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她感到一陣頭暈目眩，心內悲痛，怎料就在此時，又聽女兒低叫：「娘，你怎麼啦，不舒服？」

方大娘覺得有人攙扶自己，精神爲之一振，清醒了許多，同時也看見了女兒，兩眼一張，愕然的問：「少眉，妳眞的回來了？」

「娘，妳怎麼啦，看到了，還這樣問？」

「哎，這麼說，是眞的了，妳可知道，剛才幾乎嚇死我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怎麼會嚇倒了娘呢？」

方大娘說出了原因，引得方少眉哈哈的笑個不停。

她笑過之後，便說：「因回來得太晚，又不知娘已經病好，不想驚動大家，便悄悄的回房睡覺，沒想到却嚇倒了娘親！」

方大娘也不追究，只問看着了師叔沒有，他來不來，方少眉說，她回來的時候，師叔說盡可能來，但怕到時已遲了，所以不必等他們！

方大娘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眼中淌出眼淚，隨對女兒道：「少眉，妳回來還沒有人見到，今天不要出去了，等到晚上，再靜悄悄的離開，找個地方隱藏起來。你是一個女孩子，我也不指望你替我們報甚麼仇，但願妳帶眼識人，將來好好找個丈夫，安安穩穩過一輩子，我與妳爹九泉之下也放心了！」方大娘淚下如雨的哭了。

「娘，妳這是怎麼啦？」方少眉驚愕的望着母親。

方大娘告訴女兒，說她所指望的是袁師叔來對付江標的，現在江標已經來了，妳袁師叔却不來，這一次比武勢非全軍盡墨不可，她知道，丈夫不肯臨陣退縮，自己也不會在此危難關頭獨自逃去，但少眉年輕，而且終要嫁人，實在沒有陪死的必要，所以要她趁早逃命！

「娘，妳放心吧，我以爲是甚麼事，原來是爲了一個江標，別說祇有一個江標，再加上一個海標、河標，我也不怕，娘，妳太長他人志氣了，我不怕！」

「唉！妳懂甚麼？妳越是這麼說，娘是越不放心，就是妳逃了出去，娘也不放心！」

「娘！我說的是眞話，師叔說，只要我小心提防，不貪功，別大意，就能打敗江標！」

「眞的，妳師叔眞是這麼說？」

「當然是眞，我怎敢欺騙娘呢？」

「妳師叔憑甚麼這麼說？」

「娘，我問妳，昨晚我回來，可有人知道了沒有？」

「不知道，但是，我與妳爹就沒有發覺！」

「這就是了，有刺客來，你們都知道，我回來了，你們全未發覺，憑這一點，娘就請相信我今非昔比，功力大進啦！」

方大娘一聽，覺得也有道理，注視女兒一眼，覺得依然一樣，和過去完全沒有變化，同時想到，短短相隔不過個多月時間，縱有奇遇，也不會有甚麼方法可以速成，所以念頭一轉之後，便說：「不行，妳還是要去，說眞的，就是妳師叔來，也未必有必勝把握！」

「對呀！師叔也說，他和江標已有十年過外未見過面，自己的技藝雖未丟荒，江標也一樣不會擱下，所以他也沒有把握可以勝江標，所以才叫我代表他，他說我必然可以打敗江標的。還叫我念在他與江標有一份交情，江標爲人雖然糊塗、好勝，本身都不算太壞，吩咐我不可傷他性命呢。」

「少眉，妳越說越使我糊塗了！」

「娘，妳別急，聽我說，師叔說妳太呆板，太遵守師門教訓，不會把師門眞功夫傳給我，害他多費許多精神啊！」於是她把師叔和嬸嬸輪流教她武功的經過告訴了娘，說完，抽出一柄劍道：「娘，妳看，我這柄劍好不好？」

方大娘看上一眼，神色詫異，脫口問道：「少眉，妳怎麼得來的？噢，這柄劍，眞鋒利！」她接過劍，用手指輕彈，劍受震動，發出一陣悅耳的嗡嗡之聲。

「娘，妳想不到的，是一位姓郭的老人家送給我的，他說，這是一柄可以鎭惡驅邪的古劍，他說女孩子大都膽小，怕魔怕鬼的，所以送給我壯膽。」

「他叫甚麼名字？告訴妳沒有？」

「沒有！我也沒有問他。」

「你怎麼見到他的？」

「我給姓林的打傷了，昏迷了，他見到，救了我。」少眉再把郭老頭救她脫臉的經過告訴娘親。

原來她見師叔已經同意去石鎭，便把老人那封信藏了起來，沒有給袁大俠，回頭的時候，再去找老人家，交回那封信，老人家在大笑中送了她一柄劍，說是可以驅邪治鬼，是男人用的，將來她得到如意郎君，可以用作信物，她沒有把這些話對娘說，但臉上却紅了！

稍過了一會兒，方大元有事找妻子，見到了女兒，爲之愕然，方少眉告訴爹爹，師叔要遲些兒才到，不過，有甚麼準備給師叔做的，她可以代表師叔。

方大娘代爲解釋一下所謂代表的意思，方大元沒有說甚麼，對妻子交代了幾句，便轉身出去了。

這一天已經是最後的一天，第二天天色一亮，就是比武之期了，所以這一天各人心情特別緊張。

到了下午，有個五十歲左右的和尚來到了方家，自稱是天德和尚，是五台山來的，因路過石鎭，聽得傳言說方、林兩家要在擂台中比武，他知道林家爲人缺德，方家俠義行俠，所以願助方家一臂之力。

方大元和各人雖然不認識和尚，但是見他說得誠意，又是自願相助，也不願拒人於千里，於是妥爲招呼。

不過天德和尚不忌葷腥，毋須另制齋菜，倒也方便，加以他說話風趣，爲人也幽默，各人也願意交他這個方外之友。

天德和尚在各人口中聽到不少事物，心中却甚爲萬興，二更過後，借上毛坑之便悄悄溜出了方家，直奔林家。方家的人並未發覺，及至久久不見他回來，找也找不到，才懷疑他是個奸細，但已經無法找到他了。

天德和尚回到林家，林家的人還沒有睡，見他安然回來，都圍上來問長問短，他可神氣了，把聽到的事物加鹽加醋說給大家聽，引得各人大樂，後來他掏出手帕，却掏掉了一張紙條，有人給他拾起來，他奇怪自己怎麼會有這一方紙在袋內，拆來看，立時變色。

其中一人姓郝名通的，問他是甚麼，他不想說，立把紙團想毀掉，給大家喝止了，郝通拿過去一看，忍不住哈哈大笑，人都是有好奇的心，郝通一笑，大家便爭着要看了。

於是，有人大聲唸道：「老禿子，六根未淨，說謊話，四大未空，講因果，提防報應，示懲戒，報在主人！」

各人聽得第一句已經哈哈大笑了，再聽下去，更笑彎了腰。各人笑了一會，突然有人想到最後一句，嚷道：「壞了，我們上當了！」

「甚麼事上當？」

「他說報在主人，那是說林老

爺呀！」

「對！第一句是禿奴，最後一句是主人，一主一奴，必是指老爺，我們快去看看！」

六七個人一哄而散，衝向後堂，後堂此時剛好傳出拿刺客叫聲，各人更爲心驚膽戰，分頭追於後堂。

叫刺客之聲剛起，便有人奔赴崗位把守，但未見有人出外，反而在鬧了一會後，林家已有三處地方發現火光熊熊，燃燒着了。

被發現起火的地方是柴房穀倉及馬房，柴房起火後最早發現，於是各人奔往搶救，馬房起火了，林家有不少馬匹，各人又騎了不少馬來，馬房火勢蔓延極快，才發現已經燒得甚快、甚旺，不易撲救，馬被拴在馬房中，火光與熱度影響了馬房，馬匹跳踢長嘶，十分驚人，有的掙脫了，四處亂竄，吸引了許多人，在這時候，穀倉的火勢被發現了。

這時有風，風從火勢，火借風威，風過處，烈火給帶出老遠，搶救的人連頭髮都被燒焦了，誰還敢再拚命去撲救！

在混亂中，有人驚叫：「捉拿放火賊，捉拿放火賊，是他放火的。」

有人叫，自然有人注望，一點也不錯，有個男子背影閃入各人眼中，於是，有人追趕，但對方跑得很快，幾個起落之後，便失踪了。跟着，一處房子又起火了，各人驚叫中又趕了去，仍然是找不到人影。

江標這一晚不在林家，他與兩位朋友外出了，所以林家所發生之事，他第二天才知道。他感到有失體面，怪責各人無能與失責，把各人駡了一大頓，非但無補於事，反而傷了和氣，有兩位受不住的，索性告辭了。

昨晚擾了半夜，早上又發生這麼不愉快的事件，這兆頭，對林家是十分不利的。

方大元聽得林家昨晚發生的事故，又驚奇又高興，却也奇怪是甚麼人所爲？互相猜測，想盡辦法找站得住脚的道理。

「我猜是袁大俠，除了他有這個膽量，誰能有這個本事了，一定是他了！」有人會這樣的認定的。

但是，很快就給否定了，因爲熟知袁大俠性格的人都知道，袁大俠是明人不做暗事的，他決不會這麼去放火的！

除了袁大俠之外，還會有誰，沒有人能提出更好人選與證據了。

不過，方大娘却想到一個人，她走進女兒房中，向女兒道：「妳怎麼啦，一對鞋沾滿了泥，昨夜去那裡？」

「娘，妳已經知道了，還再問，爹也知道了？」方少眉撒嬌的搖着娘親的肩膊。

方大娘輕輕嘆了一口氣，抱怨地道：「妳也眞是，何苦呢？要幹就去擂台上光明正大的幹個痛快，這樣偷偷摸摸的算甚麼？還是個女兒家呢，給抓住了怎麼辦？」

「他們昨晚派人來臥底，前晚又派人來寄柬留刀，根本不把我們方家的人放在眼中，我實在氣不過，非給點顏色他們看看不可，叫他們也知道我們方家不是好欺負的！」

「可是妳可想到有多少危險？」

「有甚麼危險？一點危險也沒有！」接着又道：「我才不怕，他們根本看不起我們，怎想到我會來這一招？這叫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亂其軍心，折其銳氣！」

「呵呵，還抛起書包來啦？」

「這是師叔說的！」方少眉不好意思的把臉埋在母親的懷中。

翌日，林、方雙方的人都到了擂台，姓林的安排在右邊，姓方的人排在左邊，都有坐椅的，有茶水的，招呼得倒是不錯。

惡霸林光宗穿了禮服，在兩個人攙扶下上台，講了話，一再聲明刀劍無眼，拳脚無情，怕死的最好別上台來，上了台，動上手，生死各安天命，絕無賠償。

林光宗說過話之後，村長宣佈開始比武，同時也宣佈比武條例：

一、參加比武的人可以選用自己的武器，但不能限制對方用何種武器。

二、練武各有所長，一方不能阻止對方使用武器，儘管自己空拳赤手也無此權力，但可以退出比武，對方也不能阻止。

三、雙方比武，以一方認輸，或傷至不能再戰爲止，但一方已認輸，對方就不能再加以攻擊。

四，一方須二人或三人整體作戰，對方亦可用二人或三人，再多過三人合作，這必須動手前取得對方同意，否則，不同意之一方可以退出，對方不許阻攔。

五，勝的一方有選擇繼續比武或中止比武的權利，對方不許阻攔。

六，除在台上賭命之外，但須預先聲明，並把賭注交公證人。

七，可以使用暗器，但必須在比武開始之前說明，使對方有所準備等。

姓林方面坐了十七個武師，首先上台的是鄺興，三十七歲，五短身材，四肢粗壯，一臉驕人神氣，八字脚，蟹型走路，步上台後，他在台上一站，大聲道：「姓方的，你們算過命沒有？那一個最短的就先上吧！拜土地，祭白虎，誰願上

來做個犧牲品？」

這是第一場，總不能先折了銳氣，但對方是個無名小卒，己方總不能去抬舉他，派出個主將，洩了底，因此，方大元與王川兩人低聲商議，還沒有作出決定，人叢中已走出一個泥腿小子來。

他一身破爛衣服，紮塊舊灰白色頭巾，尖尖瘦瘦，黑黑實實的樣子，拾級而上，到了台上才說：「你別叫姓方的了，我是姓袁的，打架我不大在行，打狗打狼却是內行，你來吧！我倒想看看你是長命狼還是短命狗的！」

鄺興拳風甚勁，雖在台上，亦可聽見風聲，可見其勁，姓袁的身子瘦小，實在不易抵受得一拳半掌的，所以很多人對他甚爲擔心，但他却非常的瀟洒，滑溜溜的轉，轉得輕快，因爲他轉得很快，鄺興的攻勢總是遲了半步，傷不了他，又被他牽着鼻子走，失去主動，變成小丑，因此觀衆漸漸覺得開心了。

擂台上祇有兩個人在轉，一個在外圈，一個在內圈，轉到急時，各人只看到外圈的袁姓小子快似一溜烟，內圈的鄺興則越轉越慢了，連拳也不發，掌也不打，再後，只見他脚步蹌踉歪斜，身形搖晃不定，姓袁的小子突然向外一閃，退出幾步，鄺興不知怎麼竟然退向台口，嚇得姓林方面的人大叫，但叫也沒用，他還是掉了下去，折了一腿一臂，他是自行失足跌下的，村長因此說，這一場是打和的。

第一場比武的過程，結果是出人意外的，氣壞了林家的人了。

第二場、第三場，都是林家的人勝，方家的人敗了兩場，其中一人受了腿傷！

第四場，由那個曾經到過方家去作臥底的和尚上台。王川恨極了他，親自上台去打這一場，可惜技不如人，傷了左腿，跌下台了，和尚不肯走，指名挑戰方大元，結果，方大元又吃敗仗，雖未受傷，却是敗了。

方家兩個主將都敗了，和尚更加驕狂，揚威耀武不休，言語無禮已極，觀衆中有人看不過眼，上台上接他的招，要跟和尚打一仗！

這次上台的是個風度翩翩的美少年，俊俏瀟洒極了，他身穿長袍，手拈摺扇，一下一下的把扇子打在左手心中。

他上台，台下响起無限掌聲，尤其是那些姑娘們，拍得更响，這表示了她們的心聲。

「大和尚，你已經打了兩傷，勝了兩場，該歇歇啦，還不下台，眞要摔下去才舒服？」

少年人口齒伶俐，語音清晰。

天德和尚受譏諷，兇性大發，揮動蒲扇般的大手，又拍又抓，都抓拍不到對方，少年人不知怎的突然欺近天德和尚身前，口中叫一聲「看打！」隨即見他手影一動，摺扇疾起疾下，唸出一句，「當頭棒喝！」聲未已，摺扇已「啪」的一聲打在和尚的光頭上，清脆玲瓏，台下各人都聽得清楚，看到清楚，各人都忍不住轟然哄笑。

少年人朗聲唸道：「摺扇打光頭，扇落衆人樂！」聲音傳到台下，各人又是一陣哄笑，有的笑得腰彎淚落，眞個是皆大歡樂。

天德和尚被戲弄，恨不得把對方吞進肚中去，但他無法沾到人家衣袖，反而光頭不時被打，「啪啪」有聲，血也流了。

那少年人突然轉了興趣，飛起一脚，在和尚的肥臀上踢去，把天德和尚踢得呱呱大叫，少年人又朗聲唸道：「皮靴踢屁股，靴起羣喜樂」台下又是狂叫大笑，引以爲樂。

天德和尚在台上本來是個勝利者，因爲貪勝不知輸，竟然變成小丑，成爲台上台下的共同笑料，他自己難堪，江標等人一樣難堪。

江標要上台對付那少年人，清水道人却先他一步。

「好功夫，我也想領教領教！」道人對少年人說。

「道爺，你是個出家人，不能不講道理，我已打過一場，不想打了，你要打，另找對手吧！對不起，我不奉陪了！」

少年人要走，道人不答允了，截住他的去路，逼他動手，他要走不成，結果恨恨地站定了，說：「好吧，你這是自尋死路，可別後悔！動手吧！」

「拆」的一聲，張開摺扇，輕輕地扇着，瀟洒絕頂極了。

道人看到那把摺扇，神色突變，說道：「你這把摺扇……」

「怎麼？不值得你一盼？那我收起它就是！往左手一拍，「拆」的一聲，收了起來。

清水道人認得這摺扇子是袁大俠之物，知道少年與袁大俠必然有關的，只怕勝得了他，也有後患，勝不了，更是丢臉，他後悔了，後悔不該如此魯莽，未明對方身份就盲目的動手，可惜已經遲了，無法挽回了。

清水道人在後悔中動手，心理受到了影响，出手有了顧忌，結果是敗在少年的扇子之下，但少年人沒有下殺手，他看得出，少年人對他手下留情。按當時情形，少年人本來可以重手傷他的，但少年人並沒有這樣做。

清水道人回到江標身邊，告以所見，江標憤然道：「袁志雄太欺人了，明知我助林家，還叫徒弟助方家，存心和我過不去！哼！我不

怕他，他既然不念同門的學藝之情，我也顧不得許多了，各憑本領分個高下就是了。」

江標背後指責袁志雄，袁志雄仍在途中未能趕到。

原來他夫妻倆把武功傳授給方少眉之外，連內力也傳送給了她，失了內力，他們變得普通人一樣，所以雖然騎馬，却無法飛奔趕到，這一點，連方少眉也未曾知道的。

翌日，江標抱着與袁志雄一拚生死的決心上台挑戰，方少眉以女粧出場，佩上郭老爹送的古劍，效法江標一樣，不經梯級，由他面前一躍而上，姿式美妙，尤勝江標許多，贏得台下一片掌聲與喝采之聲。

方少眉向江標深深一揖道：「江前輩，你好！」

「妳是方大元的女兒？」

「不錯，我也是袁師叔的師姪，我轉告師叔的話，希望江前輩不要受外人矇蔽，趕早離開林家，免爲江湖朋友所笑！」

「妳師叔是袁志雄？妳爹和他同門？」

「不，我娘是他的師姐，他不願意在這台上與前輩相見，希望你離開林家，要不，就由我代表袁師叔向你老人家求教了！」

「哦！原來妳娘是袁志雄的師姐，這倒是我錯怪了他，祇是妳爹恃技欺人……」

「江前輩」，耳聞不如目睹，你昨日已經看到，林家的人勝了，人羣寂然無聲，有的只是欷歔嘆息，方家的人勝了，便滿場爆出拍掌之聲，人心向背，你老人家早應該明白了！是我爹恃技凌人，還是林家恃技凌人，我不想分辯，由你老人家自己分析好了，到時你老人家就知道受了別人的欺騙了！」

「那是將來之事，袁志雄既然派得妳來，當然已認爲妳已到了火候，我就看看這十年來袁志雄有甚麼進境，敢以一個年輕門人來接我風雷掌，來吧！你小心了，我發招了！」

「好，我會小心的。」方少眉說：「我提醒你老人家，到了需要時，我會出劍的，也請你老人家留心留意！」

兩個人各站一方，凝視片刻，猝然雙雙發招硬拚了一掌，方少眉打了個觔斗，江標也退了兩步，看來是相去不遠，都未吃虧，但江標却心寒了，他不但看出對方未有受傷，且覺出對方未盡全力，自己却感覺到心胸發熱，內腑已受到了震蕩了，自己已是積數十年苦練而才有今日的成就，而對方却是個才不過十六七歲，自己練功的年齡也比她的歲數多，却似乎吃了虧，若果袁志雄親自動手，那還了得？一種技不如人的自卑感油然而生，氣餒了。

方少眉打了個觔斗，卸去了江標的掌力五成以上，身上所受的不過四成多，自然不會有事，所以身形一穩之後，便叫道：「江前輩，我又來了！」雙掌一錯，竟是使出由師太傳給她的一招佛門絕學「普渡衆生」，掌影如山，漫天蓋地而來，令人眼花撩亂，江標於是不敢怠慢，急以一招「夜戰八方」招架，還是封閉不住，左脈給對方按了一下，被震得又退了一步，方少眉也被反震倒退數步，看來還是平手。

但江標已知自己實在是輸了一招，對方倒退的是假，只是給他面子，他倒退的却是眞，但對方未用全力，否則，他決不是僅僅倒退數步這麼輕鬆！

方少眉兩次留力未用，江標心中已明白這是她不想傷害自己，也必然受到了袁志雄所囑咐的！

他本來爲人不壞，此刻更受感動，站定之後說：「拳脚功夫我見過了，拔劍吧！我要看看袁志雄教了些甚麼給妳？」

「恭敬不如從命，請江前輩多多指教！」

方少眉把古劍拔了出來，一縷寒光入目生寒，江標驚叫道：「妳這劍怎麼得來的？」

「是一位老人家送給我驅邪鎮魔的。」

「他可是姓郭？」

「不錯，是姓郭，你也認識他？」

「認識的，他在那裡？」

「我不知道，他說過來看熱鬧的，不知來了沒有？」

「這一仗不用打了，我輸定了，妳見到他老人家就說我馬上離開這裡，林家的事，我不管了！」

「江前輩，你眞走？不見見他老人家？」

「不見了！我沒臉見他老人家，好姪女，妳代我說句好話吧！」

江標急急下擂台，連向林家的人打招呼也省了，逕向場外走去。

但是，他出到場外，被一個老頭子叫住了，他向老頭子跪下叩頭，叫了一聲師叔，老頭子扶起他，說：「江標，過去的事不必再提，你有錯，我也有錯，我不該只顧自己，放任你走錯路也不加以援手，你還年輕，再來過還未晚。剛才我見到袁志雄，你不必自卑，也不用奇怪，志雄他知道勸你不來，又不忍和你拚命，於是他夫妻倆把所有的內功外功都傳給了方少眉，她身上合數人之功力，自然是比你强，不過，志雄這麼做，他的苦心也是實在令人感動！你們從小就是好朋友，以後應該也是，但不用追悔，志雄夫妻的功力我會助他們一臂之力，使他們快速恢復，大約三個月時光，他們可以恢復和以往一樣，你要走，我不留你，志雄夫婦在前面，你很快就可以追上他們了，去吧，以後有空就來探我們吧！」

老頭子目送江標走後，和老伴緩緩而行，被方少眉見到，老遠就叫郭老人家，郭老爹！要介紹他給父母認識，怎知父母都起立相迎，叫他作師叔，還叫方少眉稱呼郭老爹爲師叔祖，方少眉瞪着眼，看情景，現出一臉驚異之色，問道：

「娘，他是師叔祖？」

「怎麼？妳以爲是假的？不相信是不是？」郭老頭子已經聽到方少眉的問話。

方少眉伸伸舌頭，道：「師叔祖，你的耳朵眞靈，你早知道我了？」

「當然是知道，要不是，怎會要妳帶封書給妳袁師叔？」

方少眉後來正式拜了袁志雄做乾爹，並知道他夫妻傳她武功的後果，感動得哭了一場！

但在幾個月後，在郭老爹協助之下，袁志雄夫妻的功力不但復原，而且更勝過以前了。

（完）

湖海潛龍

兩期完俠義哀艷故事／石磊・文　可飛・圖

痛誅江湖害　悲失意中人

高宗岳坐在快樂天飯館裡，心裡沉思着：十三歲上山，十八歲下山，學了五年武藝，武功上，大概是差不多了，這次師父叫自己下山歷練江湖世故。話是說得不錯，只是不知道應該怎麼樣歷練法？

正在忖思，只聽得鄰桌飄來了幾句話語：「論今爛晚來亥令正。」

「唔。」

接着又聽到：「爛三來牌勒樓老高令陞藍棧朗黃甩字。」

他掉轉頭去，只見兩個面貌兇獰的大漢，吃得杯盤狼藉，正在交談着。

高宗岳聽不懂他們的談話怪語，心中納罕，不禁多看了幾眼。

眼光掃過，無意間瞥見兩個大漢旁邊的那張桌子，一個圓頭大臉，身材矮胖，活像個大冬瓜的人，正在對着自己傻笑。

高宗岳慌忙收回視綫，假裝沒有看見，却聽那個大冬瓜哈哈一笑，大聲叫喚伙計道：「再來一壺陳紹，算在隔桌兩位大漢的賬上。」

伙計一時沒弄清楚，問道：「客官，你說甚麼？」

大冬瓜提高嗓子道：「我說再來一壺陳紹，是這兩位大爺請客。」

兩個大漢也聽到了，穿藍衣的在桌底下踢了穿黑衣的一腳，那穿黑衣的站了起來，問道：「閣下是說我們兩個？」

大冬瓜好像是在自言自語：「有財可發，當然是見者有份。」

黑衣漢子一怔，向穿藍衣漢子望了一眼，神情緊張地指着大冬瓜，說：「你是衝着我們來的？」

大冬瓜索性眼睛一閉，嘴裡還在唸唸有詞：「小氣，小氣，一頓飯能值多少？」

穿藍衣的漢子忍不住了，站起來推開了夥計，走到大冬瓜面前，厲聲問道：「你這胖鬼是甚麼意思？」

大冬瓜仍然愛理不理，閉目搖頭道：「又一個小氣鬼，出口傷人。」

藍衣漢子和黑衣漢子使了個眼色，突然亮出一把鋼刀，指住大冬瓜的面門，說道：「打開天窗說亮話，你想怎麼樣？」

大冬瓜仍在搖頭，說：「不請客就算了，何必惡聲惡氣？自己的事自己知道，何必要人家替你抖了出來？」他睜開了眼睛，叫道：「喔！居然動刀動槍，謀財害命哩！」

藍衣漢子被他說中了隱私，十分惱火，嘴裡說：「老子就是要害你的命！」說罷，刀尖向前一送，眼看要刺向大冬瓜的面門，只見大冬瓜的右手迅速一揚，啪地一聲，鋼刀失了準頭，刺入了桌子之內，

藍衣漢子吃了一驚，站在一旁的黑衣漢子立刻進刀向前，說時遲，那時快，大冬瓜的右手再揚，這一次又是啪地一聲，刺入了桌面。

兩個大漢面面相覷，作聲不得，藍衣漢子想拔出插在桌面之刀，大冬瓜喝道：「混賬，誰敢動我桌上的東西！」

藍衣漢子縮手不迭，穿黑衣的沒聲沒息，突然左手一揚，一把藍汪汪匕首，直向大冬瓜的頭頂上插去，這一下子又快又準，眼見大冬瓜無法躲避，高宗岳不假思索，立刻拿起桌上的空酒壺疾擲而出。

「噹！」的一聲，酒壺後發先至，撞得匕首遠跌到一丈以外的地上，黑衣漢子一怔，回過頭來罵道：「是那個小子淌這渾水？」

高宗岳道：「是我！」

這一句「是我」，引來滿堂哄笑，原來飯館裡的客人看見鬧起事來，膽子小的已經準備開溜，但聽得高宗岳的答話，似乎承認了自己便是「那個小子」，想想都覺得好笑，情不自禁地笑了出來。這一笑使黑衣大漢更加惱怒，他手上已再無兵器，隨手取起桌上的胡椒瓶向高宗岳擲射過去。

高宗岳側身一閃，胡椒瓶直飛了過去，「啪！」地一聲撞在牆壁上，剎那間胡椒粉滿天飛，店堂裡噴嚏聲大作，坐在靠壁桌子的一個中年人，更是被胡椒粉撒得滿頭滿身，噴嚏打得連眼淚也流了出來。

高宗岳長身站起，却看到兩個大漢已被大冬瓜制住，他一手拉着一個，外行人還只以爲他們是好朋友呢！

高宗岳却看得出兩個大漢的脈門已經受制，只聽大冬瓜厲聲問道：「你兩人服是不服？」

兩個大漢身材高大，大冬瓜站在中間，好像是個凹字，不倫不類，委實可笑。

兩個大漢已知情形不妙，穿黑衣的發話道：「我們認栽了就是。」

大冬瓜鬆手，說道：「好，還是那句話，我的酒賬歸你們付，還有那小哥兒的酒飯賬勞煩你一併付給。」

高宗岳上前一步，拱手說道：「那可不敢當，在下自會……」

他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大冬瓜搶着道：「自會甚麼？我最怕年輕人假客氣，而且，羊毛出在羊身上，飛天鼠是不是？」

黑衣漢子一怔道：「閣下原來知道我的匪號。」

大冬瓜冷冷道：「我當然知道，這金華府城裡，我甚麼都知道，你是飛天鼠鄧昌，他是旋風刀陳伯泉，你們今天晚上要到……要到三牌樓……」

黑衣漢子趕快截住他的話道：「閣下，我們不敢了。」

大冬瓜嘻嘻一笑道：「那敢情好，不騙我吧？」

飛天鼠鄧昌舉起手來，做了個烏龜的手勢，說：「如有半句謊言，便是這個。」

大冬瓜呵呵大笑，連稱痛快不止。

當下鄧昌叫來夥計，會了三張桌子的酒飯賬，賠了一瓶胡椒粉的錢，向大冬瓜拱手告別了。

那旋風刀陳伯泉始終不言不語，跟隨着鄧昌一起走了出去。

高宗岳無心再吃東西，索性走了過去向大冬瓜拱手一揖道：「在下高宗岳，敬謝一飯之恩。」

大冬瓜說：「甚麼謝不謝，你救了我一命！我還沒有向你道謝呢！」

高宗岳謙道：「好說，好說，但不知仁兄貴姓大名？」

大冬瓜眼珠一轉，道：「江湖上有一個天台劍客黃森，不知你聽說過沒有？」

高宗岳道：「原來是黃前輩，恕在下有眼不識泰山。」

他這邊說得熱鬧，那邊却有人罵了起來：「不要臉的大冬瓜，這冒名頂替之事，你也敢做！」

高宗岳聞言望去，只見剛才被胡椒粉撒得一頭一臉的中年人，正帶笑帶罵的走了過來，指着大冬瓜對高宗岳道：「不要聽他的，我才是黃森，黃氏門中可沒有這樣滑稽長相的子孫。」

大冬瓜道：「不知誰的長相滑稽呢？週身胡椒粉味，滿臉胡椒粉，活像是胡椒田裡的一棵胡椒樹。」

中年人道：「還說呢，你壞了我的生意，知不知道，今晚本來我要到三牌樓去懲戒那兩個傢伙的。」

大冬瓜道：「你就是這麼老實，眞相信了他倆的話？今晚照樣前去，包你一樣有生意。」

兩人說說笑笑，大冬瓜重新替高宗岳介紹，原來那中年人果然是天台劍客黃森，大冬瓜則是浙東道上，有名的神掌徐大東，高宗岳自是連聲久仰，客套一番，其實他對兩人一無所知，但心中暗想：神掌徐大東的名字，可和大冬瓜十分配合，不免心中暗笑。

三人敘說一番，黃森會了賬一起出來，大家都要投店歇宿，黃森主張去投三牌樓高陞棧。高宗岳問起原委，才知道剛才飛天鼠和旋風刀說的怪語連篇，是黑道上的切口，意思是今晚亥正要打劫高陞棧黃字房的住客。

黃森主張索性投住高陞棧，順便看看黃字房住客情況如何？值不值得拔刀相助。

大冬瓜生性多事，自表贊成，高宗岳更是沒有異議。從四牌樓走到三牌樓，不過片刻路程，便到高陞棧，三人要了三間上房，不巧的是，和黃字房隔了一個院子，也只得先住下再說。

大冬瓜一路上都讚揚高宗岳出手快，住店後，問起他的師承來歷，知道是隱居北山的潛龍居士的弟子，不禁肅然起敬道：「你師父的大名，江湖上無人不知，一手劍法，更是卓絕，五年前不知為甚麼退出江湖隱居北山，你得他傳授，武功造詣，一定非同小可。」

高宗岳說：「我也不過是學了一點皮毛而已，談不上甚麼武功。」

大冬瓜道：「你師父的潛龍劍法，江湖上素所稱頌，你要不信，回頭問問黃森吧！他也是用劍的高手，他對令師推崇得很。」

正說着，黃森推門進入，低聲說道：「據說那傢伙是個貪官，帶了一筆巨款到省城去，明天就要動身了。」

大冬瓜嚷道：「你的消息倒是眞靈通，那裡得來的？」

黃森道：「剛才我問過棧裡的茶房。」

大冬瓜道：「既是貪官污吏的贓款，我們不管他吧！」

黃森道：「只是太便宜了這兩個小子了。」

大冬瓜道：「那麼，你便伸手管一管吧。」

正說着，「噗！」地一聲，從窗外擲進一樣東西來，大冬瓜拾起一看，見是一張紙，包着一顆石子，黃森見機，立刻穿窗而出，大冬瓜打開紙團。

高宗岳湊過頭去，只見紙上寫着幾個字：

「閒事莫管，飯吃三碗。」

字柬上並無署名，只是畫了個太極圖。

大冬瓜冷笑道：「原來是黑白二怪，我們出去。」

於是一拉高宗岳同時縱身到院中，恰好黃森從屋上下來，搖頭道：「被他走脫了。」

大冬瓜道：「他走不掉的，你看這個。」

黃森接過字條，一邊看一邊說道：「是這兩個傢伙，看來他們也看上了這個贓官了。」

大冬瓜仍在冷笑道：「要我不管閒事，我是吃不下飯的，這件事我管定了，來，咱們先去喝它三杯去。」

黃森道：「對呀！吃飽肚子，管起閒事來才有勁啊！」

三人出了客棧大門，一面走，黃森一面把那張字條撕成粉碎，向地上一拋，他沒有發現，距他身後兩丈餘，一個中年人用大袖一拂，把地上的字條統統吸了進去。

高宗岳眼快瞥見，拉了拉黃森的衣袖，黃森立刻轉過身來，已無所見，他叫道：「凌空攝物，好功夫！」

但那中年人已失去踪影，沒有人答話。

大冬瓜說：「現在的世界是『連灰孫子也學會幾手武功』。」

一語甫畢，忽然一個俏生生的聲音說道：「這算是甚麼話？」

大冬瓜立刻轉過頭去，原來前面來了個黑衣勁裝的俏姑娘，正柳眉倒豎地在發脾氣呢。

大冬瓜哈哈一笑，說道：「姑娘勿見怪，我是罵那個王八羔子，想不到說錯一句話，得罪了所有的武林人。」

那姑娘哼了一聲，對他們三人瞪了一眼，擦肩而過去了。

高宗岳眼見那姑娘身材嬌俏，背插寶劍，十分動人，不禁起了思慕之心，偷眼望去，却見那姑娘也正回過頭來看他，高宗岳趕快別過頭去，只聽背後響起一聲輕啐，大冬瓜突然大笑起來。

黃森道：「你這大冬瓜又不正經了。」

大冬瓜笑道：「別打擾我的文思。」

黃森奇道：「甚麼文思？」

大冬瓜道：「我正在背誦詩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話把黃森也引得笑起來，高宗岳窘得滿臉通紅。

大冬瓜又說：「老弟若有意，這件事我可以替你穿針引線，那女娃子頭插燕簪，分明是雁蕩派的，我和雁蕩派掌門的熟得很，咱們管完了閒事，就上雁蕩山去吧！」

高宗岳道：「老前輩取笑我了，在下只不過多看她一眼而已。」

大冬瓜道：「還要抵賴？」

黃森笑道：「你看，人家小伙子臉皮薄，怎頂得住你這般取笑，快上酒樓喝酒要緊！」三個人嘻嘻哈哈地直往酒樓而去。

這一喝，喝到向晚時分，才回到客棧裏。大冬瓜喝得酩酊大醉，一進門便倒頭睡去。

高宗岳和黃森也各自回房中，走到自己的房門口，却見隔壁的房間已亮起了燈，他不經意地從斜開的窗隙中看了一眼，這一看，却看得他怦然心動。

原來白天在路上碰見的黑衣姑娘，就住在自己隔壁的這間房間，此刻正在挑燈看書。高宗岳仗着醉意，立定了脚步呆呆地注視着。

未幾，那姑娘似有所覺，抬起頭來，高宗岳趕快打開自己的房門走了進去，似聽得隔壁又是一聲輕啐。

一個倩影輕啐兩聲的情景，縈繞在高宗岳的腦海裡，他躺在床上，左思右想的想着那俏生生的臉龐，一會兒，又似乎看見她在燈下向自己招手打招呼。

睡了好一會兒實在無法成眠，索性起身推開窗子欣賞月色，眼角瞥了過去，隔壁的房間已經烏燈黑火了，聲息全無，敢情那女的早已進入夢鄉。

他在窗前呆立一會，又上床去，正準備入睡之際，突見窗前黑影一閃，一個人進入房中，一樣東西直打過來。

高宗岳抄手接住，正待喝問，那黑影已打開後窗，穿窗而出。高宗岳愕然，猛地抬頭一看，只見窗前又進來一個黑影，更不打話，如飛穿窗而出。

高宗岳一時間也被弄得莫明其妙，他下床跨步，正擬亮燈，聽得前面院子裏已有喊殺和金鐵交擊之聲，想起大冬瓜他們的約會，便毫不遲疑，匆匆忙忙把那樣東西往枕頭下一塞，立刻取過長劍，走出門口，却見大冬瓜和黃森均已到來。

三人相繼縱身上屋，游目四望，但見前面院子裏的地上，倒着兩條黑影，發出呻吟聲，在這兩條黑影身邊，三個人在捉對厮殺，月光映照下，高宗岳看得清楚，正是白天所見的那個中年人，以一敵二，和一個穿白衣、一個穿黑衣的人殺得難分難解，後者想必是黑白二怪了。

大冬瓜躍身而下，輕飄飄落在地上，且不管打鬥的那一邊，先跑到倒在地上的兩條黑影面前，說道：「喂，你們兩人這下應了誓言，當定烏龜了。」

那兩個人果然是鄧昌及陳伯泉，一見大冬瓜，如獲至寶，同聲哀求道：「徐老前輩，請你救救我們啊！」

大冬瓜道：「你們要我怎麼樣救法？」

陳伯泉道：「是黑白二仙點了我們的穴道，又痛又動彈不得。」

大冬瓜叱道：「甚麼黑白二仙？是黑白二怪。」一邊說，一邊閃電般向二人各踢了一脚，飛天鼠鄧昌與旋風刀陳伯泉應聲而起，掙扎着要叩頭拜謝。突聽得黑白二怪一聲怒吼道：「徐大東，你敢插手管我們二仙的事？」

大冬瓜哼了一聲道：「本來我是不管的，你們派了請帖來，逼得我要管一管了。」

黑怪道：「那就叫你試試我仙刀的厲害！」他撇下那中年人，直奔大冬瓜而去。

那中年人以一敵二，本已不支，幸大冬瓜及時趕到，把黑怪引開。可是他以一對一，仍然不敵白怪，戰了數回合，乘着飛天鼠鄧昌和旋風刀陳伯泉站起來時，白怪略一分心之際，立即虛晃一招，縱身上屋，如飛逃去，白怪豈肯讓他逃走，緊跟着上屋追踪而去。

說時遲那時快，月光下人影一晃，一個人從屋簷上直冒了起來，對準白怪迎頭一劍劈來，白怪猝不及防，倒翻落地，圓睜怪眼，叱道：「那裏來的臭丫頭，竟敢破壞仙翁的生意？」

但聽得那人輕啐一聲，罵道：「不要臉的老怪物！」

高宗岳一愕，這聲音好熟啊，仔細一看，果然是隔壁房間的那個姑娘，心中暗自嘀咕，這姑娘的武功不錯，她來到附近，自己竟然一無所覺，却沒想到人家不過是比他早來了一步而已。

這時白怪已舞起「無極刀法」，怪叫連連，重新躍登屋面，和那姑娘交起手來。

那姑娘手中寶劍相迎，刀來劍往，打得十分激烈，轉眼之間，拆了數招，但聞白怪一聲怒吼，說道：「仙翁做生意要緊，這筆賬，改日我自會和雁蕩派算的！」說畢虛晃一刀，身子一縱，直朝中年人逃走的方向追去。

那姑娘一聲嬌叱，也緊跟着追去，與此同時，黑怪也翻身飛奔而去。

大冬瓜一面追一面說道：「你兩位來了，快下去審審兩隻烏龜！」黃森一拉高宗岳，兩人同時躍落院中。

鄧昌與陳伯泉原未受傷，此刻精神全已復原，他們不認得黃森，經高宗岳引見之後，聽說是天台劍客，又擺出了小人姿態，大事奉迎。高宗岳童心未脫，就問道：「你們不是發過誓言不來的嗎？怎麼又來了？難道眞的不介意作烏龜了？」

鄧昌赧然道：「我們想想，貪官污吏的贓物不拿，實在太沒天理了！」

高宗岳笑道：「所以你們替天行道來了？」

鄧昌道：「是啊！但來了之後，才知道弄錯了，無端端捲入了是非漩渦裏。」

黃森問道：「怎麼叫弄錯了？」

鄧昌苦笑道：「我也不清楚，但聽黑白二仙……」

高宗岳更正道：「是二怪！」

鄧昌接口道：「不錯，是二怪，那二怪叫我們別管這件事，說甚麼是仙翁和金船幫的事，與外人無涉。」

高宗岳問道：「那個仙翁？」

鄧昌道：「便是黑白二怪。」

黃森想了一想，問道：「怎麼會是金船幫？你說那逃走的人是金船幫的人？」

鄧昌道：「我不知道，只以為他是貪官汚吏，但黑白二仙，不，二怪是這樣的稱呼他的。」

黃森道：「他們說了些甚麼？」

鄧昌答道：「二怪對他說：『吳維忠，你金船幫的障眼法還瞞得過仙翁嗎？快把東西拿出來！』，那姓吳的不肯，於是他們便打起來了。」

高宗岳道：「你們呢？」

鄧昌不好意思地道：「二怪就點了我們的穴道。」

黃森道：「原來如此，看來這件事情很複雜，我不是小覰兩位，只不過還是不要插手的好。」

鄧昌道：「經過今晚的事，我們還敢插手麼？」

黃森點點頭道：「好吧，那末你們走吧！」當下四人分手，黃森和高宗岳各自回房。

一進房中，高宗岳就覺得情形有異，拔劍喝道：「是誰？」

黑暗中只聽得一個人壓低聲音說道：「輕聲點，是我，吳維忠。」

高宗岳吃了一驚，問道：「你怎麼會在這裏？」一邊問，一邊拿火石打着點燈，燈光下看見那人，果然是剛才在白怪追趕下逃生的中年人。

吳維忠抱拳一揖道：「在下金船幫溫州分舵舵主吳維忠，拜見少俠！」

高宗岳還禮不迭，道：「在下高宗岳，不知閣下有何見教？」

吳維忠說：「明人不打誑語，剛才在下逃避敵人，把一包東西擲交少俠。」

高宗岳道：「原來是你，你不說，我倒忘記了，那東西就在這裏，待我取出來還給你。」

吳維忠忙道：「不必，不必，在下的意思，眼下敵人四處跟踪，我明敵暗，爲了安全起見，我想勞煩少俠一趟。」

高宗岳道：「不知閣下要我怎麼效勞？請儘管直說無妨，如果是高某能辦的事，我一定照辦。」

吳維忠道：「高老弟眞是快人快語，其實此事在你來說，並不困難。我想請老弟替我跑一趟臨安，把那包東西送交靈隱寺的法明方丈，而我則現身出來，引開敵人，不知老弟願意否？」

高宗岳想了一會，說道：「在下有兩件事請予賜告。」

吳維忠道：「老弟但說無妨。」

高宗岳道：「第一，不知包中是何東西？第二，不知閣下爲何選中小弟？」

吳維忠道：「老弟不問，我也要相告的。那包東西，裡面藏的是金船幫請靈隱寺法明方丈轉給朝廷的一張倭寇藏寶圖，箇中詳情，我也不大清楚，好在到了靈隱寺，法明方丈啓閱後，老弟當可明白了一切。至於爲甚麼選中你老弟這一節，其實道理甚爲明顯，因爲老弟初涉江湖，面目生疏，不易使敵生疑之故。」

高宗岳心忖：這倒的確有理，但心中疑慮未釋，因道：「閣下是如何擺脫白怪的？」

吳維忠道：「剛才我原未遠去，因見有人阻攔白怪，覷機潛回這裡，這黑白兩怪，從溫州追踪來此，想必和倭寇有關。」

高宗岳道：「黑白二怪和倭寇有關嗎？」

吳維忠冷笑一聲，道：「爲了錢，他們有甚麼做不出來的。」

高宗岳道：「既如此，在下立即動身，不過隔壁房裡還有兩個朋友，必須招呼一聲。」

吳維忠道：「如果老弟是說徐大東和黃森，可以不必了，我親眼看見徐大東去追踪黑白二怪，誠恐有失，打算邀請黃森一起去幫助徐大東，順便在敵人面前露露臉，引開他們，你的事，我會告知黃森的，一俟我的目的達到，當請徐、黃兩位沿途在暗中追隨你的。」

高宗岳心忖：「這也是個辦法。」因此翻開枕頭，拿出那包東西，道：「就是這包了？」

吳維忠點點頭，道：「正是，還望老弟妥交法明方丈。」

高宗岳道：「在下擔保送到就是。」當下二人揖別，隨即穿窗而出，展起輕功，刹那間便到了城外。

天將破曉，高宗岳來到義烏，這是金華府轄下的一個大縣城，城門還沒開，但城外有很多賣大餅、油條、豆漿的販子，攤子都已點燃起明晃的燈籠，開始營業。

高宗岳折騰了大半夜，早覺肚子餓得咕嚕咕嚕的直叫，便在近前的一個攤子坐下，要了一碗豆漿，二條油條、大餅開始吃喝起來。

浙東的大餅，和北方的大餅大有不同，狹狹長長的一條，把它分開來，剛巧可嵌入一條油條。

高宗岳把一條大餅、油條擱在桌上，拿起另一條嵌進油條，才咬了一口，忽然旁邊伸進一隻手來，把桌上的一條大餅、油條拿了過去，便往口裡送。

高宗岳抬起頭來，只見是一個衣着襤褸的老頭子，不禁愕然道：「老丈，這是……」

那老頭子嘻嘻一笑道：「肚子餓。」

高宗岳心想：這倒是怪事一樁，你肚子餓，關我甚麼事？怎麼拿起我的油條大餅就吃？轉念又想：是個窮老頭，怪可憐的，算了吧！因此道：「不妨，不妨，算是在下請客吧！」

老頭子笑得見牙不見眼，說道：「難得老弟台肯破費，伙計，再來一碗豆漿，五個肉飽子。」

那伙計對他直瞪眼，說道：「老頭子，話說在前面，你有錢付賬嗎？」

老頭子道：「不妨，不妨，算是這位小老弟請客。」

高宗岳暗忖：這也值不了多少錢，送佛送到西，索性請他吃個飽吧。就對伙計點點頭。

那老頭也不客氣，竟是挨肩坐在高宗岳的旁邊，吃喝起來。

兩人吃畢，老頭子站起身來，打了兩個飽呃，含笑道：「恕老朽先走一步了。」

高宗岳摸出零碎銀子付賬，那伙計一面收錢一面嚕囌道：「客官，休怪我多言，這年頭騙子多得很，出門上路，還是小心些好。」

高宗岳道：「我理會得。」謝過伙計，也自登程。

中午時分，到了站頭，這是一處小地方，大街上只有一間較像樣的飯店。高宗岳走了進去，點了兩道菜，喝着茶，正在等着上菜的當兒，忽然聽到一個蒼老的聲音叫道：「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巧極了，在這裡又遇見了老弟台。」

高宗岳一看，正是早晨在義烏分手的那個老頭子，只見他笑臉盈盈走了進來，說道：「早晨叨擾你一頓，這一回，應該讓我來做東了。」

高宗岳謙道：「豈敢豈敢，原應由在下做東才是。」

老頭子道：「那也無所謂，倒是這家四季春飯店的醃篤鮮十分出色，你點了沒有？」

高宗岳道：「沒有。」

老頭子立刻把伙計叫來，說道：「來一鍋醃篤鮮，一碗紅燒甲魚，一盤炒時件，再燙二壺黃酒來。」

高宗岳道：「我不喝酒。」

老頭子瞪着眼道：「在外頭跑的人怎麼可以不喝酒？休說煞風景話了。」揮手喚伙計速去，端起茶來喝一口，皺眉道：「這茶不好喝。」又大聲叫來伙計，要換明前的龍井，說這種雨前的龍井，不夠清香，伙計應聲而去。

高宗岳奇道：「敢問老丈，龍井茶還有明前和雨前龍井之分麼？」

那老頭子道：「怎麼沒有，明前是採自清明前的茶葉，雨前是採自穀雨前的，比起來，明前的嫩得多，清得多，香得多了。」

高宗岳道：「然則，最好的茶葉當是明前的了。」

老頭子搖搖頭道：「不然，不然，最好的綠茶葉是太湖洞庭山出產的碧螺春。」

高宗岳道：「老丈何不叫他們泡一壺碧螺春來。」

老頭子哂道：「這小地方，也有這種名貴茶葉麼？」

不一會兒，酒菜上來，老頭子替高宗岳斟了一小杯酒，見他不喝，也不勉强，竟然一個人把兩壺酒，幾盤菜，吃個精光大吉，站起身來，說道：「老朽出去方便一下。」

高宗岳心想，這窮老頭子大概好久沒有吃油膩，肚子受不了，不免暗暗發笑，可是等了一會，並不見他出來，走到店後的茅厠看看，也不見那老頭子的影踪，才知道他已經不別而[illegible]了，想起那個在義烏賣豆漿那個伙計的勸告，不禁暗自點頭興嘆，當下只得付了賬，逕自上路去。

一路上別無躭擱，人跡稀少之處，更是運起輕功，因此脚程甚快，將近日暮，已是到了諸暨，這諸暨是浙東水陸交通的要衝，加以山明水秀，的確是個好地方。

高宗岳入得城來，但見街上行人穿梭來往，竟是比金華府城還要熱鬧得多，他第一次來到這裡，人地生疏，放慢了脚步，緩緩而行，沿途留心有沒有住宿處，忽見前面來了個人，竟是在金華府高陞棧裡隔壁房間的那位姑娘。

高宗岳情不自禁地「呀！」了一聲，站定了脚步。

那姑娘啐了一聲，眼睛向他瞟了一瞟道：「賊忒嘻嘻地看着人家做甚麼？」

高宗岳不好意思的作了一個揖道：「姑娘不是追那白……」

黑衣姑娘橫了他一眼，說道：「你還沒有歇吧，跟我來。」領着高宗岳左轉右彎，穿街過巷，不一會，到了一家客棧。

一路上，黑衣姑娘在前面走，高宗岳跟在後面，看着她苗條的身段，婀娜的步伐，羡慕之情，又是大增。

及至進了客棧，開好房間，坐定下來，一個人才從胡思亂想中恢復了過來。

那黑衣姑娘却嬌嗔道：「你看你，我又沒有責備你，爲甚麼這個樣子？」

高宗岳脫口問道：「爲甚麼要責備我？」

黑衣姑娘道：「你當街嚷叫甚麼追不追白怪的，這種話，豈是能夠在人前亂叫的！」

高宗岳一凜，心裡想，自己確是忘了形，因此道：「姑娘說得是。」

黑衣姑娘噗嗤一笑道：「不要姑娘姑娘的亂叫，我姓韋名秀蓮。」

高宗岳說道：「原來是韋女俠，在下高宗岳是也。」

韋秀蓮道：「我也不是女俠。」

高宗岳童心又起，道：「不是女俠，難道是女强盜？」

韋秀蓮笑道：「也差不多啦。」

高宗岳道：「不管妳是女俠還是女强盜，先請妳告訴我，黑白二怪怎麼了？我那朋友又怎麼了？」

韋秀蓮道：「黑白二怪被我追丟了，這也怪我自己輕功不濟，你那朋友，是不是那個矮胖如大冬瓜的傢伙？他倒是追了上去。」

高宗岳道：「妳是在哪裡把他們追丟了的呢？」

韋秀蓮道：「在義烏附近，我看他們的去向，是朝這裡來的，因此跟下來了。」

高宗岳盤算，也許黑白二怪和大冬瓜都在諸暨吧，心中又驚又喜。

韋秀蓮對他看了一會，嗔道：「你這人怎麼了？」

高宗岳問道：「甚麼怎麼了？」

韋秀蓮道：「天都快黑了，你肚子不餓的嗎？」

一言提醒了高宗岳，忙道：「我們出去吃飯吧！」

韋秀蓮道：「那也不必，待我吩咐店伙弄點東西來吃就是了。」說着，走了出去。

不一會，韋秀蓮提了一瓶酒，一隻鹵鴨進來，兩人便在房中吃喝起來。

高宗岳不會喝酒，一杯下肚，已有醉意，隨見店伙端進幾盤熱騰騰的飯菜，此時他面對佳人，心花怒放，一連吃了四碗飯才停箸。

韋秀蓮見他這副吃相，笑道：「原來你是個飯桶！」

高宗岳仗着三分酒意，戲言道：「妳將來會不會選個飯桶做妳的……」

一語未畢，華秀蓮「啐」一聲站起來道：「看我打你……」

高宗岳趕快一閃，韋秀蓮沒打着他，收勢不及，朝前倒了下去，高宗岳連忙一把將她接住，觸手之處，但覺軟綿綿，脹卜卜，心神一蕩，竟是捨不得放開手。

韋秀蓮脹紅了臉，星眸半啓，斜睨着高宗岳，高宗岳更是神魂顚倒，鼻子裡嗅着她髮際的縷縷馨香，於是情不自禁，俯下頭去在她香腮上吻了一下，這一吻，把韋秀蓮更羞得低下頭去，往高宗岳懷裡直鑽，高宗岳把她摟得緊緊地，心裡想，她能永遠這樣便好了。

便在這時，只聽得外面一聲嬌叱，一個黃衣美女推門而進，板起臉孔道：「好呀！竟敢調戲我的義妹了。」兩人驚覺，倏然分開。

韋秀蓮羞人答答地叫了聲：「姊姊。」

黃衣美女道：「現在不是叫姊姊的時候，隨我去見義父吧！」

高宗岳愕然地看着韋秀蓮。黃衣美女噗嗤地一笑道：「不要發呆了，是義父叫我來請你去的。」

高宗岳道：「請問姑娘，妳義父是誰？」

韋秀蓮道：「這位是我義姊姊謝瓊瑤，我義父你見過的，我們一起去吧！」

謝瓊瑤把高宗岳看做一件藝術品似的在欣賞着，稱讚道：「人品不錯。走吧，走吧！」

高宗岳如墮五里霧中，一面走，一面還問韋秀蓮道：「你義父究竟是誰？」

韋秀蓮道：「他麼？他姓胡名叫天福。」

高宗岳搖搖頭道：「想來一定是弄錯了，我不認識他。」

謝瓊瑤吃吃笑道：「認不認識，見面了就知道，快走吧！」

三個人走出房門。却是奇怪，不向外走，反而朝裡而去，穿過後院，出了後門，走進對街一所房屋，黑暗中看不清楚外貌，但覺那所房屋氣派不凡。

走進大門，一路上燈籠照耀如同白日，大廳上坐滿了人，么呼喝六，正在賭博，幾個穿得極妖冶女人，正在來回奔走，招呼茶水。

高宗岳跟着韋、謝兩人穿廳而過，一路上但聽得人們恭恭敬敬向韋、謝二女招呼。進入內廳，這裡的佈置尤覺豪華，但廳上靜悄悄的不見一人，韋、謝兩人招呼高宗岳坐下之後，逕自進內去了。

片刻工夫，只聽得一個熟悉的聲音道：「高老弟來了麼？」眼前一亮，兩個美婢攙扶着一個華服老人出來，高宗岳一見主人，覺得其面貌甚爲熟悉，細細的看了看，才發覺眼前的老者，便是騙自己兩頓飯的那個老頭子，只不過他換了一身華服，乍見時一時想不起吧了，連忙站起身作揖道：「晚輩有眼不識泰山，請老前輩見諒！」

老人呵呵笑道：「好說，好說，高老弟爲人夠義氣，又大方，老朽欽仰不暇，有甚麼原不原諒，請坐，請坐。」

高宗岳告罪坐下。老人道：「老朽胡天福，在江湖上有個外號叫做『千幻神翁』，這是江湖上朋友們看得起我的易容術，替我起的綽號，却想不到老弟神目如電，縱然換了裝束，還是認清楚了老朽。」

高宗岳謙遜的道：「不敢，不敢。」

胡天福道：「敢問老弟，系出何門，師承何人？」

高宗岳道：「晚輩無門無派，家師潛龍居士，是個隱士。」

胡天福肅然道：「原來是潛龍居士的高徒。素仰！」又道：「來人，快擺酒席。」

高宗岳道：「晚輩已吃過飯了。」

胡天福笑道：「這是喝酒，不是吃飯。」

高宗岳道：「晚輩不善喝酒。」

胡天福道：「你又來了，在江湖上混，那有個不喝酒的道理。」不由分說，推高宗岳坐下，又叫人去請兩位小姐一起來陪客。

不一會，酒席擺好了，胡天福坐了主位。韋、謝兩人也出來陪客。

韋秀蓮已換了一身紫色的衣服，更見明艷清麗。胡天福開懷暢飲，高宗岳也不免陪喝了幾口。

胡天福喝得性起，吩咐侍婢侍歌舞，刹那間，三個穿得花枝招展的年輕女子和二個漢子來到，朝堂上唱了個喏，便開始歌舞。

兩個漢子一個吹簫，一個擊鼓，簫聲緩緩吹起，如泣如訴，如怨如慕，女郎們扭動蜂腰，輕移肢體，漸漸的隨着鼓聲的節拍舞了起來，一投足、一扭腰、一擺臂，都充滿了美感。三個舞娘在簫聲之下，眼波亂拋，看得胡天福不斷的叫好，高宗岳心旌搖蕩，只覺得韋秀蓮的身子正在斜靠過來。

簫聲驟急，鼓聲轉快，舞娘們的身體旋動更快，這時，但見她們的衣袖紛飛，臀波如浪，愈轉愈急，突然間一起停下。

高宗岳方待叫好，耳畔忽聞一絲聲響，立即傳言問胡天福道：「屋上有人？」

胡天福一怔，朗聲道：「屋上是那位高人，請下來坐坐。」一語未畢，只聽颼颼幾聲，從屋頂上下來了幾個人。

爲首一個中年商人打扮，後跟隨兩個青年漢子，一式勁裝。

胡天福一見，立刻從座中出迎道：「不知百勝堂堂主駕到，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那百勝堂主從鼻孔裡哼了一聲，手抓鐵算盤發話道：「閒話少說，且先了結一筆賬。」

胡天福奇道：「兄弟那裡開罪了大堂主了？」

百勝堂主一指謝瓊瑤，撇撇嘴道：「問那賤婢就知道。」

胡天福目視謝瓊瑤，謝瓊瑤走近道：「是了，那日在賭場中，有個傢伙，自稱是少堂主，輸了錢不服氣，硬指賭場作弊，是我出去勸了幾句，豈知那小子也不睜開眼睛，竟敢調戲於我，被我教訓了一頓。」

胡天福點點頭道：「是麼？」

百勝堂主道：「對了一半，輸錢是實，但這賤婢引誘我的兒子賭錢，賭輸了又反臉不認人，現在我的兒子被她打傷了。」

胡天福拱拱手道：「大堂主，打開天窗說亮話，在下在諸暨開了幾間賭場，混幾碗窮飯，你我原是河水不犯井水，犯不着動刀槍，現在事已如此，令郎受傷，在下願賠湯藥費，便此作了，尊意如何？」

百勝堂主又是一哼的說道：「談何容易，兒子受了腿傷，行動不便，你是知道我依靠江邊收船規爲生的，缺了他幫手，每天得少收三十兩銀子，他的腿傷，起碼要療養三個月，三個月是九十天，每天差三十兩，九十天就差弍千七百兩，再加上醫藥所需，五千兩銀子不算多，你賠是不賠？」他一邊說，一邊拿起鐵算盤在手中嗒嗒的點打指撥，撥得很在行似的。

胡天福陪笑道：「龍兄這是拿小弟來開玩笑了，小弟斗膽請求，某願賠紋銀一百兩，彼此揭過如何？」

那百勝堂主又是一哼，說道：「相差太遠了，談不上。」

胡天福拱拱手道：「請龍兄海涵。」

百勝堂主道：「賠錢可是你自己說的，既然你賠不起，不賠也吧！」

胡天福道：「多謝龍兄！」

百勝堂主道：「且慢多謝，不賠錢，你得賠人！」

胡天福道：「賠人？」

百勝堂主道：「是！賠人，叫這賤婢跟我走，乖乖地做我兒子的媳婦。」一句話把謝瓊瑤氣得柳眉倒豎，拔出寶劍叫道：「好的，你贏得我手中的劍再說。」

百勝堂主不屑地對她看看，說道：「張得標，給她一點厲害！」

他身旁的年輕人應聲而出，一言不發拔刀便向謝瓊瑤砍去。

謝瓊瑤舉劍一擋，覺得沉重無比，心知是個勁敵，不是百勝堂主那個兒子那樣無用。她那裡知道，這是百勝堂主爲了替兒子報仇，特地到東陽去請來的東陽二虎張得標、張得勝兩兄弟呢！那東陽二虎，精使一路無影刀法，刀出無影，往往教人防不勝防。

謝瓊瑤的武功原不如韋秀蓮，和他走了幾招，已是只有招架之功，韋秀蓮看見情形不妙，立即縱身上去，却被張得勝接着過去，捉對兒廝殺起來。

這時，舞娘們已經退去，前面賭場裡却有幾個巡查聞報走了進來，胡天福揮手叫他們退去，好好保護賭場，他自己一捲衣袖，隨手取過一把鋼刀，沉聲說道：「龍光亮，我好意賠錢，你不要，現在怪不得我了，請進招吧！」

百勝堂主龍光亮道：「好，這樣的話，你的算盤就更打不過！」慢條斯理舉起算盤，虛晃一招，手

腕一沉，直取中路，這一招在刀法上叫做「蛟龍出洞」，此刻他以鐵算盤走此一招，來勢呼呼，更是威力大增。

胡天福迅即一旋身，鋼刃一擺，順勢一招「分花拂柳」，撥開算盤，百勝堂主不退反進，算盤從右下角倒前而上，這又是一招刀法「碧海騰蛟」的變化，胡天福心中有底了，隨即又消解了開去。

混戰中，祇聽得謝瓊瑤一聲嬌呼，上衣襟已被張得標割開了一大截，胸前半裸，那張得標淫笑，緊接着又是一刀「雲峯廻旋」，把整幅上衣襟完全割去，露出胸部白晰的兩個肉球，謝瓊瑤羞慚莫名，咬牙道：「賊子，我和你拚了！」

揮劍直上，張得標仍是一臉淫相笑道：「妳再來我要割下衣了。」

高宗岳在一旁看得大怒道：「天下竟有閣下這種下流卑鄙的打法，我可要領教領教。」

張得標笑道：「失陪失陪！」便迅速躍出，一把抓住謝瓊瑤的百會穴，左手一圈，抱住了謝瓊瑤就向屋上縱，一面縱身，一面還說：「大爺已癢得難熬了，先玩一玩再說。」一語未畢，猛見高宗岳已站在屋頂上，心中嚇了一跳，說道：「小子，你倒邪門。」

高宗岳冷沉聲道：「放下她！」

張得標道：「偏不放，你待怎的？」

高宗岳踏前一步。張得標道：「你再上前，我就先廢了她。」鋼刀一舉，作勢欲砍下。

高宗岳到底缺乏江湖經驗，一時竟不知如何是好，張得標陰陰地一笑道：「識相些，放大爺過去，大爺玩過之後，再給你玩，大家二一添作五，如何？」

高宗岳叱道：「胡說！」

張得標道：「你不幹，更好，大爺一個人玩個痛快。」

高宗岳眼看謝瓊瑤羞慚得緋紅的臉，心中忽然有個計較，問道：「你說的可是眞話？」

張得標道：「男子漢大丈夫，玩個把女人，還要騙你不成？」

高宗岳道：「那麼……」

張得標道：「甚麼？」

高宗岳目視左方道：「大哥快來！」

張得標隨着他的視綫一望，便在這頃刻之間，高宗岳一陣風般的飛縱而來，張得標祇覺手上一麻，脅下挾着的謝瓊瑤已被高宗岳奪了過去，他定過神來，還來不及說話，已被高宗岳接連點了數處穴道。「砰！」的一聲，從屋頂上跌了下來。

此際張得勝與韋秀蓮激戰方酣，張得勝正佔盡上風，忽見兄長從屋頂跌下來，大吃一驚，撇下韋秀蓮就待衝上前，不意人影一閃，高宗岳比他更快，已先到了張得標身旁，冷然說道：「放下兵刃，便放你兄弟回去！」

張得勝獰笑道：「小子，你口出狂言，不怕東陽二虎麼？」

高宗岳道：「你要送死就上來。」

張得勝道：「先吃我一刀，看看誰先死？」高宗岳也不打話，拔出寶劍就迎了上去。

此時，謝瓊瑤已從屋頂翻了下來，滿臉羞容，急急奔向後面更衣去，韋秀蓮恐防她有失，仗劍在後保護。

大廳上，只剩下兩對在廝殺，胡天福和龍光亮打得不分勝負，張得勝與高宗岳亦在激戰中，張得勝在高宗岳劍下吃盡了不少苦頭，他苦苦鬥了十四招，在十五招上，被高宗岳一劍磕飛了鋼刀，嚇得臉色青白。

高宗岳的劍尖直指着他的鼻尖，說道：「認輸吧，立刻放你走。」

張得勝鬆了口氣，訕訕地道：「輸了就是輸了，總之我們東陽二虎，不再找你們的麻煩便是。」

高宗岳道：「衝着你這句話，帶你的兄弟走吧！」

張得勝不再說話，匆匆趕去拍開張得標的穴道，兩兄弟拾起兵刃，竟自越牆而去。

那邊廂的百勝堂堂主龍光亮看見自已帶來的兩個高手，竟被對方一個少年收拾得乖乖地離去，心中大吃一驚，步法一亂，頓覺支持不住，急忙縱身躍後，說道：「這筆賬記下了，以後和你一起算。」

胡天福冷笑一聲，探身直上道：「你倒自由自在，想走了嗎？沒有這麼容易，要來就來，要走就走。」手中單刀一緊，着着攻向龍光亮的要害，龍光亮無心戀戰，鐵算盤一震，數十顆算珠激射而出，胡天福急忙旋身躲避，便是這一瞬間，龍光亮乘機逃脫了。

胡天福收起單刀，對高宗岳道：「老弟，今天眞幸虧有你相助。」

高宗岳謙遜一番，想起東陽二虎，憤憤地道：「那兩個傢伙眞下流！」

胡天福作了個苦笑，說道：「東陽二虎，人如其名，那裏會幹得出好事來。」

高宗岳道：「不知道謝姊姊有沒有受傷？」

胡天福道：「對了，我還要進去看看瓊瑤，時已不早，老弟也休息吧！」於是吩咐家人帶高宗岳到廂房去歇息。

時近三更，月華如水，高宗岳睡在床上，想起今日之遭遇，一時竟不能眠，正在輾轉反側之際，忽聽得窗前剝啄一聲，一個人跳了進來，睜眼一看，月光之下不是大冬瓜是誰。

高宗岳這一喜非同小可，立刻躍下床來，却見大冬瓜以手示意，不可出聲，他莫名其妙，注視着大冬瓜。大冬瓜低聲道：「這是匪巢，躭不得，快些收拾一切，跟我走吧！」

高宗岳愕然道：「是匪巢？」

大冬瓜道：「胡天福臭名遠播，你犯不着跟他攪在一起啊。」

高宗岳道：「你是說他開賭場嗎？這一點，我還是剛才才知道的，他這人蠻不錯呀！」

大冬瓜冷笑道：「蠻不錯？你且跟我去看看，不過你要記住，不可發出聲音來。」

高宗岳大惑不解，點點頭，跟着大冬瓜翻身進入後院，大冬瓜摸到東廂窗前，對他招手，高宗岳躡足地走了過去，湊近窗上的一個破洞張望，這一看，看得他心跳怦怦，臉紅耳熱，雙腿發軟，幾乎站不住了。

房間裏，明燭高燒，胡天福正坐在床前，手裏摟着個赤裸的女人，只聽得他對那個女人說：「瓊瑤，那小子武功很高，是個好幫手，你一定要替我把他留下來。」

燭光之下，只見謝瓊瑤媚眼一拋，腰肢一扭，說道：「有蓮兒還不夠嗎？」

胡天福淫笑道：「蓮兒年輕，那及得上你的騷媚！」

謝瓊瑤嬌嗔着倒在他的身上，扭着身子道：「我是騷貨、淫婦，難道秀蓮就是正經女子？」

胡天福道：「你看你這浪勁。」說着輕輕打着謝瓊瑤雪白的屁股，謝瓊瑤擺動得更厲害了，嘴巴裏含含糊糊地說了幾個字，胡天福把她在床上一放，笑道：「這股浪勁，怪不得龍光亮的兒子着迷了。」

謝瓊瑤嗔道：「你還不熄燈，想甚麼？」

胡天福道：「想仔細看看你，那小子還擔心你受傷呢！」

一面說着，一面撫摸她的胸脯，只見謝瓊瑤滿臉通紅地坐起身子，撲向胡天福，雙手雙足像八爪魚般緊緊地纏住了他。

高宗岳看得血脈賁張，兩條腿像釘子般釘在地上，不能動彈，自覺身體上某部份已起了變化。

大冬瓜更不打話，拉起他繼續往前院竄，回到房間，高宗岳還在痴呆之中，大冬瓜道：「眼見是實，人家只是想利用你做個賭場的保鏢而已。」

高宗岳嘆了口氣，說道：「眞想不到！」

大冬瓜道：「想不到的事情多着呢，快走吧，一邊走，一邊談。」

當下高宗岳收拾停當，隨着大冬瓜一起施展輕身功夫，像兩縷輕烟般地飛奔而去。

四更左右，兩人已離開了諸暨二三十里路了，路旁有座破廟，大冬瓜看了看道：「正好讓我們休息一下。」於是二人在廟中席地而坐。

高宗岳忍不住的問道：「你又怎麼知道我住在胡天福那兒？」

大冬瓜笑道：「天下的事，我徐大東都知道。」

高宗岳道：「失敬，失敬，只睽違了一天，想不到你的見識大有增進。」

徐大東道：「這話怎說？」

高宗岳道：「我在金華，聽到你在酒樓上對那兩個毛賊說：『這金華府的事，我沒有不知道的。』，想不到僅僅一天，你竟連天下的事都全知道了。」

徐大東呵呵大笑道：「你這小傻瓜，有意思，有意思！」

高宗岳道：「我又那裏傻了？」

徐大東道：「中美人計，爲虎作倀還不夠嗎？」

高宗岳道：「可不是啊，你不是說那女子是雁蕩派的嗎？助名門正派的人退敵，何錯之有？」

大冬瓜徐大東嘆了口氣道：「這是我的不是，我弄錯了，沒想到她是諸暨燕子幫的。」

高宗岳道：「燕子幫是個甚麼組織？」

徐大東道：「諸暨燕子幫，開妓院、設賭場，雖然並無大惡，却也不爲武林所齒。」

高宗岳道：「然而他們又何以要插手黑白二怪的事？」

徐大東道：「想覬覦錢財吧！」

高宗岳道：「對了，你不是追踪黑白二怪的麼？」

徐大東道：「說來慚愧，把人都追丟了，却追上你的那個秀蓮，一路跟踪，不料竟發現了你。」

高宗岳道：「你是甚麼時候發現我的？」

徐大東微笑道：「在旅店裏，你們要一間房間，我也要了一間房間，後來我去解手，不料回來之後，已失去你們的踪影，直到賭場裏打了起來，驚動了我，一路找來，正好看見你打老虎。」

高宗岳奇道：「我打老虎？」

徐大東道：「是啊，你打東陽二虎嘛！」於是兩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休息了一會，天色已大明。徐大東道：「你不是要到江湖中去歷練麼？跟着我去闖闖如何？」一句話提醒了夢中人，高宗岳才想起了自已身負重任，因此將在金華客店裏的遭遇告訴了徐大東。

（未完‧一）

上文提要： 陳淵躲在樹上見到幾個宮女提燈在搜索，其中一宮女說道：「那小子必與小公主有關連，不過公主交代，即使見到也當不見，目的要小公主回去。陳淵又聽到天嬌的話聲叫他千萬別出聲，待她們走後，去邛崍山等候她。頃刻果見天嬌跟隨宮女們向綵舟而去，陳淵一時難捨，思緒翻騰，正不知如何之際，突然聽到嘉陵漁隱叫他快飲下這瓊漿玉液，片刻，陳淵感到一股暖氣直落丹田……

俠義奇情哀艷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白髮神尼

臨死漁隱傳內力　揭開陳淵身世謎

那麼，神尼，他娘親，豈不也相同，她已為他選擇了佳偶，豈不是也已無掛牽了？

還有，昨晚，他娘為何一聞哭聲，便神色大變？當然已知哭泣的是楚姬公主，現在他明白了，他娘，人稱神尼，劍術已通神，豈會怕了楚姬公主，一定是那哭泣聲，喚起了當年令她懷孕的回憶，不好……

已然因為遇到他的爹，白了頭，再又喚起了當年的回憶，他娘還會活下去麼？何況她已為他選擇了佳偶，已知他與天嬌拜了天地，拜了高堂。

陳淵把那一坯新土拋下，在尚未散盡的晨霧裡，發足狂奔，那還管驚世駭俗，那天色尚未黑下來，已奔回峨嵋，登上了九老洞後山去了。

現在，他站在那松下了，他必須抓住那盤若虬龍的虬松，才能站定，張大着咀喘氣，總算沒有倒下，但心却在下沉，因為不見那猿星迎來。

他娘說過，天嬌也告訴過他，只要在松下一現身，猿星就會來迎。

但沒有，山風在呼嘯，近晚，風也更遒勁了，只有松枝在起伏搖曳。

本已在下沉的心，恐懼也襲上心頭，甚至不待喘過那口氣來，慌忙落下崖頭。

霧鎖雲封，那崖下更暗了，不僅雲霧瀰漫，而且滾滾如潮湧。他張口了，却呼喚不出聲來。

他多想呼喚娘親啊，但突然間，這麼改口呼喚，會不會令她同時感到，也喚醒她的羞辱？

他終於沒喚出聲來，雖然心下千萬遍呼喚。那以崖作頂，用排列起來的竹間隔成的房間，就在面前，他找遍了，一間又一間，但闃無一人，甚至連那猿星也不見。

他再也支持不住了，雙腿一軟，跌坐在地，把壓抑了一整天的悲苦與驚恐大聲發洩嚎啕出來。

娘啊！他的娘一定……死了！

一定死了，也像他才知道、才認識的爹死了一樣，也像天嬌的爹一樣，愧咎一身罪孽，一旦再無所掛牽，立即死了！

他放聲大哭，為甚麼啊？才知有父，父親便已含笑而逝，才知神尼，這峨嵋優曇，眞是他生身之母，也捨他而去了。

哭啊，近晚的夜風也在崖邊嚎啕，豈僅天昏地暗，何況眞也天昏昏、地冥冥，哭爹，也哭娘，哭得肝腸寸斷，哭得死去，竟活不過來了。

他哭倒在地上，悲苦、激動、勞累、傷心都已達到極點，是哭得

暈了過去，還是眞死了？

滂沱的眼淚濕透了他身上的慈母手中綫，被奇寒凜冽的北風一吹，幾乎要凍結起來，從崖口湧入的雲霧洶湧如濤，他也被那濃雲稠霧埋葬了。

不知過了多久，也不知是醒了來，還是活了過來，奇怪，怎麼身上竟覺不出寒冷來，像是從溫暖的床上醒了來似的。

但，不，臉上却涼涼的，而且濕濕的。

原來是雪花，被晨風捲進來的雪花落了他臉上，溶化了，因此令他醒來了。

原來，不是床上，仍然躺在地上，他清醒，也明白了，他現下的功力已大增，他只是暈了過去，他體內的眞氣却自生反應，却逐漸加速作了周天的循環，是以身體溫暖起來，如同在溫暖的床上，而寒冷的、溶化的雪花，令他甦醒過來。

他甦醒了，諸事也都記上了心頭，復又傷心地哭了起來。

也才知道，原來已是天明了，而且下起雪來，但也再無雲霧湧入了。

是啊，他悲傷，但不能死，他怎能死啊，生身之父為他而死，把畢生的功力輸給他，含笑而死，他怎能不活下去！他娘，峨嵋優曇，佛門弟子，難道不是含羞忍辱直到他已成長，更為他擇配了佳偶，才再無掛牽了，那麼他怎能死？

還有，可憐的無塵大師，眞不明白為甚麼，也許那印象太深刻了，那喜極的流了滿面的眼淚，不時，而此刻又出現在他眼前。大和尚為何把尚在襁褓中的女兒帶離神農架、那巫山之陽、高丘之阻，而在這峨嵋山中隱匿了十多年？當然是不願他的女兒，親生的骨肉，作了楚姬公主的繼承人。

但如今却已落入楚姬公主的手中，隨公主回神農架去了，而天嬌竟然毫無反抗，隨她們登上綵舟，而又是為了救他，為了分散那些女子的注意力，也才現身出來？

何況天嬌是娘為他選擇的配偶，呀！他怎能任由天嬌被她們帶走，而不救她出來？

更何況他愛她呀！她已是他的小娘子，他又怎能失去她？

且慢，他霍地抹去眼淚，天嬌隨她們前去，臨行之前怎麼說來？

要他前去邛崍等候，是呀，她是這麼說的，當然是朱梅姑娘的身邊。她那麼妬嫉朱梅，却又為何要他去到朱梅姑娘的身邊啊？

他眞不明白，但必有緣故。

他不但霍地抹去眼淚，而且霍地跳了起來，因為他忽然想到，天嬌聰明絕頂，輕身功夫的高絕，勝他何只一籌。是了，正因她毫不抗拒，回轉神農架，楚姬公主與那八個女子自然也不防到她會逃走，她也必能脫身。

是了，是了，天嬌不讓他前來峨嵋，因為她逃走後，楚姬公主必然首先就猜想到她會逃回峨嵋了，故爾，她雖然妬嫉朱梅，但已無可選擇，只能要他前往邛崍等候。

這麼一想，那還敢遲延，跳起身來，騰身上了崖頭，也像來時一樣，發足狂奔，奔下峨嵋，奔向邛崍。

天嬌，可愛的天嬌，他的小娘子，若然不等回到神農架，就脫了身，也許已先到邛崍山了。

因為他已躭誤了兩日又兩夜。

啊呀！怎麼脚下輕飄飄，身子却沉重起來，心慌、頭兒昏昏，眞是一陣陣旋暈？那天色却漸漸暗了下來，而且，一個寒顫，又一個寒顫。

雪花在飄，他的身子也在飄呀飄。

若不是峨嵋山下也下起雪來，雪花捲進那崖洞，飄落在他臉上，他也許還未甦醒過來，只因心下着急，發足狂奔，奔馳在雪地裡，天上的雪花也在飄飛，他竟然不覺一般，不，其實，比起前些日子的大雪來，這雪小得多了，尤其是下得山來，也許是田連阡陌之故，地面上，更少見積雪，飄飛的雪花也不急密，心急奔狂之下，竟然不覺而已。

但此刻，天色漸漸黑下來了，也許雪大了些，加上頭重脚輕起來，那脚兒也緩了下來，也才覺出來。

接連兩個寒顫，啊呀！莫非病了！

這兩日兩夜來，急苦、悲痛，從小到大，從沒流過的眼淚，這兩日中却流乾了，而且，連番暈厥，昨晚更暈厥了一個整夜，而且暈厥在地上，而且，雪飄入崖下，地已成了雪地。

糟了，一定是病啦，雪地冰天，天色又黑了下來，曠野中，又不見有人家，他一個勁兒往北狂奔，只認定方向，又不是奔走在道上。若是，病倒了，病倒在雪地上……

眞嚇壞了，那脚也輕浮，其實是更沉重起來。

眞糟透了，這可眞是欲速不達了，只道是捨了大路，沒了顧忌，可以飛馳，那知竟然病了。

就在這時候，驀見有燈光一閃，朦朧中可見到山影，原來那山下有人家，必是天黑下來，人家掌起了燈來。

眞像是絕處逢生一樣，那飄浮軟弱的脚兒，也有了力氣，但燈光雖見到了，兩條腿却沉重了，直到天色已黑盡，總算挨到了。

現在，他反而看得清楚了，是一座廟宇。

啊！他認出來了，這不是那日天嬌用劍指嚇他，跑來避風雪的古廟麼？甚至，他連旁邊那三間僧舍也見到了，因爲，燈光就是從那僧舍中透露出來。近了，那燈光也更明亮了。

再走近了些，簡直已是拖着沉重的腳步，若不是因爲有了燈光，當然也有了人，也許他已倒在雪地上了。

扶着那半已坍塌了籬門，緩了兩口氣，也才看得清楚，原來不是燈光，而是有人在屋中生起火來，那麼，必是甚麼過路人，也來避風雨了。

原來已到了邛崍山下，曠野、荒郊、雪地、黑夜，怎會有人跑來，跑到這荒涼的山下來。

趕快，趁他還清醒，還拖得動飄浮又沉重的腳步，還未倒下來，趕快走過院子。

那麼小小一個院子竟像是無比遙遠，他不是走，簡直是拖着沉重的腳步，好不容易到了台階下了，那知他想提起腳來的，竟會再也提不起來，而身子卻已前傾了，啊呀！竟撲倒下去！

那知，他的身子尚未落地，卻被人挾住了，挽着了他的臂，把他扶了起來。

只覺一陣旋暈，眼前也光亮得令他睜不開眼來。

原來屋中人聽得一聲啊呀，開門搶出來，把他扶住了，而且，半托半拖，挾着他，進入了屋子，把他放下在火堆邊。

其實是他曾見到過的，屋中間的一個大火盆。

「多謝……啊，小兄弟。」

原來拖他進屋的，是一個衣衫破爛的少年，雖然臉上黑一塊、花一塊，不是黑烟，就是柴炭，但分明挺年輕，像是一個小要飯的。

但這小要飯的衝着他，咧着嘴兒一笑，忑怪，好白，又好整齊的一嘴牙兒。

當眞，人家窮而已，衣衫破爛沒更換的而已，難道要飯的就都不愛清潔？

可不是麼，雖然臉兒黑了，花了，露出來的脖子還眞是細皮白肉，露出來的手腕也白白嫩嫩的。可知最多也不過十來歲。

陳淵身上暖了些兒，也還他一個微笑，只不過是苦笑，說：「我一定是病啦！」

啊呀！好香，香極了，原來火盆上吊着一個砂鍋，是肉香，一定肉已爛熟了，是以肉香四溢。

那小要飯的對他瞧了又瞧，露着雪白的牙兒笑啦，說：「不要緊，你這病，我能治，而且，立即見效。」

好嫩的嗓子，那麼，這小要飯的，年歲一定比他想像的還要小些，連童音也還沒變。

只見他去屋角找出一隻有缺口的碗來，掀起破衣，嘿！這小要飯的外面的衣衫雖然破爛，內裡的衣衫也乾乾淨淨。他像是突然警覺了，霍地轉過身去，背着他，把那破碗擦了又擦，才盛出一碗肉羹來，說道：「你吃了我這療……療病的聖藥，包準立即見效，能夠起死回生。」

陳淵心中動了一下，但也不過一瞬間而已，這倒像是他的小娘子，天嬌的口吻。

不待小要飯的端到面前來，陳淵已口水長流，就在這瞬間，他霍然明白了，他不是病，不過是餓壞了，想想看，那地窟中七日，僅得一點齋餅充飢，這接連兩日來，何曾有食物落肚，連水也沒喝過一口，有道人是鐵，飯是鋼，何況他悲痛、凄苦，又連番昏厥。

「多謝……小兄弟。」

原來不過是肉羹。

「喝啊！」那小要飯的說，自己不吃，卻看他吃，竟然看得津津有味。說道：「你餓了幾日，最好吃流質的東西，你聽說過虛不受補麼？」

「你……」陳淵的眼睛睜大了，說：「你……小兄弟，你怎知我……餓了幾日？」

那小要飯的有瞬間的慌亂，但立即沉住氣了，眉兒一揚，眼兒一睜，只不過抹了滿額的黑烟，只能見到他的眉兒聳了一下而已，一雙睜大了的眼兒，却黑白分明，嘿，男孩兒，小要飯的竟有一雙妙目杏眼兒，說道：「你呀，瞧你一副聰明相，其實蠢極啦，餓壞了也不曉得，竟以爲病啦，我可不蠢。」

當眞，他餓得站也站不穩了，人家當然知道他餓了幾日。

好不尷尬道：「小兄弟，你眞聰明極了！」

小要飯的奪過他手中的空碗了，又盛了一碗給他，這番不全是肉羹，碗內有了肉。小要飯的又取出一袋乾糧來，陳淵又是一怔，竟還是精緻的糕餅。

咦，小要飯的討飯器皿兒裡取出來的，竟不是殘羹剩飯？

那小要飯的似有所覺了，但怎麼……怎麼啐了一口，又瞪眼了，說：「你眞是少見多怪，看來，你眞蠢，難道人家施捨的，就不會有好東西？」

了不得，怎麼心下想甚麼，他也會猜着了。

「吃啦。」小要飯的遞給他，說道：「你不但餓了幾日，我還看得出來，這幾日，你還跑了不少路，

喝了，吃了，再睡一大覺，包管你明兒一起身，又會生龍活虎。」

不得了，別瞧他小小年紀，不但聰明極了，還有見識。

可是被這小要飯的提醒了，倒像他有催眠術兒，陳淵可不是吃着吃着，就打起哈欠了，眞感到倦極了，那眼皮子也沉重起來。

小要飯……不，應該叫他小兄弟，不但已替他鋪好床。那河洛劍客曾在這裡落腳，屋中有一張床，而且被褥齊全。

「喂！」那小兄弟說：「來吧，暖暖地，睡一大覺，包管你明兒又是一條活虎生龍。」

陳淵眞的倦極了，也就老實不客氣，何況眼皮子重得睜不開來，倒在床上了。

且慢，他要做甚麼？那小要飯的竟也打了個哈欠，像是也倦極了，竟也脫了衣衫。

只不過脫去了外面的衣衫。是了，陳淵想：雖然眼皮子好重，但仍然看得清楚，可不是貼身的衣衫，乾乾淨淨，心想：必是有錢的大戶人家施捨他的，豈僅乾淨，而且不是粗衣布裳。

但爲何又把破爛的衣衫穿在外面？爲甚麼……

他的眼睛合上，再也睜不開來了，但仍然在想：是了，小要飯的，若不穿得破破爛爛，令人可憐的，誰又會施捨他？

是了，他也哈欠連天，也像倦極了，這屋中，可只有一張床，當然要和他共榻而眠了。是了，是了，這是故意當着他尚未合上眼來，讓他看見，讓他知道，他雖是個小要飯的，其實並不骯髒。

心想：這小兄弟若不是抹了滿臉黑烟，活脫是個小頑童，也許，不，一定蠻清秀的……

想着，想着，已迷糊起來，眼已再睜不開，也再不能想了。

他只有對這小兄弟心生感激，感激極了，其實，那會嫌棄人家，何況，人家先來，這床原是屬於人家的。

不知過了多久，他醒來了，原來火盆中只剩下了餘燼，尚在門縫中颼進來的風中閃爍，原來是冷醒了，床上雖有被褥，但又破又舊，而且又硬，顯然不知多少年前，這荒野小廟中的窮苦僧衆留下來的，河洛劍客將就用過，也不過撣掉些塵埃而已，而且，兩人合用一張破被，也太小了些，這小要飯的小兄弟可不是緊靠着他，小人兒睡覺又那會規矩的，把破被踢開了，不怪他冷醒來了。

陳淵慌忙下地來，幸好火盆中尚有餘燼，旁邊也還有乾柴，忙把火生起來，也忙了他好一陣。

那火燒得旺了，也因爲在火邊忙了好一陣，竟覺額上見了汗，用袖管一抹，啊唷，竟然抹了一片黑。

不禁笑了，還說人家像小頑童，臉上黑一塊、花一塊，不用說，自己也和人家一樣，成了花臉猫了。

他伸了懶腰，看看天邊沒亮，雪倒下得更密了，北風在被堵塞住的破窗上，發出規律的聲响，也催人眠，不禁又大大打了哈欠，倒想再睡一會。

走過去，揭開被褥，啊！呀！他大吃一驚，因爲火光之下，呈現在他眼前的竟是酥胸裸露，睡夢中，那貼身的衣衫竟然敞了開來。

原來，他……是姑娘！不是小子。

小要飯、小兄弟，原來是個妙齡姑娘，那原本又黑又花的臉兒，也被擦乾淨了些，乍眼一看，竟然已極美貌，雖然只能見到一小半臉兒，顯然還是個極美貌的姑娘。

慌忙，陳淵慌忙把被褥再替她蓋上了，急退了一步。

還好，那姑娘，仍然熟睡不醒，露在被褥外的半邊臉兒，上半被她披散下來的頭髮遮掩了，令人看來，尤其是在火光之下看來，更嬌俏了，鼻兒、唇兒却清楚可見，那唇邊竟有笑意，而且，好甜，笑得甜極了。

但她顯然仍睡得熟極了。

陳淵心頭一陣劇跳，臉兒本已被烤得熱了，現在，更像火燒，因爲他醒來時，這姑娘不但睡在他身邊，而且還把人家摟在懷裡！也許，夜裡火盆中的火熄了，冷了，這姑娘自然而然地，縮在他懷裡，他也極其自然地，把她摟緊了。

那知人家竟是個姑娘，而他竟摟着她，而且……而且簡直半裸，摟着人家睡了半夜。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他雖不知，不是有意，更不輕薄人家，但這姑娘醒了，豈不羞煞！

不行，趁這姑娘尚未醒來，尚不知他曾摟住她睡了半夜，趕快離去。

皇天在上，他眞不知她是個姑娘，趕快走，即使不再睡回床上，這姑娘若醒了來，見他在屋內，而她却是半裸，酥胸盡露，一定也羞死了。

那敢怠慢，心慌得簡直近於驚恐，拔腳狂奔而出，高一腳，低一腳，竟不是踏雪無痕，而是每一腳，莫不深陷在雪裡，甚至因爲心慌，忘了出門有台階，一腳踏空，差點跌倒了。

原來入夜後，雪下得更大了，地下的雪少說厚有兩尺，何況新雪鬆軟，心慌驚恐，那提得起氣來。

啊呀！劈劈啪啪，好像……好像有人追來？

回頭一看，原來是忘了關門，門被風吹得開闔不停，不怪那光亮也乍暗復明了。

不好！床上的姑娘睡得那麼熟，半裸酥胸，破被不暖，勁風必也把雪捲入了，火盆裡的火必會熄滅，豈不着涼，若被颳得火星飛濺，一旦木屋着了火，那更了不得，豈不把她燒死了。

他已遠離了籬門，因是擔心、驚恐，腳下自然慢了下來，不行。衡量輕重，即刻又回轉身去，奔回門邊，那知……他怔住了！

床上已不見了那姑娘！

怎會？怎麼可能？那姑娘睡得那麼熟，想想看，他醒來時，她竟會在他懷抱中，他放開懷抱，把她放在床上，她也不會醒來，可知她睡得熟極了，他這麼狂奔而出，奔出不到十丈遠，又回轉身來，怎會……

莫非適才眞是這姑娘追來？但不見人呀！

忽然間，他打了個冷顫，站在門前，怔住了！

莫非這姑娘不是人？古廟，而且是廢棄的破廟，荒郊、雪野、黑夜，當眞，怎會有人，而且是一個姑娘！

又是一個寒顫，登時毛骨悚然！

風在淒厲呼嘯，火光在乍暗還明，眞覺陰風慘慘，那房門兀自在關闔不止，也劈拍連聲，每發出一聲响，饒他有一身了得功夫，也不驚嚇得陣陣跳，渾身也陣陣震顫。

但到底他不是膽怯的人，倒眞要弄清楚不可。且慢，當眞，他來時，幾乎連站立也不穩了，莫非飢餓令他頭昏眼花？或者，皆是幻象？也許，他是在做夢？

壯着膽，走進屋去，火盆的火快熄滅了，但總是有火，沙鍋仍吊在火上，肉羹的香氣仍濃，甚至，床上仍有餘溫，分明不是幻象，也不是夢。

不自覺，在火上又加添了些乾柴，把火燒得旺了起來，而且把門關上了。

他先前爲何狂奔而出？不過是怕床上的姑娘醒來見到他，既然床上、屋中已不見了那姑娘，雪又下得這麼大，他爲何還要出去。

他在屋中轉了一轉，火盆邊還有不少乾柴，分明是把甚麼傢具劈成的，他來時早已有了，而且，火已燒起來了，這當然不是夢，那姑娘，分明確有其人，不是甚麼鬼怪。

可是因爲火又燒得旺了，門也已關上，他的臉上又發起熱來，還是……那姑娘半裸的酥胸又出現在他眼前，簡直錯眼間，床上，甚至火裡，無處不在。

眞而又眞，他把姑娘抱滿懷，已不是第一遭了，那朱梅姑娘甚至全裸，但舉頭三尺有神靈、天地、良心，他那時只是眼觀鼻，鼻觀心，更何況懷抱的是冰凍的軀體。至於天嬌，他們雖已有夫妻之份了，但地窟中伸手不見五指，懷抱中的只不過是軟玉溫香，只能感覺，而不可見，何曾像……適才這姑娘半裸酥胸，在火光之下，而且，玉體橫呈在他面前，而他却摟着這裸的玉體，睡了半夜。

他的心下怎會不怦然，怎不無處不在。

他在床邊坐了下來，仍感到那床、那破被的餘溫。不，他搖了搖頭，絕不是山精、鬼怪，何況，他怎會怕，即使是山精鬼怪，他也不會怕，不該怕的，因爲救了他呀！他若倒在雪地裡，只怕也會和朱梅姑娘一樣，不餓死，也僵凍而死了，而這姑娘却在他倒地之前，扶住了他，扶他進了屋子，給他吃肉羹，救了他的性命。

那麼，他怎會怕救他性命的人，即使是山精鬼怪。

當然不是，若眞不是人，也不是鬼怪，而是仙女，救苦救難，仙女下凡來。

不不，當然不是，仙女怎會半裸酥胸袒露，和他同眠，而且，在他懷抱。

如痴似呆，望着那熊熊的火，把本已亂極了的頭髮搔得更亂了，而且，唇邊不自覺也露出了笑意。

因爲，既不是鬼怪，也不是仙女，當然是人了，是人，也必是一個頑皮透頂的姑娘，竟然扮成個小要飯的，若他不是餓得頭昏眼花，不是悲愴、急苦，不是那麼傷心，他一定不會被她欺騙的，一定會發覺她是姑娘，不是小子，更不是小要飯的。

想着想着，那心兒也就加劇跳了起來，熊熊的火，像燒在他臉上了。

因爲，那酥胸盡露、半裸的胴體又出現在眼前。

該死，他怎可以！怎可對救他性命的姑娘如斯不敬？

正心、誠意，心中一凜，却又不解，他只當她是小兄弟，眞不解，她却知道她是個姑娘，怎會與他同床共枕，而且滾入他的懷裡來？

就是這般，翻來覆去，想了又想，那心兒也跳一陣，臉兒也紅了一陣又一陣，竟然黎明已降臨到窗上，他竟然也不覺。

甚至，那火盆中的火，何時已熄滅了，竟也不覺，直到寒氣襲上身來。

不但天色已大明了，而且，雪似乎更大了些，是他找到了藉口麼？大雪又已封了山，雖然已到了邛崍山下，也是不能入山的了。

他竟然不焦急，可不是麼，他有藉口留下來，那姑娘會再出現，會回來嗎？

令他迷惑的實在太多了，她究竟是鬼、是仙，還是人？

好像知道他要來，知道他餓了幾天，已先在這裡備下了肉羹等候他前來？又怎知他要來這裡？

還有，他昨夜嚇壞了，奔出，又即刻奔回，但已失了她的踪跡，可知他奔出，她也即刻起了身，走了。

那麼？那麼她並未睡着，更沒熟睡，她當然知道她在他懷中，而且，胴體半裸，酥胸盡露，她知道，她一定知道，但怎會如此？

那一天，他就這樣，走出又走進，轉來又轉去，等待又等候。

但那姑娘再沒出現，無影又無踪。

黃昏來臨了，雪停了，不過北風如割，倒像更冷了些。

他知道那裡可以找到柴火，那通道上被破舊的傢具雜物阻塞了，今日他已不止巡查了一遍，甚至雪地裡，他希望能找到她離去時留下的脚印，但沒有，眞是無影無踪。

會不會藏在甚麼暗處？但也找遍了，沒有，塵封如故，甚至蛛網也完好。

他又生起火來，沙鍋裡不但有肉羹，而且還剩下一袋乾糧，竟然都是精緻的糕餅，當然不是乞討而來，小要飯的，又那來錢購買這麼多精緻的糕餅？可就不禁想到她貼身的衣衫，非但不破爛，且不是粗衣布裳。

他又等候了一夜，想假裝睡着了，那知竟眞睡着了，醒來，已是又天光大亮了。

他跳起來，巡查了一遍，屋內屋外，都巡遍了，但都沒有那姑娘曾回過來的跡象。

他嘆了口氣，這又躭擱過一日夜，他得趕快走了，留下不可解的謎。

他沒有就近入山，邛崍山方圓千里，朱梅姑娘守墓之處應在北面山中，由那裡入山，反倒會欲速不達，偌大一座邛崍山，何處尋去。

是以，倒不如北上，由鶴鳴山方向的熟路入山，好在他也歇了一日，體力已復了。

他想把這詭譎的姑娘抛在腦後，但不能，實在詭譎得令人難以置信，分明是知道他會前來，而且等待他前來，却又忽然去得無影無踪？

但他實在也不能再躭擱了，已是三日夜，若是天嬌脫了身，眞如他所料，是去這邛崍山中與他會合，那麼，也許早已在山中了。

還有，一想到那溫婉可愛更清麗的朱梅，已近在山中，即可相會了，雖然他不禁，不自覺，不時回頭，脚下却加快了，直到他已認出那入山的路來，才把夢樣的詭譎的姑娘抛開，因爲，朱梅的可愛影子鮮明起來，那個夢樣的姑娘自然也漸漸從他心上淡出了。

眞是景物依舊，那日他入山，也是大雪新霽，鳥飛絕，人踪滅，萬壑千山，素裹銀妝的靜寂世界。

但心境却不依舊，因爲壯闊的景色中，他的心念只有一個朱梅姑娘，可憐的朱梅必然寂寞又悲傷。此時此刻，她在做甚麼啊？守着她爹的墳墓，可是在以淚洗臉？

那日，他的脚下何其輕快，眞是踏雪無痕，而今天，已近那雪峯之下了，竟會是近峯情更怯，脚步竟漸漸沉重起來，非但踏雪有痕，而且……

且慢，雪地上深深的痕迹，咦！脚印，雪地上的脚印怎會在他前頭？

有人！雪地上，在他前頭，有顯著的脚印！

分明是有人先他一步，走往那雪峯，而且脚印尚新，當然是雪霽後才留下來的，否則脚印也被雪掩蓋了。

顯然，這人武功不弱，因爲脚印雖顯著，但不深，登時心下一驚！朱梅的爹爲何被殺？那總兵與河洛劍客雖被朱梅報了殺父之仇，但那總兵乃是沐猴而冠，財雄勢大，豈少得了黨羽，莫非是那總兵的黨羽，寃寃相報，又來向朱梅替那總兵報仇？

他心中一動，可就急了，慌忙脚下加勁，循着那雪地上的脚印，飛奔峯下。

那脚印可不是止於峯下，而且絕不是朱梅自己留下，而是男人的靴子留下來，幾乎和他的脚一般大了。

止於峯下，便再不見了，顯然這人加了份小心，提氣騰身，可就更令他心驚了，也可知道這人的輕功了得，也達到了踏雪無痕的境界！

心下一急，因爲他耳目並用，雪野靜寂，雪止，連風也止了，但一點聲音也聽不到，沒有叱咤，也沒有兵刃碰擊的聲响。他飛奔而上，可不是靜蕩蕩的，雪地上連脚印也沒有，更無人影。

大石旁，松下，多了個大雪堆，那一定是朱梅爲她爹建的新墳被雪掩蓋了。

他見到那石屋了，頹垣如故，房門虛掩，可知朱梅並未另建新居，只見門上有火煙裊裊昇起，屋簷上的積雪也溶化了，是以那石屋只

被積雪掩蓋了後半。

簡直是萬籟無聲，輕輕裊裊，陳淵大大鬆了口氣，那麼，朱梅必在屋內，當然不急了，因爲屋前雪地上也無脚印，更無打鬥的痕迹。

他急速掃了一眼，脚印止於峯下，而且是男人的靴子留下的，是否，是否，他來得快了，被那人發現了，其實尚未發動？

他迅速繞着屋子，如飛巡查了一遍，雪地上，確無痕迹，也無可藏身之處。現在，才眞放心了，只不過，他却遲疑起來。朱梅在屋中做甚麼？他豈可闖入？想呼喚，竟喚不出聲來。

不由他不心生慚愧，相處的兩三日中，朱梅處處，時刻護着他，他如何不明白，不僅感激他救命大恩，而且，已是非他不能另嫁他人了，人家姑娘清白的嬌軀，全裸的胴體，被他抱滿懷，而且抱了那麼久，如何還能另嫁他人。

而她不又是那麼清麗絕塵，那麼美嗎？不也是神尼從千萬個姑娘中爲他選擇的佳偶嗎？

而他，又不是首先，在遇到洪天嬌之前先遇到她嗎？他不是適時，像是冥冥中，早有了安排，巧巧地救了她的性命嗎？

而她，又不是那麼嬌婉又溫柔，那麼美，那麼可愛嗎？而他，不也明白是她即是神尼爲他選擇的佳偶後，也已在心下作了決定，非她不娶嗎？

而今，不，這不是造化弄人，而是那大和尚，洪天嬌的爹，硬作了主張，把他們關在地底的石窟中，七日七夜，若是他曾把朱梅姑娘赤裸的胴體抱滿懷，就非娶她不可，那麼，洪天嬌，那痴情，情熱如火的姑娘，又豈僅和他肌膚相親，不也在他懷抱中，而且達七日七夜之久？

而且，在大和尚簡直是威逼之下，洪天嬌難道不曾爲了護他、救他，願捨身，爲他而死，又難道在被逼之下，他和洪天嬌又不是已拜了天地，已拜了高堂？

他曾經想過嗎？若是要他平心靜氣，選擇其一，他會選擇誰呢？

一定是更溫婉，更可愛的朱梅，而且，人家姑娘已是非他不能另嫁了。

而這朱梅姑娘，現在就在眼前，在那火煙裊裊昇起的石屋中，這天地雖大，但這雪地冰天、一望無垠的雪野裡，寡女孤男，就只有他們二人，而他却又與天嬌拜了天地，拜了高堂，若然他早已覺得心中有愧，愧對這朱梅姑娘，而今，現在，已在他面前，一望無垠的雪地冰天中，只有他們兩人，那心中的愧咎怎不更甚，更強烈。

他張口，竟呼喚不出聲來。

忽然，屋中却有聲音傳出了，啊！是咽哽的聲音！

一定是傷心的朱梅在哭泣，那咽哽聲音入耳，令他心下也爲之酸楚，可憐的的朱梅姑娘。

他再不遲疑了，即刻奔到門外。

但他立即退了一步，因爲從那虛掩的門中，他見到了，屋中另有他人。

屋中人却沒發現他，亦不知有人走近了，因爲不見動彈。但雖然只是匆匆一瞥，他的心兒却在往下沉。

因爲屋中人，那另一人，是個男人，坐在火盆邊，背對着他，朱梅姑娘竟伏在那人膝上，那人，那男人，竟然半摟着她！

他竟然爲朱梅姑娘擔驚害怕了好一陣，原來眞有人前來，非但不是敵人，非但相識，顯然，也許是朱梅姑娘的情人！

他的心兒在往下沉，他竟然心生愧咎，那知人家姑娘早已有了情人，分明是趕來安慰她，否則，怎會在那人懷中哭泣，那人怎會摟抱着她？

雖然只是一瞥之下，但屋內火盆中的火光熊熊，兩人又都在火盆邊，如何會不一眼便看清楚了。

他悄悄地退了出去，一眼便已看得明白，還用再看麼？

那麼，他倒是自作多情了，他不是尚在爲難，感到愧對人家麼？這豈不是再好不過，只看屋中兩人親熱的情況，她便不會是非他不能另嫁了，他已與洪天嬌拜了天地，拜了高堂，而朱梅姑娘也有了歸宿了，豈不是再好不過了，他應該安慰，應該高興，爲朱梅姑娘高興呀！眞不明白，他的心兒爲何在下沉，酸酸地，眞不是滋味兒。

也許，是否呢？此刻，他才覺得，朱梅姑娘更可愛，他早已愛她了。洪天嬌雖然也可愛，但只有在懷抱中的時候也才溫柔些，他的臂傷，那會這麼快就痊癒，朱梅可沒傷過他，即使疑他是殺父仇人的時候，更不曾鎮日用劍指嚇他，一想到洪天嬌的劍尖，鎮日在他背心弄影，至今想起來，仍不由他不心寒，雖然知道她愛他，而且愛得那麼痴，但也像烈火，那似朱梅姑娘柔情溫婉，令他如飲醇醪。

却原來人家姑娘另有情人，顯然早已有了情人，他倒是自作多情了。他走了，悄悄地、默默地走了，脚步是那樣沉重，豈僅是踏雪有痕，而且，在雪地上留下了沉重的、深深的脚印！深深的、孤另另的脚印，在雪地上留下來，伸延開去，伸延向迷茫的、無盡的遠方。

（欲知後事，請看續篇「巫山雲雨」。）

袁紫烟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袁紫烟對衆統領耀武揚威之後轉回後宮，回到自住的青蓮小館，袁寶兒在門外恭候，請她到瓊花院談心，說出她們不該來這深宮上苑，並說出爲「他」而來，出示「他」的肖像，使袁紫烟一驚，此人赫然有皇者氣勢，寶兒身份不簡單，已心中有數，這花心皇帝不問國事，只求美色，使人憂慮……三日後整裝出師，趕到教場，率領總統領等和兩百鐵騎，浩浩蕩蕩的趕去太原侯府……

我道人力妄干預　你說天意不可違

宇文成都一襲青袍，袁紫烟一件藍衫，安步當車，逛進了太原城中。蕭雨、田當，也在容貌上稍經改變，各帶着三個高手，遠隨在袁紫烟等身後。

袁紫烟經過留守侯府，一大片青磚圍繞的大宅院，佔地在百畝以上。

侯府的氣派雖大，但戒備却不森嚴，大門口處七層石階上，只佔着四個守門的武士，門前人來人往，留步觀看，武士們也不干預，頗有平易近人的風範。

却看不到任何秘密了，大門雖然敞開，但迎面一道牆壁，遮住了大門內的景物，只能看到迎壁上一幅圖畫，藍天白雲之下，有幾隻鳥兒在展翼翺翔，其中一隻稍大一些，似是一隻飛鷹。

宇文成都心中暗道：「李淵也是大隋朝的開國名將，太源侯府的迎壁牆上，就算不願畫上俗氣的吉祥的圖案，也該畫一些雄武有氣魄的高雅景物，畫了三個雀兒一隻鷹，未免有些不登大雅之堂了。

但袁紫烟對那幅畫却看得十分入神，雙目中有光芒射出，顯然已運起神功。

不是隨意的瀏覽了，似是要把那幅畫深印在腦際中。

這就引起了宇文成都的強烈好奇，暗提眞氣，凝神看去。

幾人停身之處，在侯府對面，隔着一道很寬的街道，相距至少在七丈以上，要看得清楚仔細，就不是一般人目力能及了。

宇文成都內功精湛，這一運足目力，果然看出了一點門道，一行草書，寫的是「靈雀戲鷹圖」，但却沒書下畫圖人的名字。

三隻飛雀，分在三個方位上，神態靈動，栩栩如生，一隻飛鷹，似是由高空撲下，但却不知撲向那一隻飛雀才好，三雀和飛鷹之間，距離相若。

畫圖佈局，並不出奇，妙在神韻，看久了，你會感覺到靈雀和飛鷹全是活的，也會感受到飛鷹的迷惘，三隻飛雀的刁蠻。

突然間，一個丰姿俊朗，二十左右的年輕人，步出侯府，擋住了壁畫。

袁紫烟立刻轉身，低聲道：「走。」

蓮兒和巧兒，正等得無聊，她們看不出那幅畫有甚麼好看的，更看不出有甚麼動人的特色。

功力不夠啊！根本就看不清楚。

聽到袁紫烟一個走字，眞是正合我意，挑起琴劍、書箱，快步向前行去。

宇文成都一面走，一面說：「久聞太原李侯爺，賢名遠播，只

看侯府外任人停步瀏覽，就十分平易近人了。」聲音很高，似是有意的讓人聽到。

袁紫烟回頭一笑，加快腳步，轉入了另一條街上。

年輕人直看到四人背影消失，才轉回府中。

敢情，他不是因事外出，而是專爲查看袁紫烟等特地出府的。

「我們找個客棧住下吧！」袁紫烟道：「他似是沒有跟上來。」

宇文成都點點頭，搶先而行。

長安居，一座很高雅的客棧，兼營着酒飯生意，宇文成都包下了一座跨院，吩咐店家把酒飯開入跨院中。

袁紫烟是王妃身份，不能住得太簡陋。

三合院的格局，正屋三間，有房有廳，南、北兩廂，各有兩間，一明一暗，小庭院內，還有梅樹、菊叢，是長安居中最好的跨院之一。

當然，這裏的價錢也不菲，住一天的房錢就要三兩銀子。

宇文成都住入了南廂房中，洗把臉，就催促店家開上酒飯，侯酒菜擺入了上房廳中，却不敢太放肆和袁紫烟同桌進餐，一欠身，退出上房，準備轉往酒樓吃飯。

但却被袁紫烟留下了。

蓮兒、巧兒，兩側待酒，這就使得心中極感興奮的宇文成都蒙上一層惶恐，如是二婢洩出今日之秘，隋煬帝最恨別人侵犯他心愛的女人，會不會殺了他？可眞是無法預料！

袁紫烟却沒有這些心機了，她在深山中孤寂的長大，只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心無掛礙，便是坦然。

「將軍，看過那幅畫了？」袁紫烟道：「可有感受？」

「看過了，畫得很傳神。」宇文成都道：「只是，屬下還是無法明白，那幅畫有什麼特殊之處？畫上沒有落款，看不出是那位名家的手筆。」

「不是名家的畫，」袁紫烟道：「是高人的手筆，那是一幅活畫。」

「活畫？」宇文成都從未聽聞過這樣的事，呆了一呆，接道：「國師能否說得詳細一些？」

「好！」袁紫烟笑一笑，道：「三個雀兒一隻鷹，會傳訊給作畫的主人。」

她雖然穿着男裝，但笑起來，仍然散發出動人的嬌媚，相對而坐，近在咫尺，宇文成都感受也特別的强烈，一下子看得呆了，根本沒聽到袁紫烟說些什麼。

如此强烈的反應，袁紫烟自然是感覺到了。

不過，袁紫烟却渾若不知，輕輕吁一口氣，道：「宇文將軍，牠們是作畫人的耳目，入夜之後，陰氣加重，牠們還可以飛起來傷人！」

「會有這等奇事？」這一次宇文成都聽清楚了，心中暗道，慚愧呀！慚愧！怎麼見着她，就完全失去了定力？如此的不堪，怎麼得了？

心中自責，口中接道：「那就不是一幅畫了，是一種法術。」

「不錯，是法術，加上作畫人的靈力。」袁紫烟道：「所以，那個人就住在留守侯李淵的府中，以靈力監視了侯府外的人物舉動，看似戒備鬆散，平易近人的侯府，實際上，却是一處戒備森嚴的地方，只是一般人感覺不到罷了。」

「是！成都就全無所覺，當眞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如非隨國師遠征北上，開此眼界，成都仍然以微末之技自勉，如今想來，實是坐井觀天了。」言來神情黯然，大有英雄氣短之感。

「將軍，不要氣餒。」袁紫烟微笑如花，目光中流露出無限關懷，道：「以你武功的精湛，實已出類拔萃，天下習武之人千千萬萬，能達將軍這等境界的，實屬絕無僅有，至於法術、靈力，是別走蹊徑的仙道之學，和武功技藝有所不同，事實上以將軍的一身成就，一般的法術也無法傷得了你，又何苦英雄氣短……」

下面一句話，應是兒女情長了，不過，袁紫烟沒有接下去，却一笑而止。

「多謝國師慰勉。」宇文成都把目光轉注在袁紫烟的臉上，道：「武功眞能和法術對抗？」

他勇敢接受了袁紫烟關懷的眼神，也勇敢的表達出心中的情感，臉上情愛橫溢。

控制不住啦！

眉挑目語，大概就是這種情景了。

袁紫烟突然似是被針尖刺了一下，悚然一驚，忖道：「糟啊！我是在激勵他，不要他意志消沉，難道引起他的誤會了，一旦他心生邪念，此後就很難坦然相處。」

事實上，袁紫烟心中的感情天地非常遼闊，隋煬帝佔有了她的身體，並沒有佔有她的情愛，她並非爲情愛下山，此番翩然入紅塵，爲的是萬民蒼生。

但紅塵中有情有愛，投入其中，就不能完全不受感染。

她心中情感的天地廣闊，但人却無感情的需求。

所以，宇文成都叩不開她的感情之門。

「我雖受封國師，但仍然無法逃過皇上的糾纏，所以，我也是皇妃的身份。」

「成都明白。」

「那就好！」袁紫烟道：「技藝有高低，術法有深淺，以將軍的武功修爲，足可對抗一般的術法。」

「多謝國師指教！」宇文成都道：「屬下酒飯已飽，這就告退，去看看蕭雨、田當兩位副總領，是否已追踪而至。」

「將軍，見到了蕭、田兩位，要他們仍在此住下，今夜將軍和我同入侯府，一探究竟。」

「成都遵命。」欠身一禮，轉身行去。

「將軍……」

宇文成都人已走出門外，聞聲停步，回頭說道：「國師還有什麼吩咐？」

「吃飽點，晚上很可能會有一番激戰啊！」袁紫烟說完話，又是一笑。

這說明了，她知道宇文成都根本沒有吃飽，那一笑，是關心，也是囑咐。

這就把宇文總統領折騰慘了。

走得心悽悽、情惘惘，有振奮，也有感傷。

少女心啊！是那麼難以捉摸？

袁紫烟不是普通人，何況，袁紫烟是美女，也像是一首好詩。

好詩詞柔麗動人，但總帶着三分嘲笑，一分捉弄。

* * *

二更時分，袁紫烟改穿了一身玄色勁裝，宇文成都仍然是一襲青衫，只是腰中橫束了一條五寸寬的紅腰帶，看上去，猿臂蜂腰，威武中，又帶着一份文雅。

袁紫烟打量了一陣，低聲笑道：「帥氣呀！將軍，帶上了兵刃沒有？」

「有一把緬鐵軟刀！」宇文成都拍拍紅腰帶，接道：「國師的兵刃呢？」

突然，搖搖頭，接道：「國師技藝已入化境，隨手拈來，都是利器，成都問得好蠢啊！」

袁紫烟搖搖頭，道：「我也有兵刃，此行可能有兇險，怎敢托大。」拉起了一條掩面的黑紗，接道：「我們走！」

兩條人影連翩而起，夜色中有如蝙蝠宵飛。

他們避開了正門，躍入李府。

但聞花香襲人，竟然進入了侯府的花園之中。

花樹深處，有一座小巧的花閣，燭火高燒，照得一室通明，兩扇閣門大開，隱隱可見閣中之人。

宇文成都回頭看了袁紫烟一眼，似在請示行止。

「早在等我們了，進去瞧瞧吧！」袁紫烟一面說話，一面舉步行走。

「老朽已烹好香茗，兩位請入花閣，品嚐一下老朽的手藝如何？」

「果然是有點門道。」宇文成都心中忖思：我們來得無聲無息，仍然未逃過他們的監視，太原李侯府能人衆多，的是不可輕侮，袁國師找來此地，也非無因了。

袁紫烟直步入閣，宇文成都緊隨身後。

只見一個身着灰袍，面如古月，仙風飄飄的老者卓立在一張木几之後，木几上爐火正盛，瓷壺中熱氣蒸騰。

老者果然正在煮茶品茗。

「兩位請坐。」灰衣老人提起瓷壺，斟了兩杯茶，接道：「夜半客來茶當酒，兩位請用！」

袁紫烟緩緩在一張藤椅上坐下，道：「不是寃家不碰頭，老丈貴姓？」

宇文成都沒有坐，肅然站立在袁紫烟的身後。

「老朽姓李，姑娘既已入閣小坐，何以不肯取下面紗，讓老朽一瞻玉容。」

袁紫烟取下面紗，現露出絕世容色。

「幸會了。」灰衣老人很仔細打量了袁紫烟一陣，接道：「姑娘姿容超凡，應是來自九天的仙女，不知何事下凡塵？」

「老丈仙風道骨，分明是位世外高人，怎會一襲輕袍入侯府？」

「老朽李淳風，借住北嶽懸空寺，李侯爺小遊金龍峽，捐銀修寺，得以結緣，遊踪太源，暫棲侯府。」

「妾晚袁紫烟，練氣終南山，不忍見生靈塗炭，跌入繁華，身陷長安。」

李淳風道：「姑娘是知機中人，當知天意不可違。」

袁紫烟道：「天道運行有序，豈可妄加人力干預。」

李淳風臉色微變，良久之後，才恢復常態，道：「袁姑娘只是爲賭一口氣麼？應知天意不可違，姑娘何不到五湖、四海走一走，體驗一下民間的疾苦何在？」

袁紫烟心中忖道：「是啊！進入長安宮苑之前，我應該巡遊四海看看的，竟然省略了這樣一次重要的行程，直入皇宮，被那個風流皇上沾了身體，封爲國師，如今已請旨北上，率鐵騎撲滅王氣，難道要中途罷手不成，唉！一夜孽緣，尚有恩情，何況，我已受了妃子的封號，他以皇上之尊，對我十分順從，袁紫烟啊！袁紫烟，妳眞能忍情不問麼？」

目睹袁紫烟低頭沉思，神情變幻不定，李淳風心知她還在天人交戰，低聲說道：「袁姑娘，三思而

行啊。」

袁紫烟抬起頭，神情突轉堅定，緩緩說道：「君縱無道，臣應有節，君賜臣死，臣如辭，是謂不忠，大逆不能赦，倫常豈可背，李老丈，妾晚之言，是否佔了一個理字。」

李淳風料不到竟會是這麼一個反應，苦笑一下，道：「姑娘，想是早已知道了，什麼人乖違倫常，什麼人大逆弒親，屠戮賢臣，堵塞國是，置天下蒼生於水火之中，理雖是一個理字，但却被强詞奪走了。」

袁紫烟入宮之後，也隱隱聽到了隋煬帝謀奪政權的慘酷手段，但她也目睹了隋煬帝的治世才情，這個人，如肯放下三分精神治理朝政，天下必可大治，北征歸去，一定要好好的勸他。

「袁姑娘，三伏烈日汗透衣，秋風又送九月霜，萬民本已多苦難，人爲禍亂更可殤……」

「老丈說得是！」袁紫烟打斷了李淳風的話，接道：「妾晚此行，就是要消弭去人爲的禍亂。」

話不投機了。

情字誤人，袁紫烟似乎已準備不談天理、說國法了。

「可惜呀！可惜。」李淳風道：「老朽沒法給姑娘一個交代。」

「老丈意思是？」袁紫烟臉色一變，冷冷的說道：「準備賴掉了？」

「言重了！袁姑娘！」李淳風道：「老朽一點微末道術，還不足干預天機。」

袁紫烟雙肩一晃，人已閃出閣外，仰望天上星宿，足足有一刻工夫，重返花閣。

她來去如風，宇文成都就站在她的身後，竟也看不出她用的是什麼身法。

「姑娘！」李淳風微微一笑，道：「老朽沒有說謊吧！」神色平靜，一臉和藹。

「但老丈定然知道他是什麼人了。」袁紫烟道：「以老丈深厚的道基和長者風範，想來不會謊言推卸了。」

話說得很難聽，但也緊緊的扣住了李淳風。

「好厲害的袁姑娘！」李淳風無法否認了，搖搖頭，苦笑一下，道：「不錯，老朽知道他是誰！」

「老丈可以告訴我吧！」袁紫烟嫣然一笑，道：「能俱此無上法力，應是一位極受敬重的前輩，妾晚絕不會輕言冒犯。」

李淳風點點頭，道：「老朽可以奉告，不過，不是現在。」

「老丈可是要徵得他的同意了？」袁紫烟道：「如若他不願接見妾晚呢？」

「那就由不得他了。」李淳風道：「老朽答應了姑娘，一定眞誠奉告，先行知會他一聲，只算是一種禮貌，何況，以姑娘之能，只要花費一些時日，就不難追查到他隱身之處。」

「多謝誇獎，紫烟心領隆情，但不知幾時可聽到回音？」

「給老朽兩天時間如何？」

「紫烟從命，兩天後，再來此恭候佳音。」

「這裏只是我借棲之處，不宜多所驚擾。」李淳風道：「兩天後申初光景，老朽在長安居酒樓候駕。」

袁紫烟淡淡一笑，低聲道：「妾晚的住處，也已在老丈的監視之下了？」

「言重了。」李淳風道：「鶴鳴於皋，聲聞於天，再飲杯粗茶如何？」

「心領了，紫烟告辭，兩日後再行面領教益。」微一頷首，轉身離去。

宇文成都只覺兩人交談之中，忽而語含玄機，忽而相互推崇，竟然一句也接不上口，他這長安教場中選出天下的第一好漢，殿前大將軍、宮衛總統領，這一次成了眞正的跟班啦。

* * *

花閣右首的一道牆壁，突然裂開了，形如一道門戶，緩步行出了三個人。

一個面色金黃的大漢走在前面，身後緊隨着一個身軀高大的黑臉漢子。

最後一人身着青袍，面如冠玉，修眉入鬢，丰容俊朗，正是午間步出侯府查看袁紫烟的年輕人。

這座花閣看上去小巧精雅，竟是還有夾壁。

三個人對李淳風都表示出了相當的敬重，抱拳行禮。

「先生，看起來是很難說服她了，秦叔寶願和敬德兄夜襲長安居，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黃臉大漢說。

「對！」黑臉大漢接道：「秦瓊兄的一對凹面金鐧力敵萬人，咱尉遲恭一雙雌雄鋼鞭，也打遍山後未逢過敵手，宇文成都號稱長安第一好漢，敬德心中不服久矣，難得有此機會，正好讓他見識一下咱家雌雄雙鞭的厲害。」

「李靖。」李淳風望着身着青袍的年輕人，道：「你的看法呢？」

「不可輕敵呀！」李靖道：「宇文成都雖然號稱長安第一好漢，在下相信尉遲將軍和秦將軍的鞭鐧合璧，當可抗衡，可怕的是那位袁姑娘！」

「一個嬌滴滴的小姑娘，有什麼好怕的？」尉遲恭道：「以你李少兄的精湛劍法，難道還勝她不過？」

「尉遲兄，」李靖微微笑道：「不可輕敵呀！不可輕敵，看她全身散發着一片雲氣，當是一位術法非常深厚的人物。」

「不錯，她能窺破天象運行之機，道法的深厚，絕不可等閒視之。」李淳風道：「隋煬帝楊廣的手下，怎有着這樣一個超凡出衆的人物。」

「會不會高估她了？」大將軍秦瓊道：「她能直接的找入太原侯府，確也有點門道，但，這就更不能放過她了，先生，不能讓她破壞了『移轉天運的大法』呀！」

「李靖，你去見見袁天罡，告訴他這件事情。」李淳風道：「兩日後老朽和她會面，會盡量的勸阻她干預此事。」

「如果她不肯聽呢？」秦叔寶道：「先生是否已準備不惜一戰？」

李淳風神情沉重的緩步行出花園，仰望天上的閃爍的羣星，良久之後，歎息一聲，道：「叔寶，敬德。」

「恭候先生吩咐！」原來，兩個人已跟在李淳風身後行出花園。

兩人也在看着天上的星辰，只覺萬星明滅，忽隱忽亮，亘古以來，就是如此，實在瞧不出有甚麼不同的地方。

天象運行中潛伏機運，是天文學中最高深的奧秘，如非有明師指點，終其一生，恐怕也很難看出一點門道來。

所以，秦瓊和尉遲恭看不出任何徵象。

他們是勇冠三軍，衝鋒陷陣的統兵將軍，不是胸羅萬有，洞察玄機的仙道中人。

「兩位將軍，請盡快趕往雲中山去！」

「雲中山，那不是二公子秘密練兵的地方麼？」秦叔寶道：「要對二公子說些什麼？」

「告訴他暫時停息下來，最好讓他們分別潛隱於山澗民宅之中。」李淳風道：「劍入鞘內，刀還套中。」

「爲什麼呢？」尉遲恭道：「二公子的三千鐵甲勇士，正値訓練重要關頭，要他們突然停下來，豈不是太可惜了。」

「殺氣太重啊？」李淳風道：「二公子才氣縱橫，已把三千鐵甲勇士練出了凌厲的殺氣，直冲於雲中山霄漢之上，瞞不過袁紫烟的，小不忍則亂大謀，兩位就立刻起程吧！」

尉遲恭還要抗辯，但却被秦叔寶拉走了。

兩人兩騎，立刻就道，離開了留守侯府，直奔向雲中山。

聽得馬蹄聲逐漸遠去，李淳風才輕輕吁一口氣，道：「李靖。」

「在！」李靖緩步行出花閣，他未隨秦瓊、敬德行出花園，却一直坐在花閣中獨自品茗。

他聰明、高傲，熟讀戰策，胸懷甲兵，在華山修習道術，七年有成，出山後曾投效越公楊素府中，目睹隋煬帝淫亂朝政，天下亂象萌生，頓生逐鹿天下的壯志，紅拂女張出塵，爲越公府中千百女官、歌姬中第一美女，慧眼識李靖，夜奔投懷，雙雙出走，結識虬髯客張仲堅，英雄相惜，義結金蘭。

紅拂女張出塵正從義兄虬髯客習練上乘劍術，李靖却遊走江湖，希能結識天下英雄，備將練兵，以圖大擧。

但他却很不幸的遇上了李淳風和袁天罡。

李靖發覺了兩位老者都是身具道法的高人。

李淳風、袁天罡也發現了李靖是統率大軍，叱咤風雲的將才，不能收用此人，勢將成爲唐公李淵的霸業大敵。

雙方都生出了收用對方的打算，既存籠絡之意，也存敵視之心，不爲我用，就殺之以絕後患。

三人一晝夜論道鬥法，李靖不敵落敗。

李靖也履行約定晉見了唐公李淵。

但讓李靖眞正敬服的人，是唐公李淵的二子李世民，他具有的領袖魅力，博大胸懷，使李靖爲之心折。

但李淳風仍然無法說服李靖接受唐公李淵的重用。

現在，兩人又舊事重提。

「袁紫烟不只是一個勁敵。」李淳風仰望着天上閃爍的繁星，道：「我擔心她會混亂了天機的運行，一場恐怖的屠殺，會造成這一代精英盡折的浩劫，李靖，你能夠坐視不管麼？」

「先生，自和二公子一番長談之後，我已自知自己的魅力，胸懷，不如世民多矣！他胸無霸主天下的想法，却有着廣納萬民的氣度。」李靖有些黯然的說道：「那是眞正的天子風采，開國的君主氣勢，我已心生畏服，不再存和他爭逐天下之想。」

「那！還有什麼顧慮呢？」李淳風接道：「如無你這樣統率大軍的帥才幫助他，唐公的救世大業只怕要延誤甚久，國事糜亂，羣雄爭戰，受苦的是萬民蒼生啊！」

「先生，我心許的是世民，對他絕無二志，但不敢承擔起統籌軍備的大事，心有苦衷啊！」李靖長長吁一口氣，道：「相逢有一點恨晚了！」

「李靖，世民對你倚望甚深，

以你的兵法才略，一旦統師出征，精兵十萬，躍馬中原，三五年天下可定，世民語我……」李淳風目光轉注在李靖的臉上，沉聲說道：「他和你手足論交，同心協力使天下百姓安居樂業，創出個前所未有的安康盛世。」

「這也是李靖不及世民之處了，他以萬民安樂爲善，不惜個人的任何犧牲，揮慧劍、斬情絲，寧讓血淚椎心，是何等的偉大胸懷，我只能答應先生，盡我之能去阻止不幸的事發生，但我不能保証一定成功，先生，我現在就答應世民的請求，很可能造成金蘭兄弟兵戈相見的慘事，給我些時間吧！我會盡力勸他們消除雄心。」

「是爲了紅拂美人張出塵？」

「出塵還好商量，但義兄張仲堅，剛毅果決，是很難動搖決心的人，先生，他是一位劍客，一位莫可測知的高人，他擁有隱伏在民間的十萬暗兵，無可計較的財富，是一位只可爲友，不可爲敵的人。」李靖道：「我會請求出塵幫助我說服他，也要仗憑先生和袁老助我一臂之力，說動了虬髯客答允退出爭霸天下的事，我就是世民麾下的將軍了，事情沒有明朗之前，我無法決定什麼！」

李淳風沉吟了一陣，笑道：「好！這件事暫時不談，對付袁紫烟的事，你有什麼高見？」

「看上去，她年齡沒有我大……」李靖道：「但得天獨厚，一眼之間，就可以看出她有着深厚的道法基礎，以先生和袁老的深博學識，也許能說之以理，動之以情，勸她退隱深山，那才是上上之策。」

「今夜中數語交代，已隱見鋒芒逼人，勸她退出，機會不大。」李淳風歎息的說。

「先生的意思是要殺了她？」李靖道：「這件事，要不要讓世民作個決定呢？」

「當然要二公子作最後的裁決。」李淳風道：「你還未答允接掌帥印，三千鐵甲勇士，也未完全練成，以唐公李淵的威望，振臂一呼，也只能號召太原，河東、雁門、上谷、漁陽、邯鄲諸郡，會不會響應起事，還無把握，財力、兵源，都不足和隋朝大軍抗衡，我們的計劃是腐其樑、柱，讓大廈自傾，却不料半途中殺出個袁紫烟來。」

李淳風的臉上浮現起憂苦之色，接道：「燈光下，我無法看得太過眞切，但她全身似乎都被一層雲氣裹住，應該是道家的護身罡氣，以她年紀之輕，能有這樣的成就，必是高人門下，但我却想不出當世高人中，有誰能訓練出如許的傑出美人。」

李靖苦笑一下，道：「先生都想不出來，李靖就更難追憶了，不過，先生和李靖再加上袁老的力量，制服她應該不難。」

「難下定論啊！」李淳風道：「兩天後我去見她，希望能對她多點瞭解，你去通知天罡一聲，袁紫烟如果追逼太緊，我和她會面之後，就可能帶她去見天罡了。」

「學生也在那裏等候！」李靖道：「希望二公子也能趕到，以世民的風采、魅力，還不能使她罷手投降，只有殺掉她一條路了。」

李淳風淡淡一笑，道：「他們都姓袁，也許還有些宗戚淵源，看看天罡的意思吧！」

「十餘年來的山川靈氣，盡投入袁門之中，孕育出閉月、羞花的美女。」李靖道：「袁寶兒集人間美色之最，袁紫烟却佔盡了秀絕天下的風采雅麗，一個爲情捨身，抛去所愛入深宮，一個情甘入紅塵，間關萬里保君王。」

苦笑一下，接道：「想不通啊！怎麼會這樣呢！袁氏二美，各集絕色，却又分道揚鑣，各爲其主。」

眞是叱咤口舌亦聞香，絕世美女，本就令人動心，美女再加上才慧、技藝，那就令英雄心折了。

「紫烟令人心動，寶兒令人心疼，二公子送走寶兒時臉上尤帶笑意。」李淳風道：「但他回到居室，掩門而泣，嘔血近斛，夜看孤燈竟終宵，目眥血流，老朽和袁天罡，隱在暗中看了一夜，至此，實已無法忍耐，商量決定，追回寶兒，不讓他喪去了英雄志業，却不料這時聽到他自言自語的說了幾句話。」

李靖急急的問道：「他說些什麼？能令兩位改變心意，硬把金童、玉女般的姻緣生生分開。」

李淳風神情肅然的道：「他轉望窗外的月色，自言自語說：『李世民啊！李世民，你不過是和情侶分裾，就如此的痛不欲生，但世上那些千千萬萬的家庭呢，君主淫亂，殺戮成性，官吏貪瀆，收賄枉法，萬民千家，有多少妻離子散，骨肉受殘的悲劇，你只有個人傷疼，爲什麼不想想天下的黎民百姓呢？李世民啊！你要忍下椎心的悲苦，振奮起來，何況，寶兒做的是千秋萬世大業，你怎能令她失望，讓她犧牲得毫無價值，需知你報答寶兒的最好辦法，就是要創造一個太平盛世，讓天下百姓，家家能安居樂業。』」

「不錯，不錯，世民是中土萬民的希望所寄。」李靖道：「比起他，我是萬難及一了。」

（未完•五）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雙紅傳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上文提要： 江青嵐和柳琪下山，遇到蘭兒喬裝瘦小子，一招將柳琪的長劍震落，二女相爭，因妒意而離開江青嵐，他只好循山徑往前奔，發現秦嶺系第三代大弟子羅淵和另三個漢子被殺，正被楞住，却被天痴上人的大弟子閔長綱呼喝，懷疑他將自己首徒等殺害，便想將他擒住，江取出天痴上人所贈佩玉，並說明上山經過，雖然避過追殺之禍，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遇到天狠夫婦和王屋散人師徒截殺……

劍客峭山赴會　賣藝老頭解圍

「哈哈！諸位總聽到過咱們父老相傳，有一種叫做劍仙的人，練劍練成了仙，可以百里之外，取人首級，如探囊取物，還會劍遁，一道白光，就會騰空而飛，瞬息千里，這種本領，江湖上可說失傳已久，諸位只有耳聞，從無目覩。哈哈！今天諸位碰到了小老兒，倒可讓諸位開開眼界。這可不是小老兒吹牛，天下雖大，絕藝難得，若非小老兒幼得異人傳授，這玩意早就無人能會了。」

這幾句話，清晰地鑽進儒服老者耳中，不禁心頭微訝，此人口氣好大，自己倒要瞧瞧究竟。

只聽賣藝老頭又道：「如今就讓小老兒來玩一套劍道，報答報答諸位的盛情，不過小老兒練的就是這口木劍，和劍仙的寶劍不同，諸位可看不到白光，但是照我想來，恐怕也差不了多少！」

他說到這裡，袖管一撩，驀地大喝一聲，右手揚起，把一柄木劍向前擲出。他好像十分用力，但擲出的木劍，離衆人頭頂不遠，四平八穩，緩緩平飛。

賣藝老頭不慌不忙，縱身一躍，立刻站在木劍之上，平飛出去。一面却向傴着身子，向下面觀衆問道：「諸位瞧瞧，這不是劍遁嗎？」

木劍約莫飛了兩丈來遠，賣藝老頭突然身子一側，兩隻破袖揮動之間，一個轉折，又緩緩的飛了回來。

一班觀衆早瞧得轟雷似的叫起好來！只聽有人說道：「你方才說劍遁瞬息千里，那有這樣慢的？」

賣藝老頭足蹬木劍，一面回道：「啊！啊！這可快不得，我這劍仙，究竟是假的，飛快了，萬一鬧昏腦袋，一個失足跌下來，豈非連老骨頭全得摔碎，那才不是玩的！」

說話之間，業已在頭頂上轉了三折。猛地連人帶劍，一個吃屎觔斗，從半空中跌了下來。觀衆冷不防他眞會說跌就跌，老骨頭那裡禁得住跌？不由一齊尖聲駭叫，那知「啪達」一聲，賣藝老頭在駭叫聲中，早已傴着腰，站在地上。

而且神色從容，好似沒有經過這麼一回事似的，向觀衆拱手作禮說着：「獻醜！獻醜！」

同時觀衆雙手猛拍，响起一陣熱烈的掌聲！這可把儒服老者看得呆了，要知擲出木劍，通常你用力越大，丟出的速度也越快。方才賣藝老頭用了大力氣，擲出的木劍，却緩緩飛出，這就非身具絕頂眞功，在木劍上貫注眞氣，以氣馭劍不可。

這等身手，江湖上已不多見，尤其他在衆人頭頂上踏劍飛行，那分明是崑崙絕學「雲龍三折」，不過

他掩飾得非常巧妙罷了！賣藝老頭又在大聲說話了：「諸位，小老兒方才妄學劍仙的劍道，差點把老骨頭砸了，可知劍仙當眞得罪不得，現在讓小老兒來表演一套劍法，不知諸位意下可好？」

觀衆立時又响起一大片叫好之聲！賣藝老頭目光掃過全場，忽然對着儒服老者咧嘴一笑，又道：「諸位，我表演的這套劍法，又是與衆不同，這是二十年前有一位大俠，行道江湖仗以成名的劍法，當年我小老兒一時好奇，偷偷的瞧了幾手，記在心裡，現在在諸位面前獻醜。」

這時人叢中有人問道：「你說的那位大俠叫甚麼名字？」

賣藝老頭連連點頭道：「對！對！小老兒忘了交代，那位大俠，就是叫做八手大俠，因爲他這套劍法一經使開，就好像身上長出八隻手來。喏！喏！諸位一瞧便知……」

原來那儒服老者，正是獨赴崤山之會的崆峒名宿八臂劍客展元仁。他起初見了這賣藝老頭，還以爲是尋常江湖人物，後來見他以氣馭劍，和使出「雲龍三折」的身法，已大感驚奇。

此時一聽對方竟是暗暗說到自己頭上，更覺事非偶然，既猜不透他是何等人物，更不知他爲甚麼要在自己面前如此裝模作樣。正想之間，目光一瞥，心頭不由陡然猛震！

只見賣藝老頭話聲一落，木劍倏出，隨式移步，身隨劍走，右腕抖處，立時有七八支劍影，從他身邊漾起。宛若多了七八條臂膀似的，身軀再轉，七八條臂膀，七八支劍影，疾如風輪，也隨着各自換式！

一點不錯！正是自己崆峒派，鎭山絕藝「通天劍法」的最後八招——追魂八劍！而且劍法精純，比自己並無多讓。

追魂八劍，乃本派不傳之秘，他又從那裡學來的？劍影倏收，賣藝老頭早已挾了木劍，拿着一頂破氈帽，向觀衆要錢。觀衆隨即紛紛作鳥獸散，這場子也就收了。

賣藝老頭拈了拈收來的錢，瞇着眼睛笑道：「哈哈！今天夠我老頭子一醉了！」說着回身待走！

八臂劍客展元仁連忙踱前一步，含笑說道：「老哥辛苦了，方才那套劍法，兄弟佩服之至，不知老哥……」

「啊！啊！老爺子你快別這樣稱呼，小老兒玩得不好，你……你老多多包涵，小老兒還有事，還有事……」

賣藝老頭脅下挾着木劍，雙手連拱，一臉惶恐的說了幾句，返身就走。直把八臂劍客弄得啼笑皆非，但他生性豁達，明知賣藝老頭故意如此，不肯和自己相見，只好目送他佝僂身形匆匆遠去。正當微微發怔之際，忽聽身後有人大聲叫道：「喂！大師兄，大師兄……」

刷！一條瘦小人影，比箭還快，跟着賣藝老頭身後，疾追而去。

展元仁又是一楞，眞想不到自己十八年不在江湖上走動，居然出了不少高手。即以賣藝老頭和後面追去的瘦小人影而論，武功斷不在自己之下。難道他們是秦嶺中人，有意奚落自己？

那又不像，賣藝老頭的「雲龍三折」是崑崙嫡傳，追魂八劍又是本門絕學，這人當眞透着古怪，心中想着，也就獨自回轉客店。一年佳節又端陽，古老的農村社會，對節令都是非常重視，不論貧富人家，門前全掛上了艾旗蒲劍，來點綴佳節！

但從澠池通往崤山的一條山徑上，這時却正有一匹健馬，馱着一個儒服老者，悠閒的策轡緩行，他自然是八臂劍客展元仁，應約赴會而來。山徑迂迴，沿溪盤曲，崤山公孫堡，業已在望。

那是座落在山坳之間的巍峨莊堡，氣勢雄壯，不僅威震江湖，而且是卧龍藏虎之地。得得！得得得！蹄聲由右側小徑中傳來。八臂劍客聞聲回頭，只見一片密林的小徑中，果然緩緩走出一騎，那是一匹渾身全黑而又瘦骨嶙峋的驢子。

背上蹲着一個身形佝僂的人，一頂破氈帽，壓得低低的，瞧不清面目。但他身上那襲又寬又大的藍布袍子和腰間插着的那柄木劍，一望而知就是昨天的賣藝老頭。

他策驢徐行，轉出小徑，正好跟在自己馬後。他也到公孫堡去？這條山路，除了直達堡前，別無通路。那末他是公孫堡的人，監視自己來的？

心中想着，一陣工夫便到了堡前。兩扇寬大的黑漆大門，早已敞開，門邊站着兩個彪形壯漢，此時竄步而上，攔在馬前，大聲問道：「貴客請先通名。」

八臂劍客展元仁微微一笑，抱拳道：「敬煩老哥通報，崆峒展元仁應約求見。」

兩個壯漢一聽來人就是八臂劍客，心頭一震，相互望了一眼，退下半步，疑惑的道：「展大俠，你們只有兩位？」

要知崤山之會，乃是秦嶺和崆峒正式破臉的約會。雖然這件事，只是公孫無忌和展元仁兩人的恩怨，但因爲這兩人在兩派中，都是有地位的人，所以崤山之會，早就轟動了整個武林。

獨角獸公孫無忌以爲，八臂劍

客展元仁昔年在江湖上交遊廣闊，此次助拳的人，自然不在少數。

是以不但慫恿大師兄隻手翻天閔長綱，二師姐三眼比丘沈師太助拳，另外還邀請了武林六絕中的析城雙兇和王屋散人。

公孫堡的人誰都猜想八臂劍客最少也有一二十個人同來。此時一見只有兩個，自然懷疑起來。其實連兩個也不對，他只是隻身赴會而已。展元仁一聽壯漢問話，心知他們誤把賣藝老頭當作自己同伴，正想說明。

却聽身後賣藝老頭早已搶着喝道：「兩個人，當然是兩位，難道會變成三位不成？還不叫公孫老兒出來？」

兩個壯漢因賣藝老頭是和八臂劍客同來，自非泛泛之輩，這時聽他口出大言，依然十分恭敬的道：「兩位請進。」

堡門之內，却是一條松柏夾道的通道，寬闊平整，樹蔭翳翳，清風徐來。這時兩人身後，響起三聲清越的鐘聲，敢情是迎賓信號。展元仁進得堡門之後，心中兀自猜不透賣藝老頭的來意，幾次想和他搭話。

但賣藝老頭只是低壓着氈帽，佝僂屈背，好似在驢背上打盹，對自己根本不理不睬，渾似不覺，不但不肯搭腔，甚至連哼也沒哼一聲。這條通道，說短不短，一馬一驢，得得地走了半盞熱茶光景。通道盡頭，早已肅立着三個勁裝漢子，神態恭敬。站在中間一個躬身道：「家師已在廳前恭候，請兩位隨小的前往。」

展元仁連忙飄身下馬，賣藝老頭鼻孔中嘿了一聲，也跳下驢來。發言之人從兩人手上接過轡繩，再遞給身後兩人，然後側身引路。展元仁打量公孫堡的形勢，通道盡頭，豁然開朗，足有兩三百畝大小，四面林木環繞，房舍井然。

三人穿過一片草地，走近一處高大廳房。只見大廳階前，已有五個人含笑而立！當前一個，身材高大，滿臉虬鬚，身穿藍綢長衫，貌相威武，正是秦嶺系高手，公孫堡主人，獨角獸公孫無忌。

他身後四人，是陰陽扇白秀山、鐵筆季子清、通臂猿侯長勝和花彌勒。八臂劍客展元仁迎前一步，抱拳道：「兄弟怎敢有勞諸位老哥。」

獨角獸瞧到對方只有兩人赴會，臉上微微閃起一絲詫異，兩道稜威四射的眼神，掠過賣藝老頭身上，不由打了個哈哈道：「展大俠果是信人，快請到廳內寬坐，容公孫無忌略盡地主之誼。」

說完肅客入內。展元仁不再客氣，微微一笑，就隨在公孫無忌身後，往廳內走去。賣藝老頭始終不發一言，也緊跟着展元仁一起入內。大廳上早已擺好酒席。

不！已經有人高踞首席，他們對展元仁入內，似乎漠然無視，連身子都沒動一下。展元仁自然也早已瞧清，心頭驀地一震！這幾個人，正是江湖上出名難惹的析城雙兇和王屋散人。側身作陪的緇衣女尼，臉色鐵青，那是公孫無忌的二師姐三眼比丘沈師太。

公孫無忌身爲主人，此時自然不能有失風度，呵呵笑道：「展大俠遠道而來，快請寬坐用茶。」

一面又替他引見了天狠天狐等人。

只見天狠符奇立一雙金黃色的眼光，不屑地瞥了展元仁一眼，冷冷問道：「空空老兒可好？」

展元仁十八載隱姓埋名，退出江湖，涵養極深，雖覺符奇立太過狂傲，依然微微一笑，拱手道：「敝師兄近來極少下山，幸托粗安。」

他話聲才落，突聽身後一陣嘿嘿冷笑，一個蒼老聲音沉聲問道：「遲老殘可好？」

遲老殘這三個字，無異一聲晴天霹靂，震得在場之人心頭全是一震！遲老殘正是天狠之師，天狐之父，早在五十年前，名滿武林，武功之高，神鬼莫測。

他的出身來歷，也從沒一人知道，因爲住在析城山，大家叫他析城一怪，生性殘暴，善惡不分，順我者生，逆我者死。

因爲他武功太高了，中原武林，全都噤若寒蟬，敢怒而不敢言。等天狠出道，遲老殘就不知下落，江湖上傳說，他是死在徒兒和女兒手裡，那是爲了一本秘笈，但這不過是傳言罷了，誰也無法得知眞相，不過遲老殘失踪之後，天狠天狐就正式同居，那倒是事實。

析城雙兇驀地臉色一變，天狠兩道金黃色的眼神，更是兇光暴射，望着賣藝老頭厲聲喝道：「你辱及先師，難道嫌命長？」

賣藝老頭嘻的咧嘴一笑，問道：「這又奇了，我問候尊師，難道也有不對之處？先師！他幾時死的？」

天狠暴怒道：「你怎知他老人家沒死？」

賣藝老頭道：「你怎知他已經死了？」

天狠怒聲道：「你是誰？」

「我就是我。」

賣藝老頭我字出口，突然左手中食兩指，向胸前虛空一夾，大聲叫道：「啊！啊！老婆子怎地一聲不響，就下毒手，這白眉針打中人身，找不出痕跡，死了豈非寃枉。」

「人家十八年舊賬，今天還好

掏出來翻翻，我老頭死了，豈非白饒？」

聽上之人，均是江湖上的頂尖高手。方才雖然沒有瞧到，但這時經他一嚷，果見賣藝老頭兩指之間，夾着一支比髮絲還細的銀針！

天狐怒吼一聲，倏然站起身來，王屋散人微微皺眉，攔道：「符大嫂且請息怒，這位和展老哥同來，想係不是泛泛之輩，且聽聽他來歷再說。」

這時一杯茶罷，酒菜已川流不息的送上大廳。獨角獸公孫無忌請大家入席之後，舉杯向展元仁笑道：「展老哥和這位老哥俠駕光臨公孫堡，使寒山增色不少，敬請隨便吃杯水酒，順便還得請展老哥替這位老哥介紹介紹。」

他方才入門之初，因展元仁並沒替自己引見賣藝老頭，當時自己也確實瞧他不起眼，忽略了過去。

此時這瞧不起眼的老頭却語出驚人，覺得此人大有可疑，才提了出來。天狠天狐和王屋散人，自然也有同樣心理，聽公孔無忌一說，不由齊向八臂劍客望去。

展元仁連忙端起酒杯，朗聲笑道：「公孫老哥太客氣，兄弟敬應寵邀，隻身赴約，這位老哥，只是萍水相逢，他……」

「哈哈！」賣藝老頭沒等展元仁再往下說，咕的乾了一杯，接着說道：「展大俠說得不錯，憑展大俠的身份，那會要我這種糟老頭子助拳，再說我糟老頭子也沒有甚麼來歷可言。江湖上紛紛傳言峭山之會，我是志在觀光，你不嫌我白吃酒菜嗎？」

說到這裡，不待主人讓客，就一筷接着一筷，大吃大喝起來。公孫無忌瞧着他目中無人的狂態，不由臉色倏沉，冷嘿一聲道：「峭山之會，是我公孫無忌和展老哥了斷私人恩怨之事，光棍眼裡，不揉砂子，你用不着裝瘋賣傻。既敢闖進公孫堡，自然是衝着老夫而來，老夫倒要先討教討教！」

賣藝老頭聽得咧嘴一笑，又一連乾了三杯，道：「主人也太嫌小氣了，喝了你幾杯水酒，就要我老頭子好看，這是待客之道嗎？」

天狐一推酒杯，霍然離座，戟指厲聲喝道：「賊老頭，你趕快說出來歷受死！」

賣藝老頭呵呵笑道：「老婆子，妳急甚麼？以妳武林六絕的身份，要知我來歷，那還不是簡單之至，不過妳可別使出白眉針來，叫我老頭子死得不明不白。」

天狐見他兩次提到白眉針，而且言詞之中十分尖刁，早已氣得牙癢癢的。但心中却也十分凜異，自己擅長白眉針，江湖上可說無人知道，此人似對自己底細十分清楚。何況方才他還提起自己父親，是以更急於要知道他的來歷，聞言强忍怒火，獰笑道：「你不肯說出來歷，死在老婆子掌下，不嫌寃枉嗎？」

賣藝老頭腦袋瓜一縮，偏着頭睨了天狠和王屋散人一眼，笑道：「峭山之會，除了兩位當事人，你們和我老頭子一樣，是賓中之賓，局外之人。我糟老頭聞名而來，白叨擾了主人酒菜，正好一一領教，助助酒興。」

他口氣越說越大了，居然敢和武林六絕中的析城雙兇、王屋散人公開挑戰！

天狐還沒回答，天狠嘿然冷笑道：「好狂的口氣，老夫怎知你配不配和咱們三人中的任何一人動手？」

八臂劍客展元仁因不明賣藝老頭的身份，自然不便插嘴，心中明白，他是替自己解圍來的，但思索了半天，却兀自想不出此人是誰？只見賣藝老頭又斟滿了一大杯酒，咕嘟的呷了一口，呵呵笑道：「不信，咱們賭個東道可好？」

天狠沉聲問道：「如何賭法？」

賣藝老頭嘻着嘴道：「你們三位是武林六絕中人，自然身懷絕學，不妨當着大家，各人露上一手，讓我糟老頭依樣葫蘆，學着玩玩。萬一學得不像，就任憑三位處置，如果學得差不多呢！嘻嘻！你們三位……」

天狠聽他要自己三人各顯絕學，他能依樣葫蘆，不由心中暗暗冷笑，脫口哂道：「明人面前也毋須說假，老夫三人原是應公孫老哥之邀而來，只要你學像了，咱們自當置身事外。」

賣藝老頭點了點頭道：「這倒是實話，不過……」

他偏過頭去，望着王屋散人笑道：「你呢？符老頭說的，你可聽到？」

王屋散人怒道：「符老哥說過，自然算數！」

賣藝老頭把手中酒杯，一吸而盡，砸着嘴道：「好極！好極！看來咱們緣份實在不淺！」

天狠狂笑道：「今天老夫一定讓你趁心如願就是。」

賣藝老頭笑道：「豈敢！豈敢！」

天狠怒喝道：「老賊，你可看清楚了！」

「請！」賣藝老頭漫不經心的應着，更激得天狠怒火塡膺。冷嘿一聲，站起身來，既不跨步，也不運氣，右掌對準廳前一根合抱石柱，遙遙按去！

大廳上一干高手，可說全是江湖知名之士。天狠高踞首席，和廳前石柱，少說也有七八丈距離，此

時見他遙控虛按，連一點風聲都沒有，十數道眼光不期而然同時投向石柱，這一瞧，不由哄然叫起好來。原來那合抱石柱上，掌風過處，清晰地現出一個掌印，怕不有一寸來深，宛若石工精心雕刻而成！

天狠嘴角微噙冷笑，在掌聲之中，徐徐坐下。天狐立即接着站起，右手一伸，五指如爪，也向石柱上遙遙抓去。

她出手和天狠又自不同，但聽風聲尖颯，劃空發出嗤嗤微響，石粉紛飛。天狠印在石柱上的那隻掌印，五個指尖上，此時不偏不倚，好像被鑽子鑽過似的，多了五個手指粗細的圓洞。爪痕宛然，深淺如一，遠望過去，敢情有三寸來深。

天狐坐下後，大家心頭一陣凜駭，天狠天狐，果然名不虛傳，於是又爆出一陣熱烈掌聲。

「哈哈！符老哥賢夫婦的『兩儀爪掌』，數十年火候，果然不同凡響！這回輪到兄弟獻醜了！」

王屋散人推杯而起，從他徒兒辣手郞君溫璜手上接過毒冰輪，隨手一掄，目注石柱，右手十分緩慢的向前推出。廳上衆人，也全屏息凝神往石柱上瞧去。果然！武林六絕中人各負絕藝，盛名豈是浪得？

大廳前合抱的靑石圓柱，隨着王屋散人毒冰輪緩緩推出之勢，立時浮起一痕輪影。任何人都看得十分清晰，石柱的表面，在逐漸向內凹去。由微而顯，由淺而深，正好橫在天狠的掌印之中，好像一手握着毒冰輪似的。要知這圓形石柱上，先前天狠按上的掌印，原是直豎而立，此時王屋散人要把毒冰輪輪柄，置在掌印中間，像人手握着一樣，那麼毒冰輪就須橫放。橫放就須依着石柱的圓形印去，這可比印在平面上要難得多。

但王屋散人的輪痕，深淺如一，和天狠掌印渾成自然，分毫不差，大廳上又立時爆起一片喝采聲，天狠由衷的讚道：「祁老哥『黑煞腐石神功』爐火純靑，眞叫兄弟開了眼界！」

「好說！好說！」

王屋散人心中自然高興，但表面上還是謙虛着。

賣藝老兒自從天狠出手之後，他却一直酒到杯乾，狠吞虎嚥的大吃大喝。對石柱上掌印、爪痕、輪跡，根本視若無覩，對大廳上一陣陣的喝采鼓掌，也置若罔聞！

天狐怒聲喝道：「喂！老賊，現在該你了罷？」

賣藝老頭被她這一喝，如夢初醒，哦了一聲，抬頭向三人咧嘴一笑，口中連說：「當然！當然！」

說着離座而起，佝僂腰肢，走近石柱，朝掌印、爪痕、輪跡，端詳了又端詳，好一會之後，才退回廳上。

站到和天狠方才距離相等之處，慢條斯理的從脅下抽出那柄木削長劍，對準另外一根抱柱，懸空比劃了一下。敢情他在揣摩着如何運勁，才能學天狠天狐和王屋散人的依樣葫蘆。

但是他只遠遠地比劃着，並沒正式出手，青石抱柱，紋風沒動。他似乎有自知之明，無法和武林六絕中人抗衡。於是搖了搖頭，收回木劍，默然退到座上，悶聲不語，又自顧自飲起酒來。

八臂劍客展元仁方才瞧着三人各自露了一手，心頭暗自凜駭，今天如果沒有賣藝老頭出頭解圍，自己這觔斗可當眞栽定。一面却又替賣藝老頭躭心，他雖然不肯透露身份，看他行徑口氣，自然是身懷絕藝的風塵奇人。但對方三人，乃是和自己大師兄齊名的武林六絕中人，賣藝老頭能否有制勝把握，尚在未定之數，此時一見他默然回座，連頭也不抬，只顧喝酒，心中也漸起疑竇。

天狠符奇立嘿嘿冷笑，其餘的人也都面露不屑。

賣藝老頭敢情是惱羞成怒了，伸長脖子，咕嘟喝了一大口酒，雙目一翻，瞪着天狠怒道：「符老頭，你笑甚麼？」

天狠厲聲道：「賊老頭，你眞活得不耐煩了？」

賣藝老頭隨口說道：「不知是誰？」

「嘿嘿！」天狠一聲獰笑，虎的站起身來！

賣藝老頭這可性命要緊，夾着木劍，慌慌張張的往後便退。通臂猿侯長勝早已瞧他不順眼，一見師傅出手，立即攔到賣藝老頭身後。

「嘿嘿！老夫面前，怎容得你賣狂？」

天狠一聲斷喝，肩頭骨節格格作響，手臂忽爾暴二憑空一把，往賣藝老頭抓去！八臂劍客展元仁要想出手，已是不及。

只聽賣藝老頭急叫了聲：「呱呱！不得了！」

「啊……啊喲……師傅……快放手……」

他急得連師傅都叫了出來，眞丟人！

天狠如鈎五指，何等迅速，但他居然抓錯了人。那個咬緊牙關，滿臉綻出黃豆般汗水的，並不是賣藝老頭，而是天狠的得意大弟子通臂猿侯長勝！

賣藝老頭却齜牙咧嘴，站在侯長勝身邊。展元仁雖在切近，也沒瞧清賣藝老頭如何使的手腳，但心中却暗暗大定，自己幸虧沒有出手。

天狠氣得急怒攻心，一張淡金

色的臉上，滿面通紅，順手一扔，侯長勝咕咚跌出老遠。他氣咻咻的一聲狠叫：「老賊，你果然有點門道，老夫今天斃了你再說！」

賣藝老頭佝僂身子，又退了一步，急道：「符老頭，你這算甚麼意思？」

「老夫要把你立斃掌下！」

天狠怒喝着，又往前逼近一步。

賣藝老頭連連後退，口中叫道：「符老頭，我可並不是怕你！」

天狠足下微停，沉聲道：「那再好不過。」

賣藝老頭又道：「我是問你要不要臉，難道你不怕武林朋友訕笑？」

「我？」天狠被他說得一楞，突然怒叱道：「老夫有甚麼值得武林朋友訕笑之處？」

賣藝老頭嘻的笑出聲來，用手往廳上一指，道：「你名列六絕，當着這許多朋友，總該講點道理，方才咱們是怎麼約定的？」

天狠怒道：「老夫三人，業已遵約出手，你學不像，就得聽憑處置，難道老夫還冤了你？」

賣藝老頭打了個酒呃，反問道：「你怎知我糟老頭學不像？」

天狠哈哈大笑道：「那你爲甚麼還不出手？」

賣藝老頭理直氣壯的道：「你怎知我還沒出手？」

天狠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兩道金黃色的眼神掃過另一根石柱，那不是紋風不動，完整如初？他敢戲耍自己？他目露煞氣，厲聲喝道：「你……」

「哈哈哈！武林六絕，列上天狠，眞是寃哉枉也！」

賣藝老頭一雙破袖，四面亂揮，大聲叫道：「喏喏！諸位作個見證，往那石柱上瞧瞧，我糟老頭依樣葫蘆，學得像也不像？」

他此話一出，衆人雖未置信，但目光當眞一齊往另一抱柱上投去。

賣藝老頭破袖揮風，一陣勁氣，刮上了石柱，石灰飛揚，石柱上赫然露出一個手握長劍的深印，和天狠三人所留，深淺如一，遙遙相對！八臂劍客看得心頭大放。

三眼比丘沈師太和獨角獸公孫無忌，却臉色同時劇變。其餘諸人全都瞧得目瞪口呆！

王屋散人一怔之後，驀地身形凌空飛出喝道：「哈哈！好一手『太乙混元炁功』，朋友，你留個萬兒！」

他聲到人到，倏然飄落到賣藝老頭身前，天狐也同時跟踪閃出！

天狐冷冷的道：「他這一手，也並不見得比咱們高明。」

賣藝老頭瞧着三人，咧嘴笑道：「我用不着高明，依樣葫蘆，學像了就行。」

天狐突然冷哼道：「老賊，你該認輸才對！」

賣藝老頭瞪着一對小眼珠，反問道：「我糟老頭輸在那裡？」

天狐桀桀怪笑道：「我出爪之時，同時也施放了五支神針，都在指尖上，你且過去瞧瞧。」

大廳上的人，心中又暗暗「哦」了一聲，她出爪之時，同時施放五支神針，怎麼大家都沒瞧到？

要知天狐的白眉針，細過髮絲，長不盈寸，她夾在爪風之中，閃電射出，事前不加注意，那會看出來？衆人正在讚嘆之際。

忽見賣藝老頭一手挺起氈帽，抓着頭皮，呵呵大笑道：「因爲妳先前一聲不響，賞了我糟老頭一支針兒，才使我提高警覺。喏！喏！符老太太，妳可別吹大氣，五支白毛針，全在我這兒。」

這話可把廳中之人，聽得大吃一驚。現在大家都不敢小覷他了，他說的話，在大家心中，已有相當的可靠性。於是大家眼光，又集中到他身上。

果然！賣藝老頭不慌不忙，從脅下抽出木劍，送到天狐面前，嘻的笑道：「妳五支寶貝針兒，不全在劍尖上嗎，這總該相信了罷？」

一點不錯！木劍的劍尖上，閃鑠着五點極細的銀光，敢情白眉針全釘入了劍身之中，只露出一點針頭。如果不留心細看，眞還瞧不出來！

天狐氣得渾身一顫，說不出話來。天狠臉色鐵青，一雙兇睛，緊盯着對方。

王屋散人突然打了個哈哈，說道：「武林六絕，一日之間，有三個栽在你手上，你老哥也足可自豪了，兄弟只要你亮個萬兒，咱們拍屁股就走！」

賣藝老頭木劍一夾，嘻的笑道：「這可不在約定之內的呀，我不是說過我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糟老頭，那有甚麼萬兒？」

天狠厲吼一聲，撤出白玉如意，朝前一叩，喝道：「賊老頭，你不交代交代，能活着離開公孫堡？」

賣藝老頭脖子一縮，笑道：「我糟老頭吃了酒菜，就沒打算再活着回去。」

天狐見丈夫亮出兵器，也立即把玉如意撤出，欺前一步，冷冷的說道：「你不打算回去，那是最好不過！」

「哈哈！你們三位想倚多爲勝？」賣藝老頭從脅下抽出那柄木劍，順手拈了拈，咧嘴笑道：「來！來！武林六絕中的三絕，你們就一起上吧！」

他口氣越說越大了，居然要析城雙兇王屋散人三人齊上？武林六絕『銀拂金丸如意玉，量天寒尺毒冰輪。』雖然各人修爲，互有短長，但至少都已功入化境。這回賣藝老頭要他們三人齊上，倒眞是數十年來，江湖上從沒聽到過的狂言。

王屋散人因天狠天狐業已亮出兵器，他們夫婦兩人有個成規，不論對付何人，或敵方多寡，只要出手，永遠是兩人齊上。對方這瞧不起眼的老頭，目前已可確定他是大有能耐的人，而且武功之高，也斷不在自己三人之下，正好讓析城雙兇先去試試。江湖上人知道天狠天狐的慣例，決不會有人訕笑以兩對一，但如果加上自己，那就變成了武林三絕共同對付一人。

他老謀深算，心念轉動，對賣藝老頭的口出大言，非但不怒，反而微微一笑，搖着頭說了句：「眞狂！」身形倏退，依然回到座位上去。

析城雙兇名爲天狠、天狐，雖然在狠和狐之上，冠了一個天字，到底獸性未泯，兇性猶存，他們對甚麼江湖過節，並不是不懂，是不屑一顧。方才和賣藝老頭賭了東道，這時一怒之下，早已丟到腦後。冷嘿一聲，兩柄玉如意交互而出，兩道瑩光，一左一右向賣藝老頭攔腰掃去。

「你們兩位，當眞說動手就動手？」

賣藝老頭身形滑溜，倏地從兩柄玉如意中間閃了出來。天狠天狐攻勢發動，那容他逃出手去，弧形精光，又已劃到。賣藝老頭使的不知是甚麼身法，一眨眼，又閃出圈外，大聲笑道：「哈哈！祁老頭可比你們高明得多！」

天狠被激得兇性大發，尤其他自視甚高，聽對方說王屋散人比自己高明，不由怒嘿道：「高明在那裡？」

賣藝老頭聳着肩笑道：「自知之明！」

天狠厲聲道：「你敢小覷老夫？」

賣藝老頭哈哈笑道：「眞要動手，你們兩位可擋不住我一招！」

天狠發出一聲狠叫，天狐響起一聲厲叱。兩柄玉如意突然射出萬道霞光，一片晶瑩，立時把賣藝老頭全身淹沒！

「嘿嘿！只要你一招之內，能贏得老夫，咱們立時回山！」

「符老頭，你看清楚了！」

賣藝老頭話聲才出，驀聽叮叮連響，玉如意立被激蕩開去。精光乍歛，三條人影，倏然分開。不！天狠天狐似乎還腳步浮動，踉蹌後退了半步。賣藝老頭手執木劍，嘻笑自若，佝僂而立。這可把在場之人，全瞧得臉色大變！憑天狠天狐武林六絕的身份，還擋不了對方一劍！

這……

正當此時，驀聽天狠暴喝一聲：「老賊，黑衣崑崙是你何人？」

黑衣崑崙摩勒，正是近日盛傳江湖的神秘人物，據說此人藝出百年前傳聞中的劍神崑崙老人，使一柄金瓜流星槌，武功莫測。

雖然出道未久，武林中已是無人不知，廳上諸人全是頂尖高手，此時一聽天狠突然提起此人，想必有所發現，一二十道眼光，不由全盯到賣藝老頭身上，看他如何作答？

「哈哈！我早已說過，以你們武林六絕的身份，要知我來歷，還不容易！」

賣藝老頭答非所問，居然收起木劍，夾到脅下，雙手一拱，嘻的笑道：「你老眞是獨具慧眼，黑衣崑崙摩勒，就是區區在下！」

說到這裡，忽然伸手往臉上抹去。這一抹，大家都看清楚了，他那是甚麼佝僂身子的老頭？

他原來只不過是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小伙子，臉型瘦削，棕黑色的皮膚，黑中透亮，眉宇之間，露出剛毅精幹之色，尤其那雙眼睛，銳利如劍，隱射精光！

天狠符奇立陡地仰天長嗥：「小子，老夫正要找你！」

正當此時，大廳前微風颯然，一條纖小的人影，像一陣風似的跑了進來。那是一個十七八歲，身材苗條，嬌麗如花的玄衣少女。她滿臉幽怨，眼圈紅腫，敢情還受了誰的氣，哭過來着！

天狐一眼瞧到少女，連向黑衣崑崙尋晦氣都忘了，兇燄倏斂，變成一臉笑容，而且笑容之中，更充滿了慈愛。足尖一點，颯的迎着少女飛去，口中叫道：「蘭兒，娘找得妳好苦！」

玄衣少女微微却步，身形一停，突然氣憤憤的道：「蘭兒！誰是妳的蘭兒？」

天狐瞧着和自己女兒長得一模一樣的少女，楞楞的道：「妳……」

玄衣少女似乎露出十分厭惡的神態，重重說道：「告訴妳，我叫柳琪！」

她話聲一落，翩然轉身，口中喊了一聲：「師傅！」

嬌軀像乳燕穿林般，往三眼比丘沈師太懷中撲去。

天狐遲琇，名列六絕，幾曾受人如此奚落？何況瞧到柳琪，登時使她勾起一件舊事，兇性突發，左手一抬，桀桀陰笑道：「姓柳的丫頭，原來妳就是穿簾燕聶五娘留下來的孽種！」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杜一非與鳳千千夜出尋找凌展雲，遇一幪面人緊迫追蹤，見她躍牆入一屋內，片刻即離去。杜、鳳兩人闖進此屋，屋內有個面容極醜的男人他叫伯雄。在杜一非逼問下，伯雄說出幪面人是他表妹金儀，亦即鐵千舟之二妾，來求他協助調查殺女之凶手，並告知自己是一名工匠，十餘年前爲鐵府密建地道，爲避鐵千舟殺人滅口計，地道中再建密道逃生，但終究僅餘三人幸存，因此毀容改名隱於安陽……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香脂寒劍

莊府夫人劉沅娟　鍾情獨愛文清章

「條件很簡單，不許你走近文某一丈之內，若有異動，文某可不客氣，殺了鐵千舟之老婆，自有人找你算賬。」

郝睿亦沉聲道：「杜大俠可不許亂來。」

杜一非道：「在下嚴格遵守文教主之條件，亦希望貴派弟兄只能在兩丈外佈防。」

文清章耳尖，聽得清楚，接口道：「鐵船幫若不遵守規定，文某同樣會殺人。」

郝睿寒着臉道：「你們退開一點。」

半晌，文清章又道：「杜大俠請進。」杜一非推門而入，只見文清章坐在床上，身邊躺着兩個女人，他一劍一掌落在她倆要害上。房內光線暗淡，床前還倒着一位丫頭。「把門關上。」

杜一非依言將門關上，然後走前一步，文清章道：「好了，就地坐下！」他見杜一非席地而坐，又道：「你可以開腔了！」

「在下只想請問文教主一件事，你是如何進來的？」

文清章冷冷地道：「杜一非你問此話，眞敎本座有點失望，我會告訴你麼？」

杜一非續道：「在下知道你是由地道進來的，但是誰告訴你此一秘密的？你可知道他既然能將秘密告訴你，也可能會告訴別人！而眞正的兇手……」他說至此，故意頓住，暗中察看文清章之神情。

只見他雖然不吭一聲，但悚然色變，房內光線雖然黯淡，却仍逃不過杜一非的一對利眼。「文教主是聰明人，有些話不必說清楚。」

杜一非見文清章仍不開腔，只好繼續「引誘」他：「在下調查過此事，世上一共有四個人知道此條地道，可惜這四人之名字，在下尙未完全掌握。否則，細查之下，不難眞相大白！」

這次文清章再也忍不住了。

「你知道誰……」

杜一非含笑截口。「在下已說了不少秘密，但教主似乎不想跟在下合作，查出眞相！你先把知此地道的人，告訴在下，在下自會回敬！」

文清章猛吸一口氣。「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在下誠心跟教主合作，自無騙你之理！」

文清章目光一閃。「你無條件協助文某調查眞相，目的何在？」

「在下一向好管閑事，而且不希望世上有寃屈的事發生，儘管在下對你並無好感。」

文清章嘆了一口氣。「可是文某對大俠却深有好感！更將一切寄託在你身上，文某若是輸與鐵千舟

，技不如人，無話可說，但……」

話未說畢，忽然傳來一道吆喝聲：「幫主駕到、幫主駕到……」聲音迅即傳至房外，文清章左掌又落在林惠仙頭上，右手長劍指着駱雪花之心窩。

「杜一非，你可不能出賣我！」

杜一非嘆了一口氣，心中暗罵：「鐵千舟來得眞不巧，只怕他……」嘴上立道：「教主快將秘密告訴在下。」

話音剛落，只聽鐵千舟之聲音已傳入來：「房內還有甚麼人？」

杜一非輕嘆道：「在下杜一非！」

鐵千舟輕哼一聲：「文清章，你以鐵某之妻妾作脅，不怕天下英雄耻笑？」

文清章冷冷地道：「你假借報子女之仇爲名，滅我五毒教爲實，難道也不怕有識之士嘲笑？」

兩人一開始便針鋒相對。「文清章，你要甚麼條件，才肯放了拙荊？」

文清章沉聲道：「很簡單，還我一個公道。」

鐵千舟怪笑一聲。「公道，哈哈，怎樣個還法？」

「你立即找來武林中五位有頭有臉的人物，如果拿不出確實之証據，証明你子女是我殺的，一則還我清白，二則對敝教之損失，須作出合理之賠償，則自然還你兩個老婆，否則你只能替她倆收屍了！」

鐵千舟聲音一變，冷冷地道：「姓文的，你以爲自己還能逃得出去麼？」

文清章亦大笑。「目前還有一位杜一非在場，他亦不相信文某是兇手。」

杜一非暗罵：「這姓文的也不是好東西，這時候還不忘把我拖下水。」

只聽鐵千舟問道：「杜大俠今番跟幾位朋友來安陽，爲何不一起請來，讓鐵某盡盡地主之誼？」

「一共來了四位，他們知道貴幫繁忙，幫主又不在家，不敢來打擾了！」

「聽說你跟拙荊在書房內密談，未知談的是甚麼事？」

杜一非道：「幫主請放心，在下跟二夫人說的全是與此案有關之事，未涉及其他！」

鐵千舟聲音不大好聽。「鐵某還想再問一件事，你到底站在那一方？」

「在下只求查出眞相，相信幫主亦希望抓出眞凶，而不會拒絕在下。」杜一非年紀雖輕，但在江湖上混過不少年，面對兩頭老狐狸，表現並不遜色！

「眞兇？哈哈，兇手就是文清章，還有甚麼好查的？武林中除了他擅用五毒掌，還有誰人？這便是証據！」

「據在下分析，令郎之死，只能証明他是死於毒掌之下，未能証明他是被『毒蝎掌』所殺！而且，假如凶手是文教主者，貴幫內堂之防守，未免過於兒戲，任人來去！」

鐵千舟冷笑道：「本座亦懷疑敝幫之內有好細協助，但此是敝幫內務，不煩外人插腔，大俠之好意，鐵某心領了！」

杜一非心中恚怒，反問：「幫主可知在下跟敝友爲何會插手此事？乃因咱們打探到一些消息，因而相信文教主不是凶手，而且有信心能夠查出眞相！」

「眞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敝幫以傾幫之力，尙沒法找出其他線索，你小小年紀有甚麼能耐？」鐵千舟語氣越來越嚴厲。「反正大俠之心意，敝幫心領了，此事關係到敝幫及本座之榮譽，咱們不需要外人協助。」

杜一非見對方把門封死，只好使出最後一招。「在下還以爲幫主眞要替子女報仇，如今看來這只是一個幌子，否則怎會拒絕外人協助？」他抱着最後一絲希望：鐵千舟會顧念面子，改變主意。

不料鐵千舟態度更見堅決。

「任你舌粲蓮花，本座也不會改變主意，何況你關在房內，教本座如何相信你是公正的？」

杜一非看了文清章一眼，向他打手勢，着他供出告訴他地道之秘的人，可是文清章只當作看不見，沒有一絲反應。耳畔又聞鐵千舟之聲音：「杜大俠，請你出來，否則一切後果由你負責！」

杜一非向文清章點點頭，示意他好自爲之。文清章亦即抓起林惠仙走前，杜一非開門出去，他迅即又將門閂上。但見鐵千舟站在暗廊上，郝睿和梁仲衡站在他背後，臉色鐵青，六隻眼睛緊緊地瞪着杜一非。

杜一非心頭發毛，抱抱拳道：「幫主何必發火？你不願意接受咱們協助，在下離開就是。」

鐵千舟沉聲問道：「本座還得問你一件事，拙荊金儀如今去了何處？」

杜一非故意裝作一楞。「在下自書房出來時，她尙在房中，此後在下一直在文清章房內，其行動一概不知，幫主爲何不問總堂主？」

「哼，花言巧語，你跟她說了些甚麼話？她之行動你必定知道。」

「但在下的確不知道，教我如何說？」

郝睿喝道：「杜一非，你莫敬酒不吃吃罰酒，告訴你，打從鐵船幫成立以來，咱們便從未怕過任何

人。」

杜一非回以顏色。「正好在下也是如此，從不知怕字怎樣寫！」

郝睿大怒。「弟兄們，上去給他一點顏色瞧瞧，否則他還只道咱們鐵船幫沒有能人。」

鐵千舟忙喝道：「且慢！」抬頭面對杜一非。「杜大俠，鐵某給你一個機會，請你立即帶着貴友，在日落之前離開本城，否則便莫怪敝幫無情了！」

杜一非不置可否，嘴角微微一哂，撩起袍角，振衣拔空，踏瓦而去，鐵千舟見他如此藐視自己，心中更是窩火，只是目前尚有更重要的事待辦，方强按捺住。

＊　＊　＊

杜一非躍落地上，他不敢立即回客棧，先在城內大街小巷跑了一匝，確定背後沒有人跟踪，然後飛身射入客棧小院內。

凌展雲等人早已等得不耐煩，見到他回來，方放下心頭大石。鳳千千急不及待地問道：「情況如何？」

「詳情稍後再說，金儀可能已去找伯雄，你去討消息，記着易容前去！」杜一非回頭又對凌展雲道：「凌兄，鐵船幫迫咱們日落之前，必須離開安陽城，請速準備。」

張建忍不住道：「他要咱們離開，咱們便要聽令於他？」

杜一非道：「憑咱們四個人，根本沒法與整個鐵船幫對抗，只好避重就輕，先易容，然後想辦法混進伯雄處匿藏。」

凌展雲頷首。「那廝居然擅長建造機關地道，不可能不為自己留一條後路。」當下三個立即動手易容。杜一非恐鳳千千又趕回來，匆匆先去。

他由後門溜出去，時而大搖大擺，時而謹愼十分，避過鐵船幫耳目，來至伯雄家外，見大門緊閉着，他略為查看一下，便翻墻進去。

只見廳內站着兩個女子，各以劍指着對方，其中一個右手還抓着一根長鞭，不問而知，那是鳳千千，另一位女子，看身材似是金儀，只是如今兩人臉上都塗着易容藥，杜一非乾咳一聲：「兩位都是自己人，何必兵戎相見？」

瘦矮身材的問道：「你是杜一非？這女子是誰？」

「她是敝友鳳千千，一直與在下一道調查此案。」杜一非示意鳳千千收起兵刃。「二夫人，鐵千舟已經回來了，他逼咱們日落之前，便得離開安陽城，咱們只好易容，以免增添枝節。」

「原來如此。」金儀也收起長劍。「千舟回來還說了些甚麼？」

「他問在下，有關二夫人之下落，在下隻字不提，把事情推得乾淨淨！」杜一非示意鳳千千接應凌展雲等三人，轉頭回望，不見伯雄踪影，忍不住問道：「令表哥去了何處？」

「他還在這裡……」金儀猶疑了一下方道：「在地道內匿藏着。」

「二夫人問過其他三人之姓名否？」

金儀秀眉蹙起。「他跟表嫂在一起，還沒有機會問他……」說着話，鳳千千、凌展雲及張建已進來。

杜一非又道：「咱們到地道內去吧，請二夫人帶路！」金儀猶疑了一下，方帶他們到灶房內，只見裡面放着一個大水缸，缸邊都是些乾草。金儀雙手落在水缸邊緣上，運勁旋動，半晌下面傳出吱吱響聲，水缸慢慢移開，下面露出一個圓形之洞口來，可供進出。

金儀對着洞口喊道：「表哥，小妹來了。」她輕輕攀爬下去，洞口離底有兩丈深。

杜一非見下面沒有反應，忙輕輕躍下去，只見地道內插着兩根松枝火把，是以光線甚是充足，金儀一直往內走去，杜一非亦步亦趨，走了一陣，即見伯雄自內走出來，見到金儀帶着一位陌生人進來，微微一怔。

杜一非道：「兄台不必驚慌，在下就是今晨見你之杜一非。」

伯雄剛鬆了一口氣，金儀已道：「杜大俠再次光臨，是希望表哥把三位未死之同伴供出來，事實上，他們之中亦已有人先洩露了，否則文清章及凶手，都不可能知道地道中另有地道，而出入自如。」

伯雄臉上露出痛苦之神色來，金儀垂淚道：「表哥，小妹最疼愛這女兒，如今她被人殺死，難道你竟沒一點同情心？」

伯雄嘆了一口氣。「劉家雄、梁財、卜老四。」

杜一非猛吸一口氣。「此三人如今年紀有多大？」

「年紀最大的數劉家雄，假如他還未死，今年應該已逾花甲，不過他練過武，身子十分結實，可能還在人間，其餘兩人年紀與愚兄差不多，也都五十出頭啦！」

杜一非再問：「你們四個數劉家雄手藝兒最精？」

「不，是卜老四，此人城府深沉，我與他相處數年對他之底子還不大了解，當然所謂底子，只是指性格，事實上，誰都不曾把身世抖出來，因此只能稱是同袍，不能以朋友相稱。」

「這些年來，你們四個人有否見過面？」杜一非見他搖頭，乃再問：「也沒有一點消息？」

伯雄嘆息道：「那有可能有消息？都匿起來了！」

金儀插腔問道：「那劉家雄武功實際有多高？」

「愚兄未曾見他表演過，不過彼此都學過武，有一個感覺，他之武功必在愚兄之上，但到底有多高，便摸不準啦！」

「他們之相貌如何？」

伯雄想了一下，道：「梁財平平無奇，劉家雄身材挺拔，面目俊朗，那卜老四便十足是個師爺的樣子了，身材矮小，一對眼珠子漆黑漆黑的，十分精明。」伯雄揮揮手，示意已將話說畢，着他們離開。

杜一非和金儀只好向出口走去，却聽到上面傳來叮叮噹噹的兵刃碰撞聲。

杜一非吃了一驚，抬頭一望，見地道出口尚打開着，便示意金儀留在地道裡，他「颼」地一聲，躍了上去，只見鳳千千仗劍守着出口，杜一非忙問：「來的是甚麼人？」

「好像是鐵船幫的人。」鳳千千邊說，邊將水缸推回原位。「凌兄守在門口，張建守住窗子。」

只聽外面有人道：「不必與他們多費氣力，放一把火，燒了吧！」杜一非一聽，忙拉着鳳千千跑出去。

但見院子裡有十來個精壯之漢子，一看便知是鐵船幫的人，那些漢子，有幾個站在墻頭及屋頂，其餘的，正分兩組圍攻凌展雲及張建。

鳳千千抽出短劍，叱道：「不要臉，人多欺人少，姑奶奶今日便打倒你們幾個！」杜一非早已衝進人叢中，揮手投足之間，便擊倒兩個漢子，凌展雲和張建精神大振，開始反擊。

忽然屋頂上躍下一個人來，杜一非抬頭一望，正是郝睿，不料他雖然易了容，但仍被郝睿自武功上認了出來。「杜一非，你果眞不把敝幫放在眼內呀！天色已黑，還不離城，這便怪不得郝某了。」

杜一非微微一哂。「杜某並無答應閣下之苛求，安陽城又非天王老子的地方，我喜歡甚麼時候來便來，喜歡甚麼時候離開，別人管不着。」

郝睿勃然大怒，喝道：「你們全給我上！」

杜一非暴喝一聲：「停！」他聲如霹靂，震得在場的人耳鼓全都嗡嗡地響個不停，都不由自主地住了手。「郝總堂主，你相信你這些手下，能困得住咱們四個人麼？何必多傷人命，不如由在下跟你鬥一場如何？」

鳳千千緊加上一句：「只怕總堂主沒有這個膽量。」

郝睿的確有所猶疑，蓋他是堂堂的鐵船幫總堂主，勝了一個後生小子，人人均謂應該，萬一敗了，那就面上無光了，何況杜一非可是塊燙手的山芋。

杜一非哈哈一笑。「假如總堂主不敢應戰，便不要再干涉在下等人之行動，假如在下敗了，咱們四人便立即離開，永不再踏進安陽城一步。」

郝睿見他語氣充滿了信心，更加不敢貿然應戰，他是老狐狸，詞鋒一轉，道：「郝某今日來此，並非為了打架，而是要偵知你們之行動。」

鳳千千道：「咱們有所行動，均是對貴幫有利。」

郝睿哈哈笑道：「你們甚麼也不說，郝睿不知底蘊，又怎能判斷對敝幫是否有利？」

忽然墻頭上有人嘆息道：「這姓郝的果然無膽接戰，眞教人失望，鐵船幫還想一統天下武林，不是夢想麼？除非鐵千舟是瞎了眼，挑錯了人！」衆人聞言，忍不住都抬頭望上去。

只見墻頭上坐着一位頭陀，左腿放在墻上，右臂撐着，右腿下垂，輕輕地晃盪着，狀甚悠閑，可不正是白頭陀。郝睿乾咳一聲，問道：「頭陀，你來作甚？」

白頭陀怪笑道：「頭陀是貴幫請來作証的，因聽見兵刃交擊聲，是以循聲過來看了，不想又遇上杜一非這小子！杜一非呀杜一非，你怎會這般好管閑事？」

杜一非微微一笑。「彼此彼此，頭陀前輩何嘗不是也好管閑事？」

白頭陀微微一怔，忽然垂首對郝睿道：「郝施主，你若無膽應戰的，便乾脆走吧，還賴在這裡，不怕人家笑話？」

郝睿道：「這是敝幫的事，外人最好不要插手。」

白頭陀冷哼一聲：「頭陀才懶得插手，事實上，不用我插手，你也非杜一非之敵。」

「不錯不錯，和尚的看法，與你一模一樣。」屋頂上露出一顆光頭來，正是了緣大師，郝睿一張臉登時發青了。了緣道：「阿彌陀佛，郝施主是鐵船幫總堂主，可不能丟了鐵幫主的顏面呀！」

兩人一唱一和。「擠」得郝睿喘不過氣來，只好硬着頭皮道：「既然兩位這般給杜一非面子，郝某只好獻醜啦！」說着將一把厚背刀抽了出來，他一向以掌法著稱，甚少使用兵刃，今番實不敢輕敵。

杜一非好整似暇地抽出刀來，道：「總堂主肯賜教，杜某先謝了，但不知咱們適才之約定，是否有效？」

郝睿心中忖道：「這廝十分狡猾……不過老子若不答應他，未曾動手，便似已畏懼他三分……」當

下道：「只要你能勝得了郝某這把刀，郝某便立即回去，你們四位亦不必離開安陽城，不過除非有請，否則嚴禁踏進敝幫總舵一步！」

「一言爲定！」杜一非面對强敵，亦不敢大意，橫刀胸前，暗中運勁，院子內突然湧起一股肅殺之氣來，旁邊敵我雙方觀戰之人亦緊張起來。

兩人似兩尊石像般挺立着，四隻眼睛死死地盯着對方，人未動手，四道目光已先交鋒。雙方都知道，只要稍爲露出半絲畏懼之色，便會替自己帶來致命傷。

臨場的兩人不知內心如何，但觀戰的，掌心反都沁出汗來。也不知過了多久，兩人突然同時向前撲去，兩把刀同時舉起劈下去，疾如閃電。

雙方交錯而過，不發一絲聲响，而兩人却都同時移形換位，緊接着的是第二刀、第三刀……兩人以快鬥快，只看得兩旁的人眼花撩亂，眨眼間已過了數十招。

了緣傳音予白頭陀。「佛兄，你看此場誰勝誰負？」

白頭陀回音道：「不出三十招，杜一非必勝，他的出手比對方快，而且我覺得他似乎有意隱藏實力，留以有待。嘿嘿，除非郝睿改變打法。」

「正與貧僧所見一樣，郝睿這次錯得太厲害了。」

郝睿亦已知道犯錯了，可是對方之刀招一招緊過一招，此時要改變打法已來不及了，只好捨命陪君子。

杜一非其實還可把速度提高一點，但他並不這樣做，他在等最有利之時機，要一擊即中。

刀來刀往，又過了二十多招，郝睿一刀剛砍出，眼前杜一非之刀已不見，只見對方刀一偏，已砍向自己之手臂，待要變招換式已來不及，正想以一臂換對方一命，突見杜一非刀一轉，刀背輕輕在自己臂彎上一敲，人即向後退。

這幾個動作乾淨俐落，教人看得清清楚楚，偏偏又閃避不開，而且一氣呵成，猶如流水行雲，一沾即退，郝睿霎時間呆住了。

杜一非已收起了刀，抱拳道：「承讓承讓，相信總堂主不會食言！」直到此刻，院子裡方响起如雷之掌聲。

郝睿盯了手下一眼，喝道：「還不快走！」他在數十招間便敗在一位後生小子刀下，自覺臉上無光，連招呼也不打一個，便率先越牆走了。他帶來之手下，更不敢吭一聲，剎那間跑得乾乾淨淨。

白頭陀道：「這小子果然有出息！」

「佛兄之目光亦十分準確。」了緣自屋頂上躍下。「施主不傷對方一根毛髮，替郝施主保存了一點顏面，宅心仁厚，貧僧最是欽佩！」

杜一非倒抱寶刀，拱手道：「多謝兩位前輩替晚輩押陣及鼓勵！」

白頭陀忙道：「你千萬別把罪名加在咱們頭上，頭陀只有興趣觀戰，並不爲任何人助陣。嗯，小施主可知道，鐵船幫找咱們何事？」

杜一非乃扼要地把原因說了一遍，白頭陀看了了緣一眼，道：「咱們該如何做？」

杜一非微微一笑。「這是兩位的事，與在下無關。」

白頭陀叫了起來。「據頭陀所知，你也是證人之一，若非如此，頭陀也不會巴巴跑來湊熱鬧！」

杜一非道：「我只懷疑文清章不是兇手，因此願意做證人，至於兩位前輩有何看法，晚輩不知道，也不敢干涉。」

了緣道：「佛兄，咱們走吧，這小子狡猾得很！」白頭陀盯了杜一非一眼，方與白頭陀長身越牆而去。

張建急不及待地問道：「杜兄，有否收穫？」

凌展雲則問道：「咱們是留在城內，還是離城暫避一下？」

杜一非道：「既然已經暴露，咱們便索性留在此處。」他目注四周，但須提防有人會夜襲。」他說着又走進灶房，旋開水缸，但見金儀正站在下面，抬頭而望。「請二夫人上來說話。」

金儀一躍而上，杜一非乃將郝睿鎩羽而歸之事告訴她。「二夫人若回去可要小心！」

金儀道：「千舟再凶，也不敢對我太過份，賤妾只想知道，你打算如何調查？」

「暫時尚未有方案，不過我相信必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二夫人眞的要回去？」杜一非見她點頭，乃續道：「如此，在下有一事相求。」

金儀訝然地道：「大俠有事求我？只要賤妾做得到，尤其是對捉拿眞兇有利的事，賤妾更是義不容辭。」

「好，在下求二夫人，不管是明問也好，套問也好，請弄清楚鐵千舟這陣子到底在何處，辦何事？」

金儀沉吟一下。「好，賤妾答應你，只怕他不肯說。」

杜一非忽然嘆了一口氣。「其實這實是無謂之舉，就算你查清楚了，鐵千舟怎肯放你出來？」

金儀乾咳一聲。「大俠是否有聯絡之妙法？」杜一非搖搖頭。金儀想了一下，道：「賤妾會想辦法。」言畢也走了。

杜一非忽道：「二夫人出入地

道必須小心，否則後果堪虞！」金儀臉色大變，終於咬牙離開。杜一非旋上水缸，揮手着他們都到書房中去，然後將伯雄提供的姓名，告訴同伴。

張建抓抓頭皮。「未知姓名時，抱以極大的希望，聽後反而……咳咳，這些人名不見經傳，要調查可也不容易。杜兄有何看法？」

杜一非沉吟道：「直覺上那姓劉的最可疑，只是不知他匿在何處，是故知道跟不知道，根本沒有分別。除非……」

鳳千千和凌展雲同時道：「除非文清章肯說出告密者。」

杜一非搖搖頭，道：「他不會說。但小弟有點奇怪，照理文清章並不是那種一諾千金、言出必行的人，他爲何不肯招供？難道那人對他有甚麼拑制不成？」

鳳千千道：「也許那人跟他有甚麼特別關係。」

杜一非心頭一跳，問道：「文清章此人是否好色？或者另有情婦？」

張建道：「據小弟所知他至今尚未娶妻，對女色也不大感興趣。」

杜一非苦笑道：「那就無路可尋了。千千，灶房裡能吃的東西還不少，你去弄晚飯吧！」

鳳千千反問：「你要去那裡？」

杜一非吸了一口氣，道：「我想去鐵船幫，如今已經打開缺口了，可不能功虧一簣。」

張建急道：「鐵千舟已有心除掉你，你這不是送羊入虎口？」

杜一非道：「諸位放心，白頭陀及了緣在場，鐵千舟再恨我也不敢動我！」

張建問道：「他爲何會恨你？」

杜一非心頭又是一跳，却沒有多說，轉身離開了。

由於擔心半路有人攔阻，是故杜一非行動謹愼，掩藏行踪，一路上眼觀六方，蛇行鼠伏前進。尚未至鐵船幫總舵，突見巷口也匿着一個人，渾身黑色，與夜色溶爲一體，若非杜一非目光銳利，幾乎被瞞過。

杜一非吸了一口氣，定睛望去，發覺那黑影，無論是高矮肥瘦，都似是上次在鐵船幫後山遇到的那個人，好奇心大起，忖道：「他在此何事？」

耳際忽聞步履聲至，不由暗自笑了：「原來他也是在逃避鐵船幫的耳目，看來他跟鐵船幫必有仇恨。」忽爾心頭一動，一個念頭竄上心間：「這黑衣蒙面人跟殺死鐵元乾的那一位，是否有關連？」心中突然作出決定，乃悄悄躍上屋頂，弓着腰，踏瓦而行。

當杜一非走至盡頭，鐵船幫之巡邏隊亦已去遠，他低頭往下望，牆角已空空如也，轉頭望去，在自己來路方向，黑影閃動，一道朦朧的人影，越牆進入一座民宅。

杜一非猛吸一口氣，他藝高人膽大，飛身縱到對面屋頂，往來路疾奔，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去勢，直躍落那民宅院子裡。

這一切動作十分乾淨俐落，他自信可瞞過屋內的人，不料那蒙面人正坐在廳裡喝茶。「閣下何事登門？」

說着話，燈已亮起，那蒙面人身材和鐵船幫後山所見那位相彷，聲音亦尖銳。但杜一非始終覺得他們不是同一個人，差別在何處，一時又說不上。

蒙面人冷冷地道：「在下好意問你，閣下竟然如此放肆，當眞以爲咱們是好欺侮的？」

杜一非乾咳一聲：「在下杜一非，尚未請問閣下……」

「在下是此屋之主人，自號痴情樓主。」蒙面人突然扯下臉上之黑布。「你認得在下麼？」

杜一非見那漢子面皮白晰，年紀在三十六七，看來頗爲俊朗，却有點陰沉的感覺，果然十分陌生。他突然哈哈一笑。「閣下長住在此？」

痴情樓主道：「這是某之居所之一，因爲是傷心人，是以至今孑然一身，到處爲家。久仰杜大俠之名頭，今日有緣相會，何不上來共飲一杯？」

杜一非略一沉吟，終於踏上台階，進廳坐在痴情樓主對面。廳內掛着幾幅書畫，佈置雅緻，有高人之風，頗出杜一非之意料。

痴情樓主道：「爲表示茶內無毒，請杜大俠先檢查茶壺，自斟自飲，幸勿客氣！」

杜一非對他不無疑心，索性眞的檢查起來，壺是宜興的紫砂壺，絕不是鴛鴦壺，不能做手脚。痴情樓主將茶渣倒掉，把盛茶葉之錫罐推到杜一非面前。「請自己動手。」

杜一非知道他是爲了避嫌，乃親自掏了兩勺茶葉放進壺內，痴情樓主雙掌一合，裡面走出一位妙齡丫頭來，清麗可人，年在十五六歲，手上提着一壺開水，先燙過茶葉，將頭遍倒掉，再斟一壺。

痴情樓主道：「請試試。」杜一非提起茶壺，先爲痴情樓主斟了一杯，再爲自己斟一杯。「杜大俠，某先飲爲敬。」

杜一非也喝了一杯，但覺喉底生津，一股清潤之氣直透腹中，脅下生風，精神不由一振，心中暗暗喝采：「想不到這廝還眞會享受！」

那壺只有三杯之量，丫頭爲他倆各斟半杯，再將壺注滿，痴情樓主揮手着她退下。「杜大俠可知這

是甚麼茶?」

杜一非赧然一笑。「在下對喝茶是門外漢，只知這杯茶是某今生喝過的茶中最好的。」

「這是武夷山之大紅袍，是貢品，產量極少，我費了不少心血，才弄到幾斤。」

杜一非心中暗道：「既是貢品，又如斯稀罕，必然十分昂貴，可是他絕口不提價錢，又到處有家，看來他倒有不少家財。」當下又喝了一杯，忍不住又喝起采來。痴情樓主露齒一笑，十分燦爛，別人欣賞他的茶，似乎比甚麼還受用。

杜一非忽然發現他的牙齒比誰都白，而且又十分整齊，只見前面上下兩排白牙又窄又細，教人看後便不能忘記，他乾咳一聲。「兄台，在下是否可問你一件事?此處既然是你的家，為何回家還要蒙着面?」

「哈，為何你不認識我?因為我這張臉甚少露光。江湖是非多，越不出名活得越愜意。」痴情樓主反問：「但你是江湖名人，蒙面當然與在下不同，另有目的!」

杜一非乾笑道：「今夜蒙面，只為出入方便。」

「好，好一句出入方便!」痴情樓主舉杯道：「哈哈，咱們也算有緣人，在下再敬你一杯。」

他又笑了，牙齒在燈光下，閃着眩目的亮光，杜一非竟有點瞧痴了。文人墨客形容美人之牙齒為貝齒，但杜一非覺得以貝齒來形容他，實在太貼切了。刹那間，竟然忘記舉杯。

痴情樓主笑容不改，道：「杜大俠，小弟以茶代酒，再敬你一杯，願大俠自今以後不知憂不知愁。」

杜一非微微一怔，正要舉杯，鼻端忽然嗅到一股醉人的脂粉香氣，這香氣與丫頭身上的絕不相同，他抓杯的那隻手在桌緣上一按，身子向旁滑開尺餘。「篤」地一聲，一柄長劍擦着他的肩膀，刺在桌子上。

杜一非反應極快，左手一抬，將桌子掀翻，下身原式不變，已離開板櫈，人未轉身，左腿向後掃去，再一個風車大轉身，刀已在手，閃電般劈出。

這幾個動作，兔起鶻落，乾淨俐落，一氣呵成。背後偷襲那人的長劍尚未抽回去。杜一非的刀已至，長劍來不及招架，急切之間，上身向後彎下。

「颼」地一聲過後，便是「嗤」地一聲響，刺客臉上之黑布已裂開兩爿垂下，露出一張吹彈得破的粉臉來，赫然是個女子，而且十分面熟。

「你是莊穆夫的妻子劉夫人!」

杜一非剛叫了一聲，後背勁風颯然，心知是痴情樓主偷襲，連忙讓開轉身，斜對着他倆。「原來你們早有心引我來此下毒手，但在下不明白的是，你我本無冤無仇，因何要殺我?」

劉夫人寒着臉道：「誰叫你多管閒事!」她已緩過氣來，揮劍進攻。痴情樓主雙掌如墨，招式十分凌厲詭異。

「哼，就算在下撞破你們的奸情，也是被你們引來的，何須殺人滅口!」

痴情樓主怒道：「你狗嘴長不出象牙來，咱們是親姐弟，甚麼叫奸情?」

杜一非這才發現他倆長得有幾分相似。「那為何要殺我，我幾時管過你們的事?」

劉夫人長劍招式十分狠辣，似跟杜一非有十冤九仇般。「待你死後，姑奶奶自會告訴你!」此刻她之神態，跟那天在客棧裡，與杜一非及鳳千千言笑晏晏，絕不相同。

杜一非心頭泛上一股寒意，事實上，他已無暇顧及其他了。

劉家姐弟之武功不同凡响，而且配合得宜，數十招之後，杜一非幾乎只能防守，已無力反擊。杜一非心頭一動，突然道：「令尊劉家雄對在下也不敢這般無禮。」

痴情樓主微微一怔，問道：「你認識家父?」

杜一非心頭一陣狂喜，耳畔又聞劉夫人道：「賢弟不必聽他胡說八道，此人更不可留。」

杜一非已被逼至牆角，他歷過無數風險，可沒試過境況比今日更加惡劣凶險者。「在下根本不是兩位之敵手，何不稍候，讓我把話說畢，也教我死得安心。」

痴情樓主道：「杜一非，你到底還知道些甚麼事?」

這刹那間，杜一非心頭雪亮，已在千頭萬緒之中，理出脈路來。「文清章大概還不知道劉兄已練成了五毒掌。令姐肯定未練過，否則他一早便已懷疑她了，便用不着跑到鐵船幫總舵去，挾持林蕙仙和駱雪花……」

痴情樓主臉色更是煞白，急問道：「你說他挾持了誰?」他不知不覺地住了手。

杜一非壓力大減，把剛才那句話重複了一次。痴情樓主吶吶地問道：「她……她倆可有受傷?」

杜一非道：「劉兄，小弟只知駱四夫人沒有受傷，她乖如羔羊地躺在文清章的身邊……」

「放屁!」

「文清章只想封住其穴道，你放心，文清章只想以她威脅鐵千舟，不會輕易殺她的。」

痴情樓主神情十分激動，喝道：「姐姐，快停手，待他把話說完再殺未遲，否則我可不客氣了。」

劉夫人嘆了一口氣。「賢弟，你眞太痴情了!」

「姐姐何嘗不是?」痴情樓主問道：「你……杜兄如何知道?」

杜一非反問：「不知兩位如何稱呼?」

「在下劉文賢，家姐沅娟，快說!」

劉夫人急道：「賢弟，別告訴他太多!」

杜一非微微一笑，遂將進入鐵船幫總舵，與文清章見面的經過說了。劉沅娟道：「他眞是傻瓜!鐵千舟有這許多老婆，死了兩個他才不在乎，他這不是白白把脖子伸出去，讓人宰?」

「那倒未必，文清章也不是省油燈，夫人在鐵幫主那裡學到武功否?」

劉沅娟粉臉變色，澀聲道：「你怎地……好像甚麼都知道?你到底還知道些甚麼?」

「其實我所知有限，尤其是在此之前，這一切還得多謝令弟引我來此，方豁然而通!」杜一非暫時把自己之生死安危拋開，目注劉沅娟，問道：「在下有一個問題要請問夫人，莊穆夫知道你的事麼?」

劉沅娟撇撇小嘴。「老烏龜知道也只能當個睜眼烏龜，誰叫他沒用!」一頓又道：「他應該是知道一點。」

「不錯，在下亦如是觀，否則九月十八日，文清章明明到莊家莊，為何他矢口不認?而你又何須匆匆追上咱們，將實情相告?說明你倆之間，有特殊關係，以前想不通，今日方解茅塞!」

劉沅娟嘆了一口氣。「杜一非，你實在太聰明了，我着實低估了你!」

杜一非微微一笑。「人在焦急中，有些事情往往不能考慮清楚，你學了鐵千舟幾成武功?」

「哼，你只想證實我跟千舟是否有特殊關係罷了!」劉沅娟道：「我可以老實告訴你，我跟他有關係，目的也正如你所猜想的：只想學其武功!」

「難道你對文清章便不一樣?」

「當然，三個男人之中，我只喜歡他一個，單只他為了我而不娶妻，已值得我愛他!」

「既然如此，為何不改嫁給他?」

劉沅娟神色一黯。「改嫁?說得倒容易，我當然希望，但莊穆夫肯麼?他因練功不小心，眞氣跑入岔道，不能人道已久，對我的事，只能裝作不知道。當然，我也會顧及他的面子，是以武林中無人知道，而且，我還有一位兒子。」

杜一非嘆了一口氣。「看來鐵千舟也很愛你，為了與你暗通款曲，還把女兒嫁給你兒子。只是他為何不強迫莊穆夫放棄你?」

「他當然打過這個主意，但我不肯。因為我愛的是文清章，不是他。更何況他迫得家父不敢見人，我還恨他哩!」

「文清章教你五毒掌，你不學，將它轉給令弟?」

劉沅娟嘆了一口氣。「這是我對不起清章的事……他沒教過我，只因他對我太信任了，毫無防備，讓我偷去了練功秘笈。」

杜一非急問：「事後他竟無發現?亦不懷疑你?」

「我把秘笈交給舍弟複抄了一本，又悄悄將眞本塞在他行囊中，是以他完全不知道。」

劉文賢接口道：「咱們家武功太淺薄了，別說出人頭地，連防身也有問題，是故咱們姐弟自小即立下宏願，一定要學好武功。莊家之劍法雖比劉家好，但仍不足恃，家姐為求速成，便向文清章送秋波，果然自他那裡得到許多好處……」

劉沅娟插腔道：「我得先聲明一下，我起初對文清章好，是另有目的，但後來在其精誠感動之下的確愛上了他。」

(未完‧九)



上文提要： 穿雲堡主紅娃萬喜兒用的是天蠶絲編成的困仙索，和宋小飛的豆腐功相比，繩子功却輸了一籌，便氣餒如鬥敗公鷄，放聲大哭，經宋小飛追問之後，才說出穿雲堡遇害之事，認爲無法報雪親仇而哭，宋小飛願意承擔協助一臂之力，無條件支援……此時聽到曹山那邊傳來怪異聲，原來是張人龍被神秘人的魔音困擾，起來反抗，爲人鳳、人豪報仇，用魔戒神珠抗拒魔音……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豆腐大俠

徐州上空露光芒　曹山神珠失下落

敏捷的小白兔死於魔鬼之音。

也就是說，彼此並非處在對等的地位，時間對東張大爲不利，拖久了張人龍免不了會吃大虧。

果不其然，過沒多久，蓬萊堡堡主便支持不住了。

頭部似要爆炸，胸部血氣翻騰。

雙眼發黑，四肢發軟。

天在旋，地在轉。

終於，叭噠一聲，栽倒在地。

但一息尚存，爲了保住魔戒神珠，不被神秘人得去，更爲了東張的千秋大業，他實在不甘心就此死去，在一股强烈的求生慾的衝擊下，張人龍鼓足餘勇，順着地形往山下滾去。

*　*　*

魔音停止了，神光不見了。

太陽下山了。

晚霞燒紅了半邊天。

張人龍不知滾向何方？

神秘人不知在何處？

南巴、北趙、西萬等人却如潮水般湧進曹山，奔向四方。

可惜他們都摸錯了方向，沒找到張堡主，亦未遇見神秘人。

只有宋小飛的運氣奇佳，在山脚下，老樹前，雜草叢中，一條小小的溝渠內很偶然的發現了張人龍的蹤影。

爲了躲避神秘人，張人龍一滾，再滾、三滾，已遠遠離開對決的山崖。

付出的代價却極爲慘重，鼻青臉腫，頭破血流，全身上下幾無完膚，變成了一個血淋淋的血人。

戴在手指上的魔戒神珠不見了，人也昏死過去。

豆腐大俠不假思索，立即跳進溝渠，發現他鼻息尚在，急忙一邊輕輕搖晃着張人龍的身體，一邊呼喚道：「張堡主醒醒，張堡主醒醒。」

過了好一陣工夫，張人龍才悠悠醒轉，睜開一雙失神的眸子，望着宋小飛道：「你是豆腐大俠？」

宋小飛點點頭，道：「正是在下。」

張人龍腦中靈光一閃，已有所決定，嘴角展露出一絲微笑，連道了兩聲：「好！好！」

這微笑，這兩聲好，甚是突兀，宋小飛摸不着頭腦，道：「張堡主怎會弄成這個樣子？」

蓬萊堡堡主張人龍喘了一口大氣，道：「是因爲中了神秘人的魔鬼之音。」

「聲音也會造成外傷？」

「外傷是從山上滾下來時碰撞的。」

「現在感覺怎樣？」

「魔音追魂攝魄，摧肝裂膽，老夫五臟已碎，命若游絲。」

「吉人自有天相，別說喪氣話，本俠送你到蚌埠去找一個郎中瞧瞧，定可起死回生。」

張人龍大搖其頭道：「不必了，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張某自知必死無疑，趁現在還有一口氣在，有幾句話想交代宋朋友。」

豆腐大俠道：「堡主有話吩咐就是。」

「宋小飛，我問你，坦白說你想不想得到魔戒神珠？」

「魔戒神珠乃武林至寶，如說不想那是騙人的鬼話，但宋某絕不强取豪奪。」

「好，有你這一句話就夠了，本堡主決定將神珠魔戒送給你。」

魔戒神珠，至尊至貴，別人拚了老命去爭去奪，張人龍却願拱手送人，宋小飛簡直不敢相信這會是眞的，傻呼呼的楞在當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張人龍喘息一陣，繼又說道：「希望宋大俠能答應老夫一件事。」

「請明言。」

「甚盼能娶小女夢月爲妻。」

「什麼？要在下娶令嬡？這……」

「張某只有夢月這一個女兒，論貌相稍具姿色，論人品尚稱乖巧，見到面的時候相信你一定會喜歡的。」

高明，這一招的確非常高明，不愧爲是老江湖，老謀深算。

張人龍心裡明白，雖然擁有神珠魔戒，却救不了自己的性命，自知必死無疑，與其任人搶奪，何如慷慨送人。

當然不甘心平白便宜一個不相干的人，但如與愛女夢月成親，情況就大不相同了。

女婿有半子之名，女兒更是自己親生的骨肉，肥水並未落入外人之田。

算盤夠精，思慮週到，乃下策中之上上之策。

却令豆腐大俠宋小飛十分爲難。

師父逍遙居士方敬之，早在十年前便爲他訂下了一門親事，至今尚不知是美是醜？是柔是悍？

建文帝朱允炆亦有意將女兒平燕公主朱綿綿許配給他，招爲駙馬。

現在又冒出一個張夢月來，排名第三。

而他自己却對百花公主吳小雲情有獨鍾。

因此，對張人龍的要求宋小飛很難接受，道：「對不起，這事本俠有困難。」

「有何困難？」

「在下已有妻室。」

「不會吧，你這麼年輕就……」

「只是訂婚，尚未成親。」

張人龍沉思一下，喘息了一會兒，斷然決然的道：「沒有成親就好，可以退婚，東張願付出任何代價補償對方，這件事我女夢月一定會妥爲處理的。」

不管宋小飛是否同意，當場撕下了一片衣襟，咬破手指，在上面寫下四行字：

神珠贈豆腐
夢月嫁小飛
復仇找魔音
此恨誓不休

寫好血書，連同身上的銀両一併交給宋小飛，張人龍已瀕油盡燈乾之境，氣息微弱，吐字亦不甚清晰的道：「賢婿請速往蓬萊，將血書交給我女夢月，你們就在蓬萊堡結婚，之後再結伴南來爲老夫收屍，並且一同取回魔戒神珠。」

薑是老的辣，張人龍設想周全，步步爲營，豆腐尚未點頭應允，便以「賢婿」相稱，尤其婚後再結伴南來收屍取珠的安排更見功力。寶劍贈英雄，紅粉送佳人，珠戒之類的東西自然應歸女子所有，他似乎已經料定，魔戒神珠最後必將落到愛女夢月手中。

一聲賢婿，叫得宋小飛渾身不自在，但又不忍令一個將死的老人太難堪，只好默認，道：「堡主還沒有說神珠在那裡？」

張人龍很吃力的指着自己的肚子，道：「在老夫腹中。」

「你把魔戒吃下去了？」

「藏在肚子裡最安全。」

「對，別人一定想不到。」

「老夫言盡於此，賢婿速去速回。」

「好，再見，堡主自己保重。」

「我……我……」

豆腐大俠甫離三步，蓬萊堡堡主張人龍一口氣上不來，便告氣絕身亡。宋小飛急忙回轉身來，用附近的樹葉雜草，將張堡主的遺體草草覆蓋一下，這才踏着暮色，奔下山去。

*　*　*

天已大黑。

星月稀疏。

蚌埠城內萬家燈火。

曹山上同樣火把齊明，一片火海。

南巴、北趙、西萬等各路人馬仍留連未去，在繼續搜山。

而且，看方向，正往張人龍陳屍之處接近中。

宋小飛見此情況，不禁大爲震駭，心想：「不妙，魔戒神珠萬一被人破腹取去，可是一件萬分嚴重的痲煩事，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一念及此，宋小飛好不緊張，忙又急匆匆的返轉回去。

*　*　*

晚了，豆腐到時，別人早已捷

足先登。

火把高挑，人數衆多，熙熙攘攘的一大羣。

南巴站在南邊。

北趙站在北邊。

錦衣衛站在東邊。

西萬與百花公主吳小雲、浪子包天則站在西邊。

蓬萊堡堡主張人龍依舊躺在原來的溝渠中。

然而，宋小飛親手覆蓋的雜草樹葉不見了。

張人龍早已被人開膛破肚，血肉模糊，不成人樣兒。

不用看，魔戒神珠不可能仍留在肉泥血漿之中。

毀人遺體，開腸破肚，這事實在太殘忍，看得豆腐大俠雙眼發直，氣冲斗牛，怒溢雙眉道：「你們那一位先到？」

巴十八搶先道：「宋豆腐，你問這幹嘛，管得着嗎？」

紅娃萬喜兒小眼一瞪，一開口就沒好話：「宋哥哥問這話自有道理，天下人管天下事，當然管得着。」

惹惱了年齡比巴十八還小的巴二十，約莫只有十七八歲，破口大駡道：「媽的，什麼玩意兒，一個黃口小兒少在這裡放臭……」

「屁」字尚未出口，便戛然而止。

不是巴二十不想說下去，而是被紅娃飛過來的困仙索打中了嘴，說不下去了。

萬喜兒一鳴驚人，全場愕然，齊將目光投注到他的身上來。

臥龍堡的六堡主巴通臉一沉，道：「小娃兒好烈的性子，不知是那一家的孩子，居然如此粗野放肆，也不怕惹是生非。」

宋小飛權充魯仲連，代爲介紹道：「各位，這位小英雄的來頭可不小，來自西域大雪山下穿雲堡，萬百齡之子，萬年青之孫，乃西萬穿雲堡的現任堡主，論身份地位，足可與臥龍堡巴堡主、擎天堡趙堡主平起平坐。」

紅娃萬喜兒眞不含糊，馬上端起了堡主的架子，拱手環施一禮，有板有眼的道：「本堡主初入中原，戎馬倥傯，尚未能親訪東張、南巴、北趙，當面請益，失禮之處尚祈包容。」

這只是幾句普普通通場面上的應酬話，了無新意，但出自一個十一歲的小娃兒之口，給人的感受却大不相同，場中立刻掀起一陣騷動，議論紛紛。

趙安國越看越不順眼，冷言冷語的道：「哼，小毛頭就是小毛頭，偏要裝模作樣扮大人，畫虎不成反類犬，變龍不成變成蟲，西萬大概氣數已盡，弄一個吃奶的小娃娃來丟人現眼。」

萬喜兒聞言大怒，紅影一掠，人已到了趙安國面前，氣虎虎的道：「你在駡誰？」

趙安國不甘示弱，反唇相譏道：「你認爲我在駡誰就駡誰！」

紅娃抬頭挺胸，聲宏氣壯的道：「東張、西萬、南巴、北趙同爲武林四大世家，西萬穿雲堡的份量不比任何一家輕，我萬喜兒乃是一堡之主的身份，你算那棵葱，又是那棵蒜，說話最好放尊重點。」

趙安國身材高大，紅娃僅及他胸部，差了一大截，聞言故意調侃道：「西萬的份量是不輕，可惜你小子的個頭太小，等你摸到本少爺的腦袋時再大呼小叫也不遲，現在最好滾回大雪山吃奶去吧。」

這話太刻薄，簡直未將紅娃放在眼內，把萬喜兒的鼻子都氣歪了，暴跳如雷的道：「高怎樣，平白多浪費二尺布，矮又如何，照樣可以打你的耳光子。」

說打眞打，驀然拔地而起，趙安國躲不開，避不過，啪！啪！兩聲脆響過處，當眞挨了紅娃的兩個耳光子。

激怒了一旁的七堡主趙玉郎，伸手去抓紅娃的朝天辮，他那裡知道辮子裡另有機關，差點被鐵釘傷了手，驚呼道：「奶奶的，這小娃兒的辮子也會咬人。」

喝聲中，趙玉郎已拔劍而出，準備動傢伙。

那知，紅娃却凌空來了一個大迴旋，已退回原處。

看在擎天堡堡主趙玉璞的眼中，老臉實在有點掛不住，望着翁九如，聲沉語重的道：「翁駝子，想那萬百齡也不過才四十出頭之人，爲何這麼早就提前退休，讓一個毛孩子出來瞎胡鬧，也不怕貽笑江湖，遭人非議？」

翁九如抱拳爲禮，不亢不卑的道：「趙堡主有所不知，西萬穿雲堡慘遭滅門之禍，就剩下小少爺這一條命根子，如有唐突之處，還請看在上兩代堡主的份上多多擔待。」

臥龍堡堡主巴德臉色驟變道：「誰有這麼大的本事，能殺得了萬年青父子？」

翁駝子道：「研判是死於魔音。」

「魔鬼之音？」

「沒錯，魔鬼之音。」

「魔音眞有這麼厲害，能置人於死地？」

豆腐大俠宋小飛接口道：「眼前就有一個例証，張堡主正是死於魔音。」

巴十八揚眉道：「不見得吧，分明是被人開膛破肚而亡。」

宋小飛追問道：「十八兄可知是誰下的手？」

巴十八搖頭道：「我們到時就是這樣，如非宋兄點明，尚不敢認是否張大俠。」

豆腐大俠環視全場一眼，舊話重提道：「各位還沒有回答，你們那位先到？」

巴十五戟指北趙道：「是趙家的人先到。」

宋小飛神色一緊，轉對趙玉璞道：「是這樣嗎？」

擎天堡堡主趙玉璞面不改色的道：「只是早到一步，瞬息之差。」

豆腐大俠眼珠子打了一個轉兒，道：「瞬息之間，可以做很多事，足夠開膛破肚，取走魔戒神珠。」

四堡主趙玉青聽得一呆，道：「你說什麼？魔戒神珠原來藏在張人龍的肚子裡？」

宋小飛冷笑道：「這事北趙應該比本俠更清楚。」

這事非同小可，北趙只要一言答錯，馬上就會掀起一場血戰，趙玉璞鄭重否認道：「絕無此事，老夫到時張大俠便已橫屍在此，血肉模糊，如非宋朋友一語道破，根本不知死者是何許人。」

臥龍堡堡主巴德疑雲滿面的道：「宋小飛，你怎麼知道魔戒神珠藏在張人龍腹中？」

豆腐大俠道：「是張前輩親口告訴我的。」

「噢，張堡主生前你們曾照過面？」

「這是事實。」

「神珠何等珍貴，爲何吞入腹中？」

「因爲中了神秘人的魔音，自知必死，不得不作最壞的打算。」

錦衣衛小頭目江洋道：「這事透着古怪，你既知神珠在張某腹中，爲何不破腹取走？」

宋小飛義正詞嚴的道：「本俠的心不夠黑，手不夠辣，做不出這樣殘無人道的事來。」

一直不曾開口的黃鐵虎這時說道：「如宋朋友所言屬實，那麼，魔戒神珠畢竟落入何人之手？」

是啊，假使南巴、北趙、西萬等在場之人都沒有扯謊，張人龍的肚皮不是他們打開的，那麼，毫無疑問，魔戒神珠是被不在場的人得去了。

這下可麻煩了，不在場的人多如牛毛，天曉得是那一個。

是跛脚皇帝朱允炆，以及葉希賢、楊應能？

是黑白雙煞黑煞黑炭與白煞白毛？

還是施展魔鬼之音的神秘人？

或者是其他尚未露臉的武林人物？

豆腐大俠道：「看情形八成是被第三者得去。」

「是誰？」

「到底是那一個？」

「逃往何處去了？」

你一言，我一語，七嘴八舌，爭相追問。

宋小飛朗聲道：「不管是誰，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此人尚未遠去，說不定仍然身在此山中。」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亦有此同感，眼見張人龍血跡未乾，此人必未去遠，豆腐大俠餘音未落，所有的人便已奔走一空，僅僅還剩下宋小飛、吳小雲和包大膽三個人。

三人手中並無火把，星月如輝，涼風送爽，別有一番情趣，剛才的喧囂已一掃而空。

百花公主黛眉微蹙，道：「豆腐，本公主想問你一句話。」

宋小飛笑道：「說吧，自己人不必客氣。」

吳小雲的神色還是很嚴肅，不苟言笑，道：「魔戒神珠，至珍至貴，吞入腹中更是機密大事，張人龍爲什麼要告訴你？」

豆腐大俠道：「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道理很簡單，本俠是他臨死前唯一遇見的人，毫無選擇餘地，只好將後事交給咱家去辦。」

包大膽道：「既然別無選擇，何不乾脆將神珠交給宋兄？」

宋小飛道：「浪子，你有所不知，在我們尚未見面之前，張堡主已將魔戒吞下。」

百花公主道：「可以等他氣絕後破腹取出呀。」

「張前輩並未這樣交代。」

「他是怎麼交代的？」

「囑本俠逕往蓬萊堡報喪，然後再與他的家人同來收屍取珠，並且言明願將神珠贈予在下。」

「哼，老狐狸，豆腐，你上當了。」

「公主此話怎講？」

吳小雲振振有詞的道：「有東張的人同行，魔戒哪還能輪得到你，只不過把你當作一個傳話的工具利用罷了。」

豆腐大俠道：「不會吧，張堡主向來一言九鼎，這在江湖上乃盡人皆知之事。」

浪子包天道：「姓張的若是活着，或許會承認這一筆帳，他這一死就要看他的族人態度如何而定了，算不得數，作不得準。」

宋小飛道：「不要緊，本俠還有……」

他本想說「本俠還有血書爲憑」，但猛然想到「夢月嫁小飛」那一句話，深恐吳小雲會吃飛醋，忙又嚥了回去。

察言觀色，還是被百花公主看

出一些破綻來，道：「還有什麼？怎麼不說下去。」

豆腐大俠解釋道：「沒有，本俠的意思是，反正神珠已失，東張履不履行承諾已無關緊要。」

吳小雲不肯罷休，繼續問下去。「張堡主有無指定由何人陪你來此收屍取珠？本公主倒想到一個人。」

「那位？」

「張夢月。」

「哦？」

「別打哈哈，本公主猜對沒有？」

「夢月是張堡主的獨生女，自然應該親來為亡父收屍。」

「我看這件事很不單純。」

「公主這話是什麼意思？」

百花公主滔滔不絕的道：「哼，什麼意思，你心裡有數，你宋豆腐又不是初出道的小毛頭，江湖經驗很豐富，應該清楚這件事風險極大，是非極多，除非有非常非常優厚的條件，任何人都不會輕易答允。想必那張人龍必然已將女兒夢月許配給你，這樣，在他來說是肥水不落外人田，在你來說是人珠兩得，本公主猜得對不對？」

對，對極了，這丫頭好聰明，一猜就中，與事實完全一樣，頓使宋小飛語為之塞，不知如何作答。

吳小雲大發嬌嗔道：「喂，豆腐，怎麼不說話呀，是不是默認了？」

豆腐大俠想了想，道：「張堡主是有這個意思，但本俠並未答應。」

百花公主嗤之以鼻。「得了吧，別口是心非，等一見到張夢月時就會流口水，你們男人呀，沒有一個會把這種人財兩得的好事往門外推。」

詞鋒銳利，咄咄逼人，宋小飛一時間竟無言以對。

包大膽忙出面打圓場道：「怎麼？吃醋了？別小心眼兒，其實豆腐的心思我浪子最瞭解，公主是他的最愛，絕不會移情別戀的。」

吳小雲醋性已發，那還能聽得進去，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的道：「浪子，你少亂開黃腔，我們之間毫無瓜葛，姓宋的喜歡愛誰就愛誰，本公主早已名花有主，從小就訂下了親。」

這話好似三春焦雷，令宋小飛大吃一驚，道：「這事可是眞的？」

「沒有騙你的必要。」

「男方是誰？」

「你管不着，再見！」

長髮一甩，柳腰一擰，人去如風，眨眼不見。

浪子包天臨走時也留下了一句話。「豆腐，據包某所知，張人豪、張人鳳亦已死於魔音，就躺在西南方十里左右的來路上，東張三俠的喪就一次報了吧。」

* * *

由於包大膽的這一句話，使宋小飛多忙乎了三四天。

神珠已失，沒有必要等張夢月來共同收屍，豆腐當機立斷，決定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現在就給東張三俠收屍。

買了三副上好的棺木，將三人收殮入棺，找回了自己的老牛破車，還特地僱了一個車伕，叫他駛往山東蓬萊相候。

諸事料理妥當，豆腐大俠匹馬單槍到達徐州時已是七天以後。

一到徐州，便感覺氣氛有些不對，城裡城外的老百姓，三三兩兩的聚在一起，都在談論同一件事。

從側面得知，在五日之內徐州一共鬧出了五條人命。

死者清一色都是男子。

而且全部是英俊瀟洒，身强力壯，二十上下的小伙子。

生前不曾生病。

死後不曾留傷。

赤條條的一絲不掛的死去。

有人說是死於一種奇怪的聲音。

有人說是死於一種怪異的强光。

比較具體的說法是，死於美麗的女人之手。

說徐州出現狐狸精者有之。

說徐州出現女妖者亦有之。

更有人說是徐州出現了採蜂賊。

採蜂賊是個新名詞，豆腐大俠起先摸不着頭腦，弄得滿頭霧水。後來才從路人的口中得知梗概，始告恍然。

人們常把女人稱作花，所謂花容月貌。

常把男人稱作蜂，所謂狂蜂浪蝶。

把蹂躪女人的男人形容為採花賊。

那麼，自然而然的，就把蹂躪男人的女人形容為採蜂賊了。

可是，接連鬧出了五條人命，死了五個小伙子，卻至今仍不知誰是採蜂賊？貌相如何？行方何處？

宋小飛正自不知該如何着力，查個水落石出，為徐州百姓除此妖孽而懊惱間，就在大街上，不期然的遇到一位故人。

是浪子包天。

包大膽的消息最靈通，豆腐大俠劈面就說：「徐州好熱鬧。」

「熱鬧啊，你再不來說不定就會錯過連台好戲。」

「浪子，你是指採蜂賊？」

「還有比採蜂賊更重要的。」

「難不成另有大事發生？」

「對，就是這個意思。」

「快說呀。」

浪子包天卻閉口不言，吊起胃口來。

豆腐大俠哦了一聲，道：「哦，本俠明白了，包兄是靠消息吃飯的，理當付費。」

探手入懷，正欲付錢，被包打聽攔住了，道：「豆腐，你會錯意了，咱們是老朋友，在合肥時已經超額收費，以後完全免費。此處耳目衆多，是怕別人偷聽去，這消息很值錢，不能平白送人，換一個地方再談吧。」

急行一陣，拐入一條小巷，在巷底的一座菜園內停下來。

包大膽見四下無人，這才一本正經的道：「採蜂賊只是其中的一個插曲，還有更重要的，那個專門以魔音殺人的神秘人也到了徐州。」

「可曾有人親眼目睹？」

「有。」

「誰？」

「南巴的巴二十一，北趙的趙安慶。」

「神秘人此刻何在？」

「來無踪，去無影，無人知曉。」

「浪子，你不是說巴二十一與趙安慶……」

「這兩個楞小子確是見過神秘人，可是俱已死於魔鬼之音，無法提供任何線索。」

宋小飛歎息一聲，道：「魔戒神珠有無消息？」

「有人曾在徐州的上空見到神珠的光芒。」

「與在合肥所見相同嗎？」

「更燦爛，更耀眼。」

「包兄是否親眼瞧見？」

「那時包某尚在別處。」

「以後沒再出現？」

「是的，只此一次，未再出現。」

「可知魔戒神珠的新主人到底是那一個？」

「徐州地面上的江湖同道盛傳是一個絕色女子。」

「噢，神珠絕跡三百年，又回到美人手中？」

「這只是傳聞，誰也沒有確切的把握。」

豆腐大俠道：「談談採蜂賊吧，徐州眞的鬧出了五條人命？」

「不假。」

「浪子，這方面你是專家，當眞是被女人弄死的？」

「也是事實。」

「何以見得？」

「死者臉色蒼白，全身無半點血色，正是精血盡失的象徵。」

「這樣看來，似乎是有妖女在修練採補邪功？」

浪子包天點頭道：「兄弟也是這樣想，不然怎會單挑年輕力壯的小伙子來幹，據說童子乃是妖女的上上補品，效果奇佳。」

「這個妖女究竟是什麼人？」

「這是一個謎，若是被徐州城的人得知此女是誰，早已被亂棍打死，丟進茅坑裡去了。」

「莫非一點線索都沒有？」

「線索是有一點點，但卻不敢打包票。」

「那一個？」

「一名歌女。」

「歌女？在那裡賣唱？」

「千杯不醉樓。」

* * *

千杯不醉樓。

是一家酒樓。

在徐州不能算是最大的。

生意也只能說是普普通通。

但，自從五天前來了一位歌女登台獻唱後，便起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令人刮目相看。

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天天人滿為患，日日進斗金，樂壞了千杯不醉樓的大掌櫃，也瘋狂了徐州城的臭男人。

酒價漲了好幾倍，照樣生意興隆。

因為，大家有志一同，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歌女。

歌女名叫燕雙雙。

另有一個充滿魅力的別號——千嬌百媚一枝花。

單憑這七個字就足以令人想入非非，垂涎三尺。

凡是見過千嬌百媚一枝花燕雙雙本人的人都說：美，美極了，簡直是天生尤物，造物者的傑作，既嬌又媚，宛若一枝怒放的鮮花。

歌聲尤其美妙，繞樑三日不散，令許多人為此晚上睡不着覺。

才短短五天的時間便風靡了徐州城。

甚至可以說，州所有的男人全被她俘擄了。

今天是第六天。

現在是第三場。

也就是今天的最後一場。

華燈初上，便已座無虛席，樓上樓下坐滿了人。

有年輕力壯的小伙子。

有衣冠楚楚的中年人。

亦有頭頂油光發亮，深度老花眼的糟老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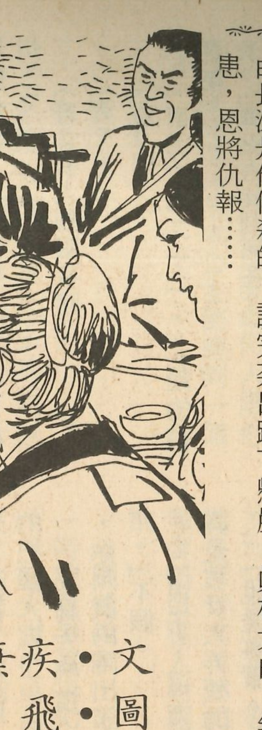
這也難怪，糟老頭也是男人，誰不想打打野食，嚐嚐野味，退而言之，眼睛看看，過過乾癮，開開眼界，也聊勝於無，不虛此生。

當豆腐大俠宋小飛與浪子包天來到千杯不醉樓時，一看就傻眼了，幸好有店小二出面幫忙，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還不算太壞的位子。

（未完・九）

上文提要：席人鳳與丁當祥去太湖執行秘密任務，酒館中故意請來古風和尚。古風一見到他倆認定是來刺殺白龍兄弟的，立即回龍帮調兵佈陣，將主力全集中在總部前院，丁、席兩個人便乘後院空虛，闖入石敬山屋中，殺了石敬山，石母抱着兒子屍體哭奔前院，向白夫人說出母子兩人爲尋仇而來匿藏二十一載，承認白長江是他們殺的，說完奔出跳下懸崖，眞相大白，無不感嘆養虎爲患，恩將仇報……





俠情輕鬆技擊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慾海五壯士

棄惡向善汪玉人　合力打敗東洋鬼

李老闆道：「不只等候張大俠一人，還有方大俠與滿大俠二位呀！」

不只張天艮吃一驚，丁當祥也楞然了。

「老李，滿天星怎麼了？」

李老闆笑道：「二位，我把酒菜拿過來，咱們吃着我再說。」

張天艮道：「你弄的酒菜不會下毒吧？」

李老闆哈哈笑了，但丁當祥却吃了一驚，道：「張天艮呀，今夜你怎麼盡是酒言酒語的，你馬尿喝多了？」

張天艮嘆口氣道：「錢如命呀，只有你與席人鳳二人還被蒙在鼓裡，唉，慘呀！」

已經走出門外了，李老闆忽然回身笑道：「張大俠，一切的情勢變了，別把一場誤會再擴大，有話好說呀！」

丁當祥糊塗了。

雖然丁當祥糊塗，但張天艮却仍然嘆氣，道：「錢如命，人可以難得糊塗，却也不能雙成糊塗蟲，你若不聽我的話，死到臨頭你就成了糊塗蟲！」

丁當祥道：「發酒瘋不是？半夜找來酒言酒語！」

張天艮見李老闆去取酒菜，伸手拉住丁當祥道：「快走吧，我帶你去個地方躲一躲。」

丁當祥道：「我幹甚麼要躲，奶奶的，我怕誰？」

張天艮道：「滿天星已躲在太湖龍幫了，便方中天也在上海躲起來了，你快走。」

丁當祥聽得滿天星也躲起來，頓覺事態嚴重，立刻跳下床，披了衣袍穿好褲子雙腳蹬上快靴，就要跟着張天艮往外走，遠處已傳來李老闆的微笑聲，道：「來了，來了，這菜還眞不賴，哈……」

張天艮打了個手勢，丁當祥跟着他拉開了後窗，兩個人弓腰拔身已越過了牆。

張天艮發足往前奔，那丁當祥認定方向使力的趕，等到李老闆雙手托個大木盤走進房中看，他一瞪眼。

「跑了！嘿……多半又跑去那個俏寡婦住的地方　別以為我不知道。」

李老闆口中的俏寡婦不是別人，乃江青是也！

原來李老闆早就知道黃浦江邊的江大姐了，李老闆乃老上海，上海開埠就來了。

有人還說李老闆當年幹過大事，也許他在太平天國時期領過風騷。

* * *

老酒鬼張天艮把丁當祥帶出永安客棧，二人便奔回江大姐住的地

方了！

丁當祥心中不舒服，他在永安客棧睡的好吃的更好，如今他擠到這小屋中來了。

開門的正是江大姐，她一看來了個丁當祥，知道他們有要事，便對張天艮點點頭，道：「大夥都去船上了，這屋子就交給你了，吃喝拉睡你自己來吧，我也去我的小船上睡覺了。」

她說完就往門外去，反手帶上門，眞乾脆。

丁當祥奇怪了。

「老酒鬼，你甚麼時候弄上這麼個又俏又老的娘們？」

張天艮得意的哈哈笑，道：「算命的推算過，我四十以前命帶煞，四十以後走桃花運，他娘的，算得眞準……」

丁當祥道：「別逗了，快說吧，你說小滿去了太湖？他不住他的小屋了？」

張天艮道：「這事我只一說準會嚇死你，唉，弄了多年最悲哀的是咱們。」

丁當祥道：「快說呀，你想斃死我呀？」他一急便又抖得掌中的制錢嘩嘩啦啦的响起來了。

於是，張天艮便把一切情況，甚至汪玉人命席人鳳出刀刺殺花銀子的石敬山，也一齊的對丁當祥說了個仔細，果然丁當祥癱在椅子上，半天開不了口。

張天艮道：「老丁，你說說以後怎麼辦？」

丁當祥忽然挺起身來，吼道：「老酒鬼，我拿定主意了。」

「甚麼主意？」

「咱兩個一齊出手，先宰了李老闆，再殺錢通胖猪，然後找上總舵拚老命去。」

張天艮道：「殺李老闆與錢通容易，殺汪玉人嗎，別的不說，她那十一金釵都十分了得。」

丁當祥道：「咱們這些年爲快活幫弄了許多銀子，老酒鬼，就這麼便宜她們了？」

張天艮道：「小方已經去找席人鳳了，等咱們四個會齊，再去找滿天星，公道總是要討的。」

丁當祥道：「他奶奶的，這種事你怎麼不早說？」

張天艮道：「我還追到太湖去找你們，誰知你們手眞快，那麼順利的宰了姓石的，差幸不是白家兄弟！」

丁當祥道：「眞要是殺白家兄弟，我就會考慮了。」

這二人直談到天快亮，擠在床上睡了。

* * *

方中天也睡了。

方中天趕到席人鳳的東山坡前，天快二更了，他走了一天多才到席人鳳住的地方，豈料席人鳳的屋子裡面正熱鬧吶。

席人鳳已第三次與阿月滾在被窩裡製造歡樂了。

席人鳳發出忘我的低吼聲，阿月回應的乃是嗲聲嗲氣的柔柔聲，這正是男人剛女人柔、剛柔拚湊的最佳表現，那阿月果然盡了全力，令席人鳳嚐到最愉快的甜頭。

可也害慘了剛由上海奔來的方中天。

方中天本想呼叫的，但一想之後忍下了，自己也曾與阿紅一屋做愛，自己也討厭被別人打擾，己所不欲勿施予人，算了，在外面喝西北風吧！

方中天把翻毛衣領伸開來，雙耳也掩上，靠着墻邊閉上眼，不知怎麼的睡着了。

睡就睡吧，却偏偏打起鼾來了。

方中天睡的地方，裡面正是大床，床上正在玩把戲，席人鳳正在妙處，他忽然一瞪眼。

他頂住不動了：「聽！」

下面的阿月吃吃笑，道：「聽甚麼呀！」

「甚麼聲音？」

「風聲，夜猫子吼聲！」

席人鳳道：「也許是……人聲……」

阿月眨動美眸，道：「哎呀，我忘了。」

席人鳳道：「忘了甚麼？」

阿月道：「我忘了幫主的話，那個東洋浪人下了戰書，五日黃昏要率人找上快活幫總堂口決一死戰，我得盡快的趕回去了。」

席人鳳一聽，這玩意還眞不對勁，不能半途而廢吧！

這二人心中一有事，一個用力壓，一個使勁的送，直到席人鳳「交差了事」。

席人鳳比阿月的動作快多了，他穿上袍子就抓刀，開門直往屋後跑，果然有個人睡在墻邊上。

席人鳳刀已揚起來了，那睡的人開口了：「席人鳳，我等你等得好辛苦呀，你總算出來了。」

「你是……」他低頭一看一瞪眼，叱道：「喂，小方，你在西山抱阿紅，我住東山有阿月，你爲甚麼……」

方中天一笑，對席人鳳身後的阿月，道：「嗨，阿月，妳好呀！」

阿月笑笑，道：「是方大俠呀，眞會開玩笑，我要回去告訴阿紅姐了。」

方中天道：「差一點阿紅沒要了我的命！」

阿月道：「誤會呀，休放心上。」

方中天道：「外面涼，你不請我屋裡坐？」

席人鳳道：「我以為你必有事來，你長話短說，說完走路，我的時間寶貴。」

方中天道：「這話無法短說，這麼辦，阿月先在屋裡等，我們山坡前面走，我把話說完之後，你如果還有興趣，你只管再回來。」

他大步往山坡下走，倒把個席人鳳楞住了。

看看方中天已走到山坡下，阿月才回小屋裡，席人鳳長嘯一聲追下來了。

「我來了，等一等。」

「你來了你便又活命了！」

席人鳳一聽吃一驚，知道事態很嚴重，便問道：「方兄，有甚麼話你可以說了。」

方中天先是忍不住的嘆了一口氣，然後再把這些天來發生在滿天星張天艮與他本人身上的事對席人鳳說了一遍，初時席人鳳還不太相信，但當他想到古風和尚那夜所言，他心中吃一驚！

席人鳳道：「汪玉人眞如此對付咱們？」

方中天指着山坡小屋，道：「我相信阿月頭上也會有那種餵毒簪子，去，看了便知。」

席人鳳道：「方兄，我們走！」

方中天道：「你屋中的美人等你吶。」

席人鳳冷冷的道：「美人？毒美人，席人鳳還不打算死！走。」

方中天道：「你下決心了？」

席人鳳道：「去見見老酒鬼。」

這二人說走便走，那席人鳳毫不留戀的跟着方中天奔往上海了。

當此三更天，小屋內的阿月已躺在床上等候席人鳳回來重續歡樂了！只可惜等到天亮也不見席人鳳的面，阿月立刻奔回快活幫去了。

* * *

方中天把席人鳳帶到江大姐那小屋的時候，正逢丁當祥與張天艮二人坐在屋子裡發呆！

兩個人誰也沒開口，丁當祥的錢也不再響了。

他錢響總在得意之時，如今只有發愁。

方中天推門進來，張天艮也看到席人鳳了。

席人鳳吃驚的道：「眞的呀？」

張天艮叱道：「不是『蒸的鴨』，是『煮的鴨』。」

丁當祥拍拍身邊椅子，道：「來了就坐下，奶奶的，人多好商量。」

張天艮道：「說甚麼我也不再為快活幫出刀了。」

方中天道：「如今只差個滿天星就齊了，咱們五人結合起來，找汪玉人討公道去。」

席人鳳道：「眞如此，汪玉人太對不起咱們了！」

丁當祥與張天艮都關心滿天星，丁當祥急急的道：「把滿天星找來呀，誰去找滿天星？」

四個人正在細商量，只見江大姐與丁八二人提着一應吃喝的回來了。

張天艮只一見江青他就笑呵呵，江青回報以斜目一瞟，她把吃的擺桌上就要與丁八走了，方中天忽然笑笑，道：「有了！」

江青道：「甚麼有了？」

方中天道：「丁兄，你辛苦一趟，趕去太湖龍幫找那古風和尚，請他轉告滿天星，就說我們四個在上海等着他，丁兄你帶滿天星快回來。」

「飛刀」丁八點頭，道：「小事情，我立刻搖船去太湖！」

「何需搖船，騎馬快多了。」

這兩句話發自門外面，屋裡面的人吃一驚，大伙轉頭看，只見李老闆哈哈笑着進來了。李老闆這一出現，方中天第一個不快樂。

「你怎麼找來了？」

方中天迎上去，他幾乎伸手去推李老闆，又道：「去，回去告訴汪玉人，咱們大夥不幹了，彼此好聚好散，少來糾纏！」

李老闆乾乾一笑，道：「方大俠，咱們快活幫絕不能少了各位，老實說，我與錢胖子就同一個心意，無論如何，休再誤會！」

張天艮大怒，吼道：「老子若非走得快，錢通那胖猪早就對我下手了。」

李老闆道：「錢胖子後悔不迭呀，張大俠。」

丁當祥叱道：「滾，再不走送你一個制錢。」

李老闆的面色變了。

他對屋中幾個人來了一個長揖，面色凝重的道：「各位，只餘下五天了，五天吶，各位。」

他右手伸出大巴掌，五個指頭分開來，重重的又道：「五天呀，各位，你們還不知道吧，那個東洋浪人……」

他只說到此，江大姐走進來了，她看看屋裡人，立刻準備要離去，却被張天艮叫住了。

「我那江大妹子，妳別走！」

江大姐吃的一笑，道：「我留下來不礙事？」

張天艮道：「不會啦。」

江大姐果然坐在張天艮的身邊了。

這間小屋不大，却擠了七個人，丁八只好站在門邊，他等着去找滿天星了。

張天艮對李老闆揮揮手，道：「去，去，別囉嗦了。」

李老闆乾乾的苦笑，道：「方大俠，咱們幫主對你怎麼樣？」

方中天道：「她差一點弄死

我。」

李老闆道：「那是從前幫規，如今幫規變了，幫主以仁愛為本，她不是把小青姑娘交你帶回來了？嗯，她是多麼的愛小青姑娘呀。」

方中天一聲冷哼，心中不是滋味。

李老闆又道：「只有五天了，那個可惡的東洋浪人猪野雄剛，他的傷養好了，更由東洋召來十個東洋武士，下了決鬥戰書，日期一到，他便率這十名武士找上快活幫總堂，唉，那浪人還把比武定在大清早，不知他打的甚麼主意。」

李老闆剛說完，張天艮等人全樂了。

丁當祥還拍手笑起來。

方中天道：「好嘛，我怎麼說汪玉人放咱們一馬，原來出了這碼子事呀！哈……」

席人鳳道：「汪玉人有她的十一金釵在，她不會把猪野放在眼中。」

他頓了一下，又道：「倒是這一場斷殺，咱們好像是看不到了，可惜呀。」

李老闆道：「各位，就勢論勢，如果幫主失敗，各位也不見得有甚麼好處，休忘了，你們也曾在那洋房中出手殺過猪野，他不會放過你們呀。」

張天艮嘿嘿冷笑，道：「李老闆，你說不動咱們的，快走吧！」

李老闆幾乎想哭，他雙手掩面似欲哭，緩緩的轉身，拖着沉重的腳步往門外走，便在這時候，江大姐開口了。

「等等。」

李老闆吃驚的轉過身來，他看着江大姐。

張天艮道：「大妹子，妳有意見？」

江大姐道：「我的意見你聽嗎？」

張天艮笑呵呵的道：「聽，當然聽，妳叫我上刀山，我決不會走平地，妳要我下油鍋，王八蛋才會下澡盆，妳說，妳要我幹甚麼事。」

江大姐抿嘴笑道：「老酒鬼打動我這鐵石心了！」

她突然雙目一厲，沉聲道：

「李老闆叫你們去殺東洋浪人嗎？我贊成，你們看看，這上海灘來的那些東洋矮子們多嚣張，多跋扈，鐵殼船盡撞咱們的大木船，弟兄們敢怒不敢言，你們想，這是在咱們的地盤上，天天看到他們欺壓善良的姑娘，老娘我早就憋了一肚皮的窩囊氣，今天聽說有浪人叫陣，你們怎麼龜縮了？」

屋裡人全傻眼了，大伙彼此難相信，江大姐怎麼這時候插一腿，講出這些令人吃驚的話。

江大姐站起來，他拍拍張天艮，道：「老酒鬼，我問你，你想當殺手呢，還是想當壯士？」

張天艮道：「甚麼意思？」

他握住江大姐的手，又道：「壯士出刀為杜稷，殺手出刀為銀子，是不是？」

江大姐道：「眞明白，我只問你想當壯士嗎？」

張天艮道：「那當然，只可惜學了一身本事就是沒機會為朝廷出力。」

江大姐道：「去，殺了那些東洋浪人，你一樣為咱們出力了。」

張天艮說：「妳何必說上這篇大道理，只要妳說一句，我酒也不喝往前衝。」

江大姐道：「你答應了？」

張天艮道：「一定去。」

江大姐道：「我又不捨得了。」

她這話令李老闆熱到沸點冷到冰點，全身一哆嗦，一副大失所望的樣子。

江大姐伸手摸着張天艮的亂髮，邊攏邊又道：「你一人有多大力量呀，咱們尚未配成雙，你就死在東洋武士的東洋刀下，我怎麼辦？我忍心嗎？」

方中天哈哈笑了。

「我親愛的江大姐，妳就別再動心機了，妳當然知道我們不會叫老酒鬼一人出馬，他去，我們都去，這兒沒有怕死的人。」

「飛刀」丁八也笑道：「還有我。」

只見丁當祥手上的制錢又響動了：「李老闆，你可眞的沒有白來呀！」

席人鳳道：「李老闆，你回去吧，五日之後的早上我們都會去的，別再來囉嗦了。」

李老闆道：「又是一家人了，各位就別住在這兒了，回永安去，好酒好菜好房間，這幾日我好生孝敬各位。」

張天艮道：「你那兒是好，可是這裡更溫馨，萬一事情有變化，你弄上一把毒葯送我們上西天，不去。」

李老闆苦笑道：「張大俠又開玩笑了。」

方中天道：「你回去吧，我們說去，一定會去的。」

李老闆對丁八，道：「這位兄弟，你去太湖騎馬吧，請跟我回永安客棧。」

丁八看看方中天，只見方中天在點頭，於是，他跟着李老闆走了。

丁八是去太湖找回滿天星的。

* * *

原以為快活幫總堂口十分秘密，有山有水，山林楊柳相連到河邊的幽靜地方，却不料早就被人窺知

了。

知道的人還是東洋人，猪野雄剛在三年前就知道了。

猪野雄剛沒把汪玉人放在心上，却吃了大虧，幾乎栽在汪玉人手中，他的洋房也被抄被砸，一時間他只有躲起來，暗中他派人把他同門的師兄弟搬請來了。

一共來了十個人，十個東洋武士，猪野雄剛早對他的十個遠道來的武士說得明白，快活門中盡是女裙釵，一個比一個美，只要收拾汪玉人，便每人一個美女玩三天，三天過了再殺人，再把快活門的藏金全搬盡。

別講甚麼金銀了，只聽說美女，這十個武士就笑開懷了，尤其那緊緊的騎馬追在猪野雄剛後面的中年浪人，他也不知說了甚麼話，猪野也大笑了。

距離快活門還有十里整，那猪野抬頭看天色，天早就亮了，不料他却叫大伙一齊下馬，然後在林子裡吃東西。

他不急忙去快活門，他還叫大伙快睡覺。

約定是拂曉決鬥，他却不按時上門，猪野微微笑，他自言自語的道：「汪玉人吶，妳的毛病我知道，妳總是天快亮了才睡覺，妳若不睡就如同發瘟了一模樣，妳……哈……大概此刻已等累了吧？妳却還要等下去，妳是不敢去睡的，因爲妳怕我隨時殺過去，哈……」

原來這浪人把汪玉人的一切生活起居也瞭解得十分清楚，難怪把汪玉人吃得死脫。

猪野靠在樹上閉上眼，他的臉上微微笑，彷彿他的眼前已躺着快活門的屍體，也彷彿他已把快活門的藏金搬上馬背了，只是未笑出聲音來。

* * *

日正當中了，拂曉決鬥等到日正當中，原來猪野是要汪玉人焦躁不安，困疲失神，然後精神不振，果然陰險小人作風。

大道上十一匹健馬狂奔，雷聲似的鐵蹄聲，只見這些東洋大馬宛如一條紅龍般直往遠處那座四合精美的大宅院，就在距離大宅院不到半里地的時候，馬上的黑衣黑巾腰插雙刀的怒漢們，齊齊一聲暴吼：

「殺！」

「殺……嗚……」

殺聲比鐵蹄聲更响亮，風捲殘雲般的到了那座巨宅大門前，十一人立刻跳下馬，他們不走大門，一躍而越過四週圍墻跳入院子裡。

猪野雄剛雙手抱刀直往廳上殺去。

「汪玉人，妳還不死呀！」

隨他的人共十個，扇形般的也衝上了台階，那猪野揮刀進了大廳上，不料大廳上一個人也沒有。

他發火大吼：「汪玉人賤人，妳躲得了嗎？」

他刀一揮切掉四個幛幔，轉過大屏風便到了廳後的園子裡。

好一片花園，時值菊花正盛開，江南梅林十二株，梅花開得妙，香氣溢出令人心醉，有假山，小橋流水，這光景多宜人吶。

汪玉人正坐在假山下，她風華絕代，容姿曼妙，斜目看向衝進院來的猪野雄剛冷冷笑。

猪野雄剛雙目厲芒閃動間，吼罵道：「賤人，妳還不過來受死？」

汪玉人看看十個跟進來的黑衣武士，她淡淡的道：「猪野，你是頭猪。」

猪野狂怒擧刀，忽然間花叢中發出銀芒如電閃，十一個女子抖手打出銀簪直往黑衣人射去。

「噢……咻……」

「吶……唷……」

叫聲只有三幾聲，十個黑衣武士一個也未倒下，他們都已看到十一個美貌的女子圍殺上來了。

猪野也笑了。

汪玉人却吃一驚，怎麼這些中了銀簪的黑衣武士，只有三幾個呼叫的，難道……

猪野冷笑的拆開外衣，吼道：「牛皮軟甲在身上，汪玉人，妳的技窮了。」

汪玉人心中冒火了，她如果料到這一步，便會命他的十一金釵把銀簪往敵人的雙腿或頭上射。

汪玉人騰身而起，半空中尖聲叫道：「我跟你拚了！」

她的牛皮鞭子變了，只見她的右腕力抖，三尺半長的皮鞭似銀槍，而槍端出現九把柳葉似的三寸長尖刀嵌在一端閃閃發光，那件怪兵刃挾着「颯颯」銳風便往撲來的猪野雄剛打去。

這二人好像輕功都了得，好像挺立在空中搏鬥似的，吼喝交叉狂殺。

這時候忽見一胖一壯兩個漢子擧着雙刀自外衝進來了，這二人正是錢通與李洪順。

原來李老闆與錢通早就來了，他二人在盼望方中天等五人快來，直到這邊幹起來了，仍不見方中天五人到來，院子裡凄叫聲令人吃驚，力量應該集中，於是，二人立刻擧刀也殺進來了。

十個黑衣武士好像不怕挨刀似的，他們兩人一組分成五對，梅花似的往十一金釵衝刺，殺得那些美女已經血光迸現，倒在地上已有五個之多。

李老闆心痛姑娘們，雙刀舞得「咻咻」响，厲吼道：「操那娘，殺！」

胖錢通的雙目也紅了，不殺也忍不住了。

他也雙刀左右砍，於是有兩個黑衣武士分別迎上這二人，果然東洋刀法講實在，竪刀直往二人頭上砍，刀法也令人不及閃。

「噹！」

先是李老闆的右手刀被擊落，他左手刀下面猛一戳，只覺得腰上一涼，他心中知道自己挨刀了，立刻往後閃，那黑人哈哈笑，仰面也不知吼叫了甚麼。

他還未叫出，半空中猪野雄剛却吼道：「不是這二人，那幾個狠的未來呀！」

於是，那黑衣人立刻不叫了，也不笑了。

原來那黑衣人一招得手，以爲這兩個剛來的是那夜出現在花園洋房中的方中天幾人，經過猪野這麼一吼，他才知道來的不是。

就在一陣狂殺中，十一金釵被殺得個個身上在標血，仔細數，還有四個在挨命……

錢通與李老闆已背對背的只有招架之功了。

再看與猪野雄剛惡戰的汪玉人，她已披頭散髮，衣破血流了。

猪野雄剛厲笑着搶攻，忽然傳來三聲「咚」，只見三個黑衣人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死了。

原來他們初時中了毒簪還以爲普通的簪，經過一陣追殺，血氣攻心便毒入心臟，便救治也來不及了。

黑衣人見死了自己兄弟三個，一個個狂怒交加，他們的中國話也出口了。

「弟兄們，花姑娘砍個半死不活，然後剝光衣褲到床上，先姦個夠，然後一刀戳在肚皮上。」

「殺呀！」

果然這些人發狂了，刀法一變力氣全用上了。

就在這時候，突然聽得一聲長嘯，汪玉人背上標着鮮血直往地上摔去。

「轟！」

只見汪玉人在地上扭曲不已，而猪野雄剛却仰天狂笑起來。

又是幾聲尖號傳來，只有三個金釵在拚命了。

這三人的身上盡是鮮血，七個黑衣人也流血，但七個黑衣人却嘿嘿狂笑不已。

忽然一陣雷動聲，聲音發自附近一棵百年老樹上，只見那百年老樹是一棵老松樹，樹頂上有一枝被閃晃得「轟隆」响，閃得過猛裂斷了，只見六條人影自五七丈高的樹尖處往這大院中射來。

不錯，方中天五人之外，還多了一個丁八，這六個人的輕功高，各以平沙落雁之勢到了院子裡。

六條猛龍似的怒漢只一落地，立刻紛紛迎向敵人。

這光景還眞令那猪野雄剛吃一驚。

他已無暇去追殺汪玉人了。

暴退中，猪野自懷中拔出他那支火銃子，對着向他奔來的滿天星就轟。

丁當祥立刻推開滿天星，一把銅錢打出手。

「轟！」

「啊！」

「操那娘！」

這幾聲幾乎是同時發出的，丁當祥的半邊臉黑了，鬍子頭髮焦了一半。

猪野雄剛肩背之上中了兩枚制錢，他並不去拔，而是又自懷中摸出另一支火銃子，對準着滿天星又欲射，斜刺裡一件東西飛過來，正飛在猪野與滿天星二人之間。

「轟！」

「花！」

只見半袋陳年老紹與酒被火銃子射得稀爛，好酒洒了一地，而滿天星又撲到了猪野的頭上了。

於是，就在猪野抬頭看的刹那間，兩把星子鏢出手了，那宛如星河殞落的星芒，猪野至少中了七支，他立刻雙手掩面厲嗥如猪般往外閃跳。

「眼，眼，媽的！」

他的身子只閃掠了兩丈多，忽然又是一聲凄嗥：「噢……噢……」

他幾乎與滿天星黏在一起了，不動了，鮮血在二人之間往地上滴着，半晌，滿天星咬牙伸手猛一推，只見猪野雄剛仰面倒在地上，一片菊花被壓垮，他的肚皮上有個血洞正在往外冒鮮血。

滿天星那一刀夠狠，根本不打算叫猪野活了。

丁八救下李老闆與錢通二人，他身上的飛刀也沒有了，這時候，方中天一腳踢翻被他抹了脖子的黑衣人，便往另外兩個黑衣人掠去，席人鳳以一對二，穿掠在兩把彎刀間險象環生，方中天出刀是陰冷的，當他閃過席人鳳側面的那黑衣人時候，他根本不回頭便往另一黑衣人撞去。

那黑衣人猛一驚，而席人鳳倏然刀出手。

「噢！」

驚呼聲總是相同的，黑衣人一手按着胸口下面的刀，他的雙目也睜大了，他的刀也落地了，而席人鳳緩緩走上前，伸手在黑衣人的肚皮上拔出他的刀。

於是，「轟」聲再起，黑衣人倒在血泊中了。

兩個黑衣人還在作困獸鬥，張天艮很少玩刀，但他此刻刀舞得妙，刀短，他對付那黑衣人却也並不急躁。只有丁八，丁八似乎敵不過

黑衣人的追殺，盡在往左右閃，這時方中天過來了。

方中天咬牙攔住黑衣人，他似乎要丁八見識他的刀法，忽然一刀直插入黑衣人的懷中。

「無影殺手」果然絕，一片冷芒快逾奔雷閃電，那黑衣人的刀剛砍下一半，人頭便被削落在地上了。

張天艮已哈哈笑道：「沒酒少力氣，誰來送這像伙進鬼門關呀！」

不用多喊，滿天星已奔過來了。

滿天星躍過一片花圃，尖刀已刺入那黑衣人的背上了。

「哦……噢……」

黑衣人回頭看，他還罵：「馬……鹿野郎。」

於是，快活幫總堂的殺戮倏然而止，大院中一片寂靜，只偶爾一聲低泣。

突然，方中天奔向倒在血泊中的阿紅。

「阿紅！」方中天托抱着阿紅大叫，好像要把阿紅叫醒過來，但阿紅永遠也醒不過來了。

再怎麼樣，阿紅還是和他一張床上快活過無數次的伴侶，他不能忘懷啊！

席人鳳也找到阿月了。

阿月的秀髮有一半被血染過又黏在地上，但席人鳳仍然撫摸着懷中這溫柔的女人：「月，妳安息吧，那些東洋惡棍已被我們殺死了！」

他還滴下淚水來了，因爲至少阿月未曾對他下毒手。

滿天星在花叢中抱起阿柳，他發現阿柳的腰上被切一刀深有半尺，他不開口，無奈的把阿柳放在廊下。

汪玉人的十一金釵中還有阿秀、阿嬋、阿圓、阿亮、阿嫚等都死了，有幾個是因流血過多而死的。

李老闆與錢通二人分別守在汪玉人身邊，老酒鬼與丁當祥二人也站在汪玉人身側。

汪玉人吃力的坐着，她的一腿也挨了刀，猪野幾乎打算分她的屍。

汪玉人的雙目仍然亮，而丁當祥却匆忙的自懷中取出刀傷藥，他邊叫張天艮快用水把臉上血跡洗淨塗他的葯，同時自己動手爲汪玉人塗葯。

汪玉人臉上有了笑意。

李老闆與錢通好感動，急忙在一邊幫忙。

方中天、滿天星、席人鳳站在一邊，而丁八却在大喘氣，坐在地上撫着傷處。

汪玉人開口了，她帶着些許凄涼意味：「我……只怕殘廢了。」

誰也無法回答，因爲誰都看得出來，她能活着已經是大幸了。

汪玉人摸摸右腿，又道：「腿斷了，左臂大筋也被斬斷，猪野雖也中了我幾下，但他皮粗肉厚。」

李老闆道：「幫主！」

汪玉人立刻道：「別再叫我幫主了，快活幫完了，而我……我也殘了……」

她看看方中天幾人，微微點着頭，笑笑，道：「我不會責怪你們出手太慢，如果是我，我連來此也不會來。」

方中天很想說他們本不來的，因爲江大姐的話他們才來，但見這般慘狀，他不忍了。

汪玉人又道：「這些年，你們爲快活幫出力流血流汗，我這裡存下不少銀子，這些全是大伙的，因爲，我……需要你們的協助！」

她凄然的苦笑，又道：「老實說，過去我沒有這麼想，因爲我自認有力量保護這些財產，但如今不同了，所以，大家都有份。」

她此言一出，令方中天等五人吃了一驚。

汪玉人的身上有七處傷，她保護得很好，要害地方均未被刀砍中。

她被抬進屋子裡，那李老闆立刻帶着傷騎馬往上海奔去，他要去請上海最好的大夫來爲汪玉人治傷。

她，汪玉人漸漸的睡着了，臉上一片煞白，這個高傲的美麗女人，她終於把不可一世的氣焰收斂了。

錢通拉着方中天等幾個人來到院子裡，只見院子裡屍橫處處，好不慘然。

丁八出主意，十一金釵下葬在山坡後面，那兒是一片梅園，美人薄命埋梅園，此恨也綿綿。

至於猪野雄剛與十名黑衣武士，那就不客氣了，每人一個蔴袋，裝入袋中再塞石頭，一個個沉入太湖裡。

當然，這件事也由丁八去張羅了。

＊　＊　＊

這天夜裡。大夥未離去，大夥在屋子裡聽錢通說故事。

那當然是眞實的故事。

錢通的故事內容並不精采，但有一件事却叫幾個人吃驚之餘永難忘懷。

錢通指着卧房，道：「她不是普通女子，是太平天國的小公主呀！」

張天艮驚道：「官家知道會抓她的。」

錢通道：「所以她把洪玉人改名汪玉人，改成汪字有原因，汪字一邊是王，她的身份就是王！」

錢通又道：「從小，我與李老

闆就侍候着她，想想也快三十年了！」

眞難爲汪玉人身邊還有這麼忠心的僕人。

＊　＊　＊

就在第二天一大早，方中天見汪玉人醒來，他與另外幾個人來到汪玉人床前。

「東家，咱們還稱你當家的。」

汪玉人慘笑不語。

方中天又道：「太湖那面有急事，我們得去一趟，完了再回來。」

汪玉人虛弱地道：「我想通了，咱們在上海開大字號，賺大把銀子，人活着不就爲了快樂？」

她仍然要「快活」！

她仔細看看每個人，又道：「你們都當大老闆，我以爲再買上幾塊土地，因爲上海這地方將來必發達。」

她這點眼光看中了，只不過滿天星可急了，因爲他忘不了來時白鳳的交代，要他盡快回太湖，因爲聽說三光門要幹了。

「東家，妳靜心的養息，以後的事慢慢的再商議，我們很快會回來的。」

他對方中天又道：「方兄，怎麼樣，有興趣去一趟太湖嗎？昨日你那刀法很高明呀！」

方中天乾笑道：「我……我……可以嗎？」

滿天星道：「你並未殺了白家兄弟呀！」他還不知方中天刺殺白長江之事。

方中天道：「我怕……諸多誤會，那會影响滿兄你，不，我與丁八守在此地，你們四人前去應足夠了。」

張天艮沉聲道：「小方，去，甚麼誤會，只要你能爲太湖龍幫效勞，便一切誤會都化爲烏有了。」

方中天想想一下，便點點頭，道：「也罷，丁八留下來幫忙，我們這就走……」

他對張天艮道：「老酒鬼，你那臉上的傷……」

張天艮道：「不痛了，走吧。」

他當先往門外就走，如今門外拴了十多匹快馬，大部份都是猪野雄剛一幫人來時騎的關東大馬。

方中天五人走出大門外，棗紅大門反扣上，那個丁八已在忙着收拾院子裡的血跡了。

＊　＊　＊

由巨宅往太湖只不過三十二里地路程，但要到洞庭山却要再走四十里，再加上幾處過渡，還眞誤了不少時辰才到厲家集。

這地方對方中天他們五人不陌生，不約而同的便一齊到了那家酒館門外。

抬頭看天空，烏雲已滿佈，好像又一撥大雪就快要落下來了。

五匹快馬拴妥，張天艮已迫不及待的往酒館走進去，他大叫：「酒，酒！」

老酒鬼早就酒癮大發難以忍受，他那半袋酒却也救了滿天星未被猪野的火銃子轟中。

酒館老闆一見來了五個人，五個人他都見過，這是老客人，又與龍幫有交情。

兩個伙計忙接待，又是吃又是喝的全送上了。

可也眞巧，白冲推門進來了。

白冲是來打酒的，這些天他專門侍候酒肉和尚古風，他現在手上就拿了一個酒袋。

白冲一見滿天星幾人，立刻歡躍的道：「你們都來了，太好了，大伙正在想念各位呢。」

滿天星急問：「鳳姑娘好嗎？」

白冲道：「除了想念你而發愁之外，一切均好。」

張天艮道：「去，叫古風和尚來接駕。」

「接駕？」白冲吃一驚。

白冲在發呆，張天艮却哈哈笑了，他那臉皮受了傷，眞虧他還笑得出來。

丁當祥道：「小伙子你快回去，告訴古風和尚，說我們五個人都來了。」

白冲這才笑笑，道：「各位，何不跟我一起去洞庭後山呀，我告訴各位，太湖出的大閘蟹，肉鮮又肥，我正是來打酒回去吃大蟹吶，走吧！」

張天艮第一個站起來了。

「好，好，好，快走吧，老酒配大蟹，好久沒過癮了，快走。」

於是就在白冲的帶引下，方中天等五個人便跟着往洞庭山走去，果然，衆人尚未走到後山白家大宅院，天空中已飄下了雪花。

就在那刺骨的西北風吹刮中，遠處的大宅院二樓欄杆裡站着一個麗人，她白裙拖地，頭插白花，上身一件緊身黑白色棉襖，木然的看着遠處，遠處有人影在奔向這面，無聲，但那位麗人未動，直到山徑上的人走到大門外，那麗人方才一聲歡叫：「回來了，滿大哥回來了！」

麗人正是白鳳，她已站在二樓上很久了。

此刻，她狂奔下樓，便也驚動在樓下大廳上的人們，很快的，大廳的厚布帘子掀開了，一夥人幾乎是擠出大廳外似的，其中那麗人下了台階往大門跑去。

於是，大門外的人進來了，白鳳伸手拉住滿天星，她大方的以手去撫摸着滿天星的面頰，道：「你終於回來了，我打算去上海找你的！」

滿天星被白鳳這樣的甜勁逗得笑了。

古風和尚却拉住張天艮吃驚的道:「天爺，老酒鬼變成鍾馗爺爺了，誰在你的臉上抹黑呀!」

張天艮乾乾一笑，道:「東洋火銃子，娘那皮的，差一點沒轟瞎我一隻眼。」

白氏兄弟怔住了，因爲他二人看到了方中天，方中天那夜來刺殺過他兄弟二人，還把白龍殺傷，如今方中天也一起上了洞庭山，他兄弟當然不歡迎。

張天艮也發現了，他站在台階上沉聲對古風和尚，道:「酒肉和尚，咱們那個快活幫拆了，從此沒有快活幫，這次前來是助拳的，我們五人沒說的，打退了三光門，咱們就回上海去，你是歡迎還是不歡迎?」

古風哈哈一笑，道:「過去的轇轕休提，從此大家一家人，咱們歡迎還來不及，怎會拒絕?」

白氏兄弟這才臉色緩和下來，立刻吩咐備酒。

這一天太湖洞庭後山白家巨宅中席開五十桌，龍幫中三大堂九分堂的主要幹部全請來這裡。

那青龍堂主張萬年與胡元山二人，到了此刻已發覺自己被石敬山所利用，心中自然忿怒，再加上刑堂執事石壯與大管事尹剛潛逃，張萬年幾乎做了糊塗事。

現在，太湖龍幫又見大團結了。

* * *

江湖上的事情總是有變數的，只不過到頭來還是那麼一句老話，該來的總是會來!

太湖龍幫與三光門這段樑子結大了，如今誰也難化解，唯一可以解決的方法便是動武!

石敬山死了，汪玉人重傷在床，石敬山買通殺手刺殺白長江，也刺殺了三光門主錢唐，這些事至今雙方還以爲是對方下的毒手，任誰也不會相信是石敬山玩的奸惡陰謀，那麼，雙方還有甚麼等待的。

* * *

雪停了，但烏雲佈滿天，抬頭看，就好像伸手便可以撈一把天上的雲似的，令人們心中不舒坦。

就在這時候，三艘大船與六艘快船，遊龍般的出了運河口而直入太湖，不錯，杭州灣三光門的人來了。

九艘船只一入太湖，只見三艘大船併駛在中央，六艘快船分兩翼護衛着三艘大船，看上去宛如一條游龍在水面上游動。

看那船面上，中央那艘大船上，只見三光門新的門主古月靈肩頭上扛着他那把蝎尾刀，齜牙咧嘴的站在船頭上，站在他身邊的正是海上兩個殺人魔「大天二」任斗與「海裡蹦」武成光二人，那武成光的肩頭上還落了一隻鷹，別看體型小，這種鷹也最凶猛，撲擊獵物時不要命的攻。

再看右面大船上，三光門的七大煞都在上面，站在船中央，他正與郭永二人指手劃腳不知在談論着甚麼話。

船頭上站的是文浩大、巴洪太與桂老八三人，三人手中拿着刀好像等着殺了。

站在船舵兩邊的正是李大膽與何三元，那李大膽正在吃着一塊醬牛肉，翻毛衣領掩住半張臉。

那左面大船上站着一個紅毛大漢，有兩個矮漢分別站在這紅毛大漢兩邊，如果想知道這三人甚麼來歷，天台山八爪嶺惡狠寨寨主鐵和尚就是此人，至於那兩個矮子正是鐵和尚的兩個師弟王太平與尤大可二人。

這三人原在蒲田少林出家，却在藝成之後溜走了，他們北上到天台，那地方距離海邊近，東出三門灣，北上就是杭州灣，那鐵和尚暗中與三光門有來往，更與「大天二」任斗私交好，這次下山就是應了任斗的力邀。

鐵和尚在山寨上挑了五十名壯漢，他就率領着他的人馬上了這條大船。

至於兩翼的六艘快船上，盡是三光門的人馬。

三光門這次要大幹一場了，光景是盡起三光門精英殺進太湖來了。

* * *

太湖龍幫早就設下預警了。

當三光門大批船隻尚未進入太湖的時候，消息已送上洞庭山了。

於是太湖龍幫的大船啓航了。

龍幫的三大堂大船上分別是黃龍堂的白孝天與李長庚二人率領着屬下快船三艘往左翼。

白龍堂由季方與劉全率領移向右翼，青龍堂由張萬年與胡元山二人率領作爲主力支援。

龍幫主帥在大船上，白龍與白蛟率領着，他們身邊除了古風和尚之外，尚有方中天等五大殺手。

白鳳也要來，却被古風和尚攔住了。

主帥船上有了古風和尚等六人在，白氏兄弟愉快了。

* * *

太湖水面刮風了，浪起三尺高之外，天空雪停了，雙方還眞的像打水仗，因爲雙方的船上還擂起戰鼓咚咚响，喊殺之聲沖雲霄。

雙方船隻未碰上，忽見三光門兩翼的快船往龍幫的船團衝過來了。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 魚得水，湯堯在賭場赢了百餘萬両，準備收錢，因爲他們都是易了容，李雙喜說是玩假，小熊說出了白芝在他們手裡，並冒充是吳三桂的人，李雙喜不敢動武，願意用八箱藏金贖回白芝，事實上只得到她和賈笙的消息，魚得水籌了軍費後，便和衆人分途到終南山找「菊」的下落，他們分別在路上遇上白雨亭和南宮遠，尤其是吳三桂手下苗奎，幸能避過，魚得水先遇到老嫗黃秋英，向她問訊……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霧夜快刀

誤傳梅操受人制　憤授竹功望復仇

「菊」這個人非但神秘，甚至有人認爲是「四絕」中最高超的一個。這就使人不能不盡全力去找他了。

第四天，魚得水仍然沒有頭緒，就想起了老嫗黃秋英來，何不去拜訪她，順便問問「菊」的消息。

這是林中一幢古樸的石屋。用不規則的大麻石建成的小屋，看來十分別緻。

四周有竹籬，附近還養有鷄鴨。

這景象很能使人體會到田園的樂趣。

「請問黃秋英前輩在家嗎？」連問了幾聲，院門開啓，竟是一位二十六七歲的美婦，或者一位姑娘。

眼睛很亮，肌膚不太白，但很動人。

「請問你找誰？」

「黃秋英前輩。」

「噢！她呀！她已經走了。」

「她不是住在這兒？」

「不是，她入山採藥，在小女子處暫住了一個月。」

魚得水很失望，關於「菊夫子」的事，問這姑娘只怕也是白問，道：「打擾姑娘，在下告辭。」

姑娘笑笑道：「黃大娘說，某夜在山洞中見過一位青年人，莫非就是這位少俠？」

「正是在下。」

「魚大俠何不請進喝杯粗茶？」

「只怕不太方便吧！」

「吾輩中人，何必如此……」

「那就叨擾！」

屋中很簡單，但很雅緻潔淨。

迎門枱上就有一古琴，魚得水立刻就產生好的印象，因爲這小屋中還充滿了書香氣息，到處都是書。

「不知可否請教姑娘貴姓？」

她一邊泡茶一邊道：「我叫余抱香。」

魚得水道：「余姑娘在終南山住了很久了吧？」

「大約有五七年了。」

「不知可聽說過一位『菊夫子』其人？」

「『菊夫子』？沒聽說過。」

魚得水大爲失望，住在終南山五七年的人，都沒有聽到「菊夫子」這個人，可見這件事全是謠傳了。

「魚少俠問『菊夫子』何事？」

魚得水道：「只想識荊。」

余抱香道：「我也不敢說終南山中就沒有一位『菊夫子』，我可以爲魚少俠留意一下，魚少俠既然來了，我自當奏琴娛賓，以盡地主之誼。」

「這太榮幸了。」

她奏的是一首「將軍令」，雄壯中帶有殺機。

魚得水不會琴藝，但懂得欣賞。

他知道她是此中能手，動人心弦，尤其在她奏琴時的姿態，眞是美極了，爲之心醉不已。

就在這時「錚」地一聲斷了一弦。

余抱香面色一變，道：「來了！」

魚得水道：「誰來了？」

「南宮遠和白雨亭。」

「余姑娘怎會認識他們？」

「『松竹梅菊』怎會不識。」

魚得水心頭一震，道：「莫非姑娘你就是『菊』……」

「正是……」

「爲甚麼却稱之爲『菊夫子』？」

「『菊夫子』是家父的別號，家父過世就變爲『菊姑娘』了！」，

「余姑娘怎知是他們來了？」

「因爲他們來過一次。」

「來過，也動過手？」

「是的。」

「勝敗如何？」

「魚少俠想想看，他們『松竹』二人聯手之下……」

「莫非姑娘受了傷？」

「還不太嚴重。」

「如果我們二人聯手，應能擋得住他們。」

「試試看吧！也許魚少俠比我高明。」

「這怎麼敢當！聽說『松竹梅菊』以『菊』最高。」

余抱香道：「如果少俠不是客氣，那麼咱們可能不敵。」

「姑娘是不是太客氣了。」

「不是，因爲白雨亭以前藏了拙。」

「如果他們二人不聯手，姑娘能在多少招內擊敗白雨亭？」

她想了一會，道：「一百二三十招以內。」

這差距已經不能算少了。

這四個人能在一百二十招內擊敗任何一個，都很了不起。

也可以說都算是四人之冠。

余抱香道：「記住，如因我內傷而我們二人不敵，不可戀我，速離此處往東邊絕崖一半處一個山洞中等我。」

「姑娘不和我一起撤？」

「要分散他們的實力才能撤走。」

「一言爲定……」

這工夫衣袂破空，竹籬內已落定二人。

果然正是「松」南宮遠和「竹」白雨亭。

白雨亭道：「余抱香，出來吧！」

余抱香和魚得水二人併肩來到院中。

「怎麼？這小子也來了？」南宮遠大叫着。

魚得水道：「出乎二位的意料對不？」

白雨亭道：「魚得水，有你不多，無你不少。」

南宮遠道：「余抱香，把『菊夫子』的『菊花天』交出來。」

余抱香道：「作夢！」

魚得水聽說過「菊花天」即「菊夫子」的劍譜。

南宮遠道：「如妳未受內創，你們二人聯手，或有可能致勝，至少可立於不敗之地，但在目前……」

余抱香道：「也要試過才知道。」

白雨亭道：「我們四人只不過是各自把個人所學攤開了公諸於我們四人，應該是誰也不吃虧的。」

魚得水道：「你們兩個老狐狸休想……」

白雨亭和南宮遠先出了手，魚得水和余抱香聯手接了七八招，連退了三四步，不由大爲驚震。

由此可見，余抱香的內傷太重了。

她已經不能再力戰五七十招了，不然的話，只怕逃不出現場。

魚得水全力搏殺，但由於她已不濟，內傷太重，口角已經流出血漬，魚得水立刻以「蟻語蝶音」道：「余姑娘，我們分頭撤吧！」

余抱香道：「你往東我往西，在預定地點見。」

二人力攻三招，身形左右一分，一東一西疾掠而去。

白雨亭和南宮遠一楞，南宮遠道：「你往西我往東！」

魚得水照她的指示順崖下去，再掠上半崖，進入山洞。

他覺得她傷得太重了。

甚至他以爲目前余抱香的功力，和湯堯差不多。

「松竹梅菊」四人，任何一個都不能獨自一人接下另外二人。

不一會余抱香喘着進洞。

她的口角上還有未抹乾淨的血漬。

魚得水上前一扶，道：「姑娘如何了？」

「還好，只不過是舊傷未愈罷了！」

魚得水道：「我來爲姑娘療傷。」

「不必！我們目前最最緊要的是技藝合一。」

「姑娘是說把我們的技藝揉合在一起？」

「是的，而且還要快，一旦我們落入他們二人之手……」

魚得水道：「在下並不反對，可是姑娘重傷。」

「這傷勢我自己可以自療，魚少俠信不信得過本姑娘？」

「這是甚麼話？」

「因爲我們必須把所學的精粹

拿出來精研而合併。」

「如此合併，能在多少招內擊敗他們？」

余抱香道：「如果我們全部拿出來，精研成十招，我們任何一個人都能獨接他們二人，立於不敗之地。」

魚得水道：「姑娘放心，在下絕對信得過姑娘。」

「魚少俠千萬不可勉强！」

「絕對不會，在下就先把自己所學的精粹拿出來。」

魚得水是君子，他當然要全部拿出來。

只不過君子有君子的方式，和小人不同。

然後，余抱香也要拿她自己的，但才練了一招半，突然又吐了兩口鮮血，魚得水道：「姑娘內傷太重，我看還是先把內傷穩下來再練吧！」

余抱香含淚道：「我若就此死了，就太對不起魚少俠了。」

「姑娘這是甚麼話？」

「我學了魚少俠的，而你却還沒有……」又吐了口鮮血，魚得水立刻為她運功療傷。

魚得水雙手按在余抱香背上，把眞炁源源輸入她的體內。

在一般來說，受了重傷的人，連接受別人的眞炁都會十分吃力，因為要運功去迎接收為己有。

可是魚得水並未感到她有這種不勝負荷的感受。

魚得水以為，這可能是由於她的內力深厚之故。

只不過，如她內力深厚，不久前在上面動手，却看不出她的內力深厚來，他眞弄不清這個女人。

約兩個時辰後，他收回雙手，自行調息。

她自己又行功約半個時辰，才出洞而去。

現在，她已是「松竹梅菊」四絕中之一了，至少也是「四絕」的傳人中的佼佼者，因為她會二絕的絕技。

她的步履輕快，心情愉悅。因為她兼具了「松」和「梅」兩家的精英。

她返回小石屋，白雨亭和南宮遠都在。

二人見她到來，都站了起來。

一個人只要有求於別人，身價就低了。

這兩個人，一個是她的師叔，一個是她師叔的好友，都是她的長輩，但現在，她好像是他們二人的長輩。

一個讓座，一個倒茶。

這兩個武林絕世高手如此低三下四地，也不過是為了她剛剛自魚得水處騙來的絕技而已，眞是可笑。

正因為如此，她多少也為魚得水抱屈。

至少魚得水是個可以信賴的君子，但這兩個長輩却不是。

「抱香，妳一定達到目的了？」

南宮遠送上茶。

余抱香道：「當然……」

白雨亭道：「那太好了，我就知道妳能辦得到。」

余抱香道：「這件事計劃周密，當然不會失敗的。」

白雨亭道：「魚得水呢？」

「還在崖壁洞中調息，一時半刻不會結束。」

南宮遠道：「就算他調息好了，也不敢來此！」

余抱香道：「那也不一定。」

白雨亭道：「姑娘就把偷來的『梅花操』精粹公開了吧！」

南宮遠道：「對對，理應馬上公開……」

三人都站起來，白雨亭在屋子中央，余抱香在左，南宮遠在右，余抱香道：「請注意！這是他教的第一招……」

白雨亭全神貫注，却以為這一招威力不大。

至少，他知道這不是魚得水「梅花操」中的精粹。

「請再看這一招，大概就不同了吧……」

白雨亭的注意力全在余抱香身上，站在他後側的南宮遠忽出毒招，攻向他的「京門穴」。

這毒招根本就不想讓他活着離此。

這是一個圈套，他們三人本來是定計賺魚得水的。不過是由余抱香冒充「菊夫子」的後人。但到手後，他們師叔姪又怎會便宜白雨亭這個外人？

白雨亭非比等閑，急切中身子偏了也移了穴。

不論他閃身或移穴有多快，這一掌仍然必中。

因為雙方只距一步半，而且他在注意余抱香。

「蓬」地一聲，白雨亭這一下挨得很重很重。

即使未被擊中「京門穴」，也立刻內傷，噴出血箭。

「叟」在武林中享有盛名數十年，被譽為武林「祭酒」。

他的功力深湛，比想像中還要深。

他的反應敏捷，應變夠快，血箭噴向二人，二人一閃避，他已穿窗而出，當然這二人絕不會放他溜掉。

一左一右包抄狂追。

白雨亭的輕功在重傷後仍是一流的，二人在後面追，仍保持二十步的距離，而結果他們竟把白追丟了。

白雨亭居然就在小石屋的地窖中自己療傷。

這是南宮遠和余抱香所絕對想不到的事。

這一掌太重，又把他的左腎砸碎了。

不論身手多高，內功多純，內臟受傷可自療或靠藥物治療，但重要的內臟碎得太厲害就無救了。

白雨亭試了又試，知道自己完了。

他是不是後悔了呢？只有他自己知道。

至少他已後悔不該和這二人計謀來賺曾經是他的女婿的魚得水。所謂「公道自在人心」，想想魚得水的作為，眞是汗顏無地。

他感覺最對不起的是魚得水，而非自己的女兒白芝。

他知道白芝是個外表看來一絲不苟，但骨子裡却是十分輕狂的女人。他快要死了，却並不想自己的女兒。

相反地，他思念另一個人——魚得水。

如果他早就對魚得水好些，在臨死前就不會如此淒涼了。

他越來越不濟了，這還是他的內力深厚，要不，只怕已經坐不住要躺在這地窖中了，就在這時，魚得水出現了。

白雨亭不由十分激動。

即使魚得水現在是來殺他的，他也不在乎了。

至少死前能看到他，內心已經踏實了。

「我……我快完了……」白雨亭吃力地道：「如你要殺我，可以看着我痛苦死去，也算報了仇。」

魚得水揮揮手，道：「不用說了！」

「你知道了一切？」

「是的，我看到他們師叔姪賺你，但要援手已是不及。」

白雨亭想笑，但口鼻中又湧出大量的鮮血。

的確可笑，像他這等人物也會上這種當。

「總之……老夫死有餘辜……也是咎由自取……」

魚得水不出聲地望着他，知道已不可救了。

「我的一個腎已破碎，就是華、扁再世也救不了我！」

魚得水道：「你有甚麼話要說嗎？」

「我希望能在這死前的短暫時間內補償你！」

「不必！」

「我一定要……我把『竹』的精華告訴你，這樣，你也許可以對付他們叔姪二人，來……注意……」

很吃力地，而且不停地吐着血，教了他五招。

這五招自不能概括叟的全部武功精華，却是精華中的精華。

現在，白雨亭已躺在地上，道：「快……快練兩遍。」

確有必要，不然也可能忘記，魚得水練了兩遍。

「白芝這個女人……」白雨亭道：「我沒有好好管教她，以致行為卑劣，你當然不必考慮她……可是，如果你願意幫我們忙……有機會就開導她……使她步入正軌。」

「我會的。」

「我以有你這個女婿為榮，可惜我……我已經沒有女兒了！」

「你沒有女兒，我仍把你當作岳父！」

白雨亭淌下大量的淚水，道：「『菊』的事，萬萬不可……讓南宮遠等人捷……足先登……」

「我知道！」

「我也不知道『菊』是誰……但至少知道她是個女人。」

魚得水道：「正因為如此，所以余抱香才會冒充她吧！」

「轟隆」一聲，地窖門被踩開。

南宮遠師叔姪站在門口。

在此同時，白雨亭已斷了氣。

南宮遠道：「魚得水，白雨亭把他的遺產給了你？」

「他有甚麼遺產？」

「我說的是他的『竹節功』的絕學。」

「你如果是我的晚輩，我就傳給你！」

魚得水挾起白雨亭的屍體往外衝，此刻他挾了個死人，自非二人的敵手，到了門口又被逼退。

魚得水必須衝出地窖，如被封閉在內，只要在出口處放火，濃煙也會把他燻死，所以他冒死搶攻。

他先佯攻南宮遠，半途改攻余抱香。

而且他用的又是白雨亭的絕學，余抱香大出意料，只好退避，魚得水終於竄出地窖大門。

現在，他已經不怕他們了。

他放下白雨亭的屍體，以兩種絕學認眞地拚搏，余抱香的身手非比等閑，加之他們也會大部份魚得水的「梅花操」，魚得水立刻就陷入了苦戰。

南宮遠以「松」的身份，已和魚得水齊名，且經驗及火候都比魚得水豐富，又怎能再加上一個余抱香？

百招之後，魚得水大汗淋漓，節節敗退。

他不願留下白雨亭的遺體逃走，只好苦撐。當然，魚得水自也不是如此容易被擊敗的人。

他有他的打算，當他連續退了一匝時，挨了南宮遠一掌，也挨了余抱香一拳，然而，他也砸了余抱香一肘。

他開始承受打擊，而且大多是重擊。

即使他挨十下，只要擊中對方一下，似乎他也不吃虧。

當然，這是指余抱香、南宮遠似乎沒有這麼單純。

他們剛學了「梅花操」，余抱香還無法有效利用，南宮遠已能大部份吸收而加以利用，因而，他擊中魚得水，就會使他齜牙咧嘴，眼前金星迸射。

兩百招過去，魚得水固已內傷，余抱香却也因爲功力淺，不會打人，反而受內傷，像以前白雨亭一樣，連他都會吃虧上當，余抱香自然差得遠。

打人也要付出代價的，反震力和被打也差不多。

余抱香的馬步已不穩了，光是一個南宮遠，要想折服魚得水是不夠的。這工夫魚得水也累得牛喘不已。

南宮遠似乎就是想把他累倒。

這工夫南宮遠猛攻一招，居然是白雨亭的功夫。

余抱香也正好攻來一腿。

魚得水幾乎無法兼顧兩面受敵的危機。

那知這時南宮遠突然一栽，發出的招式自然走了樣。

一旦走了樣，反被魚得水劈了一掌。

這等高手，被任何一拳掌擊中，都會受傷。

魚得水看得清楚，原來是已死的白雨亭，忽然伸手抓了南宮遠的右足踝一下，雖未抓牢，却使他失招。

原來白雨亭快要死了，却仍然未死而裝死。

也只有裝死，才能找機會助魚得水一臂。

如今白雨亭是眞的死了，南宮遠也受了傷，就不願再戰，退出林外。魚得水去試白的脈搏，已經靜止。

剛才若非白雨亭臨死那麼一抓，魚得水可能已受重傷。

他要找個地方先葬了白雨亭，以後再好好安葬。

余抱香和南宮遠逃出林外。由於二人都受傷不輕，就怕魚得水追上，余抱香跑得更快更遠。

她要到一個溫泉處去泡溫泉療傷，那是她最佳的療傷方法。

她去的方向和南宮遠背道而馳。

不久，她已泡在這十分隱蔽的溫泉之中了。

她必須坐在泉眼附近，運功小周天，藉溫泉的熱力使內傷康復，現在她閉目坐在溫泉中。

溫泉的水很清，浸到她的頸下部份。

她的胴體在清澈的水中，一目瞭然。圓月自林隙中撒落一池陰影，使她的胴體美而神秘。

不知過了多久，她隱隱覺得好像有人在注視她。

這種感受，也只有高手才能作到。

她低聲道：「是甚麼人？」居然未睜眼。

因爲一睜眼，也許會使對方立刻向她下手。

至少也會制住她的穴道。

「是一個過路的人，年紀不大，配得上妳！」

「你叫甚麼名字？」她可以估計，他就在她面前一兩步內。

「這重要嗎？」

「當然重要。」她道：「我的胴體已經被你看到了。」

「我不是故意來看妳的胴體的，只是路過此處，適逢其會。」

「你對我沒有惡意？」

「很難說。」

「你想怎麼樣？」

「妳想想看，一個年輕男人在這情況下要怎樣？」

「我受了傷，在此療傷，如我好了，也許可以考慮。」

「妳可以睜開眼看看我了！」

余抱香睜眼一看，果然是個十分年輕的小子。

這情況當然她的身體已被他看了個夠，他的眼珠子很不老實。

原來這小子正是小熊，和李悔追到終南山中。

巧的是，二人正好遇上了受創的南宮遠及余抱香二人。

這二人一邊逃走一邊交談，李悔和小熊都聽到。

他們十分吃驚，聽口氣白雨亭已經死了。

似乎魚得水也受了傷，但比他們二人好得多。

於是二人跟上了余抱香。小熊就躲在溫泉池邊，欣賞她的胴體。李悔藏在一邊監視。

余抱香道：「你是甚麼人？」

「我就是『菊夫子』之徒。」

「眞的？」

「我騙妳幹甚麼？妳是不是受了傷？」

「是的。」

「我只要略施小技，就可以使妳康復。」

「那有這麼容易！」

「不信就試試看……」小熊把手放在她的胸前。她的雙峯很挺拔，既綿軟又有韌性。

余抱香道：「你要佔我的便宜？」

「不是，我知道妳心在思春……」

那知她伸手一捏小熊的脈門，「卜通」一聲，小熊栽入溫泉中，穴

道立被制住，冷笑道：「小子，你差得遠了……」

這時背後忽然伸進兩隻手，道：「那也不一定。」

這兩隻手一手捂住她一個乳峯，而且還不停地撫弄。

她當然知道，她一動，這兩隻手就立刻點她的「乳根穴」、「神藏穴」及「靈墟穴」等，反正那一帶有很多要穴。

「妳和我一樣，缺那麼點本錢……」

原來余抱香背後的人正是李悔。

小熊一受制，她立刻就動了手，捂住了她的雙峯。

這當然是戲耍余抱香，而且她的兩手往下滑去，專摸最最秘密的部位，余抱香却叫了起來。

「別叫！這多麼難爲情！」

「姑娘，咱們都是女人，妳不能侮辱我！」

「現在妳要回答我的問題，」李悔道：「怎麼樣？」

「請問吧！」

「魚得水呢？」

「他在我們的小石屋中吧，反正他比我們好些。」

「白雨亭死了？」

「本來還未死，裝死之下向我師叔施襲，使魚得水得逞，擊中家師叔使他也受了重傷。」

李悔道：「只怪你們師叔姪二人先賺別人！」

小熊已被李悔解了穴道，在一邊欣賞余抱香的胴體，李悔道：「小熊，這女人不錯？」

「是不錯！」

「你如果有興趣，我就賞給你。」

小熊道：「李悔，她自願我才要！」

李悔道：「妳願不願意呀？」

余抱香道：「願是願意，但婚姻大事，不可太草率，再說我可能比他大好幾歲，只怕不大合適。」

小熊道：「我是說作個朋友呢？」

余抱香心想：你喝我的洗脚水也不夠資格。道：「我相信二位都是俠義道上的人，絕不會這麼作的。」

李悔道：「妳帶我們去找魚得水。」

「一定，一定。」李悔已點了她一個穴道。

「姑娘要我帶你們去找魚少俠，却又點我的穴道。」

「點妳這個穴道，並不妨碍妳奔行，只是不能太快而已。」

余抱香只好認了，她在前奔行，李、熊二人在後跟着。

他們二人忽略了一件事，余抱香久居終南山，對四周環境太熟悉了，幾乎那裡有一木一石都瞭若指掌。

她發現李、熊二人在後面邊奔邊談話，對她已不加提防，到了一塊巨石之後，三轉兩轉就不見了。

原來這巨石後有一石穴，勉强可以鑽過一人，但內部却頗寬敞。

平時這洞穴用石頭塞起來，陌生人那會知道。

李、熊二人繞石兩匝不見影子，立刻順山坡追下，余抱香冷笑道：「你們再詭，也未必能詭過我！」

她立刻開始自行解穴。

但是，絕未想到，忽然有人自後面抱住了她。

余抱香大吃一驚，以爲仍是李、熊二人之一，並未擺脫了他們。

她嘆口氣道：「你要甚麼？說吧！」

這男人不出聲，他的手似乎已經告訴她要甚麼了。

他先摸她的胸部，吻她的頰頸，然後雙手下滑。

這男人似乎十分欣賞她的一雙大腿，因爲他也見過她在溫泉中洗澡，被李悔所制，只是未敢露面及出聲而已。

至少，他以爲余抱香比當鋪中的女人高明多了。

這小子正是「火球」張鑫。

他居然暗暗跟着李、熊二人也來到了終南山。

他必須遠離開他的師父「雷神」苗奎。那是「死神」不是「雷神」。

剛才的一切他在暗中都看到了，自然也看到了余抱香脫逃鑽入石穴中的事，因而在李、熊二人追下去之後，他就鑽了進來。

余抱香可以體會出來，這個男人和小熊不一樣。

這個男人非玩弄她不可，因爲他的手顯示了他的慾望和心態。

「你要我也總要告訴我名字吧？」

「我是白雨亭之司徒勝。」

余抱香未見過司徒勝，但她以爲，雖然雙方有仇，也是爲了「菊夫子」的事，如對方有誠意和她終身廝守，也算是門當戶對。

那知剛剛想到這兒，又一穴道被制。

然後，她被放於地上，正是所謂：狠到天邊吃肉，狗到天邊吃屎。張鑫是個淫徒，那會有甚麼情感？

絕的是，余抱香被姦污，就和上次當鋪中的女人一樣，面孔被遮住，被玩了還不知道是誰！

這次稍有不同的是，余抱香以爲是白雨亭之徒司徒勝。玩過之後，又鑽出石穴走了。

張鑫他不敢再在終南山中久留，出山而去。

余抱香咬牙切齒，她知道，對

方連第二次的興趣都沒有，頭也不回，絕裾而去，這眞是最大的恥辱。

當然，她要是檢討一下，一切的不幸皆由她自己而起。

魚得水葬了白雨亭，傷癒後，仍不死心，還在終南山中找尋，只是對李、熊二人有點躭心。

＊ ＊ ＊

李雙喜對白芝仍然很在乎。爲了印証白芝對他是否忠貞？他一直在暗中注意。巧的是，他在這鎮上遇上了「千手秀士」賈笙。

他認識賈，但賈笙不識李雙喜。

「尊駕可是賈笙賈大俠？」

賈笙道：「區區正是賈笙。」

李雙喜道：「令師『白袍老祖』在鎮外二郎廟等你。」

賈笙一怔，道：「家師也來了？」

「大概是吧！」

「兄台貴姓？」

「在下姓張，我只是個帶信的人，信已帶到，就此告辭。」

賈笙並未懷疑，只是感覺有點突兀而已。

他來到鎮外二郎廟，這是個年久失修的破廟，大門都不見了，這工夫天剛黑，由廟內走出一人。

這人居然是帶信要他來此的人。

這人當然就是李雙喜了。

賈笙抱拳道：「張兄好快的脚程，居然比我快了一步。」

李雙喜道：「不錯。」

賈笙道：「家師兄呢？」

李雙喜道：「大概在馬士英或阮大鋮身邊吧。」

「你……你說甚麼？」

「我是說你那老鬼師父不在這兒！」

賈笙一怔，怒道：「你爲甚麼要騙我？」

「因爲我想和你聊聊！」

賈笙要動手，李雙喜雙手一按道：「不忙，要動手有的是時間，請問，你認識白芝白姑娘對不？」

賈笙茫然道：「認識又如何？」

「你們的交情又如何？」

「交情不錯！」

「不錯，可以上床了嗎？」

「差不多！」賈笙今生永遠也不可能和女人上床，却很响往這件事，因此，他不假思索地承認這件事了。

李雙喜心想，小熊這個小王八蛋八成說謊。

李雙喜道：「賈笙，你行嗎？」

「甚麼行不行？」

「上了床，你能拏出一件像樣的東西嗎？」

賈笙突然臉色大變。

李雙喜終於初步印證了一點，這傢伙可能沒有「本錢」。

果眞這是一個不能人道的人，白芝和他就不會有那種事。

這工夫賈笙已經拔劍攻上。

李雙喜自然不敢輕慢，拔刀纏鬥在一起。

「白袍老祖」之徒非比等閑。

李雙喜乃一代煞星之義子，學得雜，人又聰明，更非等閑。

二人勢均力敵，七八十招未分勝敗。

到了一百招時，兩人還差不多，李雙喜道：「賈笙，如果你能破例亮亮寶，咱們之間根本就無仇無恨。」

賈笙不出聲，埋頭苦戰。

凡是有這種缺陷的人，最恨揭他秘密之人，所謂：「打人不打臉，說話不揭短。」就是這意思。

一百五十招已過去了！二人都很累，却都不肯停手。

李雙喜以爲可以擊敗賈笙，以便驗明正身。

賈笙也以爲可以殺死李雙喜，除去這個知他秘密之人。

李雙喜道：「賈笙，咱們實在不必拚得你死我活！」

賈笙不吭聲，因爲說任何話，對他都是侮辱。

李雙喜道：「你只要給我看看就成了！」

賈笙道：「如果這東西可以隨便要求看一下，你也可以回家看看你老子的……」稍一分神差點中刀。

這工夫有個人正在一邊看熱鬧，他正是和湯堯留下來監視李雙喜的人，他此刻有了個怪點子。

他用迷粉把二人迷倒。

然後，再讓李雙喜嗅點解葯，藏在一邊觀看。

不一會李雙喜醒來。

他甩甩頭，不知是誰把他們迷倒的，甚至也不知道是被人用迷葯迷倒的，當他發現了一邊的賈笙時，一躍而起。

這下子終於可以印証一下小熊對他說的話了。

他本來不信，剛才由於賈笙面色驟變，似又極有可能。

他上前扯下賈笙的下衣一看，不由呆了。

大多數的人，都沒有見過這種怪現象。

這一部份，自嬰兒時開始，直到現在，沒有改變過吧？

也就是自嬰兒時起再也沒有發育過。

簡直就像個肉芽一樣嵌在那裡。

李雙喜突然大笑而去，連殺他都不屑了。

小郭當然又暗暗跟着李雙喜。

這迷葯的時間極短，也是由於用量很少之故。

不一會賈笙就醒來，當他發現自己的下衣被扯下而露出了下體時，突然發出了一聲懾人的怪嗥。

只不過賈笙並沒有自殺，提上褲子狂奔而去。

李雙喜來到一個鎮上，自後墻上躍入，這是幢民房，白芝居然在此，小郭十分小心，絕對不能被發現。

李雙喜看了賈笙的身體之後，對白芝更有了信心。

既然白芝不會和賈笙，也就不可能和別人了。

他仍視白芝爲活寶，不用說，立刻又激情奔放起來。

小郭趁這機會回去見到了湯堯。

因爲在李、白二人激情中時，他們談到了藏寶的事。

二人返回時，李、白已事畢，却仍在床上。

「小李，闖王到底留下了多少寶藏？」

「很不好估計。」

「大概估計一下吧！」

「至少還有十億兩。」

「你如何來花這麼多的銀子？」

「我要爲妳建一座豪華的住宅，像皇宮一樣，現在我就帶妳去掘出一部份來作爲你的手飾。」

「雙喜，你對我這麼好！」

「白芝，妳是我心目中最高潔的女人！」

湯、郭二人聽了這話，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幾乎想吐。

二人起床就出了門，逕奔山區。

在山溝中一株古松附近掘下五七尺，取出一個小箱。

由此可見箱中不是金銀，必是珠寶，因爲僅約一尺長八寸寬。

除去小箱上包的油紙，小箱十分精緻美觀。

白芝道：「裡面是甚麼東西？」

「當然是稀有珍寶。」打開一看，珠光寶氣，璀璨奪目，白芝掩口驚呼，道：「這眞正是百寶箱了！」

李雙喜道：「這一箱是送妳作飾物的，要作建華屋經費，另外去掘金餅，那要利用騾馬。」

白芝道：「那些金餅都埋在何處？小李，我可以與聞嗎？」

「當然。」他掏出一張藏寶圖，足有十餘個地方，註明了精確藏寶之處，且註明藏了多少金銀。

白芝牢牢記住，又把藏寶圖還了他。

湯、郭二人跟着李、白二人返回鎮上，已是四更過半了。

當然，兩個人不會浪費大好的夜晚。

只不過在他們激情過後，却發現百寶箱不見了。

李雙喜大怒，四下搜索也毫無頭緒，李雙喜以爲可能是賈笙盜取此箱，作爲對他的報復。

湯、郭二人可眞樂了。立刻把此箱交給了史大人的部下，這當然都是最最忠實的部下。

這工夫，湯、郭二人忽然發現有一撥人在窺伺李雙喜和白芝。

小郭道：「湯大哥，這些人過去未見過。」

湯堯道：「他是清廷的『巴圖魯』(武士)。」

「他們窺伺李、白二人幹甚麼？」

「只怕不是窺伺白芝，而是監視李雙喜。」

「會不會也是爲了李闖留下的寶藏？」

「這當然有可能，另外李闖曾經攻陷北京，成過氣候，雖已就誅，還是不太放心，怕他再暗地嘯聚東山再起。」

「也許是這樣的。」

小郭又道：「如果這些清廷鷹爪向李、白二人下手，我們要不要幫誰？」

「暗中幫李、白二人。」

「那麼一來，李雙喜的寶藏就不易到手了。」

「小李遲早會落入清廷之手，但咱們却希望他們互相纏鬥，讓他們不斷地打爛仗……」

小郭道：「湯大哥有妙計？」

「你的點子不是很多？」

「我還沒有想出來。」

湯堯道：「我想，把百寶箱的事往這些清廷『巴圖魯』頭上一推，就有他們拚的了！咱們在一邊看熱鬧。」

這一手還眞靈，李雙喜被清廷的「巴圖魯」挫敗，和白芝二人失散，李雙喜也知道一旦落入敵手萬無生理，只好遠離這一帶而南下。

對他來說，在南方明朝偏安的地面上還好混些。

白芝也沒有去掘那些寶藏而南下，她以爲反正那些財寶遲早都是她的，也許，她仍重視魚得水。

她一直以爲和魚得水在一起最快樂也最刺激。

既然難忘魚得水，却又和別人胡來，這正是白雨亭也討厭她的主要原因。此刻白芝也到南方來了。

＊ ＊ ＊

魚得水突然陷入了極度的失望及懊喪之中。

現在，他兀立在一座不甚氣派，年代頗久的墓前。

墓碑上苔蘚斑剝，隱隱可見字跡：一代奇俠徐世芳「菊夫子」之墓。左下方有不孝女「徐小珠」泣立字樣。

(未完・十二)

廣西玉林牌

金裝 正骨水





玉林 YULIN

購買時請認明
廣西玉林牌才是正貨

隆重介紹最新配方第二代產品"金裝正骨水",效力更上一層樓,質純清澈,滲透力特强,搽後不污染衣物。

玉林牌金裝正骨水,曾兩度榮獲國家頒發優質獎。對骨折、脫臼和跌打扭傷,運動後肌肉疲勞,風濕酸痛均有特效。搽後能迅速鎮痛,消腫去瘀和旺盛局部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消除疲勞,加速痊癒。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首烏酒
首烏汁

烏髮駐顏·健脾和胃
滋養補血·强腎壯身





經銷處:中慶國產葯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25號
電話:5632251-4